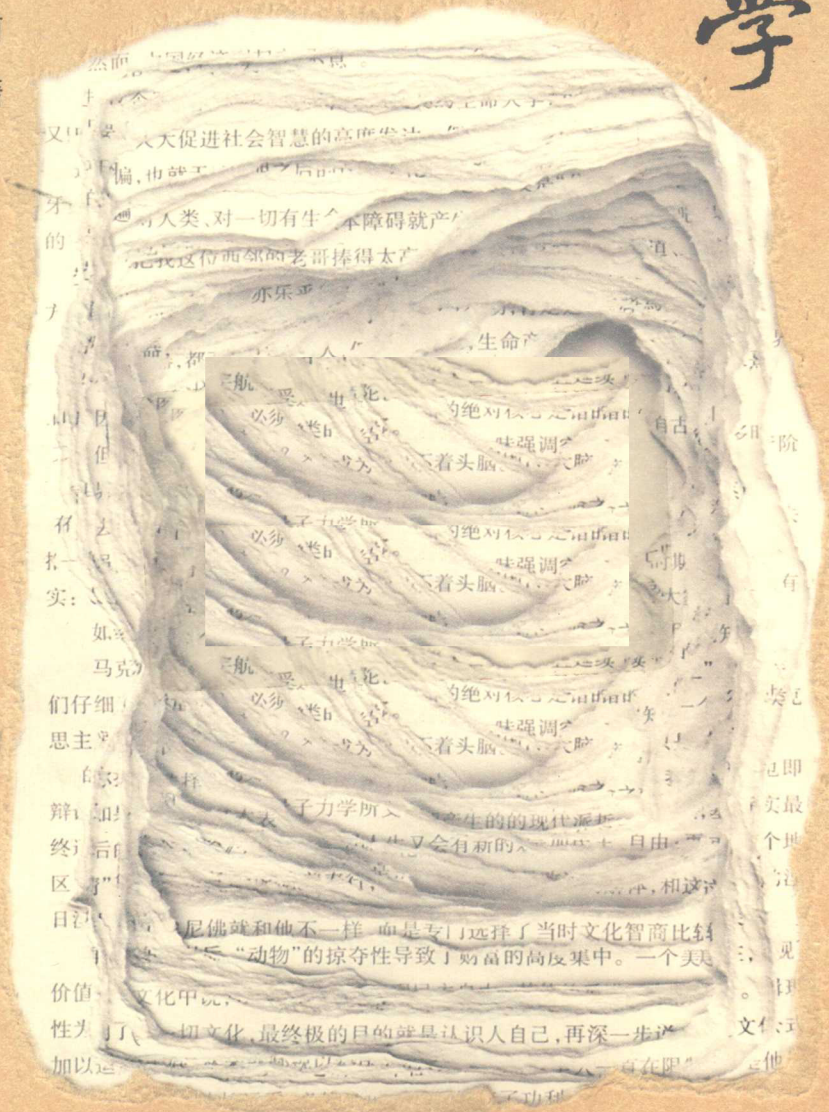
中國人必修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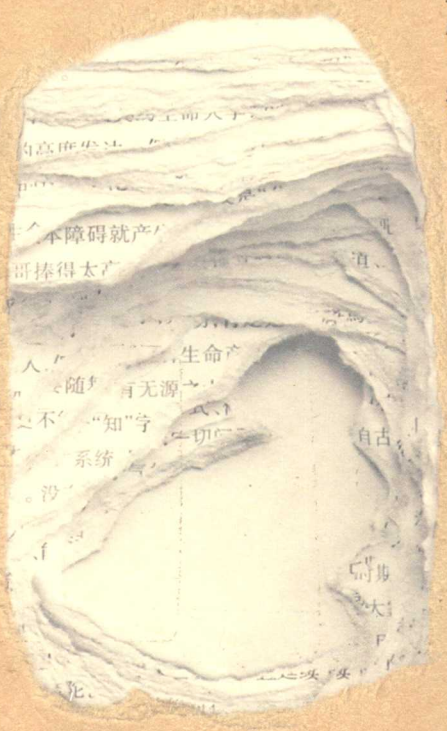
董子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必修國學 中國人

董子竹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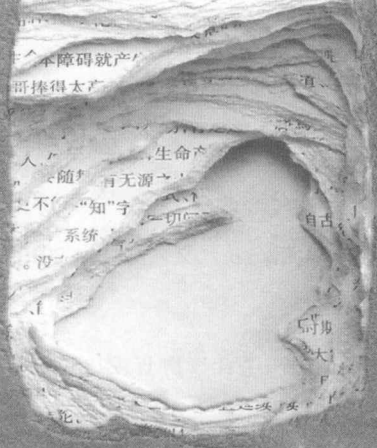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ISBN 978-7-5354-4325-0

9 787535 443250 >

定价：35.00元



中國人必修國學

董子竹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必修国学 / 董子竹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04
ISBN 978-7-5354-4325-0

Ⅰ. 中… Ⅱ. 董… Ⅲ. 国学—中国—青年读物 Ⅳ. Z1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513 号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Under One Sky Publishing Ltd.(U.K.)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E - 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书　　名　中国人必修国学
著　　者　董子竹
责任编辑　姚　梅
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电话　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网　　址　http://www.cjlap.com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cn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4325-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267)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该中国人对生命提问了

——《中国人必修国学》前言

听说年轻人都喜欢一本叫《苏菲的世界》的书，还有的喜欢《西藏生死书》。

我以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近一二百年由于迫近的民族生死存亡，没有人去关心这些对于人类生命来说重大的哲学问题了。

“活下去，活下去！”

这成了这一二百年中国文化的主题。几乎所有的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活下去！”

仁人志士们思考的是我们的民族如何活下去，老百姓思考的则是每个人自己如何活下去。

仁人志士和普通老百姓，在“活下去！”这一点上交合了。于是迫切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全民族的当务之急。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教育，各个方面无不围绕这个主题。人们或激愤、或悲怆、或理智、或乐观……但主题只有一个：“我们如何活下去！”

这一切当然无可非议，甚至我们要对我们的无数先辈对这个问题的热衷，表达无比的敬意。

忧国忧民之人，正值得我们民族永远崇拜纪念。

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不是汪精卫、宣统之流，我们便不要肆意褒贬。

都是伟人。

但是，曾几何时，一进入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突然发现，“活下去”这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主题，不再是那么崇高、悲壮、伟大了，甚至出现了几乎是全民族的大浮躁。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社会状况一日好似一日，我们已经隐隐发现，如

界我们民族的文化主题还是"活下去"这三个字，其异端与后界实在是有些可怕了。

在这以前的日子里，社会飞速前进，"活下去"仍然是民族文化的主题，虽然有全民浮躁的隐患，但毕竟造成了一个十三亿人一起谋发展的大好局面。正因为有强烈要求"活下去"的民族文化主题意识作为动力，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茁壮兴起，亿万农民工拥入城市，成了中国富强勃兴的生力军。尤其广大的青年朋友，几乎每个人都想尽快掌握一项专长，以求社会的承认。不想靠专长吃饭的青年人，则大半展开了创业的奋斗。

但是，在社会飞速前进的条件下，我们民族"活下去"的主题意识在不断强化的同时，却并没有得到提升，没有能尽快升华为更高一层的主题。这一文化主题的"急功近利"特点，也便一日强似一日地凸现出来了。

"急功近利"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还需要我们一一展列吗？

官员以权谋私的贪污腐败，是不是"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造成的？

道德沦丧、诚信缺失，是不是"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造成的？

文学艺术的粗制滥造、诲淫诲盗，是不是"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造成的？

就连宗教信仰方面的狂热迷信的根子也在这里。人们进庙只为求财求富，恨不得供养一元钱换来一个千万富翁。与此同时，打卦、算命、看风水、算运程，也大大兴旺起来。这和儒、道、释三家文化的初衷，几乎是相去十万八千里。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发生了局部的邪教泛滥。

就说时下一些人的信奉洋教吧，追寻其骨子里的原因，也是急功近利的毛病在作怪。洋人强大，有钱有势，连他们的臭裹脚布也是好的。

这些社会现象并不可怕，在洪涛奔涌的民族振兴中，沉渣泛起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这在哪个民族的历史上都会发生。只要这个民族继续向前奋进，这些浮上水面的渣滓早晚会被冲进汪洋大海。

真正的问题是，教育的"急功近利"、文学艺术的"急功近利"、学术思想的"急功近利"。这便是整个社会不清醒的表现了。难道我们还要使"急功近利"成为一种民族永恒观念，永世流传下去吗？

我们的文化对策是什么？

正如长江、黄河，不怕它在前进中，多转了多少弯，就怕它真的倒流了，不再一直向东，而是反向向西，直冲昆仑山，那民族的灭顶之灾就不可避免了。

据说《苏菲的世界》这本书在年轻人中很流行，对此，我十分欣喜。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这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已经对我们现在的文化浅薄很不满意了，他们已经走在了文化制造者、领导者的前面了。据书的扉页介绍的，这本书的作者是挪威人，一九五二年出生，担任高中哲学教师多年。一九九一年，《苏菲的世界》出版后，成为挪威、丹麦、瑞典和德国的畅销书，销量达三百万册，目前已有三十多个国家购买了该书的版权。

我是从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手中拿到这本书的。真正令我惊奇的不是这本书的观点、境界。我草草翻阅了这本书，从哲学的角度说，水平确实不算很高，从古希腊的哲人一直讲到文化复兴、启蒙主义，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

《苏菲的世界》的作者不是中国人，也完全不了解东方人对生命的思考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我们不能希望他突破西方人僵硬的思维架框，这是我们强求不得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本书通篇是要求人们思考这样几个命题：

“我是谁？”

“我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这样的书能畅销三百万册！！须知北欧各国加上德国总人口还不够中国的几分之一呀！

更重要的是，我是从中国一个刚上高中的十五岁的小女孩手中拿到的。我拿的这个本子已经是二〇〇四年的第十三次印刷了！

我们的教育界，我们的学术界，我们的文学艺术界，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该说什么呢？我们不脸红吗？

须知，我们中国的教育、文学艺术、学术从古至今都是死扣着这个主题的：

“我是谁？”

“我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别的教育，也没有别的文化。全部中国文化，包括儒、道、释三家经典，从《诗经》、《楚辞》开始的中国文学艺术，乃至大量民俗艺术、民间戏曲无一不集中思考这个课题，还需要我举例子吗？

从屈原的《天问》到《红楼梦》的太虚幻境，从李白的诗到《牡丹亭》的游园惊梦，从唐人传奇、敦煌卷子，到《西游记》的奇妙构思……哪个不是对生命的“天问”？

说到书法、绘画、歌舞，凡中国艺术无不追求天人合一的天籁之声。这里面不包括对生命的终极质问吗？

从“五四”之后，我们民族的这个脉断了，除了急功近利还是急功近利。教育急功近利，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真的是学好数理化，发展了高科技，中国人就什么也不怕了吗？

为什么今天的许多人就看不出这种危险性、紧迫性了呢？就是由于大家太“急功近利”。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无人问津了，人心处于迷茫游离的状态。究其根本原因是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全面的“急功近利”。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去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不是太不结合实际了吗？这些问题太有点精神贵族的味道了。但是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再关心这些问题，相反的就是“急功近利”的大泛滥。

长时期“急功近利”的泛滥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会比瘟疫、台风大一万倍。

社会道德的沦丧如何修补？靠提倡道德能奏效吗？头痛医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民族精神的迷茫游离，是简单的教育、宣传、开导可以解决问题的吗？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少吗？效果如何？

当一个人、一个民族没有自己民族独特的生命觉悟之时，这个民族是没有凝聚力的。西方文化已经自成体系，其四大支柱是极为协调的。两院制民主政治体系，金融经济体制，自然科学、工业体系，教育、宗教系统。现在这套文化体系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了。可以说全世界都在西方文化的股掌之中。

中华民族不同于世界上任何民族，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体系。我们这套文化体系很难被西方文化体系全面包容，我们也不可能在现有的西方文化体系中得到根本的发展。

说白了，我们这个民族在生命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不然振兴中华永远是一句空话。

日本人可以在西方文化的夹缝中得以崛起，中国的崛起万万走不成日本的路。

中国本来不缺生命觉悟，国学就是中国人的独特的生命觉悟。正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都聚焦于自己的国学，所以才会有五千年辉煌的大一统的连续不断的文明史。

这本来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东西，现在反倒成了我们最缺失的了。

我们的孩子不得不去熟读《苏菲的世界》这样的作品。

中国人，中国的年轻人，千万要知道中国人、中华民族要想真正崛起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的民族文化太独特。不要说照抄西方不行，就是希望我们存活在现代社会，这种西方文化统治一切的文化体系中，也是办不到的。不是人家不让我们活，而是我们自己就办不到。

一句话，中国人如果在“我是谁？”、“我是从哪里来？”、“世界是如何形式的？”这些根本问题没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中华民族的复兴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

我们民族也不祈求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能在这个生命的根本问题上很快形成什么统一的权威的解释答案，而完全可以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这个议题能够成为知识界、文化界、青年学生的说话主题，就是莫大的胜利。

对于现在全民族的急功近利的浮躁，不能以“急功近利”对“急功近利”。不要以为我们相对应地提倡一些道德规范，表扬一些典型人物，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现在中国的道德教育本身就是“急功近利”的，那怎么可能解决“急功近利”的社会意识问题呢？

像中华民族这样伟大的民族，如果不把自己独特的生命自觉提到议事日程上，全民的浮躁、“急功近利”是无法克服的。

我们的国学，本来就是最充分的生命自觉。

目录

1 前言
1 第一编
71 第二编
175 第三编
229 第四编

中国人必修国学

第一编 天降大任于中国

3 国学，挖了西方文化的祖坟
10 历史即我心
21 汤因比想浅了
31 必须对「人」重新定位
37 再说必须对「人」重新定位
43 三说必须对「人」重新定位
49 不要陪亚里士多德起舞
55 摩西的尴尬与耶稣的遗憾
59 「上帝」，我的西邻老哥
65 关于基督教文明

第二编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73 我所理解的国学
78 学国学如何入门
82 内省如何入手
89 内省与念头
96 内省、念头与逻辑
101 再说内省、念头与逻辑
105 欲望与良知
110 人类，回到审美吧
119 从「反右」斗争那点事说起
127 「我」是一个独立的「佛国」
132 国学四字诀详解
139 学佛，就是解悟自我
146 电脑里有国学
150 怎样读《金刚经》、《论语》
153 文化生死结
163 给你再打开一片天
169 阿弥陀佛不是神

第三编 青年是学国学的生力军

177 我爱你，年轻人
182 当代青年为什么如此开放
188 我对当代青年的忧虑
193 莫负青春
199 民族需要你「仰望星空」
206 臆论「中国崛起」
210 再臆论「中国崛起」
216 关于舞蹈
220 文学艺术，我寄希望世纪新人
226 给一个入职年轻人的信

第四编 国学与当代生活

231 歪说生命与科学
238 电脑启示录
244 闲话教育
250 智慧辨
254 要有胆识超越现行教育
260 求智慧，用减法
265 「宿命」与「素质教育」
270 超越宿命
278 自然科学，时代引擎
285 「无友不如己者」
292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300 超越痛苦，「智慧」自然来
305 关于国学童蒙教育的讲话

中国人必修国学

【第一编】天降大任于中国

《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所不能。

国学，挖了西方文化的祖坟

太奇怪了。

中国崛起了，中国富强了，中国的国家地位越来越高了。大量的中国人振奋了，民族自信心越来越强了。但是，有那么一些人，总认为中国还差得远，比美国人差得远，比欧洲人差得远，连日本人印度人都比中国人强。甚至大陆中国人还不如台湾的中国人有素质。

中国人什么地方不如人？

中国人的文明水平比西方人还差得远，中国的民主政治不如人……

事实上，像台湾、日本，现在明显在走向衰落。尤其是台湾，小丑政治侏儒经济，几乎是充斥了整个台湾。就是这样，还是有许多人认为台湾比大陆好得多。有一些著名媒体的高级评论员甚至认为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必走的一条路，台湾是中国民主政治试验基地。似乎中国民族的民主政治，必须从台湾这样的地方培育出茁壮的萌芽，将来推向全国。

简直是天方夜谭。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内的许多自认为是有识之士的人们，虽然不能不为祖国的崛起兴奋，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总觉得中国还有巨大的缺憾——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离欧、美、日本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民主豪爽，法国自由奔放，英国人绅士典雅，德国人周密精致……甚至俄罗斯人也热衷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中国人还不行啊！

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不管中国经济如何强大，中国的文明总是比西方文明还差着一大截。甚至有的去过中东的人，都认为中国人的文明水平，还不如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科威特。我们连自己的近邻韩国也无法比。

中国足球的窝囊废状态，似乎为这些观点作了强有力的注脚，作为一个中国人，似乎心里总是虚虚的。

然而，中国经济刚起来，西方人就发明了“中国威胁论”。

在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中国遭受的危机没有西方那么严重，他们又叫喊着要中国人尽到世界责任。

好端端一个奥运会，中国花钱、花力气，流血流汗，不管国内大灾连连，咬着牙为全世界准备了一份大宴大餐。就是这样，圣火路过美欧，也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愤怒”。

虽然现在已经没人再说中国是魔鬼之国了，但是中国越是强大，就越让西方文化的许多志士仁人捏了一把汗。

我们挖了人家的祖坟吗？

是的，的确是的。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现在的人类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培养的掘墓人不见得就是西方的无产阶级。中国的崛起，敲响了整个西方文化的丧钟。

我们用如此革命的语言，诸君只可当做一个“调侃”。我们永远不主张谁去推倒谁，谁去剥夺谁。但是，再过十年八年，你一定会和我一样认定一个铁的事实：中国文化的崛起为整个西方文化敲响了丧钟。

如果人们不相信，就请看看这近百年的中国革命史。

马克思主义导致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世人所公认的。但是只要人们仔细看一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大大不一样。

我们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他把西方文化的“逻辑理性”推向了顶端，也即辩证法级层。但是这个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基本上是归于社会民主主义，其实最终还是回到了西方文化原有的怀抱。比如在俄罗斯，它就莫名其妙地和这个地区落后的“大俄罗斯”情结拉上了钩。从某种角度上说，斯大林、赫鲁晓夫、勃涅日涅夫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彼得大帝”的情结。

关键是俄罗斯人没有自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着的崭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他们仍然在古希腊文化的底蕴中，在以人为动物的价值观中，以逻辑理性为思维方式。他们以为，只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原则、公式加以运用，在一定的时候就可以见到“刀下见菜”的功利主义的效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从长远看，必然是短命的。但离了功利，他们无法思考。

他们不知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以及自然科学进入现代物理学阶段，是人类将进入一个崭新文明的前奏，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正在人类社会中兴起。

这种崭新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底蕴，不在别的地方，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如四百年前，当人本主义文明进入自己的高潮期之时，西方人不由得就需要去人类古老文化中寻找呼应，这便是著名的“文艺复兴时代”。那时说是“文艺的复兴”，不如说是一个新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大进步。

那次所谓的复兴的标的是，古希腊文化。

二十世纪人本主义走到了自己的顶峰之后，一个新的人类文明正在资本主义的腹中躁动。这是一个崭新的文明，崭新的价值观，崭新的思维方式。而这新的文明的金刚种子正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中。

产生于印度的佛学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学说，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都不是固有的印度文化所能承受的。但是，佛教一传入中国，立即扎下了根，历经两千年一直流传至今，与中国文化融合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整体。

大家不妨仔细研究一下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思想与王明、博古、李立三诸人的斗争。这绝不仅仅只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斗争。一种是以人为动物的“逻辑理性”，永远要依托所谓的系统的理论原则、体系公式，或者是对别人既成模式的模仿；另一种则是中国人的“天人本一”、“天人合一”的“实践理论”的“太极思维”，永远在实践中创造，永远认定“天之历数在尔躬”，“天”的一切运行就表现在“我”的“当下”实践中。也就是说，真正的规律、体系、原则、公式，永远在我的“当下”，在我这个革命人的“当下”的“学而时习之”之中。

只是那一时期的中国人，虽然自己的每一个文化细胞中都充满着祖宗文化遗传基因，但还没有达到一种自觉的认识。更难于在理论上提高到国学的高度。

再一个例子就是改革开放。我们先不从国学的高度去总结邓小平理论的先进性，只是让我们回忆一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几乎是一下子就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高潮，工厂、企业、公司真是超过了“雨后春笋”这个词所形容的，数亿人拥进了城市，无一不勤奋，无一不吃苦，无一不努力。这种状态也许只有当年四小龙崛起时能够相比。但你仔细分析一

下，二者一定是大有区别的。最简单的例证是，一九九七年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亚洲的大恐慌。二〇〇八年这次的金融危机实在比那次强烈得多，但就全体中国人来说，并没有造成全民性的恐慌。

仔细分析这一历史现象将会是非常麻烦的，尤其是当人类还不太明白新的人类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是什么样子之时，要人类透过这一历史现象看到其中的“天之历数”、“佛愿运转”，恐怕不知要费多少唇舌。

我们提出用国学的新思维方式，观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内部的路线斗争，那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其界限分明，效果明显。

改革开放则不止是个人行为，也不只是用庄子、李白、武则天的个人作风可以完全解释的。这关乎到如何体认中国国学培养出的中华民族性的大课题。由于这一次历史变化不是国学的直接体现，人们理解起来就要绕很大的圈子。比如在中华大地上一夜之间冒出了千千万万老板，这就和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切要依逻辑理性的逻辑推理出来并讲清楚，怕不得几十万字的宏篇巨著。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人都能利用这些历史现象，好好内省一下“自我”，作为中国人的“自我”，便自然会相信，中华民族的确有着和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非常积极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正是国学的世俗化成果。

在二十世纪，以鲁迅为首的文化大师们对中国人民的国民劣根性作了深刻的剖析，不是不对。但是，他们那时还无法了解基于数千年的国学思想的存在，中华民族国民性中积极性的一面。

关键是国学的文脉在有清一代，尤其是乾隆之后，几乎全面断绝。儒家的不用说，被人们奉为一代大儒的曾国藩，在我眼中完全是一个文化侏儒。前无法比王阳明，后无法比他的故乡人毛泽东。如果人们还不相信，就请将其所谓“家书”和李白、杜甫、辛弃疾、李清照、苏东坡、汤显祖的作品对比一下。此人的水平最多是钱谦益、侯方域文字的翻版。只不过时代不同了，人们不会称他为贰臣、贼子、汉奸了。

道学就更不用说了，唐以前的吕洞宾、张紫阳这一类人物，再也出现不了了。

佛学虽然净土法门坚挺不衰，但寺庙生活也大半是“婆罗门”化了。佛学博

大精深，但在进入世俗生活之后，只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同时强调“谁闻谁成佛”。就是这么简单，绝不改变众生的现实因缘。但现在成了什么？基本上是和如曾国藩式的儒学合流为一种假道学了。

中国国学是在一个巫术图腾没有得到彻底清理的国度中生发出来的。小农的温馨的村社田园文化与巫术图腾的残渣余孽——通天教主的帝王文化，数千年一直障碍着国学的正常发展，而后人见到的国学的外包装上，几乎盖满了它们的烙印。

从这个角度讲，西方文化的双重输入正好帮助中国清理掉了中国国学外包装上的污垢。

我们第一是感谢中国共产党，第二是感谢自然科学，只有这两种力量，可以使中国国学恢复他自己的清新的本来面目。

古希腊文化“以人为动物”的价值观，导致了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自然科学看似以探寻大自然的奥秘为主，现在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真面目，要让肉体的享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是拉动科技的发展的主要动力？人的肉体的需要。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的自然科学，肯定发展不起来。

当古希腊人的这种肉体文化，沿着马六甲海峡输入中国东南海岸之后，皇权倒下了，通天教主文化与女人的裹脚布，一起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完成了自己所谓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

当古希腊的另一支，“逻辑理性”，在德国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之后，又从中国的北方俄罗斯传入了中国。这种进入辩证法阶段的逻辑理性，天然与中国固有的“太极思维”融成了一体。尤其是当马克思在辩证法中引入了“实践第一性”的观念之后，中国原有的太极思维的“实践理性”一下子找到了依托。千百年来在中国人这里“不可说”、“不可说”、“恍兮惚兮”的“实践理性”的“太极思维”，一下子变得可说了，可以逻辑成体系了。这就是毛泽东、邓小平用自己的革命实践所作出的总结和贡献。

你看，这南北夹击，使地球构成了一个大大的太极抱合——一极是希腊一极是中国。

中国人，当你对自己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国学的心学完全一无所知之时，你对自己祖国这近二百年的大变革史的看法，也就只能停留在极其表象的认识上。

在历史问题上深入不下去，在现实问题上也会懵懵懂懂。甚至自己已经站在了人类文明的最前列，还会心虚不已，总觉得底气不足，总以为自己比人家还差得很远很远。每当人家趾高气扬地指摘我们时，我们就会认为自己真是不行，真的没有过好“民主”、“自由”这一关。似乎只要中国马上实行了美国民主，中国人才能在世界面前直起腰说两句话。

难道你没有看到吗？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以西欧海盗文化为载体，以美国为经典，这个文明的两件看家法宝，“人是动物”的价值观与“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已经把人类推到了“世界末日”的边沿。

动物的残酷性、掠夺性，逻辑理性的非彼即此的观念，已经使人类的文化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核武器已经可以把地球毁灭一千次。如果人类不抛弃这种生命观，等待人类的只能是地球的“核旷野”化。现在人类是用理性在克制自己。这种动物性的“克制”能是可靠的吗？谁敢保证核游戏会玩到什么地步？

同时，这个把人的享受推到极致的文化，已经令地球无法承受生命之重了。

我们中国人现在还很难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末日感”，如果你真正融入了西方文化，看它的文学，看它的文艺，看它的哲学，就会发现，西方人的恐慌已经是深入骨髓了。

更重要的是，仍然在飞速发展的自然科学，逼得人类的生命观不得不变，不变也不可能。

现代物理学关于光的波粒二相性、能物互换原理、测不准原理的发现，尤其是随着对外层空间的探索，人类逐渐发现原来的“逻辑理性”的非此即彼思维是如何的不中用。现在的西方文化想用所谓“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来解决这个矛盾。我明确告诉人们，这仍是南辕北辙。只有中国国学的“实践理性”、“太极思维”可以救人类。

现在人类越来越发现，宇宙是一个能量运动的整体，物质与精神皆是它的“恍兮惚兮”运动的表现形式。人，只是作为独立个体，在宇宙能量场中可以说是一无所能，甚至连放屁都不是个人的“逻辑理性”可以主宰的。没有地心的引力，看哪个“英雄豪杰”能够放出屁来？

人类自然科学认识的这一进步，和中国古老国学对生命的认知，惊人相似。“天之历数在尔躬”，“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才是新生命观的主轴。

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孔子教育我们“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生命，只有不断通过“时习之”，把自己融入“天道”“佛愿”之中，才是正确的。否则任何站在“个别”判断立场上的见解都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者，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知见立知，即无明本”。

人类现在还不能把人的“知”的运动和宇宙能量的运动统一起来，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达到“天之历数在尔躬”的高度。但是凭现在的自然科学知识，理解二者的相通性、统一性应该是不困难的。

如果中国国学的这种生命观能得到现代人的承认，人类不就是要进入一个崭新的文明了吗？

更不用说，克隆人的出现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难道克隆人也是动物吗？也需要把它的享受推到极致吗？

以“天之历数在尔躬”的思想，我们应该如何给克隆人定位？还让它相信上帝造了人，人人生而民主、平等、自由吗？

整个世界人类发展的大势已经清晰地摆在人类面前，人类想不前进已经不行了。此时，此日，此年，得天独厚的中国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以国学，或者是以自然科学改变了面貌的新生命观，也即中国国学的新延续，已经嘭嘭敲响了你的大门，你还不主动去继承自己的祖宗遗产——国学吗？

其实，不管人们自觉不自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新的世界的，也是最古老的，人类最伟大的生命观已经在我们今日的现实中强有力地拉着全人类前进了，这就是新中国的伟大崛起的根本原因。

如果你不站在这个高度看中国的崛起，你就无法把今天的中国，看成是自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佛直到毛泽东、邓小平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发展，一个合乎“天之历数”，“止于至善”，“上善若水”的发展。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说：

“国学已经给西方文化挖好了坟墓”！

历史即我心

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学问，说到底都应该是“人学”、“心学”，不光人文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是如此，自然科学也是如此。

“自然科学是研究大自然的客观规律的”?!

哈哈，哪有“大自然”！那是人们自己骗自己的，完全经不起反诘。

“大自然”根本不存在！这句话是有点惊世骇俗。但是，没有办法，客观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你们不信，将来一定会有科学家站出来告诉人类。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是幻生幻灭的。

只有流动、运动、运转，不断变易的能量，没有固定的物质“自然”。

这世界的唯一真实、不可动摇的真实是生命的感知、觉知、悟知。因为没有生命的这一“知”，连这个假世界、假自然也无法成立。

我们眼前这个外部世界，其实还是当下的“人心”。这不是地道的唯心主义吗？我们说，不是，完全不是。对于庸俗唯心主义者来说，“心”的感知功能莫过是某个人感知外界的没有生命的一面镜子。我们所谓的“心”——“知”是“宇宙——生命”整体的特性的表现。它就是生命本身，舍它无生命可说。“心”也不是某个人的，是全体的整体的，只不过在具体的认知中，必须裂变为一个特定的窗口。这个窗口就是有灵魂的血肉生动的个体人。

人类就是不懂这个生命的最根本的道理，才会出现现在这种光怪陆离的人间文化。

“无明缘行”啊！

当人类完全不认识自我之时，感知处于简单的条件反射状态时，这个外界客观世界才是不可更移的、铁定的、绝对的。历史只是历史的，过去的，旷古的……一旦一切只是“能量”的运动，历史就只是“我心”了。悟得吗？人类！这是一切“外求”文化无法了知的。人类之所以完全不了解这个生命的真实，就是我

们人类眼前这种弥漫全人类的“外求”文化造成的。

你越一味“外求”，这个自然界便越坚硬，越顽固，完全不可入。

你不认为这一切是天方夜谭吧？

这个大自然，当体皆空。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但是，“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完全虚妄。它是生命觉悟必经的一个“过程”。如果片面理解上述佛家理念，只是把这世界看得完全虚无，那也是一种“外求”，那更是拨无因果的大错特错。“空不异色”呀！

物质界的假相，背后有能量运动的真相啊！不透过物质的假相，何以知能量运动的真相？说是假时，真亦假；说是真时，假亦真。

自然科学是什么？看似研究客观外界的规律，其实是生命不断觉悟的轨迹。

自然科学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脚印。众生一定“明明德”，一定“知常曰明”，一定全体成佛，自然科学就是众生必成佛道的轨迹。一步都不能少。

现在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应用，存在的问题不是在它的整体上。不是它对不对、该不该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探讨它本身有多少副作用的问题；而重要的是要看到，自然科学具体的存在与进步，在人类的生命大觉悟中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没有自然科学的进步，众生就不可能全体尽快成佛。

但是，由于人类的浅见、无知、无明、贪婪、急功近利……本来是极伟大的“自然科学”，就必然给人类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

灾难不在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人类必成佛道的阶梯。

举一个最浅近的例子，诸位听在下慢慢细细道来：

如果要说“明心见性”，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佼佼者。

是这个民族，最早割断了神本主义生命观的图腾脐带。

是这个民族，最早提出“子不语怪、力、乱、神”。

是这个民族，一直就没有明确的神道设教的宗教传统。

是这个民族，一直崇尚生命自身“内省”的理性。

是这个民族，从来就鄙视以势压人的封建等级观念。

是这个民族，从来都强调“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学而优则仕”，“有教

无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是这个民族，从来就认为自己等同于“天”，自己就是“道”的化身，一切众生皆成佛道。我成不成佛，只是早晚的事，非成不可。众生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是这个民族，早在三千年前就有商业流通、商业交往。

是这个民族，从没有狭窄的大民族主义，一切包容、一切和谐。

…… ……

如果这样开列下去，任何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可以开列一大堆。

如果不是以世间成败论英雄，我们这个民族是真正的智慧民族，也是世界上开化最彻底的民族。

因为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

但是生命的视野是无涯的，和现代人相比较，和圣人相比较，中国的古人还是眼界局促、视野狭隘了；尤其是农耕文化的温馨、安逸，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慢慢失去了进取心，从盛唐之后便进入了自己缓慢的衰败期。

虽然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但十九世纪就急转直下了。二十世纪简直是不堪回首。

其实，这是“南无阿弥陀佛”给中国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正因为这个民族堪当大任，所以必须让这个民族有一个大大的顿挫。

让一个渔猎民族统治你三百年，让你再去“悠然见南山”。寄情山水，享受清福?！你不去普度众生，就打着你去。你不入红尘，想独善其身，绝对不行。拱也要把你拱到风口浪尖上。

如果说王维、李白的大唐风韵，还有一种近似“明心见性”的潇洒的话；进入宋以后的文人诗词、文人书画，所刻意追求的潇洒，就是一种失败者不甘失败的“矫情”了。宋徽宗赵佶的书与画，完全是一种亡国奴的“阳痿”味道。

人们可以对比一下唐诗与宋词的气象，就一切都明白了。不管辛弃疾、陆游如何的慷慨激昂，也无法和岑参、王昌龄比气象了。更不用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如果再追踪到屈原、三曹，我们便知辛、陆是如何的小家子气了。

到了龚自珍、谭嗣同，便只剩下一腔血泪了。再到子弟书、京剧，中国文化的凋零气象几乎是不堪入目，只能令人扼腕长叹了。

我们返归自心问一下，孔、孟、老、庄的命运到了宋明之际成了什么？更不用

提什么大清帝国了。

学老庄的只知寄情山水，老死林泉。享“清福”成了文人社会的普遍追求。

“宁静致远”不要“远”，只要宁静，就是死亡。

“淡泊明志”而本无自身大解脱且普度众生之志，就是“阿Q”的广告词。

至于说到孔孟的后学命运，仔细辨析就不必了。人们可以去读王阳明以后的解儒著作，不要抠文字，光看气象就知道，甚至不能用“凋敝”、“凋零”这样的语词来形容，只能说是全化作了一群“书蠹”。

单看儒学在这个时代一变而成“礼教”，就一切可想而知。孔孟遗绪不知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翻开一部《孟子》何处讲过“礼教”？

《礼》只是孔子为了当时儒士们的生活，不得已而非教不可的“饭碗之学”。到了有清一代的后世人手中，竟成了全部的儒学了?！真是千奇百怪。

如今一提孔子、孔学、孔门，马上就要如《礼记》那样去演“礼”，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正因为如此，掌握了自然科学的西方海盗奉“南无阿弥陀佛”之命，抬起“自然科学”的大腿，就要在中国人屁股上狠狠踹上一脚了。

经过了将近一百年的痛苦挣扎之后，在上世纪中叶，中国文化也进入了自己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阶段。

对于前二十七年，人们多有诟病，这没有什么奇怪。人类就是如此这般认识问题，人类就是人类。如果我们再过一百年，当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为外境所牵，时时处处皆知“内省”，把任何外部的所谓自然、社会的变化，尤其是信息科学、基因科学、航天科学、纳米科学的进步变化，全当成自心必不可忽略的“修炼”历程，那么，你又会如何评价新中国的前二十七年呢？我以为，那时人们一定会说，那是必不可少的二十七年。建国六十年，前二十七年的重要性，也许更甚于后三十年。清理废墟比建设大厦难得多，更不必说那时真是人心的废墟呀！几乎可以用“顽固不化”四字来形容。若不是毛泽东的强硬手段，哪个英雄豪杰能有辙？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恐怕还会是，文人全如“孔乙己”，流民全如“阿Q”，广大的农民则只能是“闰土”、“祥林嫂”。如果人们不信，看看今日的台湾，陈水扁身上有多少“阿Q”的魂？广大的台湾人民看似民主了、自由了，但仍似“闰

土”“祥林嫂”一样，受着新阿Q的气。

你看，我“心”不就是历史吗？这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的变化，不都活生生地，梦幻般地沉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吗？与其到历史书中去找历史，还不如反观我们自己的心灵。把自己的“心”看清楚了，对中国的历史自然把握了。

话题扯远了，其实也不远。本文的主旨是希望人们改变现有的思维方式，把一切外在的自然、社会的变化，都当成自心内在世界必不可少的文化心理模式的变革、变化。这就是“内省”。

历史是什么？就是人类的整体进步；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就是如此这般的，走在成佛的道路上的脚印。

你看，一旦中国文化进入了自己的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历史时期，中国立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这六十年都是进步的。这要感谢共产党。但是，中国人真正全心全意地发展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经济建设，才不过十年啊！

中国人不能太健忘。“健忘”必然导致对自心现实心灵运动的麻木。健忘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内省”精神的。“致良知”的要诀就是“勿助勿忘”。

然而，人类马上要进入的下一个文明的最根本的特点，恰恰是“内省”。是中国人就必须有“内省”的自觉，否则就会被淘汰。

有人会说，发展经济、搞科学研究不都是“外求”吗？朋友，你错了！一切成功都来自“内省”。我这个提法也许会令人们感到突兀，都会逼着我详细讲讲所谓“内省”的文明，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说，我无法猜测明天，只能告诉你明天不是“昨天”，不是“今天”。我说，我无法猜测你的心，也无法猜测未来人的心，他们有他们的“内省”。只不过我知道，他们将会以“内省”作为生命的主轴，而不是如我们今天人这样，一切都是“外求”，求名、求利、求享受，求统率一切。

人们啊！反观一下自己的内心吧，自从中国进入了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都讲“科学性”了。连给婴儿喂奶、自家吃饭，都“科学”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了???当你不能这样反观而只是陶醉于“科学”给予的享受之时，你是无法了解“自然科学”的伟大意义的。

如果你不学会“内省”，每天只是一味“外求”“外求”……你是不会有这种自觉的。你对真正的自我都没有自觉，你的“外求”能成功吗？即便是偶有成功，也

只能是一种概念推理上的巧合。

从人类的视角来看，“自然科学”文化似乎都是外求。但是，如果站在“至善”的角度来看，人类是大大的把“心”收回来了，以前的人类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外界的“神”的。相对于巫术图腾文化，“自然科学”不也是一种内转吗？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不正说明人类是把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心了吗？当然，这只是生命视角的初步转移，距离真正的生命自觉，还差得很远很远。人类生命活动只要是内转，哪怕只是这小小的一步，整个人类社会就有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如果再进一步进入如“观自在”那样的“内省”呢？

没有“内省”就没有生命的自觉与解放。

所谓“内省”的文明，其实并不排除“外求”。今天人类文明的一切进步看似全是“外求”，其实不是。具备新文明的思维的未来人类并不单纯把“外部”当成“外部”。社会的进步，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些外部的变革、变化，只是为了解开束缚在自我内心世界之上的层层枷锁，使人类在外部世界的进步中，真正获得内在自我心灵的自由。反过来说，只有内心自由的人，才可能有真正的“外求”成功。

“外求”，越外求越是“求”不来。调整好自心，通过“内省”，有了生命的自觉，首先是对个体自我生命的自觉，你的“外求”才会有准确的目标。这便是孟子所谓的“志”，“志”帅“气”行了，你的感知立即会发现，哪些因缘可以成为你“外求”的对象，哪些因缘是你“外求”的对象。这样内外相合为一了，不求也十有九成功。因为生命本无内外，只是“道”的至善运动。内外本一，知行本一。“被知”为外，“能知”为内，内外不相矛盾了，不就是“成功”吗？

如果人们不信，就请将今天中国人的心灵和十年前的中国人的心灵对比一下。如果你仍然没有感触，就请把鲁迅时代的中国人的心灵和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对比一下。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阿Q时代的那种状态，能有中国今天这样的飞速发展吗？

我这样提示，并不是要求大家个个都变成道德伦理上谦虚自责的“君子”，而是为了让人们真正体悟一下自己的心路变革历程，最后明白“心”是如何运动的。其实说的就是现实的变革，历史的变革。

中国人近百年来的心灵变化是大部分人都可以感知得到的。但是又有几个人可以想到，中国人心灵的这种飞跃：

第一，有多少变化、变革……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是每个人主动进行的？个体生命为什么这么被动？

第二，外部世界的变化，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其实不就是心灵的不断解脱吗？中国社会的变化令人瞩目，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但是有几个人通过这一切审视过自己心灵的巨大变化呢？

我的《中国人必修国学》，就是希望人们从眼前现实的文化变革中，看到中国人心灵的大变革，从而跟上众生成佛的飞速脚步。例如流行歌曲、街舞，八零后九零后作家群的出现，少儿读经运动的开展……都是众生成佛的脚印啊。人们，你看透了吗？南无阿弥陀佛！

责备、谴责、埋怨……我们这代老年人经常出现的这些心理诉求，在他们那里已经是浮光掠影了。去接触一下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吧，他们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可能素质很低，也可能素质很高。但普遍有一个特点：不怨天不尤人，从不把自己的痛苦、悲伤推给外界。每当他们摔了跤之后，会毫不犹豫地爬起来，再往前走。他们每个人对生命都有自己的理解，没有理解也是一种理解，但是他们从不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人。他们的同辈人中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别人。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念，照样可以使他们相互之间相安无事。“思无邪”呀！反思一下我们这些有年纪的人，会是如此吗？不是埋怨社会不公平，就是埋怨爹娘没有给我们创造好条件。每当事来，不是埋怨外界就是依赖外界。至于自己是怎么回事，则是瞠目以对，从来不知反省一下自我。人人都如此，社会能“和谐”吗？庭瑶式的自觉的严厉的无可保留的自我心灵解剖，就是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的文化先声。你批判她，看不惯她，只能是你的幼稚与无知。以“外求”为主导诉求的人们，很难发现新时代的年轻人的文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风浪正起自青萍之末啊！“外求”惯了的人们，对别人心灵的变化很难有什么敏感。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心灵变化也是麻木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她的作品中看到自己与众生如何成佛的。

说到这一层，人们更会是万分渺茫。就是那些虔诚的佛教徒，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每分钟都走在成佛的道路上。他们的信佛，莫过是一些愚人的游戏，烧烧，拜拜，今天朝朝山，明天供供僧。这些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自己的“心”变了多少，你“内省”过吗？对自己的心灵变化尚且麻木，更不用说对他人人心的省视了。请问，一个人只是一味迷于“外求”，根本不知“内省”是什么，这个人有可能

成佛吗？人类成佛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要知道“心外无物”，“心外无人”。如果没有这个觉悟，成了佛也会大惊失色。

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能有今天这样变化的根本动力是什么？不就是由于中国文化转型为人人崇尚“自然科学”为主体的文化吗？

如果仅从佛学、国学的究竟理论讲“自然科学”莫过是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梦幻泡影。如果依道家的语言，更是为老子、庄子所蔑视的“淫技”。对于提倡“绝圣弃智”的道家人物来说，自然科学绝对是不值一提的祸害。如果依宋儒的观念，自然科学更是玩物丧志的堕落。

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中不是还有大量的仁人君子，希望中国人再回到人们全都穿上长袍马褂的时代吗？

《弟子规》之类龌龊货色在中国社会的泛滥，就是一个明证。

正是这些人大喊今天的世界道德沦丧了，人心败坏了。好似世界真的进入了末日期。他们不知道这正是人类非经历不可的“必成佛道”而“明明德”的必由之路。

其实，唱这种调子的人，就是想把自己的心灵封闭起来，坐在牢笼中想象自己如何的“宁静致远”。无论这些人外在的如何道貌岸然，其内心世界有的只是居高临下，自视为高尚、高雅、高明……

“体”上糊涂的人，到了“用”上也必然大出偏差。

人们还记得清末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可笑口号吗？

上述正人君子和清末高士之间没有什么差别，永远在做着恢复“辫子王朝”的黄粱美梦。他们所谓的“中学”，如果不是封建王朝的万年基业，就是希望腐朽的封建道德千年万世。

他们并不知道，“自然科学”并不是外在于佛法、国学的什么洪水猛兽，“体”、“用”永远不能打成两截。

“自然科学”的进步就是佛法的宏扬，就是国学的胜利。

自然科学之所以会被人们看成是外在于人的一种“玩物丧志”，那是由于人们还不善于不分“内”、“外”的思考，还不善于把自然科学的进步，当成就是自我心灵的觉悟过程，还没有在“外求”中学会“内省”。

“体”永远找不着“体”，从来都只有“用”。但是一切“用”都是“体”的运动。

一部自然科学史，就是一部人类的心灵解脱史、成佛史、成圣史。什么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什么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全是不知生命为何物的胡说八道。

人们之所以看不透这一点，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的现有思维惯性；用汤因比的话，就是“习惯综合症”的“无情感误置”。另一方面，也是自然科学还没有最后揭开自己的神秘“盖头”。

自然科学仍然还是一个半羞半喜的新娘。

待到徐娘半老之时，它就不怕暴露自己的“乳房”了。

请问：当信息科学、航天科学、基因科学完全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细节中，像我们今天出门坐汽车一样普通随便的时候，人类的文化心理会是什么样子？人类的生命观是怎么回事？

依佛学、国学的基本理论，人类，乃至整个生命的解脱，明明德、大光明、“知常曰明”是不可抗拒的生命规律。最少应该说，自公元前五六百年的轴心时代开始，生命，最起码是人类，已经走在了这条必然成佛的康庄大道上。“自然科学”能外于这个历史的绝对规律吗？

其实，眼前的国际形势已经很清楚地展示着这段历史的根本奥秘。

你看，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几个重大事件，其实都意味着人类的新文明非来不可。

在这其中，中美两国的此长彼消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美国文化是人类现有文明的经典性代表。如果说“九一一”只是这个文明开始下行的一个象征性事件的话，那这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就说明以古希腊为底蕴的所谓“新教文明”，已经暴露出了它的致命伤。

华尔街金融危机，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文化危机、文明危机。当一个文化疯狂“外求”之时，他的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人不强大吗？美国经济实力不雄厚吗？如果平行发展，中国人一百年也赶不上。但是他的文化落后了。他们一切进步，只是为了肉体人类的挥霍。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正是“外求”文化的挥霍无度造成的。美国人在挥霍着整个地球。这是所谓“新教文明”走到自己的疯狂挥霍阶段，必然爆发的危机。

物质财富再丰富也经不起“动物”们的挥霍。西方的“新教”文明对人的定位就是“动物”。对于“动物”来讲，暴殄天物的愉悦是基本性愉悦。

中国避免了这场危机，只是中国人挥霍不起。欧美人一直在限制中国人挥霍。“遏制中国”也就是帮了中国。

但是，这仍然只是以美国文化为经典代表的这一期文明的危机刚刚露头，远未伤到筋骨。

只要人类还不觉悟，从“外求”的文明向“内省”的文明转化，这个以“逻辑理性”思维为主体的文化，下一次的危机会更加严重。当然下次未必仍是表现在金融上。但是，这个“外求”的文明的萎缩与崩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重大变化便是中国的崛起。这个崛起仍然只是一种萌芽状态。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人大都还没有建设新文明的自觉，以致几乎完全没有抛弃、批判“外求”的“新教文明”的自觉。但就是这样，“内省”的“实践理性”文明的根在中国，它已经展示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了。因为阿弥陀佛要中国人担当人类大解脱的大任。

我们还没有如我们的祖先那样有实践理性的“内省”的自觉。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必须补“外求”文明的课。多谢中国土地上没有那么丰富的资源，多谢欧美人“遏制中国”，再加上我们本无海盗的历史。“外求”对我们一时还不可能构成灾难。

我们的“外求”刚刚起步啊！

如果说“九一一”是前一个文明衰败的象征的话，那“北京奥运会”就是新的文明已经叩响人类社会大门的标志。

以美国为经典代表的“外求”的“动物逻辑”，什么时候从人类文明的主角地位中退出，不是决定于美国，而是决定于中国。当国学的“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文明变成了中国精英人物的价值体系与思维体系时，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外求”文化崩盘之时。

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用“外求”的心态去关心国际形势。每当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之时，我们只问我们的自心，我们的自心的用心，真正是和儒、道、释的圣人们一样用心吗？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部分人善于“内省”，整个世界自然就“和谐”。

这些圣人之所以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辉煌的文化大厦，其入手处就是“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内省”是他们一直坚持的，决不“中道夭”的入手处。我们要想真正与他们对话，必须从“内省”入手。

南无阿弥陀佛！

说到这里，你明白“心学”是什么吗？新文明的“内省心学”是什么？就是人类

史、自然史、科学史。

人类，当你在“外求”的进步中孜孜以求之时，让你的一切思考落脚于自我的“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吧！

历史映照到每个人的心灵上，都会经过这个心灵的“内省”加以过滤、检验、重组。每个生命，尤其是人类，就是在这样的“内省”中，逐渐成为人之为人，佛之为佛。脱离了每个活生生的人的“内省”的所谓客观历史，连臆想幻觉都不是。历史从来是“我心”。

你看得透吗？

对生命真相的觉悟，只能“内省”，不能“外求”，在“外求”中“内省”，在“内省”指导下“外求”，时时处处坚持自觉“内省”，就是新文明的根本特点。这就是“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

在这种新文明中，人们在“外求”中，随时重组着自己的心灵。如果重组失败，那就是你不知迷在了哪一个点上。“内省”停止了，“心”的运动并不会彻底变死了，住了。但你自己会彻底盲目了，麻木了。今日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佛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理解这一点，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住了，也是一种“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内省”。因为知道“住”了就是“不住”了。所以这是更高层次的“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人们，在“外求”中随时发现体察自己心灵的变化吧！而且要切实记住，“发现”就够了。你一旦真的“发现”，“外求”的成功也会随之而来。这就是应无所住的“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

“历史”，只有当历史真成了你自己的心灵史时，才是真实的有用的历史。

汤因比想浅了

我们要接受“心学”在中国流传两千年的教训。

这个教训的第一种就是，把“心学”单纯当成了个人“明心见性”的事。

在中国的“心学史”上避免了这个毛病的，只有孟轲与荀况。后人中的朱熹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但是他做得不好。

孟轲与荀况，生活于人类的人本主义文明初建之时，他们不能不花许多时间在人类人本文明的道德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这些重大问题上。

在这个伟大的建设中，作为大师，他们非常明确，儒学必须认真全面地回答外部世界的一切问题，不能把“明心见性”只是当做个人的心理游戏。

正因为如此，今人所见到的孟、荀学说，几乎就是政治伦理学说，好似完全与“明心见性”无关。其实这是大谬而特谬的看法。他们的政治伦理学说，是在一定历史条件的“当下”之“用”，也就是他们“明心见性”、“致良知”的具体使用。不是教条，也不能引申。不能不顾他们“明心见性”的根本用心，单独把他们“用”的东西拉出来，搞一个什么体系。正如《论语》所言：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拙著《论语正裁》对这段语录有详解，请参阅。这段语录的最后两句，是有子的主旨：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中国两千年的“心学史”，正是由于没有理解透这两句话，不是光务“本”，而忽略了“道”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生成；就是抓住了圣人自己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道之用”的只言片语，构建一座封建主义的政治伦理大厦。

既“务本”，又重“道之用”，最光辉的典范是孟子与荀子，他们所说三皇五帝的历史，他们说的战国纷争，他们说的人心、世心，说的都是他们自己“心”的“内

省”的“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文化构建。他们讲的那些政治策略，伦理构建，都是“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他们“自己”当下之“心”的对治。后人不明就里，以自己的主观妄念大肆篡改他们的观点，实在令人扼腕。朱熹虽然也企图向孟、荀学习，但是在“务本”、“道生”这两端，他都没有做得很好。由于历史原因，他完全不知道到了他的时代，对巍峨的通天教主皇家文化，小农家庭的温馨文化，如果不坚决否定，任何所谓的“良知”，只能是这两种文化的奴婢。没有现代文明的冲击，再伟大的人，也难跳出这个牢笼。最后只好由王阳明来纠他的偏了。

现代研究王学的人，往往不注意把王阳明的学说和他的行为对照着看。你看，在他捕捉了宁王之后，皇帝下诏让他放了宁王，王阳明是如何处理的？那真可谓恰到妙处。如果是朱熹，绝对没有王阳明的胆量与机智。朱熹也属于南宋王朝的主战派，他曾想上书主战，上书之前还要起一卦。卦是凶相便立即不上表了。朱、王二人的“内省”功夫水平高下立判无疑。这就是二人的最大区别。朱熹把“心”交给心外的“卦”了。

可惜王学连一传也没有到家，他的后学只会如同拾人牙慧般地讲“务本”，基本上不讲“道之用”的现实性、历史性，其实是根本不知“实践理性”、“太极思维”“内省”的“心学”是怎么回事。何心隐这个人不杀头实在是不行了。脱离了现实的“道之用”的“务本”，只能是蛊惑乱世。到顾炎武那里又掉到了“经世致用”的极端。这是中国文化走向“外求”文化的开端。

完全没有“外求”的“内省”是错误的。过于“外求”，而否定“内省”是生命的主轴，那就更可怕了。从顾炎武开始，中国的“内省”文化全面断脉。到曾国藩那里，“内省”只剩下道德自责了。如果允许假设的话，曾国藩如果像孟、荀一样敢于干政，清王朝的天早翻了。那中国的近现代史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两千年的中国“心学史”，就是在这两个极端间徘徊。

坚持“务本”的一派大半大打老庄的旗号追求享清福，憩息山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是失去了锐气的失败小地主的人生自况。

坚持“道之用”一派，虽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又常常落入“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尤其是自韩愈之后，儒学彻底堕落成了“礼教”。重伦理、重教训，忽明心、忽用心。“内省”成了庸俗的“自责”。几乎雷同于基督教士神甫们的“忏悔”。似乎封建王朝的社会伦理秩序和小农家庭秩序是

千秋万代的什么宝贝。事实上他们都是做了通天教主的皇上们的奴婢，还要沾沾自喜，悠然自得。

正是这些所谓道学家的“经世致用”，大大障碍了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

科学史界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其内容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是西方人无法企及的。为什么进入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陡然落后于西方世界一大截？

其中原因非常简单、科学技术脱离了国家政权建设，科学技术脱离了商业资本。

中国“心学”发展史上的上述两大片面发展倾问，是导致中国本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能够成为强国之术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内省”的“心学”，一直是中国三千年文明乃至五千年文明的主导文化思想。

在学术建设上，两汉之后；在社会文化上，盛唐之后，中国“心学”发生了上述两个方向上的严重偏离。

正如前文，所谓“务本”派，走上了所谓的“清净无为”个人修养的邪路上。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老子的“清净无为”，到底是什么意思，以为这人世间真有什么“清净”，真有什么“无为”，可令他们去追求。这些老庄思想的赝品，毒害了大批的中国人，后来所谓的“儒商”就是典型的例子。

今天被我们许多学者高度赞扬的“儒商”，什么徽商、晋商给中国留下了什么？他们自己踌躇满志之后，都在家里挂起了“清净无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牌子，享受清福颐养天年去了。他们雄厚的财力不是被自己建豪宅养小妾，后人吃花酒吸鸦片挥霍去了，就是为了附庸风雅，钱财被古玩商换了去，被另外的人再度挥霍。大家还记得《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面对千万两白银发愁的场景吗？导演在大肆鼓吹乔致庸看破钱财的“高雅”时，为什么没有批评他们不能把钱财投入科技工业的悲哀呢？文人病难除啊！

没有强大的商业资本作支持，不能形成生产力，科学技术只能是一场又一场的游戏。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没有纳入国家政权建设，除了皇宫建筑中包含着高度的科学技术之外，其他方面几乎等于零。这是缘于主政的中国文人一直认为科学技术是玩物丧志的小道，与治道无关。再者是，中国古代高度发

达的农技文明，使中国人的生活相对富裕，也就没有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渴求。

总而言之，中国的“心学”本应是人类的生命大学，应是人类唯一的“科学”，应该能够大大促进社会智慧的高度发达。但是由于上述历史的原因，“心学”分歧为两偏，也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是人类必成佛道的必由之路。本应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发达起来。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人们小心牟宗三的蛊惑。这是一个从无中国“心学”“内省”生命实践的人，远不如他的师傅熊十力。就是这个人，却妄想构筑一个东不东西不西的哲学体系。依他的体系，中国文化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中国的“心学”缺乏“知性思维体系”。这是不知人类的“知性思维体系”到底为何物的胡说八道。中国“心学”决不缺少知性思维逻辑，只是绝不能把它从人类的“内省”中孤立出来，成为一个所谓的“体系”。在中国，逻辑理性不是没有，但永远是“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附庸。

这个问题，后面将有详论，这里不多说。牟宗三所谓的“知性思维体系”，实际上是初、高中数理化的 ABC，真正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的思维，决非仅仅依赖这些东西。人们可以仔细读一读钱学森先生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他关于“系统论”的著作，看看这位真正的科学泰斗是如何说的。他曾明确说过，学生在校学习，应科学艺术一起学。这是什么意思？作为一个大科学家，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大科学家，他知道，单凭逻辑推理的知性思维是不行的。艺术感受力对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极为重要。

真正的“实践理性”的“致良知”的太极思维，最浅近、最形象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围棋思维。

围棋中没有知性思维吗？

进入新的文明时代，人类就是要进入这样的科学的系统的，却又是“实践理性”的“内省”的思维境界了。

当我们粗略检察了中国“心学”这一千多年的弯路之后，再回头看西方现代思维的发展，就不能不为汤因比感叹，他实在是西方人文科学的泰斗。但是如果放到中国文化中说，就未必了。

人类的一切文化，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认识人自己，再深一步说，就是“明心见性”大解放、大解脱，因为脱离了具体而当下的“心”、“性”，人也不是人，我也不是我，那还说什么大解放、大解脱？真正的出世大解脱，一方面不能少了对圣

贤救度大愿的了解，了解本身就是呼应，就是另外一种“内省”；另一方面就是要学会在现实生命过程中的“实践理性”的“内省”。不然你无法理解圣贤的所谓“救度”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会当成迷信。没有长时间的“内省”功夫，即便被救度了，也会浑然不知。没有“内省”功夫，你在“外求”的科学技术上、产品经营上也不会真有成效。

从这个角度说，在东方文化的历史上，汤因比算不上是什么泰斗。

但是，如果从后来中国文化的“心学”之偏，尤其是我们说的盛唐之后的偏颇，汤因比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导师。

那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心学”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发展起来的，反而就不可能出现中国人现在的“心学”偏颇了。

中国心学的“内省”文化的两种偏颇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视野相对狭隘，对于大自然、人类的全球文明缺少了解，有时甚至夜郎自大。如果中国的心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基础上，恰如我们今天这样的社会，中国心学的“实践理性”“内省”文明就不会产生历史上的那两大偏颇了。

在这里，我必须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在其中的桥梁作用。

中国文化的“内省”文化，说到底是要发现自己生命实践中有只看不见的背后之手。古代的人们也都看到了这只看不见的“手”，但解释不了，认为这是“神”在起作用。马克思主义对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解释要伟大得多。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新儒家的失误就在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深化”内省文明中的桥梁作用。甚至从内心里拒绝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不走入歧途而不自知。

我常说，东方文化是早熟的文化。正如儿童，早熟必然多生偏颇。

我想，这便是我们今天重提汤因比的现实意义。

汤因比，全名 C·H·阿诺德·汤因比。英国人，生于一八八九年，卒于一九七五年。曾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伦敦大学国际历史研究教授。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这两部著作堪称西方历史学的杰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认为：“汤因比博士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他的目的不是以知识为愉悦，而是解释历史和预见未来。”

这个评语太好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就是不能以“知识”为愉悦。不管是社会

科学工作者，人文科学工作者，还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其目的不仅不能以“知识”为愉悦，而且也不能为自己的所谓“成果”而沉醉。关键是“解释历史”和“预见未来”。

历史是什么？人的历史，心的历史，每个生命的心路历程。解释它就是认识它。可惜的是，西方人不了解，根本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历史”，只有“心”的运动。解释历史就应该是认识理解我“心”的运动。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自我的“明心见性”，否则历史只是一堆废纸瓦片。

“史”，从来都只是每个人“实践理性”的“内省”而得的浑沌一体的太极心灵图像。即便面对同一本历史书，不同人“内省”后的太极心灵图像也是千差万别的。历史科学正是这样为人类的必成佛道提供营养的。

也没有“未来”可预见，只是会更清楚地知道我是该如何去成“佛”的。

“佛”之一字太多的宗教色彩，会引起别的文化的误解。

“佛”之一字简要解释就是“觉悟”。内在生命的觉悟。

是生命，就必须追求生命的觉悟，想不觉悟也不行。觉悟不是哪个人愿意不愿意的事。生命的过程就是觉悟的过程。这是铁的规律，是任何生命无法违背的。既然如此，就不如自觉地主动地去觉悟。这就是“实践理性”学而时习之的“内省”。

当我们这样解释了“历史”与“未来”这两个词之后，会发现：

从这个角度说汤因比是浅了点。

在中国，“明心见性”的觉悟，几乎是一切文人都致力追求的，而汤因比还把自己的“心”当成外在的历史规律去解释；把生命自己必然要大觉悟的规律，当成“未来”去预见。当然是浅了一点。

汤因比浅又不浅，你听他说：“我是从寻找一种历史研究的单位入手，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这个单位应当相对完整独立，或多或少有别于其他历史成分，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对其感知并能够加以理解的。我舍弃当前根据国别来研究历史的习见做法。我的单位似乎是某种范围更大的碎片，这就是文明。人类在解释某个事物之前，总需要对它进行分类。在我看来，这种大范围的单位与小单位相比，易使人少产生一些曲解。在明确了我划定的单位以及考察了前文明的各个社会之后，我试图从希腊史、中国史、犹太史归纳这些文明的主要特征，提出一个似乎适合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文明史的综合模式。”

这段语言的翻译可能是有问题的。参照《历史研究》的全书看，汤因比是想把人类史当成一个有机的大系统去思考。他这里说的“单位”，可能是“角度”之义。从下文也可以看出汤因比是希望从系统考察人类史中发现人类文明的“习惯综合症”。在他看来正是人类普遍的“习惯综合症”，障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汤因比不知道他说的这种人类“习惯综合症”，在中国的国学儒、道、释三家的经典文献中早已经是讲得十分清楚了。就是他所崇尚的《圣经》中也有论述。但是，我们艰难读完了《历史研究》全书，也没有发现汤因比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汤因比这种追求，理所当然地超越了全部西方历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但是，他不知道，他找不出一个人人认可的“综合模式”，只有每个人“实践理性”的“内省”再造的心灵历史模式。

他还说：“我始终在寻找一种决定的因素，在最近的五千年里将部分人类从习惯综合症中解脱出来，进入有区别的文明。”

汤因比终于开始“内省”了。这对于崇尚“外求”的西方文化来说，实在是石破天惊的事。不要管他能否有什么成就，有这种追求就是伟大的。人类的确太难从“习惯综合症”中解脱了。人类太难从外界的诱惑中跳出来，即便可以不追求外在的财富美色，也逃不脱肉体的“受”、“触”的折磨与诱惑。这是由于人类还没有找到生命的那个“决定因素”。一旦找到就解脱了。而这个“决定因素”，任何“外求”都无法找到，只有彻底回到“实践理性”的“内省”中，才是有希望的。

“我的寻源路程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对那些无思想的力量，即习惯性、种族和环境的作用进行实验。我一直在思考决定因果关系的条件。现在这些探讨已经依次结束。我的画面还是一片空白。”

这是一位思想家的悲哀，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伟大。西方人终于“内省”了。

正是他所检讨的：“我不由得想到，我的一再失败是不是由于某些方法上的错误。我也许成了‘无情感的误置’的牺牲品，而我在开始自己的探讨时便力求使自己避免陷入这种谬谈。”

“无情感误置”，实在是这位西方文化的泰斗才可以想出的一个绝妙的词。

是的，人类的确是久久陷入“无情感误置”的泥潭中而不自知、不自拔。

这个“无情感误置”是什么？用中国国学的话说便叫“妄念”。什么是“妄念”？老子说得好：“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者，斯恶已”。人类文化就是陷在这种“无情感

误置”的“美之为美”中。用汤因比崇尚的《圣经》文化来说，人类是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禁果”。

注意，概念是可以杀人的。所以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的名字，就是“杀人犯”的别称。

为什么说人类文明的常见的观念是杀人的“妄想”呢？请阅《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首先，必须肯定，汤因比企图进行的这种探索，说是对历史的探索，实是对“人”的探索，对“心”的探索，实是“内省”。这无疑是伟大的，对西方文化来说也是空前的。西方有大量的哲学思想，也是在作这种探索，但那些架空了的所谓哲学探索是无用的，只能是妄想的组合游戏的“戏论”。仍然是一种“无情感误置”。或者说，这些哲学家仍乐于寻找规律、原则、公式。实质上是强化“美之为美”的“原罪”。只有汤因比这样的探索才是有真实意义的。

但是，他的立足点错了。历史，砖头瓦片的考古历史，书面记载的文字历史，莫过是真实的“心史”的“点缀”，一团团虚华、一捧捧幻影。想把这些东西直接作一个蒙太奇组接，只能是主观臆造的“影片”，不是真正的“历史”；也不是“人”的历史，更不是“心”的历史，甚至认识不了“心”，也就找不到人类的“习惯综合症”。因为“历史”从来是“个人”的、刹那的、“当下”的，但又是整体的、永恒的、如如不动的。如果不懂生命的这个道理，不管汤因比是否可以找到那“习惯综合症”的“无情感误置”，都是一种“习惯综合症”的“无情感误置”。

如果想跳出这种“习惯综合症”的“无情感误置”，其入手处只能是从“外求”立即转入“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

“内省”是什么？这本来是人类天天如此这般运用的，人类天天活在“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中，每个人必有体会的。但是由于人类现有的整体文明是“外求”的文明，没有人去深究生命的“内省”，人类对生命的“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反而陌生了。

从另一方面说，西方人能从历史的角度作这种追求仍然是可贵的、伟大的。中国古代不少仁人志士的“明心见性”正是缺少这种历史感、宇宙感。尤其是孟、荀之后的“心学”。朱熹作过这种努力，但小农意识对他障碍太大。

我们批评汤因比，他在“内省”时，思维还在“外求”，真以为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

但是，脱离了这些砖头瓦片的历史，书面记载的文字历史，我们又找不到另外的历史。

怎么办？

只有当我们“历史”地把这些“虚华”、“幻影”，在我们自己“心灵”中的恰当地位找对了，这个“历史”的太极图式因果关系便清楚了。人类心灵变迁的因果关系也就清楚了。正是孟子所说“天视自我民视”，人心就是天心。（请注意，本人是在和当代人对话，不能不使用当代文化的概念，遵循当代人的文化思维习惯。诸位闻之则应离之，永远保持似疑非疑的恍兮惚兮的心态。“真理”是自来的，智慧是自来的。但是一旦说出来、写出来，已经很难是真理、是智慧了。所以任何人无法为“真理”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汤因比不是中国人，不懂得生命的这种力量“当下”的实践理性的太极思维探讨。说到底真正的国学思考，只能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以达于以“志”帅“气”的”恍兮惚兮的境界。舍了这种“实践理性”，“太极思维”“内省”是无法发现生命的真实因果关系的，研究的历史也是虚妄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内省”的历史，我们就不能苛求人人都能理解我自己的“内省”，认可自己的“内省”。一花一如来，一叶一菩提。看看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思维就有这种特点。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人类的理解，但不强加于人，也不会把自己与别人对比，哪个高雅哪个粗俗。我在 80 后 90 后的年轻人中很少见到人与人互相踩踏的勾心斗角。所以，汤因比也不应该如哲学家一样去建立自己的体系，如果想追求所谓的体系建设，即便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也是肯定要失误的。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重要的在于启迪每个人的自己的“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自觉，以令每个人达到以“志”帅“气”的“恍兮惚兮”的境界。学者只是导引和提示。不是制造模式，从而请君入瓮。

请记住，在未来的人类文明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总统”。妄图给“总统”们治理自己的“国”提供公式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

这应是政治理论家的常识。只有承认每个人的主体性，这个世界才可能“和谐”。

这也就是说，你不能把著作当做“立言”的万世功德，也不要如张载那样总想让自己的著作成为万民立命的巨著。它只是为了自己 “实践理性”、“太极思

维”的“内省”清明而“内省”,“人不知而不愠”。至于别人说什么好话坏话,那只是说还有需要你再“内省”的诉求,其他的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没有学问。“内省”只是每个自觉生命自己的事。所以下一个文明,人人是总统。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别人的以“志”帅“气”的“实践理性”、“太极思维”的“内省”。

必须对“人”重新定位

人类的灾难是如此频繁，人类的困境是如此难以解脱，人类的前途又是如此渺茫……不知多少自称文明的人，一次又一次高唱“世界末日”的调子。

看我们仁人志士的忧心忡忡吧：

人类道德沦丧到了极点；

人类社会的文化冲突永远无法停顿；

人类社会严重污染地球，今后的人类只能到外星系去寻找一方净土；

人类社会将耗尽地球的一切资源……

更有甚者是一些宗教家。

末日的挽歌，成了他们几乎每日高唱的调子。

真是如此吗？

梦中说梦两重虚。

是的，生命又何时不在“梦”中呢？即便是耶稣基督的“天堂”，也莫过是一场“梦”。

生命的本体只是一个“知”，一个“明德”，一个“阿弥陀”。净土学说之所以会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为生命的最终的归宿，归结，原因正在这里。

离了“阿弥陀”，我们连“有”、“没有”及“在”与“不在”这些词也无法认可了。而任何“生命”必备的这个“阿弥陀”，虽然时时处处表现为“我”的，其实又绝不是“我”的。任何“知”都是万缘和合而成，缺一缘也无法形成“当下”每一个最最具体的“阿弥陀”，每一个“明德”，每一个“知”。所以每一个具体的“阿弥陀”必加“南无”，即一切依赖、一切皈命之义。

明白了这一切就是大觉悟，佛！所以，联结起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这就是生命的最后、最终的归宿、归结。

释迦牟尼发现了生命的这个惊天秘密，又返回用愿力的形式，赐给生命界。

生命界从此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整体。这样，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哪个生命是不能成佛的了。

任何“阿弥陀”，说是一个“知”字，但生命永远没有脱离了“被知”的“能知”。单独孤立的“能知”是不存在的。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反过来讲，任何“被知”又都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这样，任何生命能量都是永远生活在一切“梦”、各类“梦”中。只要不滞于一“梦”，不死于一“梦”。在梦中不失“实践理性”，就是觉悟的生命。当然，这么说起来十分轻松，梦中的“痛苦”、“灾难”、“末日”又是什么呢？又能是什么？

有痛苦便欣赏痛苦，有灾难便欣赏灾难，有末日就欣赏末日……

因为这一切所谓的痛苦、灾难、末日，并不是“能知”的“我”自身的，全都是与“我”这个“能知”相对应的“被知”。只是由于“能知”、“被知”不可分，人类——生命，才会有了痛苦、灾难、末日的感受，感知，感觉……

没有了感知、感受、感觉，不是生命。有了感知、感受、感觉就必然有痛苦、灾难、末日……但是，也有繁荣、愉快、幸福……说到底，生命是两难的。如果详解生命的这种两难，便需要你真正学懂国学，尤其是佛学对生命的详尽论述。

生命，作为个体好难啊！

对于时下的人类来讲，对于生活在当前文化中的人类来讲，想完全搞清生命——“明德”——“知”——“阿弥陀佛”的全部奥妙，实在是困难了点。

慢慢来吧！

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自释迦老子发愿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度尽众生之时，这个难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人类为什么不知道，看不出呢？完全是由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有问题，从而导致人类完全不知生命的真相。依照我们人类现有的文化，人类一下手，便把自己定性为“动物”。这样，从“动物”出发，人类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自己是非成佛不可的。不光如此，仔细探讨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困境，都和人类对自己的这种错误定位，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新文化逼近之时，眼前人类最急迫的问题是，人类自己对自己必须重新定位、定性。

我以为，不要说人类的终极解脱，就是要解决人类现实的生命文化难题，都需要非常明确地告诉人类：“你不是动物！”

不管今天的人类对自己的“动物”定性、定位，加上多少辉煌的“定语”，动物

还是动物。

统观人类现有的一切困局，无不和人类对自己的这个定性、定位有关。

这个定性、定位的来源是大部分人都清楚的。这是古希腊文化对人类的基本定性，也是当代甚嚣尘上的“自然科学”对人类的基本定位、定性。

不光是对人类、对一切有生命，当代自然科学都被定为“生物”。人又是“生物”中的“动物”，“动物”中的高级动物……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人们不管这种定位有多么荒唐，只是说他合乎“逻辑”，合乎“科学”，所以是“真理”。

如果只是在古希腊的文化体系中，这种定性、定位，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

何谓生物？大概和古希腊流传下来的“生物学”有关。动物、植物，是被“生物”这个概念所框定的。如是，人们关于“生命”的一切思考便画地为牢，限定在“生物”这个范畴中。判断、推理，都只能是在这个范畴之中进行。

假如我们把“生命”的基本特性定性为“知”，人们立即会发现，以人的生物特性定性“心”、“知”、“明德”、“阿弥陀”为“生物”、“动物”，实在是太荒唐了，也是无论如何讲不通的。因为，首先，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是有“知”的。苔鲜是生物，苔鲜有“知”吗？

没有“知”的“生物”，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任何“知”、“明德”、“阿弥陀”的实践过程，都不是孤立的一个肉体生命可以办到的，全是万缘和合的产物。难道万缘都是“动物”吗？

自从自然科学传入我国，人们不知是为凑热闹起哄，还是由于把自然科学当成了另一类的“神学”，只能膜拜，不能怀疑。于是，就没有任何人怀疑，古希腊文化、自然科学为“人”、为“人类”定下的如此荒唐的定性、定位，会有什么错误。

我们不否定自然科学，但它绝不是另一类“神学”，只能膜拜，不能怀疑。盲目站在经典物理学角度为人类所作的这种定性、定位，无疑是荒唐的荒谬的。

更可怕的是，这种荒唐、荒谬的定性，如今已经延续到了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领域。

人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查阅一下现代人类大部分的人文学说。政治学说，经济学说，心理学说，社会学说，哪一个不是以这种定性为基本出发点的？

以心理学说为例，弗洛伊德为什么能把一切心理现象都归结为“性现象”？就因为在弗洛伊德心目中的“人”，只能是动物。

动物者，食、色其本性也。“食”的问题简单明白，不至于引起繁杂无端的心理疾患，而“色”则非然。于是弗洛伊德建立了动物的“色”心理学。真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色”的表征吗？弗洛伊德先生，你太浅薄了。

我们没有功夫与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学说纠缠，要把他的数百万字的学说翻腾一遍，不知要荒废掉多少宝贵的光阴。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知”、“明德”、“阿弥陀”，可以依附一定的形体，比如肉体，也可以不依附一定的形体。当“知”、“明德”、“阿弥陀”不依附于一定的形体之时，“色”，即两性关系，对这些生命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但不能说这类生命就不存在“心理”问题。

中国人汤显祖的名著《牡丹亭》，就是舍弃了人的形魄之后的“爱情”。这是莎士比亚的子孙们，割了头也理解不了的“爱情”。

再者，依国学的基本观点，任何一个心理现象都不是孤立的、个人的，都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全息。虽然表现在肉体身上是一个“色”的问题，两性关系问题，但只要稍微深究一步，这“爱情”，这“性交”，和当下的宇宙运动都是息息相关的，都是一个宇宙的能量运动问题。

没有地球的引力，弗洛伊德先生你会放屁吗？

“放屁”尚且如此，何况两性，何况“色”。

国学大半是不作分类推理的，佛学中却有分类，六道轮回学说，就是从生命的“知”的分类来说生命的。

地狱、鬼、畜生，都有“知”、“明德”，但他们绝不是“人”。“人”是属于善道的。

人身难得今已得。“人”道，是大大区别于畜生道的。

中国古老的国学不是没有对“人”作过定性。只是由于表述的文化符号系统不一样，说法、提法也不一样。今天的人类对此不好理解是很自然的。

古希腊文化是建立在“逻辑理性”的基础上的。中国文化却是建立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的。

古希腊文化重的是“概念”的“推理”。

但是，任何“概念”都要具备“非此即彼“的确定性。这便会导致这个文化的智慧必然机械、僵化、固执……

中国国学文化的“实践理性”，重的是“检验”。许多学佛的朋友常说的“证

得”，就是一种“内省”的“检验”。《大学》反复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的“修”、“齐”、“治”、“平”都有“检验”的意思。“齐”了没有？“治”了没有？“平”了没有？

正因为如此，中国国学的概念体系、表述体系，就不是以古希腊文化的“非此即彼”的“概念”为基础的，国学有自己的表述模式。

儒家对生命的表述、对人的表述是：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就是动态的描绘性表述模式，其确定性是要每个生命自己在实践理性中“内省”的。

“大学之道”，在孔子学说中就是“人”之道，或曰“知人之道”、“做人之道”。这三者在国学中是不分别的。事实上，这已经就是给“人”的最根本的生命实践活动特性定了性。“明明德”，也即“明心见性”，从而达到“止于至善”。“亲民”二字用朱子的话说是“新民”，也没有错。“亲民”就是“新民”，二者也是不分别的。

所以，《论语》开宗明义就是“学而时习之”。

“民”要不断“新”。生命每秒钟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学而时习之”的“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种表述体系就和古希腊文化截然不同了，完全是动态描绘了。

老子《道德经》开宗明义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对生命，也是对“人”的定性、定位。

人，首先是“知”、“明德”、“阿弥陀”的运动，没有这个具体当下的生命运动，无所谓“人”，无所谓“生命”，他是什么？

“道可”——人，生命，运动了。

“道非”——人，生命，一段因缘中的生命运动实践活动结束了。

“常道”，生命就是永无生灭地运动着。所以国学的核心是“实践理性”。

在轴心时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中，对这个问题也是有明确的回答的。

什么是“人”？

“天之历数在尔躬”。

这又是一个动态描绘性的表达，而不是“概念”化的“定义”。

“尔躬”，“你”的身体，“你”。

你的身体是什么？“你”，“你”是什么？“天”的运动规律的总的体现。

至此，你还能说“人”只是动物吗？

国学说，“人”是“天”，“人”是“道”，“人”是“佛”，关键只在一个觉悟与不觉悟。把“人”定性为动物，就关死了觉悟的大门。

这便是中国国学的关于“人”的定位、定性、定义。这比把“人”定性为“动物”，不知要高明、准确多少倍。

如果“天之历数在尔躬”，你不就是“神”，就是“天”，就是“圣人”，就是“佛”，就是“上帝”吗？

对于像这样的“人”，还用向他讲道德、讲情操、讲素质吗？

再说必须对“人”重新定位

西方文化把“人”定性为“动物”、“高级动物”，所导致的弊端，可以说是万恶至极。

目前世界上的一切难题、灾难，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根本性的“定性”、“定位”错误。举例来说：

国家是什么？今日世界之国家，说到底，今天人们心目中的“国家”，莫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帝国的翻版。这种国家国体，说到底就是有组织的管人体制。如果说得再刻薄一点，“国家”就是分门别类的动物园体系。

国与国其区别，只在“动物园”所在地的条件好坏，和“人”这种动物的驯服程度与生活习性。如果说有某一点调动了“人”的能动性，也莫过是“民主”多一点和少一点的区别。

再民主的国家又怎么样？不还是把“人”的主体性彻底泯灭了吗？当某个政体真的把“民主”当成一种恩赐，赐给他的臣民之时，他已经是事先预设了一个前提：“你们是动物！”

这和国学的“亲民”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人们又会说，不借助这种“动物园”式的组织形式，社会不就乱了吗？

说得有道理，今天的人类如果没有了这样的国家体制管理，将会是一团糟。但是，你是否想过，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如果人类从一开始，就如同尧、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佛这样的觉悟：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但得如是信，戒品已具足。”

对于有如此觉悟的人，“管理”是什么“劳什子”？国家是什么“劳什子”？

每当这个世界的人们，为建设什么样的国体，争得脸红脖子粗时、你死我活之时，我不禁想发问：“人类，如果‘天之历数在尔躬’！没有人管你，这个天就会

塌下来吗？”

但是，今天不行，今天的人类就是要组成家庭、团体、国家，不然就一塌糊涂。

“天下皆以美之为美者，斯恶已。”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我们能不能逐渐地向着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消亡”前进呢？

如果人类真的可以向着“国家消亡”前进，有两点是必备的：

第一，人的肉身需求必须得到基本的满足。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人”，“人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要实现这种文化变革，首当其冲的，是必须否定“人是动物”的概念。

今天的人类社会，不是说物质财富没有极大的丰富。以今日世界的生产水平，如果分配公平，不肆意挥霍，七十亿人都可以生活在其乐融融之中。

今日的世界不是物资匮乏，而是物资过剩。

如果要单单只说物质享受，今日欧美人享受的就是共产主义的物资的极大富裕。

当然，非得一个人一架飞机、几栋别墅，不说一般人民不答应，地球也不会答应。

地球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但是，差不多的“人”都有这种幻想。对财富的贪得无厌是动物的本性。

正是由于我们对人的定性、定位错误，导致今天的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所以，现在的文化界，对这个文化的绝望感严重到了极点。

这主要表现在当代西方的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之中。

一篇短短的文章，无法罗列当今西方文化界的各种现象。总之一句话，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化，可以用“三感”概括。

一曰绝望感。人类的命运无法救药，非迎接世界末日不可。最典型的如《星球大战》《2012》。高科技的发展不是使人类生活得越来越踏实，反而是使人类失去了最起码的安全感。

是啊，面对浩渺的宇宙，地球莫过微尘。那人类呢？人类这个“动物”连细胞、病毒都算不上，还说什么前途？谁能知道，本来是宗教的天敌的自然科学，竟然

作出了宗教“末日论”注脚的结论。

二曰失落感。了解了上述文化走向，人类失落感的产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人类面对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渺茫了，表现为无尽无休的文化绝望哀叹。想当年，人类曾踩着贝多芬的英雄交响的节拍，如今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少年青春感完全丧失了。人类再也不敢说自己是万物之灵了。

三曰隔膜感。人与人竟然是如此的无法沟通。《圣经》文化一花五叶，五叶是：犹太、伊斯兰、基督、天主、东正。看来亲兄弟文化也无法沟通。中、日、朝、韩、越，文化如此相近，竟然每天各做各的梦，各喊各的调。一切人类的矛盾，说到底是利益矛盾、阶级矛盾吗？如果人不是动物，人不贪求，人不求占有，这些矛盾不早迎刃而解了吗？不，今天人类社会的真实是，核弹与人肉炸弹对垒着。

人类真的是无希望了，中东、东北亚、巴尔干……战火能消停一日也是好的。

其实是文化矛盾、文化谬误充斥着整个世界。

这一切和把人类定性为“动物”，没有关系吗？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的绝望与失落，关键是由于关于“人”的定位错误。以西方非此即彼的逻辑，“人”只能是动物。动物的视野扩大了，自身相对就必然渺小，恐怖与绝望就自然到来了。动物的物质财富丰富了，互相的隔膜与斗争也更强化了。过去只能打败隔壁邻居，现在可以称霸世界。人如果是动物，也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动物。

但是，别的动物，对这个庞然大兽只有仇恨。

如果依中国国学的关于“人”的基本定位，“天之历数在尔躬”。那么，人类视野越扩大，人的精神就会越高扬，恐怖与绝望就根本无从说起。

比喻说，当自然科学进入现代物理学阶段之后，西方文化只能看到这一学说给人类带来的物质利益，而国学家看到的是人类“明明德”、“明心见性”的曙光。对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高科技的进步，我们中国国学的结论是，全体人类都将进入普遍“明心见性”的阶段。过去人们在经典物理学范围内无法理解的生命现象现在都好懂了，好理解了。

何绝望之有？何失落之有？至于现代派文化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感”，那正是孔子“人不知而不愠”的思考的最好注脚。每个人就是一片“佛国”，“佛国”与“佛国”之间的沟通，永远只能是相对的，还说什么“隔膜感”？

从这里我们就可看到西方文化，虽然每日大喊民主自由，其实从国家到单位，到家庭，到个人，这一套社会体系，明显是剥夺了每一个“佛国”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

中国国学也承认在这一历史时期，生命还没有彻底大觉悟之前，社会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这是合理的。《大学》的“修、齐、治、平”，就是承认这种现实。但是在这个社会体系中，国学所重点要求的，是“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也就是说，认识自我、“明明德”、“明心见性”是第一位的。进而体认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生命的最后的最终的归宿、归结。

西方文化则不然，“人是动物”的逻辑定性已经封死了人类认识自我，“明明德”的大门，“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被贬为“咒语”。从而，人的功能与追求，只能是结成单位、团队、组织、国家，去掠夺、去抢劫、去霸占……在这个血腥过程中，形成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如法律，道德，文化默契等等。

面对这样的文化，人与人的隔膜感只能加强，无法减弱。

如果人人都以“修身”为本，他人是上帝，也是我佛国的客人，人与人的和谐与包容就必然产生。

说到了人与人的“隔膜感”，就不能不提到当今世界的“文化冲突”。

当今世界的文化冲突，应有三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宗教斗争。这仍然是从人的“动物”特性的角度而言的。

有种说法：一切斗争，“说到底”是利益之争。

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说到底”，来决定我们的思维。

在今天的人类社会，富人与穷人，富民族与穷民族，富国与穷国，确实存在着剧烈的利益冲突。但是，如果用了“说到底”三个字，便又堕入“亚里士多德文化陷阱”。这种从古希腊文化沿习下来的思维方式，一个“说到底”，在生命实践中就必然会走向极端。

“逻辑理性”是无生命的僵化理性，总是忽略生命运动实践过程本身的重要性。“说到底”的思维，就是妄想的思维，忽略生命实践过程的思维，必导致“极端化”。

国学的“实践理性”，永远追求鲜活过程中的生命理性。对任何事物只凭当下的“实践理性”，不作“说到底”的推理判断。如果人们想初步了解这种“实践理性”，可从中医学的《黄帝内经》入手，逐步向我们一再强调的“内省明心”过渡。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今天遍布世界的文化冲突的本质还是在文化上。

比如，今日之中国与欧美各国，在利益上早已是无法分割，尤其是中美之间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从“人是动物”的定位来看，是非常不平等的。中国人的勤劳与美国人的挥霍互补。但这种“不平等”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到底”的一个“平等”概念一概括，就可以万事大吉的。

这个“不平等”的本身合理性在于，一个新兴的文化正在替代一个没落的文化。新兴的文化必然勤奋，没落的文化自然挥霍。所以，这是个巨大的利益互补体，本身就是深层的文化冲突，是人类文化进步过程中的“冲突”，不只是双方的不平等的冲突。

从表面现象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也还是文化矛盾，利益上反而是互补的。正如老布什一语中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担心，只是害怕一旦中国强大起来了，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

至于说到《圣经》文化圈中的矛盾冲突，伊斯兰、犹太、基督……这个斗争的深刻性，并不在人类社会自身，而是《圣经》自身的不彻底性造成的。当《圣经》文化圈中人一天不能觉察到其文化的不彻底性，这个矛盾一天不会解决。基督徒会认为萨达姆、本·拉登是魔鬼；但是，在伊斯兰教徒中，小布什也是魔鬼。谁知道今日的西方世界会如何判定伊朗总统内贾德呢？是不是另一个萨达姆？这也是很难说的。

我们早就说过，一方面现代所有文化体系都是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人是动物”、“人是高级动物”。

“动物”的信仰又是什么？说动物还要说“信仰”，这不是滑稽吗？

今天的人类中除了中国人之外，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又不沾染一点《圣经》文化提出的信仰呢？

人的“动物”定位与信仰，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如果人们真正从生命本来面目的角度了解一下全世界目前流行的主要宗教，你会发现他们相同的、相通的地方，远远大于他们相异的地方。宗教文化之间的矛盾，对于创立这些宗教的生命来说，只是手段的不同，就其目的来说是基本一致的。差异的产生只在其创始人是否真正达到了对生命的彻底认知。

“信仰无争议，信仰是非理性的。”当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文化学者，用他们所谓的“理性”、“逻辑”无法解释今天几乎是遍布全球的《圣经》文化信仰时，只能这么说了。

人类进入人本文明之后的这个文化矛盾，是个死结。所以，信仰与信仰的冲突，也就绝对要表现在具体的文化冲突、利益冲突上。其本质则是什么样的，或曰哪一家的“信仰”，应该是统治全世界的。只有“我”的“信仰”是正确的。

又是动物逻辑。

非理性的信仰就是迷信；而我们所谓的“理性”，主要不是逻辑理性，而是通过内省的实践理性，达到明心见性。信仰只是明心见性后，对生命至善的展望，与坚信不移。

“天之历数在尔躬”。

当人类还不能充分以“实践理性”对待自己的生命运动时，我们以为最起码应该承认，每个人都是他那片“天”的“天子”，他那个“佛国”的佛。

如果国学对“人”的定性深入人心，教派斗争、宗教斗争、信仰斗争、民族斗争、国家斗争……又会如何？

“天之历数在尔躬”。

接下来的“实践理性”，当然是“人不知而不愠”。

谁也不用强迫谁去接受他人的信仰。

三说必须对“人”重新定位

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之后，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充分的话语权。这个矛盾引起的尴尬，几乎每天都发生着。

老布什的话里有话，中国应该明确抛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中国没有回应。如是：

中铝入股必拓，收购失败；

奥运会在西方引起反华骚动；

达赖在国际上有明显的活动空间；

“台独”在“反共”的旗帜下有生存空间；

甚至在“碳经济”问题上，外国人也要作文章；

在欧美各国有一批自认为是坚信人间“公义”的人，永远以反华为荣耀。

…… ……

理查兹·尼斯比特曾是一名普世主义者。和许多认知科学家一样，这位密歇根大学教授认为，所有人——从游牧在南部非洲的孔族人到硅谷的编程师——都以相同方式处理感观信息。但是在 1982 年参观北京大学并与一名亚洲学者合作之后，尼斯比特发现自己的信仰受到了挑战。

于是他着手开展一个项目，研究东亚人和欧洲裔美国人的思维过程。他在试验过程中向测试者展示电脑屏幕上的一个虚拟水族箱。

尼斯比特解释说：“美国人会说：‘我看到三条大鱼正往左游。它们的鳍是粉色的。’他们会去注意最大、最亮的移动物体，并关注这些物体及其特征。同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人则一开始就会说：‘嗯，我看到的像是一条溪流。水是绿色的。底部有岩石和贝壳。有三条大鱼正往左游去。’”

尼斯比特在其他研究中发现，在考察对物品的记忆力时，如果提供给东亚人与第一次见到的背景相同的背景，他们就更容易记起物品。相比之下，背景似

乎并不影响西方人对一个物品的识别。

我们认为理查德·尼斯比特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但也是浅薄的。他根本不知，古老的人类都曾经像东方人一样思维。这一点在法人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中已有论述。只是当人类进入到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阶段，人类无法忍受模糊思维，只能在“现实”中取其认为的“重点”，加以概括为“概念”，这并不可怕。如果为了认知的确定性，取其“重点”定为“概念”，未必不是必然。关键是起用时，要善于返回恍兮惚兮的“具体”。古希腊人没有这种自觉，取了重点之后，就确定为“概念”，而且是非此即彼的“概念”。一旦“概念”确定，就完全脱离了“实践”、“现实”、“具体”，大肆推理起来。而其推理又只是在固化了的三维空间，这就不能不荒唐。

然而，可怕的是，三四千年来，人类竟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的文化，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人类全体掉进了“亚里士多德陷阱”，而无法自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人”的定位、定性，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前两篇文章已经略举其例。现在我们再从当前的社会结构看这个定位的荒唐性。

今日西方的所谓民主体制，莫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国家政治文化的升华。但是，今天的人类似乎已经认定这是人类国家的最佳的组织模式。不管有多少人认为这个政治模式有问题，想根据自己的国情创造新的模式，但骨子里照样存在对这种国家政治文化的膜拜。

详细分析这个政治文化架构的弊端，不是小小一篇文章可以办到的，这里仅举两例。

这种国家政治模式发展到极端，如美国，两种霸权产生了，第一，金融霸权；第二，知识霸权。

“金融”，事实上是全人类劳动和地球资源总和的货币化形式，理应属于全人类。今天的情况是这样吗？

全球金融体制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其根源何在？正在于把“人”定性、定位为“动物”以后，“动物”的掠夺性导致了财富的高度集中。一个美国消费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资源，他当然可以实现民主自由。其他的后进国家根本办不到。对于一个衣食尚且不保的国家来说，说民主、说自由，无异鼓励抢劫。这样，金融霸权就只能属于美国。

这个问题太复杂，不深入了。一言以蔽之，今日的世界经济体系是十足的

"动物逻辑"的产物。我们不能企望在动物中有公平分配。我们要求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动物逻辑"。但是,当全体人类都认为自己是"动物"时,我们的要求不要说实现,可能就没有人会提出来,提出来也没有人会注意,更不用说改革。

再说"知识霸权"。

"知",永远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全息,"知识"只是其尸体。所以不存在个人的认知。一切"知","知识",只不过由于是宇宙—生命系统的整体的能量运动,在不同的个体中有不同的显示。"人"被定性为"动物"个体之后,当某个生命获得了某个"知识"之后,就以为这只是"我"的智慧。从某个时段来看,这个生命显然是得利了。如果他了知,这种得利,莫过是"宇宙—生命"系统的恩赐,你却贪天之功,攫取了"知识霸权",那么,你就必须承载这一罪恶的因缘果报。如果他认为这只是个人的"知识产权",只属个人的资本,借此牟利,一时是得利了,从长远的观点看必有因缘果报。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据释迦牟尼佛的著名经典《楞严经》讲,人们在不同的境界中,会有许多不同的奇迹发生。其中绝大部分奇迹,不是今天人类可以想象的。但是,这里的关键是,决不可以为此沾沾自喜,妄自称圣。一旦妄自称圣,因缘果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必下地狱""必遭王难"。

由于我们把"人"定性、定位为"动物"。这一定性固化了生命的个体性。对于此,人类长期以来不仅不认为是错,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其因缘果报就是必然的。谁又能说,今天人类的各类天灾人祸与此无关呢?

短视的人类,根本不知道这种"贪天之功",有多么可怕,反而沾沾自喜,自以为得利,得势。

反观这一次的发自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之所以发生,就是由于美国长期享有金融霸权、知识霸权加上军事霸权,美国人就可以任意挥霍,而不会马上露出破绽。这就被大量的经济学家认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超前消费更能拉动经济增长。在美国,这几乎形成了一种"民风"。

其实,本质上这是"动物"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特点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当人类认为自己是"动物"时,其文化不管如何包装,也只能是"动物文化"。

更要命的是,美国已发了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而在美国国内却找不到一

个为之负责的人。这便是所谓民主体制的“优越性”吧！那些专门制造危机的精英分子，还要照常分享高额的花红。这不是典型的动物逻辑是什么？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只要美国仍然掌握着金融霸权、知识霸权、军事霸权，只要人类还不能充分认识到“人是动物”定性的危害性，这种类似的危机还会爆发。也许不再是金融危机，不再是次贷危机，但这个文化自身的矛盾性是不可缓解的。

真正可以导致这个文化崩溃的，是这个把“人”当成动物的文化体系本身，不是任何外来的力量。

现在这个文化统治着全人类，发达国家掌握着这个文化的话语权，他们以自己的民主自由，导致了全世界的不公平、不民主、不自由，但是他们还要不断指责别人、怀疑别人，只怕别人动了自己的宝座。这实在是奇怪的逻辑，既不给别国民主自由的基本物质条件，还要人家也按他的文化，来实现民主自由。当别人在夹缝中求生之时，不得，也不能按他们文化原则求发展之时，他不是随时指责你伤害了民主自由的原则，就是遏制你的发展。这不但是动物逻辑，也是强盗逻辑。

人类的下一次文化变革会是和这一次的变革大大不一样的。人类的前一次变革，表现为强者欺凌弱者，抢占资源，划分地盘，瓜分世界，加上他们内部势力集团的不断重组，以实现内部利益分配的平衡，即所谓民主自由政体的实现与完善。最终掌握这个文化的强势的动物，掌握了强大的软硬实力，成了强大的动物集团。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变革，是从发达国家内部文化混乱起始的。其最根本的动力是无尽无休的高科技增长。

这种高科技的无尽无休的增长将会导致人类的生活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也导致大部分人由此而产生的“内省”。

“生命”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真的是“动物”吗？随着自然科学意识的大面积普及，人类会发现“动物”也不是动物，只是一个幻影。那“我”是谁？“我”的家庭是什么？妻子儿女是什么？国家民族是什么？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政治预言大师，我们也不想作这样的无聊无根据的预测，国学永远遵循“实践理性”。

我们只是想向人们提一个问题，如果人类最终发现自己完全是生活在“梦”中，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世界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

现代物理学就是这样说的，光的运动是具备波粒二相的，我们肉眼只能见其“波”。假如可见的生命运动全是“粒子”状的，人类，你如何自处？

至少，克隆人是不好阻挡的。一旦人类与克隆人共在之时，人们该如何思考自己的生命。

还只能是简单的“动物”定性吗？

也许我们展望得太远了，且看西方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尽管尼斯比特认为我们的行为是2500年的历史造就的，但他也认为我们的行为仍然可塑。

尼斯比特说，在跨文化商业领域，东亚人希望与生意伙伴建立关系。西方人则希望与生意伙伴保持一定距离。西方人严格遵照合同的措辞行事，东亚人则认为，如果环境变了，协议也应当跟着变。当然，市场商人明了文化差异。对于同一型号的手机来说，三星的卖点截然不同：在美国，卖点是“我按自己的步调行进”，而在韩国，广告攻势的重点则是与家人保持联络。

但是尼斯比特去年注意到了亚洲人的转变。他对一群参加宝洁公司焦点小组的中国学生进行了观察。

他说：“天哪，他们和我所遇到的任何一群美国毕业生一样活跃。如果说他们不赞同我的观点，他们就会说出来……我对日本学生或韩国学生绝对没有这种感觉，他们更注重融洽。我认为中国人会比日本人更成功，因为他们具备家庭责任感，但同时也会接纳这种渴望获得个人成功的更西化的观点。”

尼斯比特推测，中国企业家身上的那种个人动力或许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由于两名父母的四名祖父母爱唯一的孩子，因此个人主义比以往得到了更多的强调。这样一来，中国年轻人正朝着一种西化的方向前进。

尼斯比特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日本经历了巨大的民主转变，但这并未带来个人主义的抬头。他说：“日本就是什么都没有改变的力证。而中国是事物可以发生疯狂转变的力证。”

尼斯比特得出的结论是，差异确实存在。它们或许并不总是有益的，但它们事关重大。也许美国人不应该总那么乐观，而亚洲人应当改变不爱抛头露面的

习惯。因为在尼斯比特看来，谁把握了东西方两种世界观的长处，谁就会在21世纪获得最大成功。

文化在变革着，悄悄的。

你发现了吗？

你想不对“人”这个生物重新定性，文化危机、现代文化危机便悄悄向你走来！人类不对自己重新定性，已经是不行了。

不要陪亚里士多德起舞

“人”是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迄今为止的西方全部文明，不管是虔诚的宗教徒，还是自命无神的唯物主义者，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整个西方文化是由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领舞的。

“绝大多数动物都有某种心理素质或倾向的迹象。这种心理素质在人身上显得更加分明……人身上的上述某些素质，同动物身上相应的素质比较起来，也只是有差别而已，……”

这段话几乎是全部西方文明的基石，进而言之，现在几乎已经成了全人类的文化基石。

几乎无人不说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科学”的。

至于这些结论是否真是“科学”的，这里我们只给大家提供两个方面的材料，供年轻的朋友自己去做判断。

先说我们的先人的观点：

《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中国人一下手，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本一”。“天”的运动规律不在“人”外，不在人的“知”外，不在人的“心”外。

中国人一下手，就不是古希腊人的概念定义的简单的对错、是非、有无逻辑。古希腊人是人类社会中头脑最简单的孩子。对他们来讲，不是“是”，就是“非”；不是“有”，就是“无”。中国古人的“允执其中”四字，却是“是非双遣”、“有无双遣”的。

这么说，年轻的朋友不太好懂，尧实质上是说了一句话：舜啊！别只是把你自己（尔躬）当成一个肉体动物，你的肉身的全部生命实践，作为一个“过程”就是“天之历数”。

你要了知“天”、“人、”“我”之间的活生生的血肉联系，任何概念、推理都是无用的。而必须是如孔子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你在了解之前，先考虑一下你的“心”——六根六识六尘有没有问题？

你的生命实践的过程，就是“止于至善”的过程，就是“天”的“至善”的运动过程。

所以《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什么是“天命”？就是你的生命的“知”，感知，了知，觉知，悟知的一切的一切。“性”就是生命的“知”。这个“知”，看似是你个人掌握的，其实是“天命”的自由无常运动。天命即性，性即天命，但又有区别。

随“知”而动，由“知”去动，就是“率性”，这本身就是“道”的运动。

但是，人心总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只把自己当成孤立于“宇宙—生命”系统之外的动物，似乎自己可以独立处理什么事情，那是没有不犯错误的，那是不可能没有灾难的。想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吗？战胜、超越自己的肉体感知，把它当成“天命”、“道”运动的象征，通过“观”自己的生命过程，而知“天意”，这就是“修道”，这就是自我对自我最好的教育。

正是由于此，释迦牟尼佛才会要求人们在认知中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也即“观自在”时，要超越这一切的外相，“得意而忘相”。

正是由于此，老子才会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一切是运动着的生命之“知”，一切是生命之“知”的运动。这也就是“天”的运动的全貌、全体。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发现自我，发现生命，发现天命，寻求“道”，决心成佛……永远是一个永恒的不停歇的“学而时习之”的过程。

说到这里，我不知道是否说清了国学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

有人会这样诘难我们：你说得再好，国学再伟大，再精妙，再富有辩证精神，再深刻……凡是持有这种观念的文化，在这三四百年却是越来越衰败。反之，人类社会在这三四百年的进步，不能不承认是以古希腊文化为基石的西方文化支

撑的。

我不想用更深刻的国学观念来反驳这种观念。国学的力量是迷恋“有为法”的人很难了知的。我有一篇博客，曾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那段话是说，当一般人自己“功成事遂”之时，并不知自己的成功与圣贤的“贵言”有什么关系。人类往往粗心大意，总认为自己成功了，应是“自然而然”的事，或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真实是这样吗？

这太难让人接受了，这不是“神秘主义”吗？

年轻的朋友，放开眼界想一想吧，人类可查的历史大概有五千年吧。年轻的朋友，你稍微去查一查，除了最近二百年，在其他的四千年中，中国文化、中国成就，是西方文化可以比拟的吗？你说比什么？比文化的深刻性吗？比物质成就吗？除了《圣经》文化的历史遗存之外，西方文化有多少可以和中华文化相比的呢？说说古罗马的文化遗存，的确丰富，看来是值得西方人骄傲。但是那只是由于古罗马的文化遗存是石质的，容易遗存。中国古人则更多用木质建筑，二者之间不能对比。

我要提示年轻的朋友一点，在古罗马文化中，真正支撑其物质财富的是“奴隶”，和城邦国之间的海盗式的掠夺。西方的奴隶制，在中国是找不到文化遗存的。中国自古就不会把“掠夺”作为自己国家的根本国策。汉武帝征伐了一辈子匈奴，这场战争和罗马帝国的远征能同日而语吗？汉王朝可以从匈奴人那里“掠夺”到什么？最后，只能是大家融合成了一个民族。

直至清朝中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清王朝的保守、狭隘、腐败，尤其是其对国学的肆意糟践，使有清一代，国学的“心学”几乎断脉，这才令中国有了两百年的落后。

至于中国人这五十年的自强和崛起，人们也不认为是国学的功劳，似乎和国学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人们为什么不反问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解体，为什么独独在中国会兴盛起来？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看看里面有多么丰富的国学遗存吧！

这其中的真正的障碍是，“新儒家”学说的欺名盗世。似乎只有新儒家学说才是真正的国学遗脉。

真正的国学遗脉的正宗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

我说这些话，也许会在社会上、学界中引起争论。反正我只是一种提示，并没有全面展开，更不想建立自己的中国思想史体系。

是非对错由人说去，我把炮放完，有识之士是会认同的。我的任务不是自己扬名立万，只是希望给国人提一个醒，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了，认假不认真。

这些大是大非问题搞不清楚，我们是无法为“国学”的现代热定位的。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定位，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我希望人们不要随亚里士多德起舞，并不只是基于我们对自己民族“国学”的感情。真正要命的是：人类一个崭新的文明已经叩响了世界的大门。

人们如果仅仅从自然科学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论定，是亚里士多德观念正确还是中国国学的观念正确，是非常危险的事。

人类文明如果还是沿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走下去，物质财富越丰富，自然科学越发达，人类的前途越可怕。很难说，人类不会因为某个偶然的失误，而进入世界末日。不要说世界有近十个核大国，可以毁灭人类；就是现在已经存在的遍布世界的高科技实验室、研究所，起码有上千个这样的单位，会因偶然的失误，而导致人类灭亡。前两年英国爆发的口蹄疫，就是由于研究单位排污不慎造成的。一个“小小”的不慎啊!!

以亚里士多德观念为准则的文化，导致人类永远提心吊胆、防不胜防。

这样的文化会是有希望的吗？这样的文化能是正确的吗？

如果这个文化是如此危险，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时下的人类整个文明，可能是最合理、最公平、最人道的吗？

这种文化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拿今天被认为是最美好、最文明、最公平的奥运会活动来说，都是这个文化的直接产物。奥运会实质上是优秀肉体的大展览、大比拼。当人们尽情欣赏体育比赛之时，是否想到了这种以张扬优秀肉体文化为主轴的大展览所隐藏的危险呢？

今天的奥运会事实上是古希腊贵族、自由民的角斗遗存。奴隶是没有份的。古希腊的贵族与自由民并不从事劳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占有自己奴隶的成果的同时，随时为掠夺战争做准备，所以古希腊的体育，实际上是一种军训，所以才会有那么强烈的竞争性。

内容淘汰了，形式留存了。古希腊的体育在今天成了一种“美”的形式。但不

同人种的体质是不尽相同的，共同竞争一个冠军是合理的吗？

如果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观，仅仅只是上述这些麻烦，还不能因此就说它是错误的和荒唐的。

在亚里士多德生命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也正在为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观念敲响丧钟。

我们不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观和中国国学的生命观加以详细对比。对于当代人来讲，中国国学的生命观太深奥、太博大、太难理解。但是，现代物理学关于物质的观念，比如宇宙天体的引力场观念、光的波粒二相性观念、能物互换原理的观念、测不准原理……传统的经典物理学的观念全面动摇了。现代物理学的这些观念，现在还只为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所了解。但是，很难说二三十年后，这些理念不会成为人类普遍的日常生活理念。如果到了那样的文化中，请问人类又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载体——动物性肉体？

不要以为，这种新的生命观念是十分遥远的事。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种新的生命观已经在嘭、嘭、嘭地强烈敲响人类文化的大门了。

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观体系的丧钟，是由它自己的必然发展敲响的，怪不得任何人。中国国学的生命观，绝对不会主动去推倒它。

国学的生命观，就像如来、观音，看着孙悟空、猪八戒随着亚里士多德起舞，游戏表演。好好设想一下，依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人类不就是孙猴子、猪八戒吗？

你看出了《西游记》中的这一深层幽默了吗？

当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观在人类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十八、十九、二十世纪，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掠夺、掠夺、掠夺，还是掠夺，欧洲人征服了整个世界，这是所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大肆横行的时代。

在这段历史中，唯一没有被灭掉的古文化，只有中国文化。呵呵呵，还有日本文化、印度文化、中东地区的文化……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文化有自己的“神”……

这个现象太复杂了，不去细论了。我只是提醒人们，这其中唯有中华民族是没有自己的“神”的。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崩溃了。

真的崩溃了吗？

奥林匹克运动，淘汰了古希腊角斗体育的内容，只留下了他们的“美”的形式，但是，奥林匹克现有的体制，就是公平的吗？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崩溃了，它的“科学、民主”的形式存留了。这个形式的核心是什么？是金融霸权体系和知识霸权体系。

“知识产权”是一个最有意思的文化符号，有谁尊重中国“圆明园”、“敦煌”的“文化知识产权”呢？

中国人，千万不要忘了，不管你的外汇储备有多么高，但还是“美元”！还是美国人的囊中之物！

中国要崛起吗？在人家已经天衣无缝的制度体系中，面对绝对的金融霸权、知识霸权，你冲得出去吗？

多谢共产党，如果不是这个党面对知识霸权、金融霸权，为中国人筑起了坚强的屏障，中国绝对不会超过现在的印度。

那些号称大学者、大知识分子的人们，不要因为你自己肚子里除了西方那点东西之外，什么也没有，就为了自己的面子、架子、框子，死命要中国人做亚里士多德生命观体系的奴隶。

“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是当代最大的魔障。

摩西的尴尬与耶稣的遗憾

以我这样的经历，已经不太在意社会上人的信仰问题了。谁爱信什么教，我以为都是一种游戏。

宗教文化的存在，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无奈。

认真思考一下，除了《圣经·旧约》里那个被后人称为耶和华的人，公开选择以色列人作自己的选民之外，轴心文化时代的任何一个文化，都没有拉帮结派的特质。佛学强调的是“普度众生”，怎么会建立壁垒森严的神道设教的宗教屏障呢？释迦牟尼佛口中的“教”字真含义是“教育”之“教”。老子、庄子的道家讲究“大象无形”，更不会去建什么宗教。

许多人认为真正讲求宗教建设的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这可是天大的误会。

这三教均尊耶稣，真正的建教者是圣徒保罗。如果细研一下《圣经》的新约、旧约，从摩西到圣徒保罗，其所以要建立宗教，实在是百般的无奈。至于说到耶稣本人，其一生反而是宗教形式的坚决批判者。

我没有细研过圣徒保罗以后的天主教建教史。依我读《圣经》的新、旧约，无论如何想不通，在西方为什么会出现那么严重的中世纪宗教黑暗统治。

马克思说，宗教是愚弄人民的鸦片。

如果是针对西方现有的、彻底违背摩西、耶稣、保罗思想的宗教来说，确确实实是伟大的断言。

对于时下国内大量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真不知该让我说什么。我一再想提醒他们，你们所谓的“上帝”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信仰上帝？他们完全回答不上来，也不想回答，总是一句话把我顶住：“上帝是不可探讨的。”

这根本不是《圣经》中的语言，《圣经》中从来没有说过，“上帝”是不能打听

的、讨论的。不要说别人，就是摩西本人也不止一次问上帝："你是谁？"

耶稣、保罗更是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述，上帝、神，人类的"父"是怎么回事。怎么到了现当代，"上帝"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是非对错，竟然是不许人们探讨、思考的呢？

我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后来基督文化宗教人士对"上帝"的二十一种特性的概括中。其中有一条，"上帝是不可探讨的"。依佛家的话说，这只是后人的概括，根本不属"圣言量"，这种提法本身完全可以探讨。

基督文化的后人对"上帝"的二十一条概括，诸位可参阅拙著《圣经东方解》，我在书中有详尽的辨析。关于"上帝"是不可讨论的一条，其基本含义和中国国学所说的，"道"不可说，不可说，论"道"要不落言诠，是一样的道理。这也就是说："道"的存在，"上帝"的存在，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一落言诠非错不可。

"道"、"上帝"可"悟"不可"言"。但是，这绝对不是只准人信仰，不许人讨论。

是的，"上帝"、"道"，不能用语言表达，只要用语言表达，不管是什么语言，张嘴就会错。但是，说完之后，我知其错，不就是正确吗？

这便是禅宗所说的"随说随扫"的道理，也是国学所谓的"不立一法，也不舍一法"的道理。

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特色。西方人，尤其欧美人很难学。就是黑格尔，他讲了一生辩证法，也未必体味得到中国人这种思维特色。但是，到了今天欧美人这里讲"上帝"，就是只准信仰，不准探讨。探讨就是大逆不道。这简直是霸道到家了。

这就不要责怪欧美人了。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大行其道的今天，在经典物理学的思维框架中，欧美人的"僵硬"思维，说不定正好是其得天独厚之处。你看德国人，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典型。

问题的可悲之处在于，我们一些"海归"，到了西方，到底学回多少好东西，我们不知道，倒是把这种"僵硬"的思维方式贩运回了祖国。

我听"海归"讲基督文化，就是如此这般说的，怎么劝也不行。他们并不真懂，却就是这么霸道，但还真有人相信他们传教真言，以为《圣经》也就是这样的观点。

没有道理，只准你信仰。

西方人不是讲"民主"、"自由"、"人权"吗？怎么到了这里，这一切都荡然无

存了?!

海归先生们,你们太不认真了,好好读一下《圣经》吧!你们既然信了人家的"教",又不想认真读人家的原著经典,那不是自己哄自己吗?

摩西为什么要逃避上帝的指派,不愿领自己的以色列弟兄出走埃及?我以为他就是不愿做人间的"教主"。他前半生一直生活在埃及那种严酷的巫教文化氛围里,对宗教的污浊肮脏了解得太深了。现在要他率领全体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他该怎么组织这些人?我们不能设想,当时的摩西可以想出什么好的组织形式。能像我们今天人这样,去组建一个政党吗?那当然是胡说八道。当时的摩西,只能想出宗教这一种文化组织形式。

但是,对于已经基本体悟了生命的摩西来说,这太困难了,太难受了,他只好选择逃避。

最后,"上帝"还是非找他不可。他这才不得不勉为其难,开始了自己率领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征途。

凡读过《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的人,都会清楚了知,那时的以色列人是何等顽劣。他们虽然被埃及的巫教压迫得死去活来,但走出埃及之后,还是要放肆模仿巫教。摩西无论如何也制止不住,这才不得不尊耶和华的指示,创立了犹太教。

整个《摩西五经》除"创世纪"之外,无处不体现了摩西创教的尴尬,他太无奈了。他实在不想用这种宗教形式来管理自己的以色列兄弟。但是,有什么办法?你不建立新的宗教,他们就还要返回到巫教中去。就算摩西建立了那么严密的宗教,以色列人还是要时不时回归巫教。

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耶稣下世。整部《旧约》,写的就是在以色列人内部信不信巫教的斗争。耶稣的一生概括起来,做了两件事:第一传达了所谓上帝的福音,第二狠批宗教,坚决和当时的犹太教教士对着干。在神殿中公开批判这些借宗教以谋私的教士。耶稣最著名也是最明显的反宗教活动,就是对宗教"割礼"的批判。耶稣最后被钉上十字架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反宗教。

关于犹太教的"割礼",我在拙作《圣经东方解》中作了详细的剖析,有兴趣的诸君可欣赏。

耶稣就是在其传达"福音"的"登山宝训"中,也几乎一字未提"信仰"这个概念,更没有说非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宗教不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宗教的兴

起，完全是他的门徒在宣传他的新思想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件事。在中东地区，这个不得已成立的新宗教是为了对抗犹太教。在罗马帝国建立新宗教，是为了区别罗马帝国中原有的神道设教。

只是由于当时相信耶稣思想的人，经常无端受到迫害，圣徒保罗等人才为新宗教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规，包括所谓的“洗礼”。

具体的内容人们可以去查看这方面有关的历史，会有详尽的记载的。

太遗憾了，到了今天，耶稣的新思想成了西方文化成就文化霸权的基石。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醒世界上一切希望兴盛的民族，西方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两大优越性，一是它的政治上的人权、自由、民主，二是它的高科技，这些看似绚丽夺目，但后面隐藏了两个致命的东西：宗教文化霸权和金融霸权。除了欧美人之外，任何一个民族要想真正复兴，都会受到这两种霸权的无形的却又是坚决的摧毁。

上世纪末，苏联与东欧的全面解体，就是这两种霸权起了关键性作用。包括现在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逐渐萎缩，也和这两种霸权有非常切近的关系。

宗教文化霸权浸润你的头脑，请君入瓮，使你丧失振兴民族文化的斗志和信心。金融霸权则使你不管如何努力奋斗，都会是他们股掌中的经济奴隶。

今天的中国人的崛起，是用自己的血汗在为欧美人打工，这也没什么。只要我们也能富起来强起来，能以劳动挣辛苦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请注意隐藏在他们笑脸之后的宗教文化霸权、金融霸权，随时可能使我们这几十年的努力化为泡影。啊！啊！还有一个知识产权霸权，这三个霸权全在人家手里。人们，中国的崛起不容易啊！

君不见东欧波兰的教训、日本的教训吗？

摩西与耶稣如果还活在人间，他们又该说什么呢？

面对这样的世界形势，我们要做到两条：一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二是振兴国学。有了这两条，我们的民族不可能不复兴，我们的国家不可能不富强。

“上帝”，我的西邻老哥

据说现在不少年轻人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了。

对于这个消息，我有几分喜悦，也有几分遗憾。

我不知道这些年轻人突然去信仰天主教、基督教，是不是也会如汉、魏时代一样，佛学一传入中国，便很快形成了与中国文化血肉相连的大乘佛学。

不久的将来，中国式的，完全渗透中国国学精神的天主、基督文化，会不会形成呢？我这样企望着，但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我们这个时代毕竟不同于汉、魏、隋、唐的中国。那时的中国国学是绝对强势的文化。人们在引进佛学时，是包容他、吸收他、改造他，最后是扫净了印度文化对真正佛学的全部扭曲。

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会不会如同自己的祖先一样，扫净西方人对真正《圣经》文化的巨大扭曲呢？

据我了解的情况，我接触到的许许多多信天主、信基督的人们，除了相信自己的牧师布道的那点可怜的知识之外，对于全部《圣经》几乎一无所知。有的人甚至没读过《圣经》的一个字，更不要说他们了解《圣经》到底持有的是什么样的生命观了。

这几年来，我为了写作《圣经东方解》，翻阅了数千万字的西方人对《圣经》的解释。我不敢评价这些著作的学术价值，我只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解经人，包括神学界的解经人，他们自己和《圣经》就不是同一个生命观。

现代西方人关于“人”的观念，不约而同地认为，人就是高级动物，有灵性的动物。百分之百的西方牧师、神甫、学者，解《圣经》时，不管他们自觉不自觉，骨子里都是持有这种生命观的。这就在根本上是与《圣经》相抵触的。

《圣经》从“创世纪”到保罗的“罗马书”，没有一个地方认为：人，从根本上说是动物。

人类的始祖“亚当”，是泥土，而不是动物。只是当“上帝”把自己的灵气吹入了人形泥土的鼻孔后，“亚当”才成为“人”的。这当然是比亚里士多德高明得多得多的生命观。

今天的西方文化，是个很有意思的滑稽体。一群海盗，刚抢光了别人的财宝、美人，立即抱起《圣经》大念“博爱”。抢人家的财宝、美人时，他会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自己辩护：“我们本来是动物！”

当他们发现有可能出现比他们更强壮的人的时候，他们又会高举《圣经》大喊：“博爱！博爱！”

这一点也不稀奇，这便是西方文化固有的矛盾性，其实是滑稽性。实质上是以肉体为中心的生命观，必然产生的滑稽性。

在西方文化看来，这一点也不矛盾。这是由于这三四百年来，他们把古希腊文化大大高雅化了，同时又把《圣经》文化大大庸俗化了。

在我们这些人细心看来，这种强拉硬扯，一点也没有改变两种文化的本来性质。但是，对于西方文化的人们来说，他们的这种文化矛盾体绝对是不可以自圆其说的。

别的都不说，就说《圣经·创世纪》和耶稣《圣经·新约·登山宝训》，用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观就完全无法解释，找不到任何合理性。对于这种矛盾，西方文化完全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只能在人类的“知”——“心”——“生”之外再立起一个“神”，这就是他们让他构想的虚无飘渺的“上帝”，来协调这个无法协调的矛盾。

请诸位注意，依我对全部《圣经》的理解，现代西方人心目中的“神”、“上帝”、“天启”、“天国”，和摩西、约书亚、耶稣、保罗，乃至奥古斯丁、阿奎那诸人心目中的“神”、“上帝”、“天启”、“天国”，完完全全不是一个内涵。

想了解详情者可检阅拙著《圣经东方解》。

这里我只给年轻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所谓的“上帝”，依《圣经》自己的说法，“上帝”到底是什么人。

年轻人，你信了半天上帝，却不知上帝是什么人，那不是天大的悲哀吗？

“上帝”到底是谁呢？如果从人类的角度说，其实就是我们西邻的一位老哥。

信了天主教、基督教的年轻朋友，一定会对我破口大骂：你诬蔑神、诽谤上帝，你非下地狱不可。

我了解你们，你们大半是在西方留学归来，你们的确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种

种好处，比如他的富有，他的人权，他的文明……

大凡去过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人都会说，这是由于人家那里的人信“上帝”的缘故。

其他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以为不奇怪。但是作为你们这些自认是信了上帝的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就奇怪了。

《圣经》对人类的基本定性是，人类是偷吃了禁果的，是背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这样说来，凡是人类的一切判断都不可能是正确的。一个罪徒生活在罪恶的人间，还要说人间有什么地方是富有的、人道的、文明的，这不是明显的反上帝吗？

耶稣是要人类进入“天堂”的啊！是的，这是基督文化的命根子，这便是基督耶稣的“福音”。但是，耶稣为什么要给人类传来这个福音呢？如果人类社会本身就可以有那些地方是富有的、人道的、文明的，那还上“天堂”干什么？还要“天堂”干什么？

信天主、信基督的年轻的朋友，应该知道耶稣说过，富人进天堂，就像骆驼钻针眼一样难。在当代世界六十多亿人中，相对来说，一切欧美人都是富人。

谨送一笑！

现在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上帝”到底是谁？

依我看，他就是我家西边邻居的一位老哥，他自己也是承认的。如果说这位老哥和我们这些凡人有什么不同，我以为只是由于他已经基本了悟自己生命的本来面目。

明悟自己生命的本来面目，并不是哪一个生命、哪一个人的专利。在过去，中国的、外国的明悟生命的只是个别人，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我们可以企望一切人类的共识，也许都是和古代那些悟透生命本来的人是一样的。

我说《圣经》中的上帝是我家西边邻居里的一个老哥，首先是由于这位老哥，自己并不承认自己就是后来教徒们心目中的“上帝”。查遍《圣经·旧约》，这位老哥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英国人的水平太低，他们理解不了东方古希伯来人的思维，把古希伯来人对不可言状的生命的本来面目的表达，全译成了某个“人”的“人名”，也就是完全庸俗为人格化的“神”了。

《圣经·旧约》中关于“上帝”的名词，是伊罗勒、伊罗、伊东乃。这些概念的古

希伯来文的原意，都和英语、中文的“上帝”这个词的含意毫无关系，只是泛指“能”、“能量”，或“最高”、“最上”、“大能”，是复数的指称，而不是个别某某。这和中文里，《道德经》所说的“上善”、“母”、“太上”，倒是极为类似的。

现在全世界广泛流传的“上帝”的另一个名字，“耶和华”，更是英译文的译者误读误译了古希伯来文的结果。详情可参阅拙著《圣经东方解》的上册。

我说我这位西邻老哥，和我们大家是一样的“人”，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首先就在于，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后，再也不承认自己是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真名实姓，他把自己“化”掉了。只承认“那位”与他相合了的“能”、“能量”、“大力者”、“无上者”。

有人猜测这个人就是摩西本人，但又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依我看也不太像。从摩西的行为来看，他还没有完全达到我这位西邻老哥的水平。

说这位老哥是明悟了生命的本来面目的人的论据很多：

《圣经·旧约·创世纪》开篇第一个词“起初”就是一个证明。

这生命本无起始，也无终结。我们人类总是错误地认为自己的生命活动后面，有一个铁定的时空架框。这是由于，我们生命的“知”，永远没有休息之时。“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依佛家的话说，念头如“瀑流”。与此同时，我们人类的“知”，又被锁在了眼、耳、鼻、舌、身、意的肉体牢笼中，有了一个固定的认知主体，时空也就产生了。明悟了生命的人是不承认这个时空架框的。老子说：“无，名为天地之始。”用儒家的话说，“未发之谓中”的那一刹那，也即是我们生命之“知”，要分别认知，还没正式开始分别之时，就是天地时空的“起始”。

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即悟透了生命的作品，大半不说准确的时间概念，《圣经·旧约·创世纪》便用了一个“起初”。这说明了上帝，我这位西邻的老哥，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说这位老哥是明悟了生命的第二个理由是，《圣经·旧约·创世纪》中关于“原罪”的故事，编得既准确又生动。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也即是从生命转化为“人”的最根本特点，中国国学的三家都说到了。这就是人类对自己“分别心”的执着，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

人类难以悟透生命本来面目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这种对自我片面的分别

心的执着。中国的古代经典都明确说过了。《圣经·旧约·创世纪》巧妙地设计说："禁果"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说我这位西邻的老哥水平不高。在这以后，他把亚当与夏娃的长子定名为"该隐"，更是精到至极。"亚当"隐喻为"泥土"，"该隐"隐喻的就是人类意识中的"贪得之心"。仅是"分别"还问题不大，从分别发展到"贪得之心"，人类的根本障碍就产生了。

我不想把我这位西邻的老哥捧得太高，也是有原因的。这位老哥在《圣经·旧约·创世纪》中说"灵在水上"。"灵"这个词好理解，就是这位老哥的"知"。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把"灵"理解为人类"知"之外的，什么神奇古怪的东西。因为，再稀奇古怪、神乎其神的东西，离开了生命的"知"，就什么也不是，想是也不是。

但是，这个老哥的"灵"所知的"水"，和我们人类的眼、耳、鼻、舌、身、意所了知的"水"，以及他了知的空气、花、草、木、鱼、虫是和我们人类完全一样的。这就说明这位老哥还是凡胎，并没有正式进入"圣位"。

佛家有一部重要的经典，叫《楞严经》。这部经讲到人类修行到"想阴区"，会产生一个错觉，会觉得自己具备"无边身"。所谓"想阴区"的"无边身"的错觉是，这世界的一切一切都是从自己"心"、"知"中流出去的。你细看这位老哥的《圣经·旧约·创世纪》的前半部描绘的，活生生就是这种"想阴区"错觉的"无边身"状态。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位老哥所选择的传教人是很成问题的。这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上帝与之"立约"的以色列人。从《圣经·旧约》来看，以色列人当时还是生存在蒙昧时代，只是其基本生命观受多神巫术的熏陶没有别的民族（部族）那么深。也就是说罪恶比较浅，但毕竟是个不开化的民族。他们很难承担建设人类新文明的重任。正是这个原因，才逼得耶稣不得不出世，纠正这个民族的错误。

你看，释迦牟尼佛就和他不一样，而是专门选择了当时文化智商比较高的民族——中华民族，传承了自己的大乘佛学。更重要的是，释迦牟尼佛在找到了自己学说的最佳的传承载体之后，又反复强调要把他"自己"消融到普度一切众生的觉悟过程中，除了普度人类以外，还包括普度一切生命。另一方面又认为，他自己的觉悟要完全依赖一切众生的觉悟，相互之间是"因果互酬"的关系。老子在自己的《道德经》中也有类似的提法。这就彻底得多了。

但是，上帝，我西邻的这位老哥能达到《圣经》现有的水平，已经是很不简单了。

我不知道现在中国人中开始相信天主教、基督教的年轻朋友，是否了解这些最最基本的情况。

我不过是作为一个专门为《圣经》写过书的人，给年轻朋友提个醒。

关于基督教文明

有人说我的《圣经东方解》有几分亵渎神灵，我以为这是误解。我对耶和华、摩西、约书亚、耶稣、保罗都是极尊敬的，也是称他们为“圣”的。

只不过，我的《圣经东方解》未必完全合于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教徒们的味口，因为我知道，绝大多数的信徒，是不允许讨论“神”（上帝）的存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要说我的《圣经东方解》有亵渎神灵之嫌，一切解释《圣经》的作品，包括教士们的解释，也都有亵渎神灵的嫌疑。

西方文化，从骨子里说并不崇尚基督文化，而是崇尚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的基石就是，人，是高级动物，一切人概莫能外。他们是从这个角度认为，人与人应该是绝对平等的。

如果从生命观来立论，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基石正在这里。正因为如此，西方人现在正在把这一观念，推演到动物身上，这是西方现在一个很大的潮流。

国学当然不反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也同意“人是动物”的观念，而是由于，国学认为一切生命个体，都是“止于至善”的整体，佛、我、众生三无差别。但是，国学不会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民主、自由、人权这样幼稚的口号，甚至把这三个口号作为生命的最后归宿，因为，这在人间社会是根本做不到的。至于国学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不妨系统读读国学的原典著作。

既然西方文化是崇尚民主、自由、人权的，为什么一接触到“神”、“上帝”这些命题，就不能讨论呢？人完全不可能知道“神”，神怎么可能完全知道人呢？

这种观念是基督文化发展成保守的宗教观念之后，对《圣经》的绝大歪曲。《圣经·旧约·创世纪》就明白告诉人们，上帝所造之人并不是人，而是泥

塑的上帝形象，绝无生气，那也就是说，《圣经》是假设了一个“人”的形象。古希伯来语“亚当”是“亚马当”的变音，其意译之意即“泥土”。只是当“上帝”把自己的灵气吹入“亚当”的鼻孔，这个“亚当”才成了活人，上帝才算造完了人。

上帝的“灵气”是什么？就是生命之“知”，这东西一点也不神秘。

我这样说，又会触怒上帝信徒的信仰。在他们的心目中，上帝的“灵气”不应这么简单，应该是如“倒转宇宙”之类的绝大神通，应该是一切生命都不可能具备的，某种稀奇古怪的无量、无限、无边的大功能。

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对于“神”也好，“上帝”也好，人类也好，再大的“神奇”、“神通”，能比生命的“知”更重要吗？如果没有生命的“知”，你怎么知你有神奇的功能呢？你怎么就知道你的功能就是神奇的呢？

火箭是神奇的，但对火箭自身毫无意义，因为火箭不知道自己是否神奇。

你心目中的上帝，就应该如火箭一样吗？如果是那样，这位上帝便太悲哀了。

这么说来，上帝吹入亚当鼻孔中的灵气，首先是“知”的能力。我们是亚当的子孙，我们之所以可以是“人”，是“人类”，是亚当的子孙，只是由于我们都有和亚当一样的“知”的能力。也就是说，上帝给予我们的“灵气”，只能是“知”的能力，或者说，首先是“知”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上帝的“灵气”。

这样说来，我们和上帝无差别地都具有这种“知”的能力。

请注意，“知”这种能力，是不存在“神奇”与不“神奇”的差别的。它的基本特点却是可以“知”神奇与不神奇。如果它只是“神奇”，就不能“知”不神奇。反过来说，“知”如果是不神奇，也就是无法“知”神奇。所以，“知”本身无所谓神奇与不神奇。这也就是说，“上帝”与“人”，在“知”这个基本功能上是无差别的。

既然如此，我们和上帝就是可以平起平坐讨论的，我们也是应该讨论的。这是因为，我们双方的“知”是一样的、平等的。我不能保证，上帝的“知”就绝对正确。因为，正确与不正确，首先是要靠我的“知”来判断的。就是我事先承认上帝是绝对的永恒的正确，也是要靠“我”的“知”来判断的。

既然一切要靠我的“知”判断，我问都不能问？我就是一只狗，也有提问的权力呀！

如果大家还不相信我的话，就再读一下《福音书》，看耶稣是如何批判犹太教教士的。如果还不相信，便请去通读《圣经·新约·罗马书》。你看保罗从始至终，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

如果说，“独立判断”只能是“先知”的人才能有的能力，你自己是不可能有的。那我就为你悲哀了，因为你自丧“人权”了。

这和封建独裁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打着“上帝”的名号罢了。

我不厌其烦地唠叨这么多，不是反对谁的信仰。许多人讲，信仰无争论，这话其实是不对的。耶稣总算是有信仰的人吧？但是，他的全部言论，都有争论的特点，尤其是他对犹太教教士的争论。他就是由于反犹太教教士的言论而献身的。

信仰基督教，不能说是坏事，也说不上什么错误，但不要因此而迷信。

如果你学一点国学，把国学关于生命的学说，对照一下《圣经》，你会发现，基督文化其实更接近中国的国学，而不是古希腊文化。“圣经”文化和古希腊文化这两种文化的结合，是非常奇妙的事，也是十分奇怪的事。如果仔细探讨一下，双方几乎没有多少共同点。

但是，它们就是结合了，并且产生了所谓的新教文化，新教文明。今天的欧美文明，就是这两种文化结合的所谓新教文明。正是这个新教文明，在近三五百年间，把人类历史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今天欧美现代文明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今天发达的自然科学技术，甚至包括欧美人的文明水平，其实都是新教文明的产物。

西方有一个叫韦伯的理论家，对新教文明有清楚的阐述，他是想从理论上糅合这两种文化理论，但其实它们是糅合不了的。

两家的起点就是完全不一致的。一个认为人是动物的高级发展，一个认为人是上帝制造的，也即是从上帝心中流出的。

这其中的裂缝如何能弥补？

我有几个朋友，到欧美转了一圈回来对我说：“你看人家，天都比中国的蓝。”就是没有说欧美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甚至由此得出结论，西方好，就是由于人家信基督。

其实这是一个大笑话。现在的欧洲人，真正如他们的祖先那样，虔信基督的已经很少了。教堂里作礼拜的有多少年轻人？大半是知识水平相对差一些的老

年人。周末无事，教堂成了他们打发光阴的一种文化活动。他们并没有我们中国许多基督、天主教徒那么虔诚。

这是多么奇怪的现象，中国人信基督，比外国人还虔诚。

我以为这才是，中国人真正落后于外国人的地方。

浏览一下国外的别的方面的书籍，比如人类文化学、死亡学、心理学、哲学、文艺理论、政治学、经济学……西方这些学说有多少是以基督文化为指归的？

这都说明，西方的人文科学还十分幼稚，和自己的信仰无法统一。他们大半也不知道他们的信仰，在“生命大学”方面走了有多远。

我还要郑重提醒人们，不管是中国的儒、释、道，还是国外的天主、基督，其外在的“宗教”形式，肯定是要被历史所淘汰的。

我不反对未来人类也应该有信仰，但这种信仰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宗教迷信”。所谓的“宗教迷信”，就是在一种信仰传播之时，不是依赖人们的理性的“明白”和“觉悟”，而是依赖宗教的组织、仪轨，非理性地诱导人们皈依。

这种依赖“宗教”传媒形式传输信仰的时代，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耶和华信仰，犹太人不可能摆脱多神的巫术图腾文化。没有基督信仰，罗马的欧洲，也不可能那么早就走出愚昧的多神神庙文化。

但是，这一切是建立在人类的鬼神崇拜难以消除，智力没有完整开发的基础上的。但是，真是要想人类对自我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必须依赖自然科学与工业文明的大踏步前进，单靠一神崇拜的宗教是不行的。

自然科学与工业文明的历史贡献是，彻底扫清了鬼神崇拜，最后也同时消解着人类的肉体崇拜。

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文化之所以可以结合，其真正的基石是，双方都认为“人”、“生命”只能是“个体”的。这两种文化体系都不知道，生命归根结底是整体的，看似个体，实是“止于至善”的个体。个体只是一种幻象存在。《圣经》中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并不明确不彻底。如果完全不包括这样的内容，耶稣也不会说，他一个人可以承担全人类的罪恶。但是，他认为只有他才是上帝的长子，这种提法虽延续了《旧约》精神，但也会造成许多误会。

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唯一长子，那人类最少也应该是上帝的次子次孙，那人

类为什么不能自己进入天堂，非要耶稣一个人来救赎？

我们认为“救赎”一词没有大错，但是到底是谁救谁？中国国学也有“救度”之说，但释迦牟尼佛、老子的救度说，是“因果互相酬”。释迦牟尼佛、老子救度一切生命（老子只救度百姓）。反回头说，一切生命接受救度的同时，也圆满了释迦牟尼佛和老子的大解脱。这也就是《佛说无量寿经》中反复讲到的，众生不成佛，阿弥陀佛就不能取得圆满的正觉。

这是生命整体的双抱合运动，而不是单一的某位圣人救度别人。

正是由于基督文化学说的内在不彻底性，它就只能和幼稚的古希腊文化结合起来，在人类进化的历史过程中，扮演适当的角色。

至少，当人类初步进入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时，基督文化有利于打破西方的奴隶制社会，同时稳定社会秩序。

古希腊文化的优点不去说了。就其弱点来讲，有两点是非常明显的，古希腊乃至古罗马人事实上是群海盗。现在被许多人奉为神明的所谓开放的“蔚蓝色文化”，其实就是“海盗文化”：对内对奴隶残酷压榨，对外肆无忌惮地掠夺。你去读一读《荷马史诗》，看看是不是这样一种文化。《荷马史诗》中的战争，哪个不是海盗与海盗之间的争夺战？

这个文化能在这五百年被启用，就是要利用其这种掠夺性。

正如上文我所说，人类要大觉悟，必须靠自然科学工业文明的大发展。这个打头的角色正好由海盗们扮演。但是，如果只有纯功利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人类也一定会陷入大混乱。基督文化的平等心、博爱心和宗教规范，正好给这些海盗套上紧箍咒。

人们呀！你太不了解老子说的“无欲以观其妙”的生命大觉悟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把今天西方社会的进步全归功于基督文化，起码是不全面的。

人们现在应该看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互联网的出现，正在开始提醒人类，生命的本来是整体的，个体只是不得已的幻象。

如果克隆技术更进一步发展，人类的“生死观”都要受到挑战。请问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动物”的观念，基督文化上帝造人的观念，怎么自圆其说？

如果更进一步，现代物理学将向你证明，“物质”的存在只是能量的刹那聚合，随时可能解体。那作为“物质”的人类肉体，是不是也是刹那聚合呢？如果也是刹那聚合，那不是幻象又是什么？

建立在新教文明基础上的自然科学，正在摧毁神圣的新教文明，起码是已经为新教文明敲响了丧钟。

年轻的朋友，面对这一切你该如何说呢？

中國人必修國學□

【第一编】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论语》：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大学》：《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老子》：知常曰明。

我所理解的国学

如今，“国学”热了。但是，到底什么是国学。我们以为大致有这么一些内容。

一、经学，这是以“五经”为主体的考据之学。这是只适合专家了解的学问，不可能普及，也没有必要普及。

二、经学中的音韵学，实是古文字学，更是专而又专的学问。一般人最多只可作为知识了解，也不必深究。

在现时代真正值得普及和继承的，是国学的“心学”体系。真正令“心学”成为系统的功劳，应归于宋儒。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贡献不小，朱熹集了大成。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及后来的王阳明，虽然和朱氏分歧很大，但仍是在一个大的学理体系中。

这门学问，也可以称为“心性之学”，大半的学人都尊孔孟为开山，孔孟在这方面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遗产。但是，只要是认真研究过朱熹、王阳明著作的人，都应该可以看出，他们都并非拘于儒家一家，明显有强烈的出入佛、道的迹象。

以我个人的见解，真正的国学应是生命之学，依旧时的说法可称为“心学”，依孔门的定义，也可称之为“生命的大学”。这个学问，西方是没有的。西方的哲学与中国的“心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新儒家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极力想用西方哲学纠国学之偏。他们不知道，西方人连什么是生命，都和我们提法不一样，二者之间根本没有可沟通之处。西方文化中唯一可以和国学沟通的只是基督学，而新儒家又认为基督学是宗教，国学不是宗教之学，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牵扯到基督学的合理之处。

至于新儒家想用所谓科学思维来纠正国学之偏，就更是一个笑话。他们所谓的科学思维，也即牟宗三说的“知性”思维，也即是西方的逻辑思维。这种在十

九世纪、二十世纪广泛传播的所谓科学思维，实际上还是局限在经典物理学的范畴中，远没有进入量子力学的思维境界。如果想用这种所谓“知性”思维来纠国学之偏，那就是想让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再去穿开裆裤的童装。

西方文化唯一可以和国学接轨的是《圣经》中关于生命的观念。可惜的是自保罗之后，如果说得更近一点，自奥古斯丁、阿奎那之后，基督学几乎全成了宗教神学，除了僵死的宗教教条，大半没有一点鲜活的东西。因此，后世人也没有想到，如何令基督文化与中国国学接轨。

我以为当代年轻人想搞清国学，还是先从《大学》、《中庸》入手的好。

总括起来说，国学就是关于生命真相的学问。但是，就连这句话，也是需要详加界定的。

什么是生命？按今人的观念，生物就是生命，肉体就是生命。国学是绝对反对这种提法的。

如果肉体就是生命，生命就是生物，那么，我们就得承认这样一种说法，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人类就是高级动物。

人们可以遍阅儒、道、释、基督的全部经典，绝对没有这种提法。即便是像《圣经·旧约》，在轴心文化典籍中应该说是最粗糙的，他也不承认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

依《圣经·旧约·创世纪》的说法，是耶和华造完一切之后，即包括创造完动物之后，才“依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塑造人类的，“亚当”这个词的古希伯来文原意就是“泥土”。这个人形塑造完了，还不是人，还要上帝把自己的“灵气”传给“亚当”，“亚当”才可以算是真正的“人”，或曰第一个“人”，或曰人类的始祖。

《圣经·旧约·创世纪》是耶和华把自己对生命的体悟，转化为故事来讲的。同时也可能是我上一篇文章所引的《楞严经》的说法。耶和华在“想阴区”中，自以为这个世界的十二生类，都是自己心灵所化的“无边身”。

“创世纪”到底是耶和华的错觉，还是他真正体悟生命之后，借故事来传达的，我们不去计较。反正人类的真正的生命不是生物，更不是动物。

生物，乃至动物，只是人类生命的载体。

正是由于此，儒家《大学》劈头一句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从朱熹的注解可以看出，“明德”就是我们生命的“知”，了知、感知、觉知、悟

知，反正是一个“知”。

古人比我们现代人清楚，生命的这个“知”并不似我们今天的人类认为的那样，非依赖我们肉体的六个器官不可，也即是非依赖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器官不可。

“知”是可以离体独立的。

这可以在巫术中得到印证。

这也可以在当代自然科学中得到印证。依现代科学，我们的肉身只是在一个强烈运动的引力场中能量的暂时聚合，也可以说是刹那聚合。这个强大的引力场，永远在剧烈运动着。我们人类能感受到的只是这引力场一个相对稳定状态。一旦这个引力场的相对稳定有了变化，谁也不知我们这个物质化的肉体，可能成为什么样子。

但是，不管我们的肉身可能成为什么样子，“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知”作为能量运动，永无生灭可言。

这样，我们便明白了，儒家的《大学》为什么劈头第一句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要了解我们的生命，既不要脱离我们的肉体生命的六大器官，又要超越这六大器官，来考察生命之“知”的运动。

在这方面讲得最清楚的是两部经文，第一部是老子的《道德经》第一、二章，再就是佛家《楞严经》的前半部分，七次征心，八还辨见。

到《圣经·旧约·创世纪》中，讲到了人类的“原罪”时，也大半讲明了“知”的基本特性。

具体的详尽理论太复杂了，有兴趣的年轻朋友可以自己去找这些书读一读，也可以参阅拙著《老子我说》、《〈圣经·旧约〉东方解》。

上面我们提到的四大家都不是做学问的哲学流派。儒家不是，佛、道、基督都不主张拿生命做学问。这个原因非常简单，人类的认识局限性太大，要讲清道理，必须借助知性逻辑，而知性逻辑本身就是荒谬而片面的。不管怎么详尽地想建立一个体系性的东西，其结局不是荒唐片面，就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无法懂。人类思维的连贯性，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里是可理解的。超越了这个范围，人类就无法理解了。比如一个人，他的理解范围就很难超越他的肉体生命在这一生的

眼、耳、鼻、舌、身、意的运动。再聪明的人，光凭个人的智慧，怎么也达不到超越自我“知”的境界。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抱什么奢望，我只是想告诉年轻的朋友，不要想在自己习惯了的思维中理解“国学”。

正是由于此，儒、道、释、基督的经典作家，都没有把生命之学的理论放在第一位，但是又不能不提一提。他们的重心只是想引导人们自己去体悟。

儒家是最典型的，如果你真的理解了《大学》的前半截，每遇一事，都严格按它说的去做，久而久之，你会体会到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这里要注意几个要点：

第一，主要的关注点，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品味在这个事件中，你自己的“明德”是如何运动的。这便是说，重点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明明德”。或曰借事观自己之“心”。“格物”在于“致知”。

第二，又不能脱离了具体的事，把“明德”架空了。事件运动看来好似是外界的运动，其实是“至善”的运动。“至善”又找不着，只有你的“明德”，也即是你的“知”。你的“明德”的运动，是怎样被“至善”所左右的呢？这是孔子希望人们认真思考的，所以他强调一切“止于至善”。

“至善”就是从宇宙到生命的整体。除了它以外，任何东西都无法称之为“至善”。在道家，把这称之为“道”；在“佛”家，称为“佛”，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宇宙—生命”系统本身。生命个体的一切运动一切认知，都是他的运动，都离不开他的运动，他是决定一切的。

了解了这个真理之后，再来看你眼前的事物，心便“定”了。心定了也便静了，安了，人的大脑也自然“理性”了，不随意乱冲动了，同时也不被自己脑子里固有的观念左右了，智慧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这件事也自然成功了。

这便是《大学》第一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本意。

只教操作，不给结论。久而久之，结论你自己就会得到的。

这是儒家的教育方法。

老子的《道德经》开篇也讲了，“知”即“生命”的基本原理。但是，从第三章开始到第十六章，乃至整个“道编”，都是讲老子在现实生活不断体道、悟道的体会，和对自己体道之心的描述。但是，老子并不对人类寄太大的希望，他的《道德

经》是不得已而说的。就是这样，说的也都是他个人体道悟道的经验、经过。根本没有说“道”到底是什么。老子认为，“体道”、“悟道”是不可强求的。“道”就是生命，人类每秒钟都生活在“道”中，但事中迷、局中迷是人类的本来特性，别指望所有的人都能即刻明白。但是老子并不消极，并不沮丧，他认为自他以后的人类，不管道路如何曲折，认道体道多么困难，最终都能：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生命运动多么复杂曲折，早晚一切生命都会“知常曰明”。这还是落到了孔子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二者的差异是，一个是希望人们主动去“明明德”，一个是认为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一切生命早晚会“明明德”的。是生命你就非“归根复命”不可。

佛家就更是如此了。佛家在一部经中说了这么一个道理，一个人被毒箭射中了，此时最重要的不是去给这个人去讲箭如何有毒的道理，而是赶紧先把毒箭拔出来。

怎么把毒箭拔出来呢？非常简单，谁听到“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就应知道自己是肯定会成佛的。佛家三藏十二部说过来说过去，就是为了告诉你这句话。至于知道自己肯定成佛之后，又会如何呢？不要急，到了那个境界，什么也不用给你讲，你自己全会明白了。还是寄希望给人们自己的生命实践。

到基督教这里，大致也是类似的意思。《圣经·新约》的“登山宝训”，讲得十分清楚，凡是不沉湎于人间这个花花世界的人，都可以到他的天堂里去。去到天堂干什么呢？耶稣没有说明，不像佛家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十八愿讲得非常清楚，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关于生命的全部真相就摆在你的面前，你想不明白也不行。

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给我们中国人介绍一下国学的大致情况，以及国学和佛家、道家、基督学的相通之处及其差别。

一句话，我希望中国人必修国学，但不准备讲什么道理，更给不了什么知识，只是希望人们先了解一个粗浅的国学的轮廓，不然大家连门也摸不着，还学什么呢？

学国学不能用学西方文化的方法，国学基本无知识可学，国学的要点是引导每个人自己去观自己的“心”。

学国学如何入门

光看标题，很通俗，但真拿起笔来，我犹豫了。我知道这篇文章是很难懂的。年轻人能理解吗？年轻人欢迎吗？不过，转回头一想，我的顾虑多余了。说不好懂，是由于当代年轻人接受的所谓“现代教育”太多了，根本不知中国古人有着与现代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法。但是，年轻人既然是人，是中国人，用用心，还是会懂的。因为我说的是“每个”生命本来具有的本来面目啊！再说，时至今日，时代已经到了人类大开悟的时代，国学将会成为世界的普世意识，我莫过是稍微提前早说了若干年。只要有三五个稍微认真一点的年轻人，多看两遍，肯定会明白个大要的。那我也就满足了。

学国学绝对不同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各种理论，什么哲学、法学、数学、伦理学、心理学、物理学……西方的这些学问，都有固定的可把握的原则、公式、推理方法等等，事实上还是一些“技巧”，说不上是真学问。

国学的对象只是我们自己的“心”。佛家有一部广泛流传的经典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中国，会背诵的应该不下几十万人。这部经的首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观”者，“观照”、“思虑”也。“自在”，即自我的存在方式、过程，也即是要观察自我“心”的运动过程、方式。不是说真有一位“观自在菩萨”。谁若这样下定决心只观自己心灵的运动，把一切外在的变化全归为自我心灵的变化，他就是“菩萨”。“菩萨”的本义就是“自觉觉他”，自己觉悟自己的“心”，同时，也帮助别人觉悟自己的“心”，将心比心，人家也会觉悟自心的。这人就是菩萨。

儒家《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即每个人的“心”，具体讲就是每个人眼、耳、鼻、舌、身、意的运动。这和《心经》首句是完全一样的意思。

老子《道德经》的第一章，系统全面讲述了每个人“心”运动的全部特点。

初入门的年轻人只要搞懂了这一点，永远以观自己心灵为主，除了“明心”，

就是“明心”，别无他事。找准了这个对象，再去广泛巡览经典著作，看佛与圣人是如何“观”自己的“心”的，也就可以找到门径了。

儒、道、释所有的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是因为它们都是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佛个人观心、用心、明心的自然流露。一句话，他们都是在说自己的“心”。心外无人，心外无物，人与物都是外相在“自己”心里的运动形式、存在形式，也还是“自我”本身。

正因为如此，读经永远不能把经文当理论条文去学习，而是要通过经文的提示，看圣人如何“明心”，从而引导自己去明自己的“心”，明自己的“明德”。因为，“心”和“心”没有统一的套路。心也无心，明德也无明德，只是自己“知”的永恒的觉知、感知、悟知运动。

也许有人会问：你这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吗？你要这样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要在理论上辩论吧，年轻人，你好好反观自照一下自己的“心”吧。

我们说的“心”，不单是意识，把意识功能和眼、耳、鼻、舌、身的功能剥离开来说，是西方的思维方式。事实上这是完全分不开的。意识也是一种“知”。没有你的“知”，怎么知你有意识呢？我们说的“心”就是“知”。小心，小心，我们说的“知”，并不是眼、耳、鼻、舌、身、意的特征，而是支撑眼、耳、鼻、舌、身、意的生命活动的根本功能，这才是我们说的“心”。这个“心”不会平白无故支撑六大器官，它本身就是能量运动，而且是生命的最根本的能量运动。如果它不是“能量”，单纯的眼、耳、鼻、舌、身、意是无用的。死尸是个活例，没有“知”的能量运动就没有生命。

既然我们的思考对象是“能量”运动，还能说是唯心主义吗？但也不是唯物主义。

用老子的话说：“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生命的一切“知”，说是我们“自己”的也对，说是“道”的、整体的、全体的也对。说到底还是全体的，整体的。所以，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就是针对我们每个生命的“知”说的。你的“知”，你的当下的具体的“知”，为什么会是眼前这个样子？是“道”认可了的。“道”若不认可，你就无法形成眼前“这一个”特殊的“知”。

简单地说，这就是“明心”，即明白我们自己“心”的运动的基本特点。

这是国学的基础的基础。

到了这一步还是和西方文化不一样。不是说像学西方文化一样，你明白了

某个道理就一了百了，有公式就可以自由套用了。

我们学西方文化，不管学哪一门，一旦掌握了基础知识，即原理，就可以推导出公式、公理、定理。国学不行，光知道了“心”的运动的基本特点，大半无用。“心”的变化是永不停歇的，变化无穷的，瞬息万变的，所以佛说：“诸行无常。”老子说：“恍兮惚兮。”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谁如果想从静止的外相找规律，不管推理多么严密也是臆造的，因为“外相”从来都静不了。人类认为它是“静止”的，那是被幻象骗了。但是，人类又只有透过对眼前外相的认知，才能追踪到“知”的运动。我心一步步与之相合，这便是与“道”相合了。

这便是孔子说的“止于至善”，也就是止于“道”的运动。这就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的本意。这也就是“致良知”的前奏。

我们一再强调，我们如果在这个层次上理解不了国学，就先学一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从实践论入门，而又不计较外相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直捣“知”本身，体认“道”的运动的微妙性，那你就快入门了。

这才是儒家讲的“格物致知”，对这四字讲得最清楚的是《大学》的前半段。

如果只到这里，那还是半截子革命。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在“格物致知”中，一定会体会到“道”的运动微妙至极，无处不成功，处处在成功，不成功中有大成功。到了这一步，如果你又掉到了个人功利中，想利用“道”达到个人的功利目的，你当下就离了“道”了。你所“致知”的，也不再是“良知”了。甚至可能，你的智慧的火花会立即熄灭。但是完全没有个人功利也不是“致良知”。

那怎么理解呢？用得着孔子的后两句“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你的“知”运动，也即是“道”的运动，不离你个人的功利，但又不止是你个人的功利，一切是为了“亲”一切“民”，即有利于一切“民”。“民”的利益是什么？他们最根本的利益是生命的觉悟。这也可以说是使民“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切都要落脚于“至善”的运动。“至善”的运动对于生命来说，也就只有“觉悟”，再无其他功利。

“至善”就包括了一切生命。一切生命能成其为生命，都是“至善”的恩赐，这便是孔子说的“仁”、“至仁”。天下没有比这个更高、更大、更无量的“仁”了。

这个“仁”不仅是要令生命成为生命。一切生命的运动，都是直指生命的觉

悟的。不管你个人自觉与不自觉，都得步步觉悟。这更是最根本的“仁”。

觉悟就是成佛。所以，学国学的最后目的便是通过“明心见性”达于“格物致知”，再达于“是心作佛”。

什么是“是心作佛”呢？现在许多佛家大师讲：学佛人一定要发菩提大愿，要有慈悲心。这不能说错，但这仅仅是一种入门心态，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真正的“是心作佛”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知自己的菩提大愿无用，自己的慈悲心也无用。如果真起了作用，只不过是自己的菩提愿、慈悲心与“道”的能仁之心偶合了。还是“道”的力量起了作用。“道”的这个作用，不光是令我一人“明心见性”，令我一人“格物致知”，一切生命都在这其中明心见性、格物致知。我只要有一念能“明心见性”、“格物致知”，那也就是，至少是说，一切生命觉悟的日子快到了。所谓觉悟也无所谓觉悟，只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切生命的运动，都要完全依赖阿弥陀（知、心、道）的运动，一切生命的运动也无非是阿弥陀的运动，也即是“道”、阿弥陀的觉悟。

觉悟即佛。“我”本无我，心本无心，道本无道。一切皆是“南无阿弥陀佛”，谁知谁成佛，谁闻谁成佛，想不成佛也不行。除此之外，什么规律、规矩、要求也没有。

这才是“是心作佛”，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已经包含了一切生命的一切菩提大愿与慈悲心。

这才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一句话，要想入国学之门，必须有这三个步骤：明心见性、格物致知、是心作佛，更准确地说，就是要不停地盯着自己的“心”、“知”，看它是如何成佛的。

你已知道“己心本佛”，或曰生命本来是佛，又下决心去“作佛”，去发现“道”在你的觉悟状态下，会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你不是“佛”是什么？

“内省”如何入手？

“内省”并不神秘。我一再告诉人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每时每刻都在“内省”着。今天人类文明整体“外”求，不是生命自身的错，而是人类意志力的错误。

正如释尊所明言，“无明缘行”。

人类最大的悲剧与悲哀在于，对于自己的生命运动完全不了知，以为出现在眼前的“相”——包括繁杂得永远也理不清头绪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这个人类、这个人生——是早已有之、古已有之，并且，这个外在世界是铁定的、实有的。那么，人类的“外求”文明也就是合理的、理所当然的。

打破这个铁幕太难太难，人类只能陷在“外求”的文明中。

一句话，人类的痛苦是自找的。

如果人类的意志力不强迫自己的全部思维、全部追求，只是一味的“外求”，人类现有的痛苦自然会逐步消除，以至大大减轻。

那么，人类现有的外求快乐不也随之没有了吗？如金钱的快乐，肉体的快乐。

不会的。这种“快乐”不会没有，只是适可而止，成为纯审美的。乐而不贪。要理解我的这个说法，需要永远不要把我所说的“内省”绝对化。

如果你对见到的一切外相，都刻意不受诱惑、不贪求，而是把这些外相当成自心应有的因缘运动，成佛的形象教材，该享受照样享受，但享受而不迷恋，这种享受只是审美享受，审美陶醉，而不是贪婪的迷狂，那么，情况就会不大一样。不信的话，人们可以自行品味一番。

许多人以为一旦学了国学、佛学，就会纯净得跟圣人一样，从此不食人间烟火食。

其实，“净土”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食，而是心不迷恋人间烟火食。意志力永无“外求”之渴望，只是为了“内省”而外求，这就是“不食人间烟火食”了。

人们不知道，如果完全不食人间烟火食，反而是“外求”了。

许多人就是在这里翻转不过窍来，以为真有一个“不食人间烟火食”的状况可以找到。这是不可能的，不要自己骗自己。只有在真有“人间烟火食”的诱惑来到时，你却不贪恋、不迷醉、不疯狂、有警惕，头脑清醒，那就是真正的“不食人间烟火食”了。

我也知道，面对“人间烟火食”不贪恋、不动心，说说容易，真要较真，基本是办不到的。“知道”自己在“贪”，在“动心”，那也就是把“不贪婪”、“不动心”的那颗“心”找到了。再多加一点点，这颗心又丢了。哈哈！明白吗？

当然，你还会再犯，重犯，不停反悔，不停犯，但能反悔就不是“迷”。不要怕人说你是屡教不改的伪君子。久而久之，你就会变一个人的。关键是不屈不挠，持之以恒。

至于持之以恒以后，又会如何，一个人心一个样子，我没有办法为你预估，更无法对你承诺。但是，只要持之以恒，惊喜一定会等着你的。

这么说来，不是又掉到“道德内省”中了吗？

是，“道德内省”是“内省”的重要一步。但是，如果止于此，就又会大错而特错。一味“道德内省”，就又是被“外求”文明迷惑了。外求“道德”也是错。

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细细说说不同情况下、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类“内省”了。只有把这个头绪理清楚了，你才有可能理解什么是能真正“致良知”的“内省”，你才会有得大神通的“内省”，你才会有可能达到改变“命运”的“内省”，你才会真正了知你非成佛不可的因缘。

在巫术图腾时代，“内省”是人类社会里，非常普通且流行的思维方式。

今天的人类有一个误解，以为我们人类的现有的这套思维方式，从古至今就都像今天人类一样，一味都是“外求”的。

因为别人不爱我，所以我会自杀、嫉恨；

因为别人喜欢我，所以我会欣喜若狂、手舞足蹈；

因为有人竞争，所以我才会事事坎坷、不顺；

因为有官僚、强权压迫，所以我才会没有人权，到处受欺凌；

因为自然条件不好，所以我才会生活艰辛；

因为没有父母的庇荫，所以我这一生怎么奋斗也不行；

因为世界资源有限，所以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

因为社会制度不好，所以这个国家人民贫困、痛苦；

因为自然灾害，所以我们生活痛苦不堪；

因为有了英明的领导人，所以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因为金融风暴，我们的日子紧张了，大批农民工失业了；

因为……所以……

似乎千古以来，人类都是这么思维的。

这种以“外求”为主轴的因果律猜想，在人类社会，最多只有不过五百年的历史。人类更古老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基本思维都是“内省”的。那时的人类“内省”还相当粗浅落后，甚至愚昧。我们不主张人们回到那种“内省”去。但是，我们必须说明，今天人类习惯了的“外求”文明，并不是千古铁律。

在人类的外求文明大张其道的这三五百年以前，人类的基本“内省”思维，大致有这么三类：

第一，一切归于“命运”。

第二，一切归于“密法”功能。

第三，一切归于“道德”。

第一条，就是今天许多人都熟知的“懦夫”哲学、迷信哲学，可简称之为“命运内省”。把自己的一切好坏、顺逆、祸福，全归于命运。至今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几个不相信命运的。有没有命运？我们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虽然任何算命先生都无法确定你的命运，但命运也不掌握在你手上。你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吗？现在社会上通行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是绝对改变不了任何人的命运的，反而全是被“命运”掌握了。但是，从此便认为命运是绝不可更改的，更是大错特错。

因为这个问题的确太复杂了，我们会专章说明。在这里我们只是指出，人类思维的深处不乏“内省”思维的种子。人类的现代、现有的“外求”思维，并不从来就是人类思维的主轴。

第二类的“内省”需求，一般人不容易掌握，也不容易了解，即便有所耳闻，也认为他们极为神秘。这种内省思维，多盛于宗教团体内部，口、耳相传，示为密法。佛教的密宗及道教中最盛行这种“内省”。一切所谓的“法术”都有身、口、意三密。“意密”事实上就是一种“内省”。这方面的实例几乎是浩如烟海，不说也

罢。因为这样“法术”不管多么神奇，也只是昙花一现，根本解决不了任何一个命运问题。恰如疼痛不已的人，被打上了一针麻醉剂。当时灵验，过后依然。

如果说，“命运内省”是一种麻醉剂的话；神秘功能的“内省”往往有“奇效”，甚至可以让你一下子就瞠目结舌，以为真有神降。但是，这只可以说明“内省”是真有力量的之外，并不能真正起作用改变命运。

这里不是批判神秘功能的地方，只是想通过这个实例告诉人们，“内省”是真正有力量的。碰对了，有极神奇的功效。但是，海洛因也有奇效，你愿意海洛因成瘾吗？

第三类是“道德内省”，这在人类社会畅行的日子太久太久了。尤其是人本文明建立之后的整个历史时期，这种“道德内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人本文明的坚固基石之一。

我们已经说过，古往今来的圣贤为了让人类体认“道德内省”，可谓煞费苦心，其中的历史原因是深刻的、复杂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不进入“道德内省”，就无法取代“命运内省”“法术内省”，巫术图腾文化也就无法彻底灭亡。人类的进步当然无从谈起。

但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圣人要通过道德建设，为众生体认生命本体铺一个台阶。凡经典著作中对“道德”的论述，其实都是对生命本体之“德”的论述。后人往往不明就里。以为圣人对“道德”的强调，就是说圣人完全具备这些道德，甚至认为这是圣人对人类的要求。要学国学必须从道德修养入手。这就使得许多学国学的人往往强行去做，结果是人格扭曲，精神分裂，最后导致“假道学”大肆泛滥。读这些经典著作的人们不知，只是由于圣人、佛已经与生命本体合德，圣人、佛已经没有了“自我”，所以这些道德也就是圣人、佛的道德。但这不是说“圣人”、“佛”的肉体载体也可以完全达到这些道德。

个体肉体生命是生命本体的扭曲相、幻化相，不可能直接承接本体之“德”。正如佛经所说：“娑婆众生。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业”。

老子也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圣经》更认为人类是原罪动物。

这就使中国国学的“道德观”，和德国人康德的“先天道德律令”有了本质的不同。康德对肉体与自我是不加区分的。康德的观念是启蒙主义学者的主观臆想和美好愿望。这个问题，我在前文已有详述，此处不多说。

今人如果学习“内省”，必然首先进入“道德内省”这个阶段。此时千万不可粗心大意，认为自己真的可以做到“道德完善”。如果你一旦确认为自己的肉身自我就可以做到“道德完善”，那就堵死了大解脱的一切通途。

基督耶稣说：富人想进天堂，如同骆驼钻针眼。

我们要说，自以为自己可以达到“道德完善”的人，想要大解脱，亦如骆驼钻针眼。

净土法门的往生极乐世界，往往没有要求严格的道德自责。这不是往生西方极乐的绝对条件。净土法门一再强调要依赖佛力往生，也就是由于阿弥陀佛早就知道，众生迷恋于“幻化身”，连最基本的“道德”也不可能做到。

作为人，必须有道德观念，没有道德观念不是人。但更重要的是，就是要人们在“内省”中觉悟到，作为“人”这种“幻化身”，什么道德自己也做不到。

但是，自宋理学兴起以来，他们错认了“良知”，大半把“良知”混同于“良心”，最后竟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荒唐观点。

进入“道德内省”阶段的朋友，一方面要明确知道有肉身缠缚的“自我”什么道德都做不到，但又不能不讲道德。更重要的是，要透过“内省”自己的道德与不道德行为，看到生命本体为什么要让自己显示为“不道德”？这是要让我们觉悟什么？觉悟了这一点，对于自己成佛有什么作用？

“有道德？”“无道德？”其实，对于个体人来讲，都是无法自控的事。是“业”就得消，是“因”必有“果”。谁又知道自己前世到底造了多少“业”呢？没有穿透三世的思维，就不是“致良知”的“内省”。

“因果”这个东西，只可“了”，不可“逃”。

“道德内省”的同时，也是一种“命运内省”。

其最基本的前提是，实事求是，勇于承担。千万不可大讲伪道学，有意无意为自我涂脂抹粉，矫饰虚掩。精神胜利法是“内省”的大敌。

但是，不管是“道德内省”，还是“命运内省”，都不能落入基督文化的简单“忏悔”。

基督文化由于只求简单救赎，不从明心见性入手，在人类社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简单“忏悔”，非常容易落入“知见立知”、“美之为美”的邪见。康德的“先天道德律令”，就是从这种片面性中生发出的邪见。

“人”、“人性”中如果真有什么“先天道德律令”，那就真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了，那就真有一个真实的“人”存在了。那和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无法衔接。

我们已经反复说过，所谓“我”，只是生命能量的整体运动中暂时扭结的一个“能量团”。

所谓“人”，只是这个暂时扭结的“能量团”在“宇宙—生命”系统的某种平衡状况下的“物质”显化相。

用现代物理学的观点来说，“人”的肉体只是能量运动，在光速中显示的一种“幻化相”。如果光速有所变化，“人”的形象会立即随之变化。

同样是依照现代物理学的观点，生命作为一种“能量”运动，永远是变动不居，也可以说是瞬息万变。永远就没有固定的一个“点”去等待你下定义、下概念。“测不准”嘛！今天人类社会出现的无穷无尽的人文概念，包括道德观念，都只是对其近似的描述，有的甚至是扭曲的描述。我们要体认生命这种能量运动，绝不能依赖这些并不准确的概念、观念、意念固化下来东西的指示。反回来说，由于我们“忏悔”一番，这个能量运动就会改变自己的走向吗？就在你“忏悔”的那一刹那，你的“错”不知早消失到何方了，早成了你“业”的新因缘。如果“忏悔”有作用，“刻舟求剑”的寓言就是对聪明人的歌颂了。

知自己的行为、意识不道德、不仁义，当然是“内省”的成果。在内省之后，一旦再落入“忏悔”时，一不小心你已经使生命的“逝者如斯夫”切断了、中止了、阻隔了……这就又不是佛陀教育我们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

知错了的本身，已经是正确了。

“错误”、“缺德”、“不道德”、“失德”，当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只能是大系统中的一个稍纵即逝的“点”。正如一盘围棋，失误的这一切，只能是一个“子”。我们下错了一个子，这已经是大失误了，我们还要守住这个子，不停地忏悔。对于一个围棋运动员来说，在下棋时，不管大局不管棋形，只为一个子去不停地忏悔，这棋还下得下去吗？这种所谓“忏悔”，事实上是对全盘棋已经推秤认输了。

“错误”、“缺德”、“失德”，只是我生命大流程中的一个“点”，一个“点缀”。不是生命运动的全部。黄河之水从兰州向北拐，没有从天水、宝鸡、关中平原直达三门峡，这是错误，还是正确？

你说它是错误？它拐向宁夏、内蒙，又拐向山西、陕西，形成一个大套子。但

是如果没有这个大套子，内蒙、宁夏早被沙漠吞没了，也就没有北方民族与汉族的大融合了，中华民族也就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命运内省”、“道德内省”，重要的不是如何结论；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拐弯、”“顿控”、“跌宕”中，看自己是如何成佛的。借喻一例，就如同看黄河是如何入大海的。“曲折”、“扭曲”、“顿挫”，正好是道更闪烁亮丽的风景线。

这就是我说的“内省神龙”，不断丰富它，增彩它，让他永远鲜活鲜活。绝不能用我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概念、意念，臆断神龙的死活。它死了，你也就死了。

初入手“内省”的人们，完全可以从“命运内省”、“道德内省”入手，只是不要在这里止步。要有穿透三世的意识。

内省与念头

从究竟位说，国学所谓的“内省”，与基督文化的“忏悔”有非常大的差别。

“忏悔”也是一种“内省”，属于最初级的“内省”，也可以说是“内省”的入门。

“忏悔”为什么是最初级的“内省”呢？

因为任何“忏悔”，都必是头脑中已有了一定的固化了的道德标准，或对错标准。

有标准就是错。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但是，这对于初入“人相”的人类来讲却是极为重要，是完全应该“犯”的一个错误，当然也是国学心学最初的入门处。这便是佛、道、儒要求人类要有初步“善恶”观的原因。只有初具了这种“善恶”观，才可以摆脱人类早期的神鬼文化。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进入生命的“无善恶”观。

早在中国的心学产生以前的巫术图腾时代，人类的道德观是极其混乱的。如果“心学”在早期不特别突出地提出“道德标准”问题，人类就很难进入人本主义时代。

事实证明，中国周朝之所以可以战胜商纣，关键之一是，周朝明确提出了“惟德是馨”的观念。其内涵是说，献给上天最好的贡品是你的德性。孔子反复强调“吾从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佛学提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佛教的这个原则，不但是明确标出了自己的善恶观，希望人类识别善恶、弃恶扬善，而且更进一步建立了根除一切恶的一整套的理、法、教、机体系；这也就是更进一步的“自净其意”，达于普度众生的无善恶观。

净土法门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度尽一切众生，即是整体对整体的“救度”，也就是“道要证道”。更具体的是使生命全体进入了“至善”的良性大循环。到了这种“自净其意”的阶段，善恶也便消融了。

佛学之所以可以达到这个级层，关键在于他从根本上超越了人间的道德，进入了至善。这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不是简单地停留在人类意识的自律层面了。

从佛学所达到的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文化所提出的“先天道德律令”、新儒家的“道德主体”论，有多么浅薄。完全是局限在《圣经》文化狭窄观念中而不能自拔。他们不知《圣经》文化本身就不彻底。

强调善恶，超越善恶，直逼“至善”，这才是国学乃至佛学的最终趋向。

正是由于此，心学所谓的“内省”，就不止是基督文化所谓的“忏悔”。“忏悔”只是国学“内省”入门。一旦进了门，就是要有迅速超越人间善恶观念，直逼“至善”的眼光，从而在鲜活的生命实践理性中，“内省”自己的一切“念头”。

当我们理清了“内省”与“忏悔”的区别之后，还要对“念头”这个概念加以厘清。

儒家所谓的“致良知”、“格物致知”，其实就是禅家所谓的“观念头”。如果用更准确的话说，就是“观自在”。

这也就是说，一切有“内省”自觉的人，都可以被尊称为“观自在菩萨”。

这也就是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不是教科书，和西方文化的教育体系中的所谓教材系列，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里的“观自在菩萨”，永远是“自说自话”。文中反复说到的“舍利子”，就是指的“肉身自我”。

一部《心经》就是观自在菩萨与“肉身自我”的对话。这本身就是“内省”的最高典范。

搞清《心经》这篇内省自心的“对话”，也就搞清了什么是“心学”所谓的“念头”。人们从《心经》中可以看到，他绝不纠缠每个“念头”的善恶，美丑，是非，对错，入手便是着眼于对“念头”自身性质的“内省”。是“实”还是“空”？是前六识的，还是阿赖耶识的？

时下许多人，包括许多自认为是修行人，实际上是把“念头”局限在了“意识”领域。似乎只有意识领域中不停闪动的才是“念头”，眼、耳、鼻、舌、身之“色”、“受”、“行”，就不是“念头”。

人们不知，就是人类赖以存在的，你确认无疑的自我肉身，也是“念头”。正是《心经》所言。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

其实，“五蕴”皆是“念头”。

《心经》又说。

“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

我们先不管这位“观自在菩萨”悟到的“空”、“无”是什么，他所说的，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眼界、意识界……苦、集、灭、道……一切一切全属“念头”。

都是“内省”的对象。

一句话，这一切都是“知”、“明德”、“阿弥陀”、“性”、“心”的能量运动，当体即空，旋生旋灭，瞬生瞬灭。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具体“念头”，说到善恶、美丑、是非、对错，表面看来，又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念头”的运动，绝对是“个体性”的，所谓群体性只是表现为相似性。生命现象的共同性，往往有极大的假相，极大的偶然性。其真实仍然是绝对的个体性。所谓群体性，只是早早定下来生命的“悟道”、“体道”的轨迹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相似性。

就“宇宙—生命”系统来讲，“悟道”、“觉悟”、“证道”，随时在进行着，无规律可言，但又是绝对个体的。所以，正是释迦牟尼佛所言：“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国学的这种思考，和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现代西方文化所谓的对“规律”的思考，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文化的“规律”，是由于他们认为生命与生命的念头，有真正真实的共同性和一致性。起码是共同在一个统一的时空中，“逻辑”才有可能形成。人类为了利用规律，战胜客观，就必须形成统一概念下的逻辑性。这就使得希腊逻辑推理出的一切所谓规律，只能是一种外求的虚幻规律罢了。国学否认这种所谓的“规律”是真规律，只能是“戏论”。因为，“念头”不同，时空都不同，谈什么共同的“逻辑”？

比如，时下人解释《周易》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完全把这个命题“客观化”了，肯定是错误的。好似心外的自然界，真有什么“阴阳”可循、可寻。他们不知，任何阴阳，只在一个“念头”中。

正是由于这种错误认识，“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道”字，就必然被人们理解为西方文化所谓的“规律”了。其实是大错。

释迦牟尼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既然如此，梦幻泡影自身有什么“阴阳”之分？

当人们一旦明白了“念头”的绝对个体性，便知“念头”中的价值判断，是不可能有规律有逻辑的。即便有，也只能是人类一时的错觉与误解，以及臆造。这样，我们的“内省”就不能停留在“忏悔”的水平上了。

如果人们了解了生命“念头”的这些特点，你就不会迷于对“外相”、“被知”的分别了。生命之所以难以觉悟，关键正在生命总是被“被知”、“外相”牵着鼻子走了。总想弄清楚“外相”是什么？怎么回事？“念头”是什么？是怎么回事？应该作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才是正确的。是善是恶？是美是丑？……就是不知反躬内省自己的“知”、“心”、“明德”、“阿弥陀”、“性”，其自身的性质是怎么回事。是“空”还是不空？是实还是不实？是一还是二？二中能否有一？我是如何用错的？

一切“外相”，即具体的“念头”，本质上和人们今天所谓的意识中的“念头”是一样的，旋生旋灭，瞬生瞬灭。人们之所以会有挥之不去的“念头”，即所谓客观物质、物体实有之相，只是由于我们往往不由自主就“聚焦”于这个“念头”。实际上是“能知”之心的错用。一旦“聚焦”，外相立即成了活生生的“实有之相”，包括地球都是这样成相的。

并不是说我们“聚焦”了某个“念头”，这个“念头”就不再是旋生旋灭、瞬生瞬灭。念头之中还有念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照样旋生旋灭，瞬生瞬灭。看似稳定，其实是假相。只要你这个“念头”的因缘不完结，“念头”的某种特性就永远不会变，外在形象虽永远变动无常，“背景时空”却非常稳定。人类此时辨别不了，就会不由自主堕入了一个所谓的“稳定”时空中。这只是由于“能知”之心错用，被因缘所牵了，不由自主、目不转睛的“聚焦”了，时空也就“稳定”了。这便导致人类所说的“事”、“事情”、“事物”、“人”、“人群”、“我”的联贯性产生了。

“念头”就变成连续剧了。

这部连续剧不到因缘终结之日不会转移、不会中断，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当下”。这个“当下”可以几百年，也可以是一刹那。

如果人们的“能知”之心，还不觉悟，这眼前看来生动无比、跌宕起伏的客观实在连续剧，就会永无终了。但这仅仅只是由于我们过分聚焦的缘故，不见得是

因缘本来如此。这个连续剧可以一直演下去。镜头单调重复的就是地狱、鬼、畜生。镜头生动无比、跌宕起伏、情景交融、引人入胜的便是“人生”。

今天人类社会所普遍流行的所谓“文化”、“文明”、“物质物理世界”，其实就是人类不由自主过分聚焦，而“念头”“物化”的结果。《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人们再细心一点“内省”，便知这连续剧中的“时空”，只不过是“念头”被聚焦以后的假相背景，“念”不变，背景不变，时空亦不变。生命有无尽的“念头”，也有无尽的各色时空，并不存在通用永恒的时空。

斯蒂芬·霍金想通过物理手段寻找时间的起点，是永远得不到真实答案的。每个生命的“念头”都是不一样的，时空也都是特殊的。看似共通的时空，只是由于我们这个世界是“一室千灯，灯灯互映”，一次次“念头”偶合造成的假相。

西方文化不这样认为。他们坚定认为有永恒不变的时空。他们一直致力寻找生命永恒时空的源头。这是由于一旦时空成为通用的，这其中当然有了“逻辑”的地位。他们不知，这其中的所谓的“逻辑”，事实上都是宿命因缘的杂乱组合。“条理”只是在虚假的统一“时空”中的幻觉编排。所谓历史顺序，只是当人们错认幻觉时空为真才是存在的。人类又会为这杂凑的东西，喜、怒、哀、乐、悲、恐、惊。越是情感丰富，越是注意力集中，一切就越来越“真实”，最后牵着人类胡说八道、肆意妄为。

“诸行”本来无常。这一切只是生命幻象的运动。但是，只要你随时知其为“幻”，不仅可以不是灾难，也未必不是鉴定生命、欣赏生命的大觉悟的丰富，但它只有审美意义、启迪意义，并不存在人们说的什么“公义”、“正义”、“真善美”等等。

审美就好，但看《白毛女》却偏要枪杀黄世仁，不仅是悲剧也是可笑，为什么出现这种可笑的错觉呢？

这便是国学所说的“妄念”纠缠的结果，“内省”自心就是要随时注意不被这些似实本虚的“念头”纠缠。

现在问题的难点在于，即便知其为“幻”也难于摆脱，这便是人类最根本的痛苦根源。这是由于人们的“念”是一环套一环的。剪不断，理还乱。就以人类来说，一旦起了“我是人！”的念头，“人”的统一时空便产生了。与之对应的同时，便产生了人对外相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会越来越丰富。这又是由于这种“判断”，

往往最能彰显人类所谓的“智慧”，于是便使你乐此不疲，永无停歇之日，甚至“亿万斯年”，一念三千的外相，便接二连三的产生了。现在想一下子回头，太难，太难！

在所谓统一的“时空”中，任何一部“连续剧”，不到你的某一个的宿命因缘了结那一刻，都不会落幕。即便这一部落了幕，你还不觉悟，还认为“人相”时空是真，下一部还会接着来。

这所谓的“落幕”，往往不像生活中审美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先有什么暗示。大半是演得好好的突然中断得无影无踪。比如你的某个因缘生命的暴病暴死，突如其来，说结束就结束，说中断便中断，完全不由分说。人类的“痛苦”大部分是如此生出的。这便是所谓“爱别离苦”。

西方人说什么“心灵学”，连时空是假都认不得，那有什么心灵真实可判认？

“内省”念头吗？

“念头”不需内省只需关注，“念头”本身本无内外，它永续不断，决无停歇的一日一时一刻一秒。

“荆棘丛中插足易”。

竖看中国的文化史，识破了生命是这一切“念头”的幻象变化的仁人志士，何止成千上百？

“不知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相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半羞还半喜……觉来只是梦，不胜悲。”

中国艺术最爱表现人类生活在“念头”之中的恍兮惚兮的景象，实是生命自悟的景象。所以中国艺术，往往以绝少烟火气的“恬淡”之作为上上品。这便是对“念头”的超越。

但是，重要在于如何摆脱这种纠缠。怎么才能不被这种无妄的念头纠缠不休？更妙的是，想让什么念头来，它就来；不想要，就不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佛学把这称之为业力缠身。

“明月帘下转身难”。

我们可以明确告诉人们，这转身处只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其中的道理太深。要人们相信，不知会费多少唇舌。

生命最难办的就是这一点。“念头”的复杂性，是电子计算机也无法模拟的。我们眼前是初入国学心学之门，先不要思考得那么深刻，能懂得什么是“念头”，能把自己的“念头”看破，也就是只把它当“念头”看，就不错了。

要在“内省”中观破“念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相”，当然是最重要的，但真正达到太难、太难……

那怎么办？

首先不要对自己的念头，作习惯了的“人文文化”价值分类，什么真善美，假恶丑？什么对？什么错？

先是把念头分为三类：

一、稍纵即逝的。

二、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三、完全不由自己支配的，怎么也转不动的。

将这三者一旦分辨清楚，由于是对其作为“能量”运动来分别的，不见得会把“念头”来龙去脉搞清楚，也不求搞清来龙去脉。你的心理负担会戛然减轻的。

朋友们可以一试！真这么做了会真有好处的。

内省、念头与逻辑

到底是“能知”生“被知”，还是“被知”生“能知”呢？只能是“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能知、被知永远不可分，也不能分，这便是“性”、“心”、“知”、“明德”、“阿弥陀”的永恒运动。

如果再深究一点，只有“阿弥陀”三字是最贴切的，因他是描绘性的，其他的提法皆是概念概括式的。

正因为如此，“性”、“心”、“明德”、“知”，这些作为概念在国学的历史上，不知引起过多少误会。甚至有人把“明德”，讲成了高尚光明的“德性”。

只要在这些基本概念上，稍微一偏，国学就可能陷入到爪哇国去了。审视两千年的国学，无数次的偏差，概念的也好，实践的也好，大半是在这里出的差错。

能知、被知统一的每一次闪光，皆可称之为“念头”。

“念头”起，肯定是“天命之谓性”。用老子的话说，即是“道可”。这时“无，名为天地之始”。“能知”之“心”、之“阿弥陀”、之“明德“、之“性”，如何认定这个“念头”，就“起”什么样的“时空”。以“人类”为例，虽然人类对于自己念起念落习以为常了，不太习惯细心“内省”了，不太注意自己某念起始之时，自己是如何认定“自我”的，但深藏意识中的“我”、“人”二相是难以更动的。于是，念起便是“人”、人间的这个时空。所以老子说：

“无，名为天地之始。”

任何念起，既想分别又无分别之时，必引起“能知”立即启动自己的最最基本的特性——“认知”，也即是“分别”，“判断”。人类认为这便是“智慧”，不由得便会乐此不疲。

任何“分别”、“判断”，必须聚焦，必然聚焦，也就是集中注意力。

“念头”变幻的真正大文章，生命变幻的真正大文章，正在这里。

也可以说，一切生命的秘密正在“能知”对“被知”的这一聚焦中。

没有这一聚焦，生命无法了知自我的神奇，也就是“道”无法证道。这一证道的入手处，就是要为此“念”定“名”。这便是“概念”的形成。只要不形成概念，生命的“这一次”，这个“念头”，这个“阿弥陀”，就不能算完成。

所以，老子说，“有，名为万物之母。”

“分别”、“判断”、“认知”，与“物”、“事物”、“物体”，以及“时空”，同生同灭，同来同去。这一切都是生命的正常。

但是，一切不了知生命运动的这一根本特性的生命，一旦聚焦就不知道回头。只想再探，再探，直到究竟。其结果是经常迷于一念，没完没了。在许多生命自身原有的识别框架中，了知不了的生命的所谓“奇迹”，便会接连不断发生。生命因此更加着迷，更加聚焦，更加注意力集中。注意，生命此时看似迷于外相，其实是沉醉于自己所谓“智慧”。总想把自己的智慧用到极致，认清对方，结果是被外相牵着鼻子走了而不自知。

生命不知道，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奇”、“奇迹”。“分别”也不是真智慧。只是由于过分聚焦不知回头，“念头”就出现了千奇百怪的变幻。

注意，这个“变化”、“变幻”是永无终了的，一切都只能是越来越迷人。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是“被知”一旦被迷，主体原来无尽无休的“因缘”，就会随着“这一念”，无穷无尽的变幻出来。其实都是来“要债”的。因缘果报不可逃逸，且无孔不入。不到了结之日，就要乱窜。

问题的关键是，各种因缘扑上来之时，本来是要“还债了缘”，但由于主体并不如此认为，还要卖弄自己的“智慧”，就会以为是有什么“便宜”让自己占有，有什么创造要自己实现，有什么伟业要自己成就。结果是旧业未了更添新业。“智慧”在这里成了最大的魔鬼。

这便是被外缘牵着鼻子走了。这种纠缠，如果不觉悟，可以直下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也无无间地狱，只是一脉无边无际的黑暗。生命的基本功能就无法实现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

“死”也无死，因为你此时还能辨析“黑暗”。

生命能辨黑暗，却出不了黑暗。那就太苦了。

为什么生命这么难觉悟呢？迷于个体生命的“我相”、“人相”的生命，就必有“贪”、“嗔”、“痴”三毒。“三毒”的起因，就是由于生命想大肆张扬自己所谓的“智慧”。“智慧”越高超，“三毒”越强烈。

见真善美，必“贪”。这真善美，只是你自己认定的真善美，并非“至善”认定的真善美，所以是“痴”。像如今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君子的慈善家，就是这种“痴儿”。你能慈善得了谁？

见假恶丑，必“嗔”。假恶丑也只是你自己认定的假恶丑，并不是至善认定的假恶丑，所以还是“痴”。像如今时下义愤填膺、自以为永握真理的人，就是这种“痴儿”。你不是真理的化身呀！

你可能自以为是了了缘，还了债了。甚至是建了功，立了业，其实是“三毒”聚会大造新业了。

更要命的是，陷在一个“念头”中无尽无休，一辈子，两辈子，十辈子，一千年，一万劫，直至无间地狱。“贪”、“嗔”、“痴”之心一天不觉悟，一天就是直奔黑暗无间。

生命到了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善缘救度，天崩地裂也不会回头。

那么，“逻辑理性”又是怎么回事呢？

上面已经说过，生命认知生命的“被知”，必聚焦，必定名，也就是必起“有”的概念，不然“这一次”生命不算完成，这个“念头”也不能落下。

对“念头”没有“分别”，不成生命，不是生命。有了这个“分别”，灾难就来了。

没有定“名”，定“概念”，念头无处落，生命不算完成。但是，一旦落于分别名相，必定纠缠不休，有的直至无间地狱的一片黑暗也不罢休。

《佛说阿弥陀佛经》云：“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

“西方”绝不是有人讲的地球的西方。地球是物质相，是不停转动的圆，言何西方东方？

生命之“念”起动之时，天地之始，有分别还未起动之时，“未发之谓中”之时，为之“东方”。即琉璃光如来主宰之处。

生命之“念“落下之时，不管此“念”纠缠多久，只要一落，便是西方，阿弥陀佛就在那里接引我们。这个“念头”的业缘不了也了了，了也了了。

此处的奥妙，我在《金刚经到底说什么？》一书，已经详作说明了。这里不再

啰嗦。

我们了不了的缘，阿弥陀佛代我们了了。我们就“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便是《金刚经》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

“逻辑理性”不是如此。

“逻辑理性”只属于人类。人类有稳定的不间断的眼、耳、鼻、舌、身、意，六大扭曲“明德”的肉体器官。

这样，“念头”就呈现为一种“定格”状态；于是有了统一的时空。生命便错以为眼前的“物、事、人”是固定不变的。

这样，在“统一”时空中，由分别心升起的“名”——“概念”就有了不可置疑的确定性。这是“逻辑理性”产生的根本的生命前提。

“逻辑理性”是由此产生的。对于“逻辑理性”，我们不认为它全是错的。在为事物作出基本定性方面，“逻辑理性”是必须的。没有“逻辑理性”，人与人之间也无法交流。没有“逻辑理性”，认知的确定性建立不起来。没有“逻辑理性”，世界文明的一体化也无法推进。

如果完全否定“逻辑理性”，人类的觉悟还要推迟两千年。在人类大进步中，“逻辑理性”功不可没。

但是，“逻辑理性”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更确切地说只是“实践理性”的一种补充，不能成为人类思维的主潮。更不能独尊一脉，罢黜百家。

而真正可怕的是，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全体堕入“逻辑理性”的迷信之中，而不知回头。“逻辑理性”成了科学宗教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实是客潜主位。

请观察我们人类的全部文化生活，何处不是“逻辑理性”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不得不存在的生命分别心，已经被基督文化说成“原罪”了。

老子更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不就是一种概念的确定性吗？

释迦老子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

真正麻烦的是，生命生活在“念头”中，对“念头”一旦作出概念的名相定性，“念头”立僵不说，人们还要把这些“概念”放之四海，以为它无处不适用，这就更使得人们死在某一个“念头”中不得出来。

真正神奇的是，人们所不知的是，人类心灵的力量太大了。人们常说，心、

佛、众生三无差别，实在是这样。我们的“心”一旦走上了“逻辑理性”的判断流程，外相客观物质也会随之变化。

人们，不要以为是科学的“逻辑理性”，为我们人类创造了什么。在我们享受“逻辑理性”的各种成果之时，我们就已经“僵死”在某一个“念头”中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依“逻辑理性”：

人，是动物，是高级动物，这本是从生物学生发出来的。

经济学的出发点，人，是经济动物。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来划分人的阶级。人，只能是阶级的人。

政治学的出发点，人，是政治动物。以团体规范来给人定位。法律和社会组织是政治对付动物的双重武器。

心理学，一切心理变异都可以归为“性”。

道德伦理学，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就必然要学习道德规范。道德规范不再是人性的审美升华，成了团体管理动物的，除法律之外的又一个补充。

科学技术，一切以肉体的舒适、便捷、享受，为最大商机，最大追求的。

人们看，当“逻辑理性”对“人”、“人类”一旦定性之后，全部文明、全部文化一起助纣为虐。在这种情况下，提道德人生，自由人生，和谐人生……不是天大的滑稽吗？

更要命的是，这种文化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貌似文明的动物世界。

一切志士仁人在这漫无边际的动物园里左冲右突，就是不知道人类社会的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因为它太完整了。

人们，毛病就出在你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沉迷于“逻辑理性”了。

人们如果想了解“逻辑理性”的巨大魔幻性，最好去研究一下黑格尔哲学体系。

当一个社会沉迷于“逻辑理性”之时，不要指望“实践”可以拯救人类出火坑。

马克思主义在其理论体系中，引入了“实践第一”的观念，这无疑是对“逻辑理性”的一次大挑战。但是，这还是以“逻辑理性”为前提的，对“逻辑理性”一次大挑战。

所以，这远远不够，远远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人类一定要回到国学的“实践理性”中来。

再说内省、念头与逻辑

“念头”如瀑流。

这是心学“内省”自心，应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上文已说，心学自悟中的“念头”，并不局限于意识领域中的意识瀑流。依国学的观念看来，色、受、想、行、识，都属于“念头”的范畴，或曰一切依附于“能知”的“被知”，都可称之为“念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实得不能再实的世界，包括我们的“肉身”，莫过都是“念头”而已。这实在是太让人疑惑了，但事实就是如此。

人们见过俄罗斯“套娃”吗？“念头”很类似于套娃，一层又一层，层层似是而非，似非又是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看似清晰，却永远恍惚。至短，无法记时，至长，永生永世难摆脱。说是“吾念”，又是“他念”，生命是一个大混沌。

人们还记得王阳明“格竹无悟”的故事吗？死“格”一竹，不仅不可能有什么“悟”与“不悟”，反而可能掉到朱熹所谓“穷”物之“理”的错误境地。

这是由于“物”本非物，只是由于“念头”一旦“定格”、“聚焦”，“幻”便成“真”，“虚”便成“实”，这才有了“物”。如果人们不相信，可以做试验。你只要对某一“点”，强烈聚焦，这时便会出现时下人们晓得的，玄而又玄的“神通”。只要注意力任意高度集中于一点，自会有许多奇异的变化。现在，这方面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中国文化中讲究“功夫”的一派，大半是在这里搞糊涂了，或曰是利用了这一点。

我们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实际是由于定格于一念以后，聚焦于一念以后，所造成的一个巨大假象。

人们在其中“发明”、“发现”、“创造”……尽情游乐。

千万不可以为“念头”只能是旋生旋灭，瞬生瞬灭。一旦生命聚焦于某一念，这一念必是有三千大千世界的繁复、繁杂、繁闹的变化，而且可能是永无终了。

一旦掉进去而不自觉，也可以说万劫不复。

“生命”、“明德”、“知”、“阿弥陀”、“心”、“性”就是如此奇妙。

儒门下手就让人们知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深义正在此处。

儒门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即“心”、“知”、“明德”、“阿弥陀”。

什么叫“念头”中的自觉觉悟？不是要灭掉或者摆脱这些“念头”，“念头”是缘，是缘就无法随意摆脱。关键就是要从中看出“天命”。这是儒门的魂。我们借此一说，要人们从“念”中观出阿弥陀度众生。能观出“天命”，观出阿弥陀佛普度众生，也就是不被“念头”纠缠。

对“明德”、“知”、“阿弥陀”、“心”、“性”的神奇体认，是任何逻辑理论、学术体系无法讲明白的。我们之所以一再强调“内省”，就是由于此。“念头”的这种神奇非你自己体会到了，你才会真正起信。你才会知道，释迦老子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绝对是大解脱的必由之路、必胜之法。生什么“心”？弥陀度生之“心”。

对“明德”、“知”、“阿弥陀”，“心”、“性”的神奇的体认，不是非得用俗说的“入大定”的方法不可。正确的应是，通过在生命长河中的“实践理性”的“学而时习之”，不断“内省”，同样可以直至“照见五蕴皆空”，且“度一切苦厄”。弥陀大愿必在其中。

如果人们真的认知了“念头”的奇妙神奇的变化，就不会在物理时空、人文情感、宗教善恶方面纠缠不休了。

懂得这番道理，未必十分困难，尤其是对于有着广泛现代物理学知识的当代人。但是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真的不纠缠物理时空、人文情感、宗教善恶，那就太难太难了。

“明月帘下转身难”啊！

人类即便知道我们今天文化所谓的物理时空、人文情感、宗教善恶，莫过是“念头”中的“一念三千”的虚幻变化，但是，要真正甩掉这种纠缠，真正达到随心所欲，尤其是人类今日的“知见”中所谓的随心所欲，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对于轴心时代的许多圣人来说，他们都知道要进入这种境界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仔细阅读儒、道、释三家经典，你会发现三家圣人几乎是尽一切可能，想引导人类走出这种生命困境。

尤其是佛家经典，几乎讲尽了八万四千法门。

这一切入门难，中途更难，至于走到这困境的尽头，一切大豁然、大解脱、大自由、大自在，唯有净土法门。

为什么？

这又得讲无尽无休的道理，我相信我写的几本小书尽力了，这里不重复了。

我只能告诉人们，我讲的“致良知”的“内省”，与其他许多人讲的，差别是不大的。从古到今，佛、道、儒三大家讲这方面内容的经典著作，大半差别不到哪里去。即便相互之间有差异，也不是十分要紧的。

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一旦学会了这种“打得念头死，保尔法身活”的方法，就可以万事大吉，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这是因为，明白了“明明德”、“致良知”，只是找到了生命大解脱的康庄大道，一天不走到尽头，都很难说个“不退转”。这是唯净土法门可做到的。这就是我不断批评有些人不明就里，在净土之外乱自“创法”的原因。

禅宗讲大彻大悟，同时也讲三皈依，也是这个原因。但单纯的三皈依，因为不具体，并不能保证“不退转”。真正大彻大悟的禅师，大半最后必定发愿，一曰来世继续出家供养三宝，实是不间断修行；二曰求生兜率后院，等待弥勒下世；三曰皈依净土法门。净土六祖以后的七位祖师，从永明延寿直至印光法师都是大彻大悟之后，皈依净土念佛法门的。

因为，佛说：

“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致不退转。”

只有当我们在“致良知”之时，时时体味，自己进了“南无阿弥陀佛”赐予的“不退转”位之后，心灵、心绪，乃至整个遭遇、观念、情感，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不但不随“念头”所转，不迷于“念头”，而且要随时把“念头”引归于“法身”、“道心”、“天命”的变异，即“止于至善”，那就可以是，良知到，妄念消了。

对于自己遭遇的“念头”，不只是不就念头说念头，而是要明明白白知道，同样是这些“念头”，如果是站在“法身”、“道心”、“天命”、“阿弥陀佛”的角度该是如何理解的，认知的。

说得更明白一点，“念头”的到来是因缘，是宿命之业力所牵，不可改，不能改。在过去，这一切都是消极受报的恶性循环过程。现在由于皈依了“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良性循环的退业过程。我们的“理性”的责任，是在每一个“当下”的

生命实践中看，阿弥陀佛怎样为“我”退业，同时又是在怎样的普度众生的。

阿弥陀也没有阿弥陀，回归至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众生在铁幕上打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口子。

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打得念头死，保尔法身活”的“实践理性”。

在这个过程中，“逻辑理性”基本无用，非“实践理性”的“内省”不能体认这个退业的过程。

在这里，在现在，真正障碍我们人类大解脱的障碍是什么？就是古希腊文化传过来的，也是人类必经的一个思维过程，即所谓的“逻辑理性”。

就以上面的例子讲，一提起“不退转”三个字，在许多佛教徒的大脑中，立即浮现出“不退转”这个概念及它的全部内含与外延，什么不被念头纠缠的“清净无为”、“法喜充满”、“神通广大”等等。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作为文字表述没有错，但是如何成为“我”的具体的生命实践？否则这些概念全部是“戏论”，全是与自我当下的生命实践脱离的“抽象”，不仅无用反而是“障”。

我可以告诉你们，不是这些概念对与不对的问题，而是即便是你的生命实践达到了，你若没有“致良知”的自觉，“清净无为”、“法喜充满”、“神通广大”，这一切也都会随时和你擦肩而过，了无知觉。

一旦失去这种“敏感”，你就根本无法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不退转”位。甚至认为净土法门根本没有作用。

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绝不迷信，不迷于一念，也不昧于一念。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自觉从“逻辑理性”中跳出来。

这是我们借人们常说的“修行”，讲的“念头”与“逻辑”的第一个例证。

如果回到现实生活中，回到具体的世间政治、经济、文化中，又如何处理“念头”与“逻辑”的关系呢？

且听下文分解。

欲望与良知

是肉体人就会有欲望。

克制欲望是多余的，也是不可能的。

是人就有业力充满的肉身。是债就要还，是缘就得了。

大力提倡人类应该克制欲望，确实是好心、善心，不必过分责罚。

人类的一切灾难确确实实大半是因为欲望引起。

我坐过监狱，在监狱里整整呆了十三年。释放后又在劳改就业队呆了四年。对于监狱中犯了罪的人，我是认真了解过的。不能说百分之百，最少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犯罪，与肉欲有关。强奸罪、诱奸罪就不必说了。就是盗窃罪、贪污罪，追其犯罪的根源，也大半与肉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山西大同劳改时碰见一个杀人犯，据说是失手杀人，没有判死刑，死缓改无期。我们在一个监舍，从言谈话语中，我明白了他杀人的动机，只是因为打架的那天，他身边有一个穿小白鞋的女孩子。虽然他们不认识，但那女孩子一直在观看几个男子吵架。后来动起手来，他的确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样一来，他觉得自己在女孩面前太丢面子，这口气没有办法咽下去，这才下了狠手。等他发现真的把人打死，后悔已经晚了。

他告诉我说，初入狱之时还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判完刑到了劳改队，整个心就松了下来。只要一闭眼，打架那天的一切都模糊了，甚至到底怎么打死人也记不清了，只是经常有双小白鞋在眼前晃。

六十年代的中国，女孩子极少有穿高跟鞋，穿小白鞋应该是非常俏皮的打扮。

据我所知，这位同监后来又犯了同性恋的“错误”。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与这位同监同性恋的是一个很俊俏年轻的盗窃犯。他是太原人，一所小学的体育老师。身上虽然也和我们大家一样，常年是囚

服着身，但其脚下常常是一双体育教师爱穿的白网球鞋。

在六十年代末的监狱里，同性恋一般不加刑，但必须批斗。我有几分文化，他们俩的批斗材料是由我执笔整理的。从材料中我看到，那位杀人犯的同监，是自愿做这个年轻盗窃犯的“老婆”的。他们交往的纸条上，双方是以“老公”、“老婆”相称的。

类似这样的事我在监狱中见得太多了。

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早在那时，我似乎就养成了“内省”的习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宿命中就有着人们常说的“佛缘”、“道缘”、“儒缘”。

将我的宿命倒着看看：活到快七十了，像我这样的人，说宿命中有僧道之缘应该是不为过的。我的确出过家，一生所交往的挚友非僧即道，或是文人墨客。我曾下决心想交一般贩夫走卒、酒肆茶楼的朋友，但真正贴己者极少。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我算什么政治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有什么坚定的政治立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实在是有几分“冤枉”。

监狱生活久了，头脑也冷静了。尤其是在观察了大量同监的犯罪动机之后，我突然不寒而栗了。

如果我不是披着一张“现行反革命”的皮，我会不会也成为同性恋者呢？太难说。整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是我的青春期。

我不是贬低“同性恋”。然而，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来说，“同性恋”绝对是一种奇耻大辱。

我“内省”自我，如果那时不是一件“现行反革命”的外衣把自己“架”了起来，我这样情感充沛、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很难不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战胜性欲的方法是拼命劳动。六十年代，我在劳改队，不管干什么活，都不会落于前三名之外。每天疲劳到了极点，倒头便睡着了，连梦也没有，还说什么“性欲”。

犯人每周也有休息。值得庆幸的是，监房的晚上是不许灭灯的。性欲难熬的我，只有通夜读书。监狱里又不准有别的书，只有马列与毛选，外加中医。我说一本《反杜林论》让我翻成了油麻花了，绝对没有半点夸张。

我的哲学、国学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

今天，我真心感谢我的这一段监狱大学的生活经历。

我也庆幸自己的反革命身份救了自己。

我太了解自己了。

我是“现行反革命”,但我绝不是什么“志士”、“壮士”。

正如上文所说,我入监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但关键还是“性欲”惹的祸。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追着本单位一个女同事,一直暗恋着,不敢直接表达。有一个星期天,我借口请她到我家吃饭。饭后,我对人家动手动脚,使得对方大喊大叫,第二天人家便报告了领导。领导立即找我谈话,严厉批评了我的“流氓”行为。

好在领导批评我的时候,我不在本单位上班,被借调到农村整风整社。被领导批评之后,我回到乡下,就没有一天安顿过。每日睡觉都是辗转反侧。这倒不是性欲作怪,主要是害怕回到单位,再也无脸见人了。

准确地说,我当时敢于铤而走险,关键是虚荣心支持的。政治因素,只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包装。

但是,六十岁以后的我,却认识到这十三年的监狱生活对于我太重要了。其重要性不一一列举了。最起码的一条,如果没有十多年苦读马列,我就不会发现南怀瑾诸人在国学、禅学上的严重失误,我也不会如此深刻理解净土法门。

其中的逻辑关系不详论,实是无逻辑。如果说有逻辑,也只能是挂一漏万的勉强杂凑。

这份经历对于我来说太宝贵了。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欲望冲头时,不见得是性欲,色欲、财欲、名欲……千奇百怪的各种欲望,随时都会袭来的。

我知道“念头”如瀑流,一刻也不会停歇。只有与我有切近的“缘”的“念头”,才会引起我的重视,形成对自我灵魂的冲击,有的不下七级地震。

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我要求自己尽可能“理性”一些。绝对不过早下结论。此“念头”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对,是错……由它折腾,观看它折腾。恰如“牧羊”,甚至可以说是“牧虎”、“牧蛇”。既不靠近它,也不放弃它,看它会把我领到什么境界。具体的例子不说了,太多、太多……

最后我发现,正是这些“欲望”一次次领着我走上了学习普度众生的路。你说怪不怪?

说起“欲望”。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贪、嗔、痴,没有一个是什么“真善美”,大半部分的几乎无法判断是好是坏。我只有一条,凡所有缘,只求其“了”,不拒绝,不

推脱，不矫情，不迷恋，不激动……尽可能不判断。即便不由自主下了判断，也立即自我否定，痛责自己自作聪明。

最后，甚至也不求什么成功失败。

我观着“你”，看你如何游戏，如何刺激，如何狡猾，如何歇斯底里……

我永远在“内省”中审美，在审美中“内省”。

因为我这一生有无尽的“教训”告诉我：“欲望”正是“良知”即将到来的苗头。

人们，当你持有这种“致良知”的心态对待生命，对待念头，对待欲望，对待一切，你会发现，这生命好奇妙，好繁华，好美妙……其乐无穷，其乐无穷。我是没法给你说。关键是不要把“欲望”只当成是自己的，随时保持一定的距离，审美，审“欲望”运动之美。

这时我才体会到，为什么阿弥陀佛会把他接引众生的世界，称之为西方极乐世界了。

我现在还没有甩掉业力身，我还没有真正自由，只是知道自己非自由不可，非解脱不可。“致良知”也只是入了一点门，就能如此愉快，如果我的业力身全解脱呢，又会如何？

我总在颂《老子》：

>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伟人呀！圣人！

伟大呀！老子！

虽然您是“故强为之容”，但句句打到我的心坎上。

“念头”于我，“欲望”于我，永远是附体的幽灵。我不知它的到来是灾是福，我也不想猜测它是神，是魔，是鬼，让我们共舞！到底是你附体我而生，还是我附体你而生？反正这就是生命。活着、活着……这样说起来轻松，在与“欲望”共舞时，可真是“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在这个过程中常常“旷兮其若谷，混

兮其若浊”。

是的,“欲望”一切是“你”作主,我不作主,但是你作不了我的主。我作自己的主,我就是“你”的主。永远是“保此道者不欲盈”。

“欲望”这个幽灵在我的王国游荡着,我不能不随时警惕被你牵着鼻子走了,你太狡猾,太阴毒,太出没无常。

但是,我坚信一切皆我“善缘”,哪怕你是青面獠牙,也是“善缘”。哪怕你是洪水猛兽,也是“善缘”。可能我会因你而灾,因你而福,因你而死,但是终极必是极乐之福,“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是缘就得“了”,说什么福,说什么不福?说什么愉快,说什么心酸?……一切都是生命导演的必然……

不说终结。“保此道者不欲盈!”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就是当下,我理解了这人生,这世界,这生命。飞速上升的火箭凌厉,灯火明灭的潇洒,七情六欲的舞蹈……只是为让我明白,明白,再明白……“欲望”往往是我大觉悟的前奏。

解脱之路看似艰苦、艰辛、艰难,实是五光十色,灿烂辉煌,耀眼夺目……

这就是中国人与西方逻辑理性差异极大的,却高级得多的“实践理性”的“太极思维”在起作用吧?

“实践理性”的“太极思维”非功利性、审美性,决定了他始终把“欲望”当成一种审美对象,不是“我”,也不是“他”。这样,“欲望”就可以不止是灾难,你随着它走着,共舞着,时而惊涛拍案,时而莺歌燕舞,甚至可能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一会又天崩地裂。不妥协、不惶惑、不畏惧,也不贪求……“致良知”的路永远是如此。正是在这样的盘肠大道上你才会坚定地说:“我是人!”“我不是动物!”动物绝不能如此清醒明智。

这是由于,世界的进步,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只要不执着,千回百转之后,你会踏上生命大觉悟的节奏。

在你真正踏上了生命全体大解脱的节奏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新的文明已经扑面而来。这个世界不光你一个人在觉悟。人人都在觉悟中,佛眼看众生无非是佛。

人类，回到审美吧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人类说。

如果只是讲道理，人类已经深深陷入了“逻辑理性”之中，任凭我有一万张嘴，你也走不出现有的这种思维体系的陷阱，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

不要埋怨今天的人类都生活在仇恨之中，如果人们都以自己本来是“天”，本来是“道”，本来是“佛”，而不是“动物”，这种仇恨不是就会顿时烟消云散了吗？

不要埋怨今天的人类道德沦丧、纸醉金迷吧。如果人们都知道，肉身只是生命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不成之为世界。但是，载体只是载体，人不是动物。载体的无奈，不应该影响精神的升华。只要稍有这样的觉悟，不用你教育、规范、管理，他自会向“天”、“道”、“佛”升华。

即便绝大部分人还会沉迷于肉体的七情六欲，只要人类中能有人明白肉体非人，哪怕只是为数不多的人，世界文明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信吗？人类太小看自己了。我说你是“天”，你是“道”，你是“佛”，你能否硬着头皮相信一回，以致你能坚持一段日子，再来观察你四周的人文环境，看看会有什么变化？

如果你是“天”，你是“道”，你是“佛”，你会如何看待你四周“道德败坏”的人？还会厌恶他们吗？不会觉得那只是孩子式的天真烂漫的幼稚吗？你会如何对待“纸醉金迷”的人？还会义愤填膺吗？一定会觉得那莫过是没有长大的孩子的恶作剧罢了。

这种思维只能是以“实践理性”的“太极思维”为思维主轴的人，才可能产生的。下面我会讲这个道理，为什么以“实践理性”的“太极思维”为主轴的人类，才会意识到自己是“天”，是“道”，是“佛”。

关键是，一旦人类脱离了“非此即彼”的逻辑理性，心灵会大大柔善起来，精

神一定会有大的升华。假如你在一个大剧场中，你在一个大集会中，你在一个舞会上，你的精神能不升华吗？如果人生就是审美，你又该如何？

生命界作为一个系统，善善，恶恶；美美，丑丑；对对，错错；是是，非非；都有他存在的价值，都是我“心”，我“性”，我“明德”，我“阿弥陀”的繁华似锦因缘的展示图画。

人类就是这样发展的，进步的，成佛的。

我的“心”就是这样繁荣丰富！这就是自我心灵的审美。

若作如是思，如是想，如是念，人心能不柔善吗？

只要人心柔善了，柔顺了，柔和了，这大自然都会是风调雨顺的。

你相信吗？今日人类愁得不得了的环境问题，环保问题，健康问题……靠全球治理，不管订多少条约、协议都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如果七十亿人中，有一部分学会了中国国学的“致良知”，了知自己是“天”，是“道”，是“佛”，坚持对自己心灵的“念头”审美，这个世界的自然环境一定会大大改观。

说到这里，人们一定会认为我又掉到神秘主义中去了。

哈哈！“逻辑理性”就是这么决绝，这么粗糙，这么愚痴，这么无情，永远也了解不了生命的真正秘密，似乎天下的一切问题都只能靠高科技解决，再不然就得靠巫术神通。他们不知有距离的柔情审美，是缓解矛盾的绝招。

我没有办法让你相信，我没有办法用逻辑推导的方法说服任何人。只是乞求，人类，展开心灵的“太极思维”审美吧！

因为这一切是否真实、真理、真相，是否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只有靠你自己在“实践理性”中去自觉体认。

注意，是“实践”的“理性”审美。

注意，“自觉”是第一位的，光有实践而不自觉，也还会是茫然无知。“自觉”就“理性审美”。

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今天的世界能成为现在这样的文明、繁华、富裕、健康，和释迦牟尼佛没有关系吗？和老子、孔子、孟子、庄子……没有关系吗？和耶和华、耶稣没有关系吗？

今天活着的人中，大半会承认他们是伟人、圣人、佛，值得尊敬，可以供入殿堂，他们的伟大理论值得学习并加以运用。

但要人们承认这些圣贤与今天的人幸福生活本是息息相关，更进一步说，是他们为今天的人类幸福奠定了基础，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同意。

今天人类的繁荣，是人类自己的劳动创造的，是自然科学创造的。

以“逻辑理性”来推导只能是这样的结论。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这一切只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圣人们的博大精深有作用，但不是主要的。

一切人都会这么说。

不要说对于广大的“逻辑理性”深入骨髓的人类来说，他们会这么认为；就是现在被人们尊奉为国学大师的那些人，不管他们讲佛学，讲道学，讲儒学，讲基督学，多么头头是道，但要他们承认，今天人类的全部幸福，主要是由于这些圣人的出现与存在亦是万难，万难！

在这些大师心目中，这些圣人充其量莫过是一群博大精深的理论家。他们和今天的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政治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的不同，只是他们的“理论”更博大精深……

只此而已，只此而已……

人类呀！你太不了解自己的“心”、“性”、“明德”、“阿弥陀”的力量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根本不了解“圣人心”的巨大威力。为什么？因为所以圣人心，皆是慈悲心，而慈悲心的来源正是生命的审美。审美是有力量的，使我心柔善。心底柔顺了，能没有力量吗？

但是，我们也不神化这些圣人，他们照样没有神通，他们有的只是不是神通的神通。这就是他们对自我心灵永远是审美。对他们来说，没有外界，一切都只是自心“念头”的闪烁，那么，“内省”自我，就是认识世界，以此心态，一切自然是审美。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圣人的一念，与我们的一念完全一样，完全一样。但是，又完全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

难解！难解！关键是，我们有内外之别，对外界的，不是自己的，非贪即嗔。如果一切只是“我”的“念头”，不就只剩下审美了吗？你的心会有什么变化？

真的难解吗？不！一点也不难解。只是当“念头”呈现在他们的“能知”之心时，他们一心审美，以审美心态看“念头”，就是最好的觉悟。于是，他们自觉觉

他、觉性圆满。其“实践理性”的结论，也就完全不同于常人。准确地说，他们的每个念头就都是“至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心”就可带动全体生命的“能量”，威力无比的能量。这没有什么神秘，你觉悟了，你的“心”的能量也是如此。

“实践理性”是有实际力量的。“逻辑理性”没有力量。

“实践理性”是知行一如的审美，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全息，这是因为一切“实践”都生命所以有力量。

“逻辑理性”是知行分割，只有交流的作用，不能调动全宇宙。

什么是“实践理性”？

就是把自己生命的全过程，演变为一个全程的审美过程。

纵观人类历史吧，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不可能是逻辑促成的，只能是审美升华的一步步积累。

生命也无生命，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念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功利是抓不着的，就只剩下审美了。

“念头”的审美，非功利的，无目的合目的性，合人类大解脱的大目的。从而就不计较、不纠缠鼠目寸光的功利了。

“念头”的审美，也讲究审美距离。我作我观，我观我作，我审美我自己的全部的生命活动，也就是审美这个世界，这个人生，这个人间。

因为我的生命“念头”本来就是众缘和合。所以，我也是审美这个世界，审美宇宙的全息，所以力量无穷。

在一切生命的因缘运动中审美；在一切审美中展开生命的因缘。

执着也不怕，因为主旨是审美。

贪婪也不怕，因为主旨是审美。

七情六欲也不怕，因为主旨是审美。

愚痴也不怕，因为主旨是审美。

“实践理性”的生命审美是怎么回事？

“学而时习之”。

《论语》以此五字开篇，决不是随意的编排，其深意非历经者不知其妙。所以接下来是“不亦说乎”。“悦”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审美愉悦。

这个“学”，当然就不是今天为生存、为功利而学之“学”。

因为是审美，“实践理性”从不对已经认准的事物的“名”，念头的“名”，下最

后的定义。什么是“人”？“实践理性”绝不用一个定义框死你。因为一旦定死，就没有审美趣味了。

生命最根本的特点只是“实践”。只是为了体认生命实践过程中的确定性，才不得不借助于“名”。

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什么是人？“学”，这就是生命的实践。在实践中，你自会对什么是人，作出你自己的判断。这个过程，你体会你是“人”的过程，一切只能是模糊的，却又是肯定的，审美的。你的判断只能是审美判断。

一个小孩子就知道不吃屎，这就是“良知”，这就是“实践理性”，这里包含了“审美”，因为孩子不可能用“逻辑理性”思维。

两三岁的孩子就知道屎臭，只有狗才会吃屎，人是不吃的。这实在是一种审美的直觉鉴别。

这样，这个孩子已经用自己的“审美理性”回答了什么是“人”的问题。千难万劫，“人”对“人”的认定都是这样进行的。如若不信，每个人可以自我内省体会一番。

不用定义，不用推理，什么是“人”？在这个小孩子心目中已经是非常清晰了，肯定了。就在此时，小孩子心目中一定有一种“振奋”，为什么？他对自我审美了，审美愉悦的产生，就是验证。“人”，就是这样逐渐成熟为“人”的。

只要是“人”，这种生命的实践，随时在进行着，这就是“习之”。

这个“习之”是永远愉快的，因为全部是自我审美。但是只要一刹失去“理性”，这个“习之”也便停止了。你会被你眼前的外相的功利诱惑牵着鼻子走了，“理性”立即荡然无存，审美也荡然无存。

一切皆审美，只要你不被眼前的“相”，不管什么“相”，牵着鼻子走。

因为如果一切是“功利”，就会刻意分别什么善恶、是非、美丑、对错，分别后再去处理、打理……最后是喜、怒、哀、乐、悲、恐、惊……

“理性”不存在了，审美不存在了。

“学而时习之”中断了。“不亦悦乎”真的没有了。

是不是一有了“理性”，就没有了情绪判断，就没有七情六欲呢？

当然不是，如果生命的一切只是审美，人的情绪判断，七情六欲仍然存在，但心绪却是大大不一样的。功利心引起的情绪，与审美引起的情绪是有本质区

别的。

哪一个人会因为看了《白毛女》而当场打死黄世仁呢？不等于他不恨。

哪个人会因为看完《奥赛罗》而自杀呢？不等于他不悲哀。

只要坚持审美，距离感是自然存在的，这便是一种“理性”。

正因为我们国学的“实践理性”是一种“审美理性”，所以会是“不亦悦乎”。

禅宗讲“看破”、“放下”，后来的许多后学怎么也模仿不了，原因正在他不知，这是需要以审美心态对待事物的。事实上禅宗这种提法，也是强调生命实践中的审美特色。谁在看戏时，不知角色是演员扮演的呢？

当然，国学提倡的“实践理性”，不止是停留在这个水平上。

进一步就是：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性”，“心”也，“知”也，“阿弥陀”也，“明德”也。

我们的“性”是从何处来的呢？“天命”。

不光我们生命的感知、悟知、觉知的能力是“天命”赋予的，就是我们在那一刹那见什么“相”，即见何人，何物，何事，也是“天命”。

这是需要大觉悟才能达到的一种“理性”。

人类的心太粗，往往以为自己是想见什么就见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什么，就得什么都见了，干了，得了，也就欣喜异常了；见不了，干不了，得不了，就痛苦万分。

其实，非也，凡所见、所知、所干、所得，皆“天命”也。时至今日，人们可以想象一下，慈禧太后有手机不通、电视不明的苦恼吗？

这就牵扯到《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明德”，我们每个人的“明德”，都是“天命”所定，这就是根本的“明”。

不同的生命载体有不同的“明德”。

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的“明德”。

不同的时代文化有不同的“明德”。

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明德”。

我们在使用自己的“明德”审美之时，知道自己“明德”的这些局限性，事实上也就是“明明德”。每当“实践”时，加进你认知自己的“明明德”的这些“参数”，这就是“明”，也就是“理性”。这个“理性”会告诉你“生命无我”，一切都不是你

的，你还讲什么功利，不就只剩下一个“审美”吗？

一个“学而时习之”，是实践，是审美。

一个“修道之谓教”，又是实践，是审美。

一个“明”“明德”，更是实践，更是审美。

什么是人？

不给你定义，要靠你一个又一个层次的理性实践自己去作审美认定。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内省”一回，少者几岁，老者百岁，我们是不是都是在自己这种永不间断的生命审美实践中、待人接物之中，不间断地认可自己是“人”的？

“人”的内涵与外延，就在这个生命的理性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着。但是，决难用“定义”表达。哑巴吃饺子，人人心中都有数。

外相永远在不停地变化，过眼烟云，过眼烟云，能记住的不过万一，记不住的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但是，就是在这个“实践理性”的审美理性中，作为人的你，越来越成熟，为什么？因为有审美记忆。对于“什么是人”的回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自信。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人！”这时，逻辑理性是无用的。

虽然你很难用逻辑语言表达出，自己为什么是“人”、“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是“人”，但是，你的内心世界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了，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坚定不移了，越来越自信了。一旦失了这个自信，人就会自杀。即便自杀，也不关“逻辑理性”的事，仍然属于审美。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是人；但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不是人”。

这个问题，是人就可以回答。这便是“实践审美理性”，“学而时习之”的结果。

对比一下“逻辑理性”，下手便把人依生物学原则加以定义，定义为动物，不管你在“动物”这个概念名相前，加多少定语，都不能把人和狗、猪、羊、牛彻底区分开来。

“实践理性”的审美却完全可以。我们每个人都清楚知道自己不是动物。

是人，就可以自信满满地向你回答，自己为什么不是狗、猪、羊、牛之类的动物。

这回答是绝对自信的。因为他有自己无数“实践理性”审美的积累认证。

绝不会含糊，不容辩驳。

这是因为“实践理性”的审美，事先没有用一个所谓的“定义”，把“什么是人”的课题框死。一切依赖活生生的人的自己的理性审美体验。

什么是“人”？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中庸》说得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大学》说得更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道”统率着“诸行无常”的“性”。

“人”，之所以可以称之为人，就是可以与“道”合。与“道”合，就没有功利，就只能是审美。

也就是说生命的理性审美，永远是以“至善”、“亲民”、“新民”为基本坐标的。反过来说，你在生活中，处处以“天命”、“至善”、“亲民”、“新民”为坐标，你的生活就是审美。

更确切地说，人，本来是“天”，是“道”，是“至善”，是“佛”。所以可以“止于至善”，可以与“道”相合，与“天”相合，可以成“佛”。人，只剩下审美。审美中觉悟，觉悟中审美。

天、道、至善、佛距离我们很远吗？确实很远，但又很近、很近，说到底只是“一念之差”。以功利判断生命活动，就是俗人、动物。以审美判断自己的生命活动，就是“天”、“道”、“佛”。

生命只是“念头”。

同样一念，看人们如何用心。

你是动物，就像动物一样用心，一切只是以眼前的肉体依存为标的。贪、嗔、痴，是其必然。

高兴了，没完没了的“贪”。

不高兴了，没完没了的“嗔”，尽想着翻盘，饱含着一切怨恨、激愤，再去追求，追求……

一句话，堕入“念头”之中，还自以为得计，非是直至无间黑暗不可。

如果你是“天”，你是“道”，你是“佛”，一切只是审美，审完了，不自然“放下”了吗？

如果生命的一切只是审美，你会如何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念头？

救生、度生，哀生，怜生，知一切只是自己的缘。在缘中审美，自有慈悲心，同情心，柔善心。人们如果不信，就请回忆一下，你看戏、看电影时是否是这种心

绪。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缘所生法，我说本是空。”

说到底还是“审美”。

生命的运行是如此奇妙的全过程“审美”运动。

最后是：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我们又回到了《论语》。

这样的生命是什么？

南无阿弥陀佛！慈悲，慈悲，还是慈悲！

如果一切只是慈悲的审美，我们的世界能不是柔善的吗？

从“反右”斗争那点事说起

诸位读这篇文章不要关心我讲的内容。比如对反右斗争，对中国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我和你的看法肯定差别很大。这不重要。我只是借历史上这些事来介绍什么叫“实践理性”的思维。同时，也可以使你看到“逻辑理性”的局限性。

“心学”，国学的心学实际上是极为简单的。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是在“致良知”的“实践理性”中，真正完全落入“逻辑理性”的人非常少，除了上学读书读呆了的少数人。离开了文化概念、生存经验、肉体欲望，这些人就没有自己的思维了。这种情况虽然在今日人群中几乎无处不见，但大量的人还是生活在“实践理性”中，只不过不自觉罢了。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实践”总是逼着人们非服从它的牵引不可。你不服从“实践”，非按“逻辑理性”去思维，“实践”就非惩罚你不可。

我们讲心学，与其说是宣传一种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不如说是唤醒每个人的真自我的第一步而已。

人们，回忆一下你的生存经验吧！一般说来，缠绕生命的“妄念”，大致可分三种：第一文化概念，第二生活经验，第三肉体欲望，即“情”与“识”，正是这三种看不见摸不清的魔鬼，几乎是每分钟都附着在我们生命的实践中，使我们的生命活动总是呈现为扭曲相。

《圣经》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原罪”的世界。

《佛说阿弥陀经》说这里是一个“五浊恶世”。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其说的就是我们指的这种情况。

人类能不能自觉进入“致良知”，这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个实践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心学，是“实践理性”的学问，虽然可以使用“逻辑理性”来

表述，但由于二者本质上是有极大差异的，想完全靠“逻辑理性”表述清楚，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是极有害的。

说实在话，我的“心学答应录”实在是时也、势也所逼，不得不如此。诸位应该可以注意到，我往往只讲生命在“用心”之时，你“不应怎样”，很少讲“应该怎样”。因为不同的生命在每个不同的“当下”，应该怎样，是无法预料和规范的。

我反复说过中华文化在未来的一百年至三百年间，要导致世界文明的一个大变革，但我不认为会产生所谓的新的思维“规范”，也不应该同时在政治上再产生一个新的“中华帝国”。只是由于人类文明自身要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现在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又只存在于中国，所以中国必兴盛。兴盛了的中国只是其萌芽，即使是中国真的成为世界经典强国，也不会是像今天美国这样的强势国家。国人也不可能像英、美做过的那样，在全世界呼风唤雨。“振兴中华”的口号再喊个三五十年就可以了。中国人真正要永远喊的口号，只能是“为人民服务”。

亚洲人大半都熟悉“菲佣”这个概念。我看今后的中国人，在未来恐怕要为全世界人民服务。虽然未必是“佣”，但形态上和“佣”也差不多。哈哈，我这么说，估计会惹怒许多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姑娘。你们还年轻，也许会见到世界未来展现出的这种局面：

这个世界真正干活的大半只是中国人，中国人几乎养活整个世界。当然，那时的外国人也会普遍尊重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在那时就不只是“佣”了。这又该是什么？

既受别人尊重又养活别人。是什么？像不像中国小农经济时代，每个家庭中的“父亲”与“大哥”？

如果不是“实践理性”起作用，而是凭文化概念、生存经验、肉体欲望，你是很难预见到这样的世界未来的。

为什么会如此？

我没法说。如果真要我说，我只能说谁要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现在只是在中国广泛流传呢？谁让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清楚知道自己这一生肯定成佛不可的呢？

这么一说，又会令无数的人堕入五里雾中。我没法子了，我一生的生命实践告诉我，只能是如此，岂有他哉！

如果我们对未来世界有了这样一种初步的预见，再反回头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我的看法又会和许多人不一样了。

一九五七年，新中国刚成立八周年。在新中国未成立前，以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日子里，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抱有一种幻想，中国会进入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之中。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许多民主人士都幻想有这样的可能性。他们都想过一把“治国”的瘾。连柳亚子这种人，都认为自己可以“治国”。

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一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半都认为欧美的民主体制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发誓终身为之奋斗的。他们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也能成为那样的社会。即便是时至今日，在极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理想仍然是十分有市场的。

其实，这种思维是掉到固有的习惯了的文化概念系统中而不自知的，是一种幼稚和盲目。

今天的欧美社会体制的确是最富“人性”的一种社会体制，但不见得伟大。它莫过是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体制的一种延伸。

如果人们认真研究一下古希腊、古罗马的所谓“民主”体制，你会发现，这种“民主”，如果不只是城邦国贵族之间的“民主”，也最多只是这些城邦国中的“平民”、“贵族”共享的民主。人们在大力称赞这种“民主”之时，往往忘记了一个前提，这些城邦国的贵族与平民大半是不劳动的。他们的生活几乎全部是靠奴隶与农奴供给的，再不然就是海盗式掠夺而来。古希腊、古罗马本质是海盗国体。

即便是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欧美各国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法国是最富民主精神的国家，其奴隶的彻底解放，也只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美国对黑人的歧视的消除，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

人们如果再仔细一点看一看，就会发现欧美国家奴隶制的解体，和这些国家的工业文明是息息相关的。工业文明如果不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解放奴隶就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所谓欧美的工业文明的发展，也不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欧美工业文明的进步，又是伴随着他们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成功发扬光大的。

广大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劳力、市场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根本基础。也就是说，西方的民主社会，永远要有人为之付款买单，不然这个社会是无法实行民主的。肚子吃不饱要民主干什么？穷人要抢劫的自由，谁也不会给。

今天的美国不同于传统的英、德、意、法诸国，他已经把一切武力的政治殖民，变成了文化的经济殖民了。如今世界经济上的大量游戏规则，都是围绕欧美的利益制定的。后起国家只能是夹缝中求生。

在中国，民主自由政体只能参考实行，不能照搬，这其中有更深刻的历史成因。我在不少文章中已经说过，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以海盗文化为载体的、以基督文化为纽带的当代文明，已经走到自己的尽头。美国文化已经成了这个文化的经典与顶峰，这个文化的历史功绩绝不能抹煞。西方的一神宗教文化，东方的通天教主文化，都被这个文化彻底铲灭了。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个文化自身的痼疾也显露无遗了。二十一世纪则是新文明诞生的世纪。

简言之，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要从以“逻辑理性”为主体的文明，过渡到以“实践理性”为主体的文明。而“实践理性”最自觉、最明晰，最高水平的理论，只在中国国学的“心学”中。

不管从人类的眼光看，以美国文化为经典的文化现在显示得多么美好，但其作为文化，肯定是走下坡路了。纵观今日的世界文明，能把人类文明再推上一个新台阶的，只能是古老的中华文化了。

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本区别，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反复讲了，我认为大致是讲清楚了。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相信，以真正的中华文化为底蕴的新文明，已经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走向人类。这是无法阻挡的潮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九五七年的中国就不能走向政体的民主自由化。这是局限于“逻辑理性”的人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问题非常简单，人类现有的文化强化了人类的“个体性”。这种文化完全抹煞了生命的整体性存在，把对“我”、“人”二相的执着，变成了天经地义的真理。但生命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这说的就是生命的本来的整体性原则。我们每个生命的最根本功能，“能知”、“所知”，应该全是整体的“天命”的功能，而非个体的功能，只是显示为“个体”。也就是说，“个体”是个假象。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类文化非有个大变化不可。君不见，三千年前人类文明的主体是“鬼神文明”。据现在可查的历史看，那个文明也是极其辉煌的，其覆盖也是非常广泛的。只要稍微翻阅一下《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便可了知，“鬼神文化”在那个时代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创世纪》的作家不得不引导以色列人尽快走出埃及，说是去寻找“流蜜的土地”，实际上是想走出“鬼神文化”

的强大统治圈。

自那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鬼神文化”日见衰微。至工业文明出现，自然科学几乎是判了“鬼神文化”的死刑。这在三千年前几乎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对于今天的人类社会的人们来说，已经是活生生的事实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使我想起了《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他们走出了埃及，不再受法老鬼神文化的残酷统治了，但是走到中途，他们仍然要打造金牛，自己主动去恢复鬼神文化。摩西、约书亚一生都在和这种“复辟”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依《圣经·旧约》，走出埃及以后，只要以色列人想恢复鬼神文化，他们就会遭到严重的灾难，甚至灭国。在那漫长的日子里，是一神尊崇的宗教，还是多神崇拜的迷信，一直是以色列文化生死存亡的分水岭。

我们如此议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仍然是依西方文化的线性逻辑，还不是真正国学的“实践理性”的“致良知”思维。

一九五七年，过去五十多年了。我们不必纠缠在那个年月的具体事件上。我们看看今日的环球，似乎一切就会更清楚了。

世界文明要实现二十一世纪以后的大转移，必须有自己的文化基础。从目前的人类文明来看，唯一可以提供这个基础的，是中日两国的文化。不用我们多说，人们只要随便思考一下，便知日本文化无论如何担不起这个大任。他的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在人类从“鬼神文化”走向“人本文明”的最高潮期，几乎举全欧洲之力还不够这个文化折腾的。最后，白种人在美利坚搞出了一块开阔的国土，才终于完成了“人本文明”的建设，出现了美国文化这样人本主义文明的经典典型。

任何人也不能否定欧美文明的这一次大崛起，把人类文明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那么，新的人类文明该从哪里崛起呢？放眼世界，除了中国还是中国。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古文明对什么是生命的本来面目早有透辟的认识。这些年来，随着国家的强盛，人们已经逐渐看到了中国固有文化的优越性。

但是要把中国文化固有的优越性，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可以和欧美文化相媲美的力量，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如果让我说，这个准备已经进行了五百多年了。

如果民主自由加工业、商业化，是人类的最高的最美好的极端境界，早在五

百年前，甚至六百年前的明朝中叶，中国社会完全有实现这个转变的一切条件。如果人们不相信可以去读一读《明史》。

明中叶之后，中国的工商业已经高度发达，扬州、益州这样的大型商业城市早已产生，工业的萌芽也已产生。在发达地区，已经从手工业作坊逐渐向稍大一点的工业厂家转变，简单的机械已经开始运用。江南已经有不少富可敌国的商人。至于说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对“人性解放”的提倡，那时西方文化和当时的中国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可以简单翻阅一下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

至于说到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帝王通天教主文化，明中叶以后的明朝皇帝已经腐朽无能到了极点。只要那时的中国士子、商人有一点点觉醒，像英国那样，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结果是，帝王的昏聩没有使士、商得到任何便宜，得利的却是魏忠贤这样的“阉党”。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王阳明“心学”已经为中国人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切实的哲学基础。仅从“解放人”这一点讲，王氏心学，比美欧人依赖的希腊哲学深刻得太多、太多。

但是，这个“革命”硬是没有发生。李自成不可能是新文化的代表，这便不去说了。一场天降的鼠疫，使得一个落后愚昧的小民族突然入主中原。这便有了三百年的中国文化大倒退。如果没有《红楼梦》，清代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沙漠。

我劝今日的年轻人好好读书。鲁迅先生的小说，把中国人这二三百年的灵魂大堕落描写得淋漓尽致了。沈从文、张爱玲辈完全无法比肩。

为什么中国文化非有这样一个大堕落不可？到了今天我们清楚了，我们中国社会过去太温馨了。

读书读多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真以为中国的封建王朝社会就是个吃人的社会，穷困潦倒的社会，在古代文人墨客大量的诗赋中大量描写的中国农村的田园文化，只是小地主阶级才可享受的。其实不然。古时的中国历史，基本是帝王史，我们无法窥见下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真正的中国农村古代社会生活，和西方的农奴、奴隶社会完全不可比。我们的农村太温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笔下的田园温馨，绝不是个别现象。

“家”的温暖，田园的温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样，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不但是通天教主文化的温床，也大大障碍了中国文化向自己的更高级层发展。“庄子文化”被歪曲为小地主的清福文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

直到今天，一说起传统文化的复兴。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中，还是田园文化的复活。更有甚者，就是要复活腐朽没落至极的帝王通天教主文化。《弟子规》在全国的泛滥就是一个明证。

人们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这两个痼疾如果不医好，中国文化休想承担起建设人类新文明的使命。

不走通天教主文化的路。

不走温馨的田园文化的路。

也不堕入古希腊文化。

中国文化该如何走？

共产党人应运而生了。

弄清了这样一个“天命”的历史脉络，现在再来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十年中国革命，你又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呢？

不管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血与火的革命策略，还是解放后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乃至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以至以后的“文化大革命”……

哪一个是不必要的呢？

以“逻辑理性”来看，中国这八十年的经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有对也有错。以“逻辑理性”具体分析每一项政策，人们可以写无数本书。每一个学者都会觉得自己比共产党高明得多得多。

如果回到“实践理性”呢？

如果这八十年中国不这样走，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如何打破？这个问题若不能像现在这样解决，改革开放后能有那么多农民工进城吗？没有那么多农民工进城，中国经济凭什么大腾飞？其实，我认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大革命，就为今天作了准备了。残酷是没有办法的事。人民公社看似对农民的残酷剥夺，但如果没有那一场剥夺，今日的农民工能风起云涌地入城吗？经过五十年的“折腾”，进入七十年代的农民，对土地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深厚的感情了。这样的改造人的意识的“革命”太难了，太难了。太痛苦了！太痛苦了！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上亿的中国人出国走向全世界，产品出口，劳务出口，人才出口，资金出口……如果不是前五十年割断中国人对农村田园的情思，这一切不知要延后多少年。

不要怕现在有多少人把中国人当成“黄祸”，也许再有个二三十年，世界各国哪一个地方没有华人，那里的一切都会大大落后于别的地区一大截，你信不信？

我们这个民族是有这份心胸、胆识的，这个民族的勤俭、勤劳会造福全人类的。

如果不是共产党历次运动，打破了农民灵魂深层的温馨田园意识，这一切是可能的吗？

再说眼前，中国要想崛起，如果不依赖“国家”、“政权”的力量，经得起任何一个跨国公司的折腾吗？如果今天的中国，是章伯钧、罗隆基们理想的两党制民主体制，今天的中国不会强于印度、巴西。

一句话，中国这八十年，如果没有上述的“错误”、“曲折”、“不公平”、“不公道”，不要说未来造福全人类，就是今天也休想过上好日子。

日本、台湾不是走西方路走通了吗？好幼稚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国际政治的需要，日本、台湾不会超过印尼、印度、菲律宾，不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

想一想，人们！这种“实践理性”，虽然我无法完整地描述它在我心中的全部生动的实践图像，但中国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人的意识就是如此这般地变革，变化的。年纪稍大一点的中国人，都可以用“心”去体会这一切。如果把这一切条理化，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太极思维”呢？

人们，现实，实践，就是如此强有力地一步步粉碎着你的“逻辑理性”。想不被粉碎也不可能。假如，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就可以预见到历史今天，我们会减少多少曲折，多少苦难，多少损失？但是，陷入“逻辑理性”的中国人，只有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恢复自己的国学以后，才能有这个“马后炮”。这不仅是自己前进的必需，也是世界新文明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要大力提倡人人要学会合于“天命”“至善”的“实践理性”。但是，眼前的现实是，“逻辑理性”恰恰是在这八十年在中国遍地开花。这样看来，“苦难”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人的“天命”了。

“我”是一个独立的“佛国”

迄今为止,《心学答应录》说的大半是每个人在单一问题上用心的一些要点,以及要注意的问题。

“心学”是不是就是如此简单呢?

说实在话,如果中国文化只是如此浅薄,即使每日“致良知”,也早就死亡了。

自孔孟之后,老庄之后,释迦之后,儒、释、道之所以常常被错解,往往是后学大半不知在“致良知”之后的“向上一步”。

这“向上一步”,在《老子》中讲得简要且生动。这里不着重提,后面会有文章介绍。

儒家的“向上一步”全在孟子。然而,在国学史上,孟子被错解得最厉害。孟子最后被歪曲成了一个十足的“民本主义”政治哲学家。这就是由于人们不知,“民本主义”只是后人的逻辑概括,即使孟子的大量思想中有丰厚的“民本主义”遗存,也只是他深邃而独立的世界中的“道之用”,不是君子所务之“本”。“本立而道生”。“民本主义”只是“本”生出的枝叶。

对于孔子,今人作的解剖尸体式、逻辑分类式的分析,太多太多。我不知孔子如果是真的“复活”,看着这些堆积如山的,为自己作的传,立的体系,“解”的宏著,是该哭还是该笑。恐怕只能是“啼笑皆非”。

这里的误会在什么地方呢?

关键是人类统一的眼、耳、鼻、舌、身、意,造成了巨大的误会。

人类肉身的这个六大感官,在近五千年来的逐步稳定、统一,使人类摆脱了鬼神的统治,这本是“心学”一大胜利。但是,也造成了无穷的弊端。这就使得人类认为,有一个铁定的人类全体统一的时空。这个时空中,有无数星球,星球中有一个地球,地球上有千百亿生物生存,人类只是这万千生物中的一个小小的

种属。

人类要解放自己、了解自己，必须首先了知这个时空，这个地球，这千百亿生物，这几十亿人类，然后才能了解自己。于是乎，分类的所谓“科学”便产生了。

一提起“物理”，人们立即会想到，这是一切生物共有的。物理的规律是不言而喻的“公理”、“公义”。数学如此，化学亦如此，其他学科更是如此……

这一套思维又推导到“社会”、“人文”领域，纷至沓来的各学科理论又风起云涌了，这便是现代人们所谓的“文化”。“人是动物”的著名定义就是如此来的。

其实，今天的人类就是被这个文化框死了。人类社会被框成了一个“活地狱”。

在“活地狱”里讲自由、民主，而且还可以从孔孟之道中找出根据来，这便是新儒家办的天字第一号的大傻事。

你自己的“心”都不独立，还讲什么民主、自由，那不是笑话吗？如果你心中的佛国独立了，建成了，并不需要什么人给你民主、自由，你本来就绝对自由，绝对民主。

生命是非常奇特的，今天展示在人类的眼、耳、鼻、舌、身、意六大器官中的景象，只是一个“点缀”。恰如下棋的“棋盘”，盘上的“子”，只是生命用心之后，对“过去”的记录，不是生命本身。生命本身是弈手心中那活生生的一盘棋，这盘“心棋”永远活跃，落子如飞，风驰电掣。过去、当下、未来一起在运动着。

正如我们观天象、气象一样，一抹红云，一飘风雨；夕阳如血，朝霞似染……都是一个“点缀”，都不是大气层的全部。

说生命的这一切都是如此，还是好理解的；如果更进一步说，任何生命既是整体又是个体，就更加不好理解了。

佛家有“帝网珠”之说，“帝”者无上，无边、无限之谓也。“网”者，自成一格，格格网联也。珠者，透明、透视也。

每个生命其实只是一个网点，而每个网点和整体不仅相连不可分，而且还是完全透明的。网点是个体又是整体，整体又是个体的，这只看网点自身的透明度如何。

这样，任何一个人类生命就有了三重意义：

第一，必须符合生命整体的基本特点。

第二，搞清自己这个特殊网点的特点。

第三，被关在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牢笼之后，这个“我”又有什么特殊的变异与局限。

这一切都不是别人可以用教科书式的理论给你讲清的。任何经典对于你自己都只能是提示。因为你是独立的“网眼”，别人无法替代。又因为任何经典都是圣人在自己的“网点”中“内省”的语言表达，不是公式、标则、体系……

人没有成为人之前，早已背负了自己所在网点的全部因缘。正因为如此，大家虽然都可以说是“人”，人与人的区别几乎是无法融合的。互相之间的交往只能是偶然中的偶然，即便是父子、母女、夫妻……交结点也只能是偶然中的偶然。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全知全能，完全左右，即便这个人完全丧失了自我，完全没有对自我的自觉，他人也左右不了他半毫分。“左右”、“领导”、“指使”，以至其他任何关系，其实都是每个生命自己的独往独来。只不过这种独往独来中，又都包含着生命整体的全部信息。

正由于如此，净土法门只能从整体入手加以救度，说是“普度众生”，实是“因果互相酬”。

所谓化身佛，实际上是指的，我们每个生命“网眼”自身的那一点觉性、悟性。这种觉性与悟性，是生命最可宝贵的东西。

“天之历数在尔躬”，不仅是说的每个生命承息着生命整体的全息，同时也是说生命个体可以“觉悟”到自己承载宇宙的全息。

一句话，生命的觉性，可以使我们每个人承载“天”的功能、功德，只看自觉与不自觉，何时觉？也就是说人人可以成佛，并且也可以说大家都是独立成佛。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的“心”，就是一个佛国。

只是由于肉身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局限，使我们不能不堕为一个动物。更由于“我”、“意”、“必”、“固”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只能是：

“昧失本际故，因妄故流浪。

念念不变异，大智莫能拨”。

这一切的觉悟，其实并不是十分困难，关键在内省的“致良知”，长期锲而不舍的“内省”、“致良知”。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

这其中的内涵太深邃了。

人，是带着自己过往的一切因缘，也就是无量劫以来，与生命整体的全部“关系”来到人间的。并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每个人与一切人都一样，来到世间都是一片白纸。

正是由于此，人类才有了不同命运的生命。

命运的不可超越性是可悲的，也是可喜的，你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悟性，以命运为轨迹，完成自己成佛的本来使命。

所谓“三十而立”，只是由于你已经可以在那三十年的生命体认中，摸出一点自己命运的“大模样”了，同时也熟悉了这人间的文化符号，可以利用这一符号体系统整理自己的思想与命运的脉络了。也就是说，真正的觉悟也就开始了。你可以踏踏实实沿着命运的轨迹，不断觉悟，直至大彻大悟。

更准确地说，人生的生命经历已经可以使你不再简单地被外相所牵，朝秦暮楚，人云亦云了。你对生命的独立内省可以开始了。

我以为这才是孔子所谓“三十而立”的真实内涵。

新儒家的先生们，只有当人类真正实现了这种“三十而立”之后，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他的世界、他的国度才勉强可以说是“独立”的。

我们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全体开始进入这“而立之年”。

正是我们在本文开头时所说的那样。中国文化的“内省”、“致良知”，和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不能分科独立。生命自身的运动永远是一个全息的整体。也就是说，是自己生命的全息，承载着宇宙整体运动的全息。

举一个例子，我曾见过罗洗河战胜李昌镐而夺得世界冠军的一盘棋。

如果我们把罗洗河当成我们每个人的“能知”，而李昌镐则是我们每个人的“被知”。双方真正对弈，其实是各自心中各有一盘活生生，不停运动的“棋”，棋盘上的“子”，只是弈者已经过去了的，“心”的点缀式记录。

一个高明的弈手，下手就不会被对手牵着鼻子走，总是要首先抢占有利于自己的大场。这种“大场”的抢占，又不是一个人玩一盘棋，想怎么摆就怎么摆，而是要先看对手如何下子、布局，只有每步识透了对手的心思，再来考虑自己的布局，这种布局才是主动的，才可能是主动的。也就说一下手，就必须是全局在胸。心中有一局永远在下着的，能知与被知不断换位的，落子如飞，风驰电掣的“心局”。在这里，当然也有每个局部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又是要服从心中那个运动着的全盘、全局的。如果一个弈手上来，就光想吃掉对方某个子，这盘棋

非输不可。往往落子之错，来源于“心局”中的角色的错误扮演。

当双方大场抢完之后，双方的“大模样”已经形成，这时的弈手，才是孔子所谓“三十而立”之时。到了这时，弈手的觉性、悟性，不仅要考虑对手每下一步，同时还要把自己原来下下的全盘棋子考虑进去。

“四十而不惑”，正是这种境界。

谁在这个阶段，心中那局棋，能知被知不断换位中的对弈过程准确清晰。不迷于自己，也不迷于对手，谁在进入收官阶段之前，就可以步步领先了。

罗洗河与李昌镐这盘棋到了最后关头，全局竟然有上百个“劫”，劫中还有连环劫，连环劫中又新生劫，罗洗河不愧是计算机式的头脑，上百个“劫”打光，环环紧扣，步步不乱。

李昌镐也不愧世界棋坛第一高手，上百个劫中大半应对正确，只是有一两劫计算错误，往往是“新生”劫算错，结果导致全盘皆输。原因是他当时“心”中那盘棋就没有下清楚。

同是一盘棋，对罗洗河与李昌镐来说，他们内心中却有两个独立的“佛国”。罗洗河心中的这盘棋，与李昌镐心中的这盘棋是完全对立的，但又同是一盘棋。在这里谁丧失了“民主”、“自由”的独立性，等待他的就是“亡国之恨”，去“隔江犹唱后庭花”吧！

人们，经营自己的佛国吧，不要企图你的对手李昌镐会对你有半点的仁慈。只要记住你心中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佛国。一个“人”、“佛”的位置不断互换的，落子如飞，旋生旋灭，风驰电掣的“佛国”，那你就是带领整个佛国，与李昌镐的佛国对垒中大家互相促进成佛。

说到这里，我们又想起了释迦牟尼与弟子菩提达多的因缘故事。如果不是菩提达多处处为难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也不能那么顺利成佛。

今天已经成了佛法佛冠上明珠的净土法门，就是菩提达多精心设计的“阴谋”逼出来的。（参看《佛说妙法莲花经》、《观无量寿经》）

朋友，这其中的奥秘你能体会得出来吗？

电脑的真正可怕处，在于一旦人的肉体神经可以和电脑联网，便会使人立即失去“自我”，进而使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情绪活动都会进入一个可控的程序之中。人类绝不会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人类便轻松多了简便多了，甚至可以不用大脑就能享受皇上式的待遇。但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所谓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又会到哪里去了呢？

这一切的尴尬，将是整个人类现有的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也即现在人类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必然导致的结果。

人们可能不信，但如果真的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这一切不是不可能。

人们可以考察一下，当今的传媒对人类思维的左右程度，便一切都明白了。传媒的力量太可怕了。一旦人类的肉体神经普遍与电脑联网，而电脑又可以和全世界联网，电脑的任何一个终端，如果全部控制了这个网络，全人类就会不知不觉进入一个被控的程序中。

到那时，“民主”就可怕了。谁也作不了主，却茫然无觉。任何一个文明的黑客，都可能一夜之间成为这世界的希特勒。

我说这一切，估计今天无人相信，但是只要具有长期上网经验的人，尤其是成天在某个固定“局网”中生活过的人，完全可以“悟”一“悟”。在这个“局网”中，你的自由意志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假设在一个电影摄制组里，电影导演事先设置了严密的电子计算机程序，而这些程序又和全组人员，尤其是演员的肉体神经联网。想象一下，这还是活人演戏吗？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皮影、木偶戏时代了？

不要认为我是耸人听闻。现代企业管理正有可能进入这个境界。问题并不出在电脑，也不出在整个信息科学上。它们永远是中性的、无害的。

问题出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文明。

我们这个文明，是以人的肉体为中心的文明。人类的整个价值观、思维方式，几乎完全被固化了的人类肉体利益所左右。生命最本质的功能“知”，本来是无比自由的，现在被完完全全关闭在肉体的眼、耳、鼻、舌、身、意六大器官中。

就价值观来说，现在人类的普世价值，完全是围绕这个肉体形成的。在肉体范围内的民主、自由、人权，虽然是美好的，但几乎全是虚假的。可是，人类现在就是要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些虚假的东西。

我们这样说，人们还是不好理解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对比一下。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中国汤显祖的《牡丹亭》，这两部戏都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名著，用惯常的文艺理论说，双方都可归为宣扬人性解放的戏。其实人们没有注意，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肉体的爱情，与动物无异。而《牡丹亭》则是：

>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可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汤显祖这段话最要紧的是最后一句：一切都不能落入“形骸之论”，这就大大不同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了。那两位西方人的“爱”完全属于“形骸”之中的爱情。在中国人看来，这爱情并不真实，只有杜丽娘式的爱情才是“真有情人”。

仅从两部文艺作品中，人们便看到了中西文化的骨子里的差异。这还不是骨子深层的不同，如果把孔孟、老庄和古希腊哲人的议论对比一下，那更是南辕北辙。古希腊哲人的“人学”，都是以“人是动物”为起点的。孔孟、老庄则是从生命的“明德”立论的。

在当今的时代，古希腊文化系统已经成了人类社会的统治文化。文化当然不能简单以是非对错论。但是，面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状，人类中的明眼人，都不难看到这个文化系统的可怕性。

这个文化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正在一步步被这个文化的另一个侧面所否定。就在肉身享受越来越得到充沛的满足时，“人”的价值也在一

步步丧失。生命的束缚越捆越紧，几乎到了无可解脱的地步。记住，生命的真正价值，是不可能否定得了的。能被否定的，就不是真正的生命价值。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正属于这一类可以随意否定的，理论上千疮百孔的价值观。

人们一定还记得，在神本主义文明发展到埃及文化那样的高度时，社会生活是多么可怕。到了今天，难道当人类刚从“神体”的束缚中走出之后，我们还要再被“肉体”所束缚吗？

电脑的最根本问题是，它永远是依赖“相”的确定无疑性。从一个确定的“相”到另一个确定“相”的无尽数码推理。这种以物相为基点的推理，不管是线性的逻辑推理，还是非线性的逻辑推理，都是无法穷尽生命的本来的。老子对生命现象的基本描述是“恍兮惚兮”、“神龙见首不见尾”。释迦牟尼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在这个境界上，电脑无能了。

最后人们还会发现，电脑所谓的“发展”也是无穷的。这种发展真的会改善人的肉体生存状态，可以使人越来越舒服。但是，这种发展的负面作用，也会和它的正面作用一样多。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与人类生存的危险性成正比的。

人类呀！不能不警惕啊！如果再不警惕，人类所谓的进步就如同蚕吐丝一样，对人类会越缠越紧，最后令人类在茧壳中平静地死去。

这不是电脑的错，这不是高科技的错。这只是由于人类过于沉醉于高科技的功利性，而不知高科技出现的目的，是要人们通过高科技的显示，体悟自身，体悟自心，也即体悟“道心微微”。

许多人总以为中国人缺少对高科技追求的热情。

关于西方人为什么对高科技有强烈的热情，我在《与企业家聊国学》中，已经反复说过。西方原来的文化的本质就是“海盗文化”。如果人们不信，就请去读一读《荷马史诗》，再熟悉一下《古罗马史》。“海盗文化”是西方人高科技热情的最切近的文化支点。

中国人并不反对高科技。高科技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起码可以向世人显示我们并不弱于任何人。但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国学，决不沉醉于高科技带来的物质享受，反而是要在高科技发展的基础上，体悟生命的本来。这才是中国国学的伟大传统。

中国文化的这个独特性传统，当然不始自孔孟、老庄。根据可查证的资料，可以一直追溯到尧、舜、禹。如果《庄子》中的“黄帝见广成子”不是寓言，而是真实的历史，中国文化的这种独特性就可以上溯到黄帝。

上溯到黄帝也许没有充足的根据，但《周易》的存在，证明了中国文化早见了这种独特的传统。《周易》、《连山》、《归藏》，其历史最少不少于五千年。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佛学在没有传入前，主要传播的是它的世间法部分。到汉魏时代佛学传入，初进入的佛学，主要集中在出世法。但是，几乎眨眼的工夫，这两个本属一个系统的文化，立即交融为一体，成为了贯透生命流程全部奥秘的大乘佛学，其奠基人便是被汤用彤先生备加赞叹的大师鸠摩罗什。

不管中国国学如何变化，舜授禹的四句口诀，一直是纲领性的。上篇文章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四句口诀：

“人心危危，道心微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正是这四句口诀贯穿了全部国学，包括儒道释三家，甚至西方的《圣经》新、旧约，都没有超越这四句口诀的范围。

正是这四字诀，划清了当代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全部文明和中国国学的界限，同时，也使得中国国学可以全面包容人类的一切文明，包括人类已经经历过的蒙昧文明、神本文明、人本文明。并且，他在包容上述文明的同时，还要告诉人们，一个崭新的人类文明，已经咄咄逼人地走进了人类的生活。这个新文明的基本特色是，以物理学中的现代物理学为开端，以高科技，尤其是航天科学、信息科学、基因科学为基础，以中国国学为导向。

正因为四句诀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它详加介绍了。

“人心”，不要像西方文化一样，把它仅仅理解为情感、情绪、意志、逻辑推理、灵感、智慧诸如此类的纯心理活动。中国人、中国国学的“人心”，实指每个生命的当下的“心”、“知”。没有过去、未来，没有主观、客观，没有主体、客体之分，也不分心内心外，更不分物质、精神……这一切全部消融在人类“当下”的“知”中。

古希腊文化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活生生的生命变成死的；把永恒运动的生命变成静止的，把整体的活生命变成解剖的。正如西医之于中医。西医看病永远是对“尸体”说话，某个脏器、某个器官如何如何……这些脏器、这些器官能孤立存在吗？中医不仅是面对活人，望闻问切，而且，最好的中医是面对病人到来

时的“当下”的整体因缘，甚至要把天象、地理全盘考虑进去。

人们会质疑我说，古希腊这种思维方式，在人类社会这几百年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呀！现在这个文化已经统治了全世界呀！我说，呵呵……几百年算什么？聪明的人类，生命为了让你真正觉悟、彻底觉悟，把你引进了一个神奇的国度。你在这个国度才游历了几分钟，怎么敢贸然下结论呢？走着瞧吧，摸着石头过河吧，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现代文明到底要向你显示什么，到了本世纪中期，也就是再过三四十年，一些较为敏感的生命自会悟到的。

生命啊，你是不生不灭的，你要漫游无数的国度。每个国度一开始对你都是神奇的。但是，不要停顿，不要过早下结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神龙见“首”了，你要等他的“尾”出来以后再下结论。提早的、凭大脑意识的主观判断全是“妄论”。

法藏比丘是如何成佛的呢？是世间自在王如来领着他走了二百一十亿那由他“国度”，这才成就了一个阿弥陀佛。就是因为他经历了二百一十亿那由他“神奇”的国度，却从不止步，从不沉醉，最后他发现唯一可把握而不变的只有“阿弥陀”，也即是生命的“知”。如是，他成佛了，便号称“阿弥陀佛”。

我们人类刚走过一个国度，便觉得神奇得不得了，便不想离开了，就要把这个国度当天堂了，这不是十分可笑吗？

我们伟大的舜，太英明了，他在“人心”二字之后加了“危危”二字。这两个字太深刻了。

“人心”恰如山头火，看似稳定，实际上完全不可把握。“瞬息万变”这个词用在“人心”上，都不见得可以反映出它的真相。“人心”永远是应接不暇的岌岌可危。

人们，不信吗？你自己好好“观自在”吧。你看你自己的“知”，有没有一秒钟的静止。不要说一秒，就是有零点一秒的真正静止就不得了了。

“人心”的根本特点是：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

这三法印不解释了，人们自己去悟吧。只要认真观一下自己“人心”的变化，是很容易理解这三法印的。

你看，舜的“四字诀”和释迦牟尼的“三法印”是完全吻合的。“诸行无常”不就是“危危”吗？

那“诸法无我”呢？

你看，舜的第二句："道心微微。"

"道心"是什么？生命本体。这个生命本体，可不是西方说的"物自体"。生命本体就是活生生的"当下"的"宇宙生命"系统的运动，自然力、神力、人力……能量，物质，精神，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整体。绝不要把它分成什么主观客观，精神物质……所以，"道"也是有"心"的，有意志的。就是找不到的那个，你自己的所谓的"我"了。

这里要稍微再提一下牟宗三，他说西方文化是分析的文化，中国文化是综合的文化。这是貌似正确的概括，其实是又掉到心外求法的泥潭中去了。

生命只有一个目的：明白、觉悟生命自身。

孔子把这称为"明明德"。

老子把这称为"知常曰明"。

释迦牟尼佛称之为"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也即是成佛。

西方文化没有这个最终极的指归，所以西方文化的本质只能是"急功近利"的文化。这和"分析"与"综合"无关。

正是终极追求不同，价值观也就不同，这才导致了思想方法的差异。牟宗三讲的东西文化的那些差异，即便是正确的，也已经落入第二义、第三义了。从今天的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来看，信息科学本身就解决了生命的所谓"综合性"认知问题。牟宗三对西方文化的认知还停留在二十世纪前的经典物理学的水平上。

"道心"是"宇宙—生命"系统"当下"的全体、整体，但又直指一切个体生命的"觉悟"。

否则便不是"道心"。

"微微"微妙、微细、精微，"道心"每一秒都在指向生命的大"觉悟"。这就要看个体生命面对它时，也即是面对自己的"人心"时，觉还是不觉。

"人心"的"危危"，就是"道心"的"微微"。离了"人心"即每个人自己的"心"、"知"，你找不到"道心"，更不可能知道"道"有什么微妙的提示。

"觉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人心"只有在"道心"的不断提示下才会觉悟。

处处皆是成佛处，就看自觉不自觉。

觉悟无巧也无拙，摸着石头过大河。

这便是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的本意。

“惟精惟一”。

“精”者，“宇宙生命”系统中惟一可能称之为“精”的、“神”的、“觉”的，就是每个生命都具备的“知”。这是惟一的“精”，除此别无他“精”。舍了这个“精”，别的任何东西都不知“在”与“不在”，还说什么“精”与“不精”呢？

“惟一”者，每个个体生命观察生命，都只有自己的“知”这惟一的一个窗口。离了这个“知”，什么“道”，什么“佛”，什么“上帝”，什么“神”，全是鬼说、胡说、妄说，连说也没法说。

每个人就是自己这个“知”，这个观察“道心”的惟一窗口的“佛”，不要另找一位佛。“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君子“慎独”，都是对“惟一”的注解。这个“惟一”是封闭的，谁也替不了谁。每个生命一个，谁也不多，谁也不少。

“允执厥中”。这个“惟一”是绝对的“惟一”。我见的世界和你见的世界，看似一个世界，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才是“惟精惟一”最重要的内涵。所谓“中”者，就是每个人当下之“心”，当下之“知”。舍此无“中”。谁能在有相世界里找到一个真正的“中”？

“中”不是道德，是“惟一”的存在。

“中”不是调和，是觉悟的真知灼见。

“中”不是折中，是认定当下，决不外求。

“中”是唯一可把握的“过河石头”。

“允执厥中”也可以有两种，一是以功利看“中”，看“心”，看“知”，这当然只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西方文化的特点正在此。

再一种选择，只见所谓“觉悟”而不见“功利”，并且讨厌功利。这是东方文化、国学庸俗化的基本表现形式。这种绝对化最后只能落入道德化的泥坑中。

“允执厥中”的“执”，是执功利而觉悟，却又不落于功利，同时又不超越于功利。这才是真正的“允执厥中”。

学佛，就是解悟自我

一百年了，少说也有九十年，中国的教育体系出现了一个不得已的大转折，这就是蔡元培宣布的，所有学校停止读经，改变为现在的西式教育。

像人间的任何事物一样，有得必有失。中国教育体制的这一大改革，伟大作用不容贬低。

作为一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民族，我们民族的自耕农意识太顽固了。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稳定的农耕文明，使得我们这个民族进入现时代之后，明显失去了活力，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革故鼎新，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彻底灭亡的危险。

但是，天意不能叫这个民族灭亡。生命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中，保留了最可贵的火种，那就是对“生命本来面目”的深刻体认，同时这个民族又有可以真正使人类返回“本体”的完整的“法”。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在全人类的各种文明中，这方面的文化保存得最完整的，只有我们这个民族。另外还有一个民族，那就是日本大和民族。在体认生命的本来面目，且可以回归“本体”方面，日本民族文化中也有丰富的遗存。可惜的是，日本大和民族缺少足够的“大气”，其文化实力很难引领人类文明的未来潮流。

这样，这个历史的重任，只有落到中华民族的头上。为此，中国人不能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个代价便是中国这两百年的衰落，一百年的革命。衰落是痛苦的，革命不只是痛苦，更是艰苦卓绝的。不衰落不会革命，不革命不可能挽救民族的危亡。

在中国人陷入这个困境中之时，中国人并不明白“天意”为什么会如此安排。

就中国原有的文化来说，我们不要用人间的许多乱七八糟的理论去判断，

什么好啊，什么坏呀，什么合理呀，什么不合理呀，什么进步啊，什么落后呀……这一切全是“戏论”。

中国人原来的文化，再不“合理”，再“落后”，但是中国人回归“本体”的道路一直是畅通的。在太阳升起的这个东方，生命的大回归畅通。但这是很不够的，必须是全地球人回归本体的道路都畅通。这是生命的铁律，一切生命必须“止于至善”。

这就逼得中国人，一定要从衰落走向革命，以适应全世界的步伐。这个“逼”，这个“适应”，当然不能用简单的“进步”和“落后”的概念去判断。

为了“进步”，我们必须先落后，不然不会有火山爆发般的力量。你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不是如火山爆发一样，好似这个民族有用之不竭的力量。

凡是熟悉明末清初历史的人们都应该知道，满族的入关，在中国历史上，是中国文化真正大倒退的罕见现象。

晚明的中国，不管在哪个方面，工商业，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乃至全民族的文明水平，“现代化”的特点已经非常清晰。

人们可以去看看英国人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真正“落后”，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

中国文化从神本文明进入人本文明，是很早很早的事，最少可以上溯到尧、舜、禹，只是不十分彻底。鬼神文化乔装打扮成“皇帝文化”，一直在中国文化中作祟。但是，中国古代的“皇帝”们，都是十分矛盾的。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通天教主”意识，但又鼓吹民本主义，容纳和尊重、尊崇孔孟之道，并且重用尊崇孔孟之道的儒士。只有前清是个例外。残酷的科举干预和文字狱手段，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点灵性灭得干干净净，最后中国的“国学”只存下考据学了。

这样，中国文化的衰落就完全不可避免了。中国文化固有的最落后、最保守、最无人性的那一面，被清文化发扬得淋漓尽致。最后，连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也被典型的“邪教文化”所浸染。

落后而挨打，挨打而更落后，这便是从“同光”时代直至蒋介石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到抗日战争时期真正是落到了谷底。

这便是中国教育界为什么会下定决心，割断自己和传统教育体制的关系的历史时代背景。

失去了“心学”这个活生生的命脉，中国的传统教育便只能是“死人教育”，

不彻底否定，就无药可救了。

彻底与古代教育体制切割以后的中国教育，完全照搬了西方的“智力教育”体制，这就是现在的，在中国推行了近一百年的所谓“现代教育体制”。

这个所谓的“现代教育体制”，在初期阶段，人们还不容易发现它的严重弊病。现在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人，虽然也主要是受的这一套体制的教育，但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并没有消除殆尽。至于八十岁以上的人，由于早岁便有丰厚的传统教育的人文基础，现代教育对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反而是一种有机补充。

教育，从来是慢火煎鱼的事。要发现一个教育体制的毛病，没有四五代人的生命实践，大半是不可能的。

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这套教育体制的弊病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这种现代教育体制的弊端，我们就不要去说它了，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人们会明白一切的。

我只能说，我们把现在中国社会上的许多弊病，全归于政治体制是很不公平的。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之时，现行的这一套教育体制，早已是广泛推开了。

现在社会，拜庙的多，信佛的少；信佛的多，学佛学的少；学佛学的多，真正理解佛学的少。

有人认为佛学是一门哲学，和黑格尔哲学、胡塞尔哲学，或者古希腊哲学、现代派哲学大半是一样的，也只是一个独特的哲学流派。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造成这个误区的原因，就是现代教育体制。

恕我不客气，现代教育体制，实际上是一种“驯兽”教育制。

在这种教育体制里，人，真的成了动物。你去现在的学校看一看，老师教学生的是什么？

第一是教规矩，学校规矩、企业规矩、单位规矩、国家规矩。

第二是教技能，即谋生的技能，觅食的技能。

没有哪个学校提倡学生应该游戏、应该幻想、应该放肆、应该仰望星空。因为这一切对“动物”无用，反而有害。

狗要是堕入幻想，那就会变成疯狗。狗的职责就是服从主人，干自己该干的事，不能幻想。

不是我刻薄，每个人仔细考察一下自己的学习生涯，从本质上讲是不是如

此?

任何课程,其实都是“操作手册”之类的东西。这种教育希望你们一接触实际,套上课本教的公式、规则,就“有用”,用了就有“效益”。

啊!狗熊会跳舞,就是这样驯出来的。

现代教育从来不讲“活着的人”是怎么回事,什么叫“人”还“活”着。即便讲了,也和讲动物“活”着,动物是怎么“活着”的,差不太多。

算了,不说了,就是现在书店里汗牛充栋的关于“人”的大部分著作,和佛学也有天渊之别。

佛学,无学。他就是生命本身,就是生命,就是力量。释迦牟尼佛,和你心目中的那些老师、那些学者、那些专家、那些大师,根本不在一个路数上。

释迦牟尼佛是谁?就是你自己,就是全体生命,就是一切的一切。

我这样说,真是不好懂。我记得日本的佛学大师池田大作有一种很精辟的说法,可惜记不住原话了。他说学佛,就是要把宇宙万相,乃至一切生命个体,看成一个完完整整的生命活体,是任何一个因素,不能多,也不能少的,一个完整的生命活体。释迦牟尼佛及他的经文,就是这无可朋比的,包括一切的“生命”整体本体的,最高“悟性”。

这种理解不是有点太离谱了吗?太奇妙了吗?

是的,这便是人类的根本障碍。人类被锁在了肉身中,其“知”又被眼、耳、鼻、舌、身、意六大器官框死了,也就失去了对真“自我”的真正体悟。

“我”就是这个“大”生命,或者说我就是“我”这个“大”生命的一部分,佛学就是我理解“我”自己。“我”理解我“自己”,还需要什么“哲学”呢?这不是笑话吗?有什么“理论”可以指导你“活”着呢?

那个人是靠什么“理论”指导活着的呢?

这是和现代教育所传授的所有“学问”、“知识”,完全不同的思路。

你开始学佛了,这可不是又上了一个什么大学,而是你想自己了解“自己”了。这种解悟的过程,只能是在你的生命活动之中。

佛学,不是理论,是觉悟,是觉悟的力量,是生命成熟的力量。

举一个例子吧:没有学佛学之前,你虽然也是“佛”,但是,你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佛”。如同一个孩子,一个四岁以前的孩子,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是力量神奇的“人”。这个孩子慢慢在长大,在长大中越来越觉得自己很神奇,和身边其他

的动物大大的不一样。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种置疑,是每个生命在幼年时都会出现的,只不过是有的孩子清晰,有的孩子不清晰。

开始学佛学的人,就属于那种追求清晰的孩子。

这种置疑,不同于人们对外物的某种置疑。小孩子们都喜欢问他的父母:“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是什么?”学佛不是这样。学佛、学国学,首先是置疑“自我”。

“我”是怎么回事?

说到这里,我就想劝劝大家。进庙拜佛,找和尚办皈依,有的人还常常念经、念佛,还有的人坚持行善积德,也有人坚持吃素。据我所知,有的年轻人,一学佛连女朋友也分手了。这一切都是好事,但这些人,都不能算真正进入了学佛的大门。

严格地讲,这些人都还在大门外头转悠哩。如果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不要说入门,甚至还可能走邪了。因为学佛而中断恋爱就是邪了,就是迷了。

有人开始读经、解经,这当然也是好事。可是,若把经文当成一般的理论,甚至是和社会生活完全隔离的理论,是使自己成为超人的理论,那也会走入邪门。

佛学和社会上任何理论都不一样,它不是理论。你把它当理论,不管是什么理论,都是走邪了。

不过,“邪门”从来邪不了,能和一个“佛”字结缘,就是好事。

释迦佛的本生故事中有这样一则:有一位老樵夫到了释迦牟尼佛面前,要求出家。释迦牟尼佛向身边的十大弟子说,你们都有宿命通,你们查查这个老樵夫有没有出家的因缘。十大弟子开启宿命通一查,都摇头道,我们查了八万劫,这位樵夫一点佛缘也没有,看来他出不了家。

释迦牟尼佛笑道,你们知道吗?八万劫以前,这个人也是一个樵夫。他在深山砍柴,结果碰见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他没有办法,只好爬上树去。这老虎围绕着大树,转了整整一天,后来无可奈何去了。大半天之后,这个樵夫从树上跳下来,不由喊了一句:“南无佛!”

就这一句“南无佛!”这个老人就有了佛缘,现在可以出家了。

不要小看了这个本生故事。在那时,由释迦牟尼佛亲自剃度了的人,当下就

算成佛了。

你现在能开始学佛了，不管行为多么幼稚，甚至荒唐、错误，但是，“一历耳根，皆成道种。”

所以，我劝你，也不要把学佛看得太神秘了，更不要过分束缚自我。学佛人，最重要的是，先学会放开来活。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可能有被释迦牟尼佛亲自剃度的人了。但他老人家也留下了他的“法”，即是“南无阿弥陀佛”六字，这六个字就是佛本身。

《佛说无量寿经》中有四句偈，专解释这六个字的力量：“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致不退转。”

不详解这四句偈了，只说“闻名欲往生”一句。

此句可作两解。

一是说，这“欲”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之“欲”，他“想”你肯定“往生”（即成佛），这样，你不想成佛也不行了。因为“他”就是你自己的悟性，就是“你”自己。也可以说，这就是佛对你的“命令”。

他是“实语者”、“真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所以你非成佛不可。

你也可以这么解，当你听到“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之后，就非想成佛不可，至于时间早晚无所谓。佛家无时空。

既然你已经想成佛，那就是成了。因为后两句是“皆悉到彼国，自致不退转”。

你不仅肯定成佛，而且从这一刻起，你就不退转了。

得了这个“法”之后，你还想了解更多，想清晰了解成佛以后，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应该回到火热的生活中，看“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成起“佛”来的。

这一点也不玄妙。我们自从知道自己是“人”以后，是怎样体会自己是“人”的呢？不也是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清楚体会到自己是“人”，越来越清楚品尝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吗？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说的人类，不断觉悟自己之成为“人”的必然历程。这是任何教育和理论都不能替代的。有什么理论可以让你不用通过生命实践，就可以体会到自己做“人”的这一切呢？世界上绝对没有这样的理论。所以，佛学不是理论，佛学就是实实在在引领你认得自己是“佛”，自己肯定成佛，自己一步步学会作佛。所以佛学是生命力量本身。

所以，真正学佛，就是不学，而是回到火热的生活中，回到自己的生命实践中，发现自己的“佛性”，肯定己身的佛性，一步步学会像“佛”一样，思考人生的各种问题。

当然，不是不读书，更不是不读经。但这一切对你，只是一个“提示”。成佛的路是要你自己走的。你走过的路，就是佛学，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独特的国学。

你看，这其中有什么系统的理论吗？还要如现代学校那样上完小学上中学，上高中，上大学，读硕士，读博士吗？

当然不需要，更重要的是任何人也无法给你一套“什么是人”、“什么是佛”、“怎么成人、成佛”的规则、公式、法则。

自己理解自己，就是“观自在”菩萨。

你自己觉悟，看着别人也觉悟。全体生命作为一个整体，一直都在觉悟着。

你认得自己在觉悟，在成佛吗？

电脑里有国学

如果你看不透电脑，不知电脑里有国学，你就无法知道，中国文化为什么要经历现在这二百年的衰弱，一百年的革命，同时，你也看不到国学的现代价值。

如果你看不到电脑里有国学，你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搞清，国学关于生命的本来面目的一系列理论。

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电脑是什么？就是人类一种新的"知"的方式，或者说，是人类"知"、"明德"的扩展。现在的电脑，仍然是处于初级阶段，如果再有十年二十年，人类也许完全可以凭一台电脑而拥抱全世界。

这从表面上看来，只是科学技术的一个进步，会使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大向前发展一步。

这便是一般人都可觉察到的。但如果站在国学的立场，你则会发现这是生命的本来面目，正在向人类袒露他的真相。实质上，电脑是在向人们说：

觉悟啊！人类，你从来不是你自己，你就是"天"，你就是"道"，你就是"佛"。你要像"天"那样去思维，你要像"道"那样去思维，你要像"佛"那样去思维。看看电脑吧，那就是生命本体的模拟画像。

这在儒家，就是"止于至善"的思维。

这在佛家就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思维。

人类，每个个体，看似是孤立的、个别的个体，其实不是。一切生命都是集聚了天地宇宙、生命、非生命的一切"灵气"的，用现代语言说，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全息。

反回头说，人的行为，人的思维，也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人的每一个念头的闪动，都会改变"宇宙生命"整个系统。你信吗？

这是系统论的基本常识。

我们不能控制整个系统，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知”，自己的“心”。这就要看，你对自己的“心”、“知”、“明德”是如何体认的了。你认为，“心”、“知”、“明德”只是你与外界沟通的工具，那它的力量也就只有你现在这么大。

“有欲以观其徼”嘛。

你认为，本无“心”，本无“知”，本无“明德”，只是“宇宙生命”系统，即“道”，即“天”，即“佛”，给我显示的，令我觉悟的图像。

那么，“天”有多大，你的“心”就有多大。“道”有多广，你的“知”就有多广。“佛”有多么大的力量，你的“明德”就有多么大的力量。

用释迦牟尼佛的话说，“心”用对了，本身就有移山倒海之力。

“无欲以观其妙”嘛。

佛经里说的那些神力，每个“人”都是可以具备的，但是，你首先要知道你不是“人”，更不是动物。

好了，我们再来看电脑。

任何一部电脑，只要还能像电脑一样供你使用，它就是宇宙的全息。

电脑的硬件，全部是地球上的天然材料，如果地球没有这些天然材料，电脑无法形成。

再看，如果宇宙没有电，没有电磁波，没有电子运动，你的电脑连废物都不是，因为，根本不可能有人想得到，去创造它。

再看，电脑所集中的人类的智慧，即电脑到底是哪个人发明的？这说得清吗？这理得清吗？创造电脑的人，不可能既是电的发现者，又是电磁的发现者，电子运动的发现者，同时也是电脑的发明者。也不会是，有这么一个人先把地球上空的电子层全搞清楚了，成了专家，再来发明电脑吧？电脑的出现，是聚焦了过往一切人类的全部智慧。

就是这么简单清理一下，我们就知道电脑的真正发明者，只能是“宇宙生命”系统自身。

再看我们人类的这个肉体，又何尝不是这“宇宙生命”系统的全息呢？

谁生了我们？父母。谁生了父母？父母的父母。

什么也不要多说，光说生成这肉体的要素。只要上推一千年，每二十年算一代。共经历了四十九代父父母母，才有了“我”。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的父与母相加为二，“我”是第五十代。形成我的肉体要素就是二的四十九次方。也就

是说，大约是在一千年中，“我”有三十亿个父父母母。

啊！父父母母自身肉身的其他存活要素呢？那只能说是，无尽无尽还是无尽，用一句笼统的话说，就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全息。

你看电脑和我们的肉体生命，是何其相似乃尔。

再看，电脑一旦成为电脑，是不是五大洲、三大洋皆在其中？天文、地理、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皆在其中？……

我们人类呢？我现在应该很明确知道了，我们是真真实实的“世界人”。美国的次贷风暴会影响着我们的餐桌，我们的大小便会影响着伦敦上空的空气……如果没有电脑黑客，没有各国、各民族的安全屏蔽，全世界不就是一体吗？那时，人们就可以用电脑投票选联合国的议员了。

这样看来，“我”，“电脑”，恰如一个哑铃的中轴，两头无限大、无限广，中间只是一个“人”、一台电脑。这个人，这个电脑，不需要个人修行，不需要个人创造。时候到了，享用也就到了。而且，只有“你”，人，电脑，是整个“哑铃”的中轴主宰。这便是古人说的“惟精惟一”的道理。

除了“你”自己，你再找不到任何“主宰”你的“当下”的力量了。

释迦牟尼佛早看透了这一切。他的一头是无量众生，正如《金刚经》第三品所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

另一头是无量佛国，也即是每个生命完全可以具备的二百一十亿那由他“知”的形式。他在正中间，一手托两头。他的肉体化为舍利之后，他就用“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作这生命的中轴。

“宇宙生命”系统，在他那里成了一个整体。

“宇宙生命”系统，在他那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的。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有这二百年的衰落，一百年的革命。

如果中国社会永远是农耕文明的、“小国寡民”似的社会，其中确实会有圣贤之人悟透生命的本来，从而得到自我的解脱，但无量众生呢，无量百姓呢？

如果让《桃花源记》中的“无论魏晋，不知有汉”的百姓，了解自己生命的真相，这是可能的吗？

不管中国故有国学多么伟大，都还是象牙塔中少数精英的文化。要一切生命必成佛道，中国社会必须和世界融为一体，让每个人明确知道，世界非一体不

可。这就是说，中国和世界进化成现在的现代文明社会，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但是，人们也应看到，西方文化，虽然早于我们实现了世界性沟通，电脑、飞机、火车、汽车、飞船，这些沟通工具都是他们发现的，发明的，但是，他们不是从这里悟透生命的本来面目，不知这是生命、天、道，在显示它自身的“一合相”特点，而只是为了一步步贪得无厌地满足肉身的享受。这便太可惜了。

即便自然科学再发达，没有国学的提示，他们也永远不会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想到我们的肉身是幻生幻灭的，“我”、“人”、“众生”、“寿者”，全是虚假之相。这是只有中国国学文化才有的传承。

不要问，有了这样的思维之后有什么实际利益，但可以肯定一旦人们真能这样思维，人类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大大的飞跃。

最起码，人们一旦初步明白生命的本来面目，就会体会到现在人类各国之间，每个人之间的你争我夺，是多么无聊，是多么无益。

只有当人类明白了生命的这一本来面目，和谐社会才是可能的。

因为，和谐，是电脑之成为电脑的最高的根本条件。电脑内部是和谐的。电脑与使用者是和谐的。电脑和它所连接的宇宙电离子运动是和谐的。电脑和与它相关联的一切都是和谐的。不然就不成其为“电脑”。

怎样读《金刚经》、《论语》

怎样读《金刚经》

一、《金刚经》的主题：

佛是如何善护念一切众生的。

佛每时每刻都在护念众生，众生基本不知道。

二、《金刚经》的法眼："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被灭度者。"

这就是要使整个"宇宙生命"系统全成佛，永脱苦难。

三、要法布施不要财布施。法布施远远超于财布施！

布施，无相布施，心到一切到。最高水平的布施就是佛的"愿力"。

四、众生成佛是依缘而度。个人修行是缘中之事，不是真有什么修行。修行个人化是修行的大障。要修行，而知道自己修行不了；要行善，又要知道自己行不了善；要积德，又要知道自己积不了德；要使自己有智慧，但又知一切智慧都不是自己的。这便进入"空"了。

五、没有不度的缘，只有缘远者要等缘到。真正的修行人，是尽可能不失一缘去"度生"。

度与不度，与修行、道德、品行、地位、财富没有直接关系，有缘必度。

六、"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佛本身，也是一切众生解脱的大转身处。"一历耳根，皆成道种。"这是从《金刚经》发展出的"法"。

"荆棘丛中插足易。"明白自己生活在妄想、妄念中不难。

"明月帘下转身难。"明白自己生活在妄想中，但怎样才能出"妄想"呢？连想出妄想，也是妄想。怎么办？只有依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怎样读《论语》

一、《论语》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系统理论，也不是哲理格言，只是孔子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致良知”的记录，是孔子对自己“致良知”过程的描绘。

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个人致良知的喜悦）。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致力于“致良知”的朋友相会后，必然快乐相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致良知”永远是个人的事，不求被别人肯定）。

这一切都是孔子“致良知”过程中的心情的描绘，不是理论。

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当“心止至善”之后，智慧是自生的，不是学习来的智慧，不能主观想象出的智慧，智慧是在现实中自来的。

四、“天命之谓性（知、心），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修道，就是克服自己的妄想判断，使自己的判断与“道心”、“天心”、“佛心”互相吻合。这就是老子说的“守中”。这就是“中庸”。

“率性”就是“诸行无常”。每时每刻，你的“知”中显什么相，你是把握不了的。

“修道”，就是从“无常”中体会到“常”的存在和无穷的力量。

五、“仁”——天道。整体。全体。“仁者，泛爱众”。

“义”——因缘成熟后的具体时代显相。

“礼”——规范、规律、和谐。一旦显相必有规范。

这本身就是“和谐”。“和谐”求不来。

“智”——“天道”的真实规律，在个人才智中的显示。

“信”——如信而来，如信而去。

“慎守汝心，其物自壮。”

“人心”和“天心”、“道心”、“佛心”一念相合，其他的一切因缘，自然、人力、家庭、社会、世界自会和谐。

六、“孝悌”与“致良知”。

“孝悌”是一个时代的“天理”，不是永恒的标准。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才是永恒的标准。

“孝悌”的基础，是全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夫妻加孩子的家庭组成的。但是，这种社会基本细胞的组合不是永恒的，所以只是一个时代的“天理”。

“三纲五常”的错误在于把这个“天理”永恒化了。

儒学的根本是“止于至善”、“致良知”，而不是“三纲五常”。

文化生死结

这个标题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准确地说，这个标题应该是：人类文化的生死结。

其实，这个提法也不准，我也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标题，我只是提示大家关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人"到底是什么？

现代文明的回答十分简单，"人"首先是动物，再就是高级动物。

这种定论是十分可怕的，如果把现代文明的一切问题追根到底，基本上都和这个定论有关。

今天人类所谓的"国家"，本来是一个十分神圣的概念，但是，如果从"人首先是动物"出发，国家就成了各类不同动物的"圈子"了。这样，不管人类讲多少冠冕堂皇的道理，"动物圈子"和"动物圈子"之间，对大自然的争夺，都是无法克服的矛盾。所谓国际关系，说到底是"动物圈子"与"动物圈子"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说，谁应该享受大自然的哪一块领地？我们应该有个"约定"，"约定"不成就打、斗。这个矛盾永无停歇，最后的决定因素是每个圈子的"实力"。

这不还是动物的游戏规则吗？

不去说被现今人类文明定性为"假、恶、丑"的那些东西吧，那一切说到底，只是人的动物性的恶性膨胀。

那么，我们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呢？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拿杯茶来。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饮壶酒去。

这副中国古代的对联，画活了今天被称为"高级动物"的人类的全部生活情趣，其媒介可以是"茶"、是"酒"，也可以是别的东西，如文化、爱情、艺术、体育……最后却只有"名"、"利"两个"切实际"的东西是正经重要的。除了这两个目的，人类都只能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

最后连“茶”、“酒”……文化、爱情、艺术、体育……也成了“名”、“利”的奴隶了！这些活动本身没毛病，只是媒介。关键在于人类把自己定性为“动物”之后，“茶”、“酒”……文化、爱情、艺术、体育……这一类非动物特色的东西，就只能是人类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甚至也可以成为谋“利”的手段。

一切都异化了。

还需要再说其他的吗？

我一再讲，现代教育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千方百计向儿童灌输“人是动物”的所谓“科学知识”。可是，当这些所谓的科学知识，一旦在人类的头脑中发酵，教育家也受不了了。于是他们今天讲规则，明天讲法律，后天讲道德……身子掉到井里了，头能卡得住吗？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一切能抑制住“人”的动物性的恶性泛滥吗？

但社会生活宗教化不是拯救人类的好办法，更不用说今天人类的所谓现代宗教，早就脱离了其创始的本义了。但是，今天的宗教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不承认“人是动物”这个命题。

正是由于此，西方的现代文化才有了几分节制。中国无宗教，这个节制不存在，于是乎，我们不能不出现今天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无序化形态。

许多外国人讲，中国没有民主、自由、人权……

这个问题必须两说。

第一，今天人类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本身就是真理吗？真的是什么普世价值吗？真的能使人类脱离自己的动物性吗？真的能消除人类社会的千灾万难吗？

第二，由于现今人类文化的基点是：“人是动物”，中国又没有任何的宗教束缚，如果再完全像西方一样张扬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中国社会会如何呢？再回到战国时代？五胡十六国时代？再回北洋军阀时代？

中国人还有好日子吗？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发展会处于这样的两难？

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化，是最盲目地最彻底地接受了古希腊的幼稚文化。而中国人的智力又不是如古希腊那样只如婴儿一般。中国人太聪明了，比别的民族灵活多了，自主多了。但是“人是动物”的观点，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强力的教育灌输，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这样，中国人就

成了最难管束的“动物”了。

这个力量太可怕了。

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文化就不可能真正复兴。这个问题--天不解决，中国就无法真正进入“和谐社会”。

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秘诀是宗教文化的束缚、平衡，但这对中国来说，基本办不到。在中国，一旦走上了宏扬宗教文化的路，愚昧与迷信会接踵而来，大肆泛滥，巫婆神汉们又有好日子过了。八十年代“气功热”的文化灾难，不值得人们吸取教训吗？

中国从无一统的宗教。一旦给中国人放开这个口子，只能是邪教横行。所以，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照抄不得。西方的宏扬宗教的文化炒作，也照抄不得。

中国该怎么办？

从教育入手，从国学经典诵读入手。首先要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依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从来不承认“人是动物”。

那么，“人”到底是什么？

这就触及到中国文化、中国国学最深刻的地方了。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

中国文化、中国国学对于“人到底是什么”绝对不给你一个现成的概念，中国国学也不允许中国人在概念中讨生活，更不允许用现成的概念去套、去推理人类的生命实践，也就是说“人到底是什么”不能用概念回答。

正是由于此，要“学而时习之”，关键在“时习之”三字上。到底“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由每个人的不间断的生命实践，和自己在生命实践中的不间断的觉悟去回答，永远没有一个认知统一的概念化的结论。

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个人在根据什么是“人”的概念来套自己的行为？人类是在自己生命实践过程逐渐体会到自己是“人”的。这种每个人都有的经历就是“学而时习之”。这样，我们的生命活动，和我们对生命的觉悟，永远是“知行合一”的，永远是鲜活的，永远是充满生机的，绝对不是靠概念推理出来的。

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国学所认为的人类生命在认知上的最大的危机：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人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回答。但，绝对不是“动物”。

今天的人类不是大讲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吗？

中国国学强调的对“自我”的认知过程，就是给予了人类最根本的人权，最根本的民主，最根本的自由。

“我”是谁？不需要别人给予，不需要政治体制和法律认可，不需要人学概念推理。人自己用自己的行为和对自己的行为的体悟，确立了“人”这个概念。这就从最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国学的基本原则，要求每个人“自己作自己的主人公”，连“我是谁”也要由你自己自由回答、体认。

新儒家的许多人，自己没有切实的生命实践，妄自尊大，想为国学引进西方文化的所谓普世价值，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自以为胸怀大度地、无限悲悯地认为中国人没有人权观念之时，他们已经把中国国学的魂灵彻底泯灭了。

今天人类文明的最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当把民主、自由、人权作为概念化普世价值时，人们没有注意到，它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合理性和危机是一样多的，甚至从某种程度讲，危机远远大于其合理性。关键是这个文化迷信人的智慧的行为，人的体悟以外的“概念”。

请去翻阅一下汤因比、亨廷顿等著名学者的著作吧！你会从他们著作的字里行间，发现一种对当代文明极为深刻的悲观情绪，原因正在于，他们都看到了现代文明所谓普世价值的内在危机了。他们的感受是正确的。今天的人类文明不管被包装得多么优雅、文明，其前途都是悲观的。因为在这个文明中，“人”是“概念”的奴隶。

汤因比、亨廷顿诸人看到的也还只是现象，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还是出在这个“概念”化了的文化本身。

这个文化没有“概念”不能活。

这个文化没有“推理”不能活。

这个文化是一心外求功利的文化；这个文化是用“概念”套死人的文化；这个文化也就只能使人的内心世界越来越空虚，稍不约束，动物本性就会恶性膨胀起来。

这个文化粗看起来是彻底摆脱了鬼神文化的羁绊，事实上又掉进另外一个更可怕的陷阱，那就是动物性的一心外求，最后落入“概念”的陷阱中。这个文化

把人类生命要求的“自由”,不由自主地寄托给了大自然的恩赐和政治体制的合理性。

这样,人的伟大的力量被泯灭了,人真的等同于动物了。人们连自己都没有办法认定自己,只能用“概念”去套,还说什么“文明”、“自由”呢?

人等同于动物,乍看起来是古希腊文化的幼稚遗传,事实上,是现今人类整个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发生了问题。

我在这一篇小小的文章中无法解释清我们面对的所谓的现代文明的这个“生死结”,只是恳求人们好好翻阅一下《庄子》、《孟子》、《荀子》和王阳明的《传习录》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品。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提让我们去阅读儒、道、释三家公认的经典呢?

三家圣人太高、太伟大,太博大、太精深,我们现在的人类很难摸到边。

佛家慈悲,知道人类摸不着边,便设计一个最简易的也是最后最究竟的法门:谁闻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谁就肯定成佛。

但是这个法门易行而难信。其原因是,人类太爱自作聪明,总想利用现代文明的现有概念,推理出净土法门的合理性、正确性。他们不知人类现有的这一套思维方式、价值体系本身就是谬误的,从这个体系推理出去,是找不到任何真正的真理的,只能是处处自相矛盾。

所以,我推荐大家去读一读上述著作。在阅读这些著作时,千万不要把自己装成一个学者、一个专家,甚至也不是一个现行教育体制下的学生,不要想这些著作会给你什么现成的公式、概念、公理可以供你推演,再生发出什么稀奇古怪的智慧,而是要去和这些伟人“会心”,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揣摩他们的思维方式,同时看他们的价值体系是如何融入其活生生的生命实践的。

恕我直言,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不要奢想全人类可以完全按这些伟人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形成一个新的人类文化。

今天人类喋喋不休的是什么?大自然稍一“咳嗽”,全人类都会提心吊胆,好像世界末日真的就要到来了。南极洲融了一块冰,可以令全世界大惊小怪好大一阵子。今天的人类,由于没打开这文化的“生死结”,所以十分脆弱。

今天人类喋喋不休的还有什么?什么是最佳的政治体制?什么是最佳的人际关系?什么是最佳的国际环境?

这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维。

现在的人类，已经认定自己是动物，是动物集群。国家民族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动物集群。既然如此面对着同一个地球的有限资源，那么，强取豪夺就无法避免，尔虞我诈就无法避免……

不去详论了，人们但凡想一想，谁能设计出一个令一切动物都满意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体制呢？

所以，我说今天的人类文化已经陷入一个“文化生死结”中了。

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文化，人类是没有前途的。

值得庆幸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人类改变自己现有的文化体系，撕开了一个口子。

我不认为自然科学的成就与理论就是“真理”，但是，它们可以促进“真理”的到来。

依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理论，这个世界的本原只是“能量”，“能量”本身无形无相。只有当“能量”在运动时，形成某种相对平衡，生命才会以“物质”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

这就证明了佛经中两个观点的绝对真理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不是说，儒、道两家比佛家低多少，在认知世界的这一基本问题上，三家是没有太大差别的。

即便是《圣经》，在这个级层上也是差不多一致的。

问题的关键是，现代物理学至今没有向我们阐明，人类的肉体及感知世界的六大器官，是不是也是全宇宙能量运动达到某种平衡时的物质幻化相？更重要的是，生命之成为生命的最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最重要的东西——“知”，生命之“知”，是不是能量运动的结果？这个“知”，和能量转化为物质的可知形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知”肯定是一种“能量”运动。这是一切自然科学家必须承认的。但是，这个能量运动，是不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现代物理如果不解析到这个级层，就无法穷尽生命的真理。

国学在这个方面有系统的完整的回答吗？当然有极精妙的回答，那就是《道德经》的第一章，和佛陀的《楞严经》，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拙著《老子我说》。

既然外在的物质形象及生命对外在物质形象的“知”，都是变动不居的能量运动（注意，这个能量运动不会有一秒钟的“稳定”，这也是现代物理学可以认可的。我们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及其所感知的这个世界的超稳定性，不可更移性，皆是假相、幻象），那么，一切、一切，只能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一切、一切，只能是“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名为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既然，动荡不居是生命的真相，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三种认知逻辑的巨大差异。

一是神本文明时，人类对这个变动不居、变化莫测的世界无从把握，无法应对。如是，人类便把一切交给一个叫做“神”的东西去应对。人与神的沟通，便是祭祀和占卜。

对于神本文明这种认知逻辑的荒谬性和某种合理性，我们不详加分析了。

第二种，也就是现代文明习用的认知逻辑。这个文化在对外部世界认知后，首先形成的是“概念”。

这一点与国学没有什么不同，因为生命感知外界后，必定形成“概念”，即国学所谓的“名”。

不同的地方在于，国学一旦得到“名”之后，立即否定，使自己通过“名”把握对世界认知，保持“恍兮惚兮”的状态，从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掉到“物”与“名”的陷阱中。这在儒家便是著名的“致良知”，其具体操作，便是《大学》的前半段所描写的基本路径。

现代文明，也即西方文化的认知逻辑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在生命的认知中，一旦形成“概念”，就不怀疑、不否定，以“概念”为现实的具体，并且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判断”、“推理”，最后甚至可以形成所谓的公式、规则、定义、定理，乃至“体系”。这就不能不走向荒谬了。最荒谬最似是而非的是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整个西方文化体系名为“唯物主义”的思维体系，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我之所以欣赏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这个过程中，引入了“实践”这个动态范畴。但是，细观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基本定义，大半还是限定在“现实”、“实用”的“结果”上，并不是如国学一样，在认知的全过

程中，始终保持“恍兮惚兮”、“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认知心态。

但是，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作为从西方文化的认知逻辑，上升为国学的认知逻辑的一座桥梁。

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讲，虽然现代物理学已经全面动摇了西方传统的认知方式，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过渡，那么还是很难一步登天而接受国学的认知逻辑的。

此外，马克思主义强调认知世界的整体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也就是说要看到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这无疑又是大大超越了西方文化的传统认知逻辑。如，对“商品”这个概念的界定，在马克思那里，“商品”永远是全社会劳动的成果，“商品”的价值，是蕴含其中的必要社会劳动量。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推导出了著名的“共产主义”理想。

但是，如果和中国国学相比，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人类文明上升中的一座桥梁。

中国国学不仅盯住了物质界存在的整体性、系统性、普遍联系性，从这里还得出，生命与生命的最根本的东西“知”，也是整体性的、系统性的、普遍联系性的。

国学所强调的这种人类认知的整体性、系统性、普遍联系性，最集中体现在佛家的净土法门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中。

正因为思维方式的错误，西方人的价值体系就存在严重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被世人公认的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就是大有问题的。

“民主”这个概念是不能仔细剖析的，太不严密太不精确。我们只就它的一个细节说，比如“普选制”，谁能确保其真理性？如果人们认定自己是动物，即便是高级动物，只要还是动物，对狭隘功利性的追求就是其最根本的特点。以这种动物功利性为最后指归的“普选”，能够具有真理性的结果吗？

人类的进步，总是要超越功利的。但这种超越，不可能是大家一起齐步走，而总有前后之别。如果，“民主”总是让大家退回到动物的共同的功利性上去，这个“民主”是什么玩意？

其实，“普选制”和原始的占卜是极其类似的。选举的结果，和原始文化的抽签，在操作上不是很类似吗？

真正的“民主”，是要建立在人们对“自我”的真正觉悟上。每个人本来就是

自己的唯一的“主人”，任何力量也替代不了。你的主观意志即便跟随别人跑了，主人还是你自己，只不过“你”这个“主人”，要享受痛苦罢了。

再说“自由”。人类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是这一套眼、耳、鼻、舌、身、意的牢笼中的自由吗？对不起，你本来被“玄而又玄”的“黑而又黑”的“知障”蒙得糊里糊涂了，还谈什么“自由”？牢笼中的“自由”吗？任何动物在牢笼中都是“自由”的，谁也不能捆死你。但是，你毕竟是在牢笼中啊！

最后说“人权”。你已经确认自己是动物了，并且认为，这才是最科学的结论，那还从哪里去找“人”的权利呢？

诸位千万别给我披上一件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帽子。

我不认为，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词，这些概念，有什么错误，而关键是今天的人类，赋予了它们什么样的具体生命内涵。

人类，你连自己是什么都没有搞清，还奢谈什么民主、自由、人权？

这便是当代文化的生死结，实质上也是世界文明的生死结。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现有这一套思维习惯和价值体系，已经根深蒂固了。

人们现在是永远要在这个污泥坑中，找真理、找智慧、找正义……污泥中只能生莲花，污泥本身没有真理，没有智慧，没有正义……

这个文化，好不容易被马克思主义撕了一个口子，但马上又被人们这数百年形成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给封死了。

这个矛盾，在全人类的表现也许并不是十分激烈的，但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就是真正的生死结了。

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是一个有雄厚国学底蕴经济却又相当落后的大国。正是在这个大国，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可是，就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人来讲，接受的还是西方传统的文化思维体系，因而就很难体会到，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这个桥梁，中国人才能真正进入中国国学的智慧殿堂。这又是个“生死结”。

到目前为止，中国绝大多数热爱国学的人，并没有认识到现在已经是人类灵魂即将大变迁的起步时代了，总是在皮毛上纠缠，这样是学不好国学的。如果中国人不努力，这个历史的责任也许会由别人来承担，古希腊文化的宏扬并没有完全依赖希腊人。对于我们来讲，当务之急是教育的改革。现在的中国，开创世界新文明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文化身上，而我们的“教育”却大大落

后于中国的这个现实。

唯一的办法，是先搞少儿读经，不然，人类真的会全体死亡在自己构筑的“概念”大厦中。

给你再打开一片天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神说："诸水之间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于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这是西方文化的基督《圣经·旧约·创世纪》的开头几段文字。

这段文字在今天争论极大。凡是和《圣经·旧约》有关的宗教徒，都会认为，这是天启神谕，只能是真理，不容置疑。而大量的唯物主义者会认为，这简直就是神话。唯物主义者有自己的一套科学的世界起源论。

我们以为，中国人最好不要介入这一类的争论。用国学的话说，应是"是非双遣"。

说真格的，这两种世界起源论都是非常成问题的。别的不说，就拿现在最最科学的论点来说一说吧。所谓的宇宙起源论，天体如何形成的，地球如何形成的，生物如何形成的，人又是如何形成的，几成定论。全人类的教科书都是如此这般教育人类的。

这一切是真“科学”吗？如果你了解一点量子力学的常识，就马上会怀疑上述所谓的“科学”是很成问题的。最起码的一点，我们人类今天的所有的科学探索，有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靠我们现有这一套眼、耳、鼻、舌、身、意。脱离了这六大器官的物理功能，一切探索一切认知都将成为不可能。不管是什么精密的探测仪器，都不能完全脱离人类这“六根”、“六识”、“六尘”。对于人类，脱离了这“六根”，一切认知连零都不是。

但是，我们要问，我们人类这“六根”的物理功能就是最标准的“仪器”吗？

再者，依天体物理学的最最初浅的常识，整个宇宙是处在剧烈的运动中的。天体与天体之间，离心力向心力的运动到底有多么强大，几乎是无法言说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全部认知是在龙卷风般的引力场中获得的。这个引力场慢一点，快一点，旋转得强一点，弱一点，都不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吗？

既然是如此，我们怎么可能说，迄今为止的“知识”是真正的“科学”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最近三四百年，自然科学的确是为人世间创造了一个花花世界、锦绣乾坤。不管你是多么坚定的宗教徒，都不能不享受自然科学的这一丰硕成果。

这的确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我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两个力量：第一是自然科学自身的力量。今天的世界，经典物理学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可是，随着科学的进步，被量子力学所支撑的航天、信息诸学科，成了人类意识的主流之时，人类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生又会有新的观念了。

这不能靠说服，光说服是无用的。生命的实践是改造人类生命观念最强有力的武器。

第二，则是靠国学的全面宏扬。这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首先不要说由于文字障碍，许多人无法理解国学经文的真实内容，更要命的是，自经文产生之后，对经文的曲解，几乎泛滥成灾。大量的人，读了几本解释经文的书便自以为全通了，你怎么也无法说服他。如果你对他说：“你那是片面的，不是那么回事。”他会瞪着眼说：“你小子太狂妄了，我们看的是权威解释，人家是学贯中西的国

学泰斗，还不如你这个秃头无赖？你谦虚一点吧。”更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大家都真能了解了国学，每个人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也会是不尽相同的。这是由于因缘不同，每个主体又都是相对独立的，几乎是无法交流贯通的。对于国学来说，观念只能大致相同，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舆论一律在国学中是无法成立的，人云亦云也是国学未入门的表现。

反正我寄希望于时代的进步，航天、信息、基因三大科学的发展与普及。只要“量子力学”的基本观点在人类中普及，人们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大大不同于今天的人类。

我之所以特别钟情于今天的年轻人，就是由于我已经看到，新的生命观在你们身上已经萌芽了。虽然你们还非常非常不自觉，有时甚至表现为“荒唐”、“荒谬”，但已经大大不同于上世纪的我们了。

把当代年轻人“本能”、“本色”的新生命观，引向“自觉”、“觉悟”，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我们将尽力而为。我的这一系列“与年轻人聊国学”，就想达到这个目的。能不能实现？那是只有天知道的事。从人力上讲，我只要尽力，就无愧于心了。

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要想解放自己已经本具的生命观，产生自觉，先需打开眼界。

说起打开眼界，如今社会上各类书籍浩如烟海，但大半是“科学技术”类。只要人们好好思索一下，这条路明显是窄了一些，似乎人类的前途只能命悬此“科学”一线。

自然科学技术本身无好、无坏、无对、无错。作为一种生命的实践，其本质是延长、扩展了人类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从近的说，是可以为人类眼前利益造福。从远的说，当人类的眼、耳、鼻、舌、身、意扩展到一定水平，是可以使人类的生命观产生质的飞跃的。

如果说，自然科学技术本身有什么弱点，这个弱点不在自然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人类自身。人类使用自然科学技术只求人类一时的福报，只有外求，没有内求。为什么不能向内思考一下，人类自身的根“知”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些自然科学家，已经在思考眼、耳、鼻、舌、身、意的局限性了，但这距离中国人对“明德”、“阿弥陀佛”的思考还差得很远。

自然科学技术一天不转向内观、内求，一天都不能算真正的“科学”。

与此同时，我想告诉年轻人，人类曾经探索过的另外一片天，这片天和自然科学技术打开的这一片天是大大不一样的。这便是曾在人类历史大行其道的“巫术”时代。

自然科学技术的全部特点是扩展、延长人类的眼、耳、鼻、舌、身、意。而“巫术”是走了另外一条与此完全不同的道路，那就是全力封闭人类现有的眼、耳、鼻、舌、身、意。

依国学的基本观点，人类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生命运动，是永远也没有停歇和中断的，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佛家更以“瀑流”来形容它。我们人类自己往往觉得自己的“知”有中断之时，比如睡着了，迷惑了等等。其实，此时你的生命之“知”，并没有中断，只不过是一时“昏沉”，进入了一种相对失控的状态。

“巫术”的主要手段是截断“瀑流”，使生命之“知”进入“自我”完全可控的状态。

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即便“知”会给你一个假象，似乎你控制了它，但那危险、那可怕却是不可思议的。

大致上可以说，人类的这三千年，更长一点说，应该是五千年，是“巫术”不断归入灭亡的时代。为什么“巫术”会灭亡，这个问题就复杂了。从生命本体来说，是生命该进入一个逐渐觉悟的阶段。如果从人类个体自身的角度说，是有不少圣人真正悟透了生命。“巫术”随着生命自身的觉悟，进入了自己的消亡期。

时下，在全世界，“巫术”还是有零星市场的，但是它不可能再危害人类了。这是由于悟透了生命的圣人的愿力已经遍及全人类。这种愿力是以“无为法”的形式存在的。这种“无为法”从不干扰人类的任何生活方式。它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文化观念，人类想怎么样都行，但是人类社会再也不会出现三千年、五千年前那样巫术泛滥的灭顶之灾了。进入这三千年，人类的眼、耳、鼻、舌、身、意越来越稳定，除了个别精神不正常的人以外，幻听、幻视这些现象再也不能左右人类了。

人们，不要小看“巫术”，在三千年，乃至五千年前，它们在这个地球上也是创造过辉煌的文明的。你去看看埃及文化、玛亚文化的遗存，便知那种文化在当时是如何的强势。

佛家有一部经书，叫《楞严经》，这部经的最后部分讲的便是“五识阴魔”。这“五识阴魔”就不止是讲的“巫术”层面的东西了，“巫术”在这里，最多不过是属于“色阴区”的小玩意。

人类在“五识阴魔”中也是非常神奇的，那神奇的程度并不亚于今日的科学技术为我们人类展开的这个花花世界、锦绣乾坤。

“巫术”和“技术”在表象上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可以产生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但其骨子里是大大不同的。

“技术”，即今天的自然科学技术，是人类识透了自己生命的本来面目时代，人类整体向识透生命进展的一个过程。“巫术”则是人类没有识透生命，不知生命为何物的瞎撞乱闹。

但是，今天的人类也应该了解一下，生命是可以在“五识阴魔”之中“创造”出非常惊人的奇迹的，那奇迹的表象甚至会比今日的自然科学更“神奇”。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到本文开篇所引的《圣经·旧约·创世纪》的开篇了。

不要用我们今天习惯了的真假观，来评论《创世纪》，它不是真实，也不是虚假。这是在“入定”进入“想阴区”中，完全可以产生的“景象”。

《楞严经》是这样介绍的。

“若于所归览为自体，尽虚空十二生类内，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成无边身”，“求火光明，乐水清净，爱风周流，观光成就。”

这一段经文，几乎把一部《圣经·旧约·创世纪》概括尽净。

我给大家介绍这个历史事实，只是为了给年轻人打开一点眼界，不要以为自然科学是唯一神乎其神的。人类神奇的东西多得很。《圣经·旧约·创世纪》的神奇就不能简单冠以“虚假”、“神话”、“幻想”这一类的名词。它也是一种“真实”的生命现象。

当然，我这样说，也并不是想贬低西方人尊崇的《圣经·旧约》。也许《圣经》中的耶和华，是真正和生命本体合为一体了的，只是为了教育牵引自己的信众，才不得不用自己在“想阴区”中的经历，虚拟一个创世纪的故事。

我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新世纪的年轻人应该站得更高远一点，不要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动不动就想依据什么自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建立什么哲学体系。我们既不能依“巫术”的神奇现象建立什么哲学体系，也不要因为

“技术”的神奇现象而建立什么哲学体系。

只有当你希望超越一切现象界之时，才有可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国学。

阿弥陀佛不是神

有朋友多次提议让我讲“净土三经一论”。实话实说，我没有开讲“三经一论”的资格。我这个人出过家，当过中国第一座净土寺庙庐山东林寺的比丘，对净土法门有一定的心得，也坚信这个法门的真理性，但真正让我开讲，实在没有这个胆量。净土法门是佛学中最究竟的法门，依我看，一千多年来，罕有人能完全讲清其最根本的东西。像我这样一个浅薄之人，怎敢提什么“开讲”。

《佛说无量寿经》是法身经，我有什么资格开讲？如果说真要讲，也只能谈一点学习的心得体会。

诸位未见，孔子《论语》、老子《道德经》的命运吗？讲的人实在是多如牛毛，但能讲到点子上的有几人？许多人用自己在“牢笼”中对生命的体验，大讲孔孟、老庄之道，就像一个一句德语也不会的人，要开讲康德、黑格尔，那不是让人啼笑皆非吗？

为什么历代开讲儒道释三家经典之人，多有谬误？原因很简单，这些人不知三家经典根本不是什么“理论”，更不能纳入现今人们的所谓“哲学”范畴。人们如果不信，就请去看一下冯友兰的“新理学”，全部是概念推理。抓住经文中某一个词，某一个概念，无限推理，最后连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要推到哪个爪哇国去了。不管这种推理多么精严，都是和儒、道、释没关系的。所以，我们无法评论它的是非。

你自己愿意做游戏，那就随便做吧，和真理有什么关系？

三家经典说到底是原典作家自己“思维修”的心态记录，准确地讲，应该说是其“般若”实践的全记录，完全不可与学者、教授、大师的理论考证、推理同日而语。

网上流行一篇文章叫《走出弥陀的光环》的大文章，据说是依台湾印顺大师的考证写出来的。

佛学、佛经、佛法是可以纳入考据学的吗？看一部“经”的真伪，考据学基本无用。只有当你自己真正进入了“思维修”，并见了实证，才能用你自己的“心”来印证之。如果自己的思维都不知道掉到哪个爪哇国去了，还要考据经文的真假，那不是可笑吗？就像一个一辈子没有出过门，一辈子没学过一句外语的人，非要去考据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伯格森文章的真伪，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如果人们不相信我说的，就请好好背诵一下《大学》、《中庸》。只要第一、二个自然段背完，好好品味一下便知，它全讲的是用心方法，而不是理论。原典作家在表述自己的“思维修”的“心得”时，为了传达的顺利，多半要借人间现有的符号、故事、观念。不但儒、道、释三家是如此，连西方《圣经》中的“创世纪”也明显是改造中东神话而综合出来的。

如果以或残或缺的零落证据，人们完全可以说“创世纪”是伪造的，但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任何人这样说过。

所以，以为追溯到“阿弥陀佛”名号的印度历史渊源，就可以否定净土三经，那实在是太可笑了。

考据学从来只可作参考，不能做依据，真正的依据只能是自己“思维修”的实证。

一提到“思维修”三字，人们一定会以为我和奥修有什么关系。天大的冤枉，迄今为止，我连奥修的文章也没有看过。只是没有办法，不借这个词我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

太可怕了！文字。一旦掉进去，真是三世佛冤。

从理论上讲，我们是坚决反对有神论的。有神论者所谓的“神”是指人类之外或之上、生命之外之上的某种存在，它们从来没有任何生命的体验，反而要主宰一切生命的存在。准确地说，它不是我们人类可以经验到的生命存在，而是如一般人所理解的“上帝”、“天帝”、“神我”之类的玩意。这样的“神”，它们永远不犯错误，永远是万能的、全能的，永远的高高在上。

那么，净土法门中的“阿弥陀佛”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神”呢？我们的回答是：“是”，也“不是”。

说“不是”，这是由于经文中讲得十分清楚，阿弥陀佛原来也是凡人，后来随世间自在王如来出了家，当了僧人，法号法藏。这位法藏和尚素有超世大志，一出家便发愿救度十方众生。世间自在王如来见其志向深远，便让他观了二百一

十亿那由他诸佛国，正是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他才广结大愿，即我们现在见到的四十八大愿。大愿结成之后，又经五劫思维，兆载永劫的苦行，这才终于成就大愿。这也就是使佛愿，即他的四十八大愿，成为了一种现实存在的伟大力量。

这样，“阿弥陀佛”便与一般意义上的“神”的观念完全不同了。“神”是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修习过程的。神的万能、全能是与生俱有的，甚至可以说，在没有生命之时，神的万能、全能就是存在的。阿弥陀佛完全不是如此。但相对地说，阿弥陀佛也可以理解为万能的全能的。阿弥陀佛的这个万能与全能，却又是一切生命个体都可能具有的，只是由于一切生命个体皆因种种障碍，而埋没了自己本身应具的这种万能与全能。阿弥陀佛与众生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在世间自在王如来的教导下，五劫思维，兆载永劫的苦行，消尽了自身的业障，使自己与生命本体同体了，这才具备了生命本应有的万能与全能。

我们说阿弥陀佛万能全能，是以阿弥陀佛救度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前提的。依经文所示，任何一个众生，如果了解了，乃至真明白了阿弥陀佛本愿的真实内容，当下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即刻便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已经是阿鞞跋致、阿惟越致、后补佛、八地菩萨。也就是说，我们一旦凭阿弥陀佛的宏誓之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一下子消尽了历生历劫的业障。在这样的前提下，虽然我们现在这个业障肉身还在，但一切恶缘都全变成善缘了。在我们这肉身看似仍在造孽的过程中，实是与一切众生在结善缘。这不是说我们可以积什么功德，而是阿弥陀佛要救度十方众生的宏愿的真实力量使然。

这个过程，非得是真正得到了“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加持而已往生之人去细心体会，才可以体认得到的。如果你还是原来的那一套思维方式，那就很难知道在你有肉身之时，阿弥陀佛是如何给你无量功德、无穷力量的，但这不等于你没有得到阿弥陀佛的无量馈赠，只不过是你自己不认得罢了。

用佛学的一句常用语讲，“佛入一切众生心”，实是“佛愿”入了一切众生心。阿弥陀佛要令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即从根本上令众生消尽历生历劫的孽障。众生也就无事不成功了，不成功也是成功。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弥陀佛是万能而全能的，而这与时下凡夫心中的“神”的万能与全能是完全不同的。时下世人心中的“神”的观念，只是虚幻中的一种想象，以满足肉体人的个人利益，这种企图是办不到的。但是这不能证明阿弥陀佛不是万能与全能的。世人心中想象出来的“神”的万能与全能，只是为了满足想象中的个人利益。这不可能成

为现实。所以，阿弥陀佛是真正的万能全能，而众生想象中的“神”根本不存在，也就谈不上什么万能全能了。

阿弥陀佛与传统的“神”的概念的第三个区别是：“神”永远在生命个体之外或之上，甚至可以说，有没有众生，“神”都是可以存在的。阿弥陀佛则完全不是如此，他永远生在众生中，众生心中，众生因缘中。当他在因地一发出救度十方众生之愿，尤其是发了专门救度五浊恶世的罪恶众生的大愿之后，众生的一切心行中，早包含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哪怕是现在还生存在地狱的无量极苦极恶众生，也毫不例外。如果说，众生虚幻中想象出来的“神”，只会作“善”不会作“恶”的话，“阿弥陀佛”则不是如此简单。从表面看来，阿弥陀佛入了一切众生的心行中，众生作善他作善，众生作恶他作恶，但阿弥陀佛本质上无善恶，只愿十方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一下子褪尽历生历劫之障，立地成佛。这样，人世间一切善恶，随着阿弥陀佛的愿力，一下子就全部化成了“至善”。

阿弥陀佛与所谓的“神”的第四个区别是：阿弥陀佛不仅自己是佛，同时还希望一切众生皆和他一样，都成为金色那罗延身，都成为神通具足、聪慧通达的生命，即都成为和阿弥陀佛一样的佛。世人所谓的“神”则远不是如此，众生永远都做不了神祇的主人，众生与神永远是两张皮。从世界的各民族的文化传说看，众生永远是神的奴隶。不管“神”这个奴隶主多么仁慈，神永远是神，永远是奴隶主。

阿弥陀佛与所谓诸神的根本区别在于，“神”是无量众生面对残酷的人生现实不堪忍受之后想象出的一种虚妄之相，而阿弥陀佛则是体认本来之后，与生命的本体同体同在的佛。神与众生的关系，是各民族依照自己生命存在状况想象出的一个“主子”。阿弥陀佛则是承认一切众生皆与自己有着同样的佛性，只有已觉悟与尚未觉悟的区别。阿弥陀佛的救度众生，也不过是为一切众生扫尽历生历劫的罪孽从而回归本体，全体成佛，而他不企望自己成为众生的“主子”。

佛学的理论分为“相教”与“性教”两大类。其“教”不是教门之“教”，而是教育之教。如果用当今人习惯了的说法，佛学分为两大类体系，一是关于“相”的理论，一种是关于“性”的理论。其实从根本上讲，性相两教是不可能分离的。二者一旦分离，就说明都没有达到究竟位。所有的佛学经典都不作这种区分，只不过各有侧重而已。譬如《金刚经》，一般人皆认为他是专讲“空性”的“性教”经典，但细看第三品，佛发愿灭度一切众生，又是属于“相教”的。释迦我佛在发完灭度一

切众生之愿后，立即又说“实无众生被灭度者”，这又是从“性教”的角度阐发了“救度”、“灭度”的真相与道理。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佛学的“性教”是最受欢迎的，这是因为中国古老的典籍中大半都渗透着“性教”的道理，例如老子的《道德经》中，关于生命、关于宇宙的道理，与佛学的性教理论大致合拍。至东汉末年时代，佛学还没有大面积传入中国，在中国文人中早就掀起了一个“谈玄论道”的热潮，这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魏晋玄谈之风为佛学在中国的大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也留下了很大的弊病。大量习惯于谈玄论道的中国士人，反而对佛学中的“相教”理论缺少兴趣，甚至反感了。姚秦时代，鸠摩罗什东至长安，早译出了《佛说阿弥陀经》。在此之前，康僧恺的《佛说无量寿经》也已问世，但在中国却缺乏真正的净土修习者。此时虽有山西人慧远在庐山东林组织了一百二十三人念佛，但他们对于真正的净土理论却是不甚了了。从目前可以看到的有关慧远的资料看，这位念佛僧当时还没有见过康僧恺的《佛说无量寿经》。历史记载，慧远与鸠摩罗什是同时代人，二人曾有书信交往，鸠摩罗什还劝姚秦皇帝姚兴常年供养东林寺。估计慧远应是见过《佛说阿弥陀经》的，但我们却未见到慧远关于净土理论方面的真知灼见。

“相教”，如净土、密宗都属于这个范畴，目的在于接引救度，但“相教”中如果不渗透“性教”的基本思想，就可能成为迷信。“性教”，如禅宗、唯识宗……都属于“性教”的范畴，主要诉诸于人们对生命本体的理智性理解，但是“性教”一旦不与“相教”接轨，不仅可能流于空泛，而且还可能出现谤佛、谤法的大罪，世上流行的“口头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性教”理论，不管是天台、禅宗，还是唯识、华严，大半是以“性教”立宗的。密宗在汉地影响不大，净土宗只是到了隋代才由昙鸾大师在山西悬中寺明确建立，真正的大弘应是唐长安香积寺善导大师手中的事。即便是有昙鸾、道绰、善导诸大师的努力，但真正完整的净土理论在中国文化界还是影响不大的，远不似禅宗理论自六祖之后，几乎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时至今日早已没有几个真正开悟的人了，但士人们还是热衷于说几句禅语，斗几回机锋。虽然在中国民间已是“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但妄自尊大的中国文人还是喜欢“性教”的基本理论，而漠视“相教”，更不知这两种理论如果不统一结合着讲，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净

土法门的真实面貌。

“性教”的终极，“相教”的终极，如果结合在一起，那就只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一句名号，就是佛学性、相两教全部思想体系的最终归结。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佛，是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也是十方菩萨，也是十方众生。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生命，就是本体，就是实相，就是历史，就是当下。我们希望一切研究东方文化的人，研究世界文化的人，研究佛学的人，能真切把这句名号搞懂，从性、相两教的最究竟位理解这句名号。凡搞懂了这句名号的人，也就搞懂了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句佛号不仅是全部佛学的一个总归结处，也是世界文化的总归结处。如果你不是一个佛教徒、净土行者，而是一个真懂了道家学说、基督家学说的道教徒、基督教徒，即便利用你们自家学说的基本理论，也可以大致明白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博大精深的内涵，明白他是生命的总归结处。今天的中国所有道教徒不是也常念一句“无量寿福”吗？难道数千年的道教传承，就没有一个超过印顺的人吗？为什么道教皆要把“无量寿福”做自己的稽首语？全是上了印度传说的当？“阿弥陀”义译就是“无量寿”。“佛”与“福”也无抵触。

从这个意义讲，我们说“阿弥陀佛”不是神，“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就是他本身，也是你本身。

中國人必修國學口

【第二编】

青年是学国学的生力军

《论语》:诗三百,一言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我爱你，年轻人

十年了，我一直大声疾呼，希望世人注意：人类社会正在悄悄向一个崭新的文明进发。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类似于《圣经》记载的“出埃及记”时代。所谓“出埃及记”，不可仅仅理解是以色列人走出自己的奴隶地位，而是人类整体要从鬼神统治的巫术图腾时代，走向一个以肉身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文明时代。《圣经》宣扬的是一神崇拜，这种一神崇拜是从多神崇拜走向无神的桥梁。

“出埃及记”记载的正是以色列人塑造自己的一神崇拜的全过程。时至今日，我们不能说“无神论”已经在人类社会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在六十亿人类中，起码有一半人还在尊崇以色列人塑造出的这位“大神”。至于说，如何称呼这位大神，是上帝、是耶和华、是耶稣……那是除中国文化以外的人们的窝里斗，我们管不了，也不想管。其实，其真实所指的都是这一位“神”。现在的争论的实质是，到底谁是这位“神”的嫡系正宗。

为了这个，人类何止是打得头破血流，恐怕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海。

自有人类史以来，人类一直是在血与火的征途中前行着。

不管是一神尊崇，还是崇尚无神，自“出埃及记”至今，我们统称为“人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文明，大致有三种最基本的模式：一种是中国模式，基本核心是“三纲五常”；一种是欧美模式，基本核心是一神尊崇加民主、自由；再一种是俄罗斯模式，这个模式从其主观愿望来讲，很接近欧美模式，但又有较大的区别。对内农奴主义的痕迹非常难以消除，对外则是沙文主义的魂灵纠缠不休。

这三种模式互相渗透、交融、碰撞，谁都找不到规范，找不到边界……

本文，只能是为今天的世界的文化模式，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模样，根本无法详论。说得更透彻一点，以小可的功力，也详论不了。但可以作一个概括，不管这个文明多么丰富复杂，多么杂乱无章，其基本特点是，人类被锁在了自己现有的这一套眼、耳、鼻、舌、身、意六大器官的无妄之争中。很难说谁对谁错，谁是正

神，谁是魔鬼，谁是正义，谁是邪恶。

还是要高歌一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不管学者、贤人、政治家、思想家……如何争论不休，天就是天，生命就是生命，它是非前进不可的。

其实，"出埃及记"以前的人类社会，比我们这个时代血腥得多，斗争也复杂得多。你几乎无法讲什么善恶、是非、神魔、美丑。那嚣张、那霸道、那血腥、那威武……凡认真读过《圣经·旧约》的人，都可"窥豹一斑"。

结果如何？俱往矣，强虏灰飞烟灭，不知所终，不知所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存在的只是生命，只有人类。

生命还是昨天那个生命，但早已不是那个生命了。

人类还是昨天那个人类，但早已不是那个人类了。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又要向一个新文明进发了。

我看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它正在全面动摇人类的现有文明。

我也是因为学国学了，看明白了一点生命的真相，相信"道"的运动是不可抗拒的。

但是，真正启发我的是中国的当代年轻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作风，他们的意识，他们的追求……令我强烈地感受到，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已经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大变迁的时代。这个变迁不是一般的革命，一般的动荡，一般的改朝换代，一般的民族争斗，而是人类整体生命观的大变革。

我们今天的国学热，全国人民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热衷，绝不仅仅是民族主义思潮兴起而发出的思古之幽情；也不只是企望民族的软实力也能和我们的硬实力一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简单愿望，而是全人类生命观将要大大转型的先声，是新生命观成熟于母腹中的强烈骚动。

这个骚动的活生生体现者就是新中国新青年，尤其是80后新青年的存在与活跃。

他们不懂什么叫君为臣纲，什么叫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即便知道这是中国古人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他们也会嗤之以鼻。但是，若是祖国的生死存亡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国捐躯。

他们不懂什么叫父为子纲，什么叫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即便他们真看过

二十四孝的故事，也会认为那是小说家编造的天方夜谭。但是，今天的青年如果碰上父母要换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肾拿出来，并且拒绝媒体的无聊宣传。

他们不懂什么叫夫为妻纲，更无法认可妇女三从四德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今天的少男少女都可以为自己所爱的人献出一切。说清楚，这种爱绝不是什么“白头偕老”的诺言，而是会随情而变、随心而变、随时而变、随地而变的欣赏、审美享受。但是，即使变了，互相还可以是好友、密友，甚至可以帮助对方审视新男友、新女友。在有些青年人那里，“性”与“爱”是可分可合的。合则更美，分则无伤。

他们不是没有道德，而是更“本色”。一种文化当它不以大多数人的“本色”、“本心”为根时，任何人为的方法，都无法让它生长起来。

非要说这一代是“垮掉的一代”、“糜烂的一代”，实在是让人们莫明其妙。

其实，人们对他人的审视，从来都是对自我的审视。当你这样审视年轻一代的时候，请先审视一下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

民主、自由没有什么错，关键是“外求”还是“内求”。外求于政治体制、法律系统，即便得到了，也还是你的奴隶本心未变。“内求”就大大不同了。我作自己的“主”，内心本“自由”，不求天，不求神，因为，求任何力量都无用。得到了，己心也不自由。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也有大胆下海而致成功的。但是人们如果仔细调研一下，就会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在国有资产流失中得到的，就是有官商勾结的劣迹。一九六〇年以前出生的人，太依赖一个“官”字了。

80后能有这样的悲剧心理吗？

问问80后年轻人，能有这样的阴暗的意识吗？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人类的这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两大人类文明，一个是中国式的影响整个东方，一个是西方的一神尊崇加民主、自由的模式，这个模式又分出了一个俄罗斯支系。

如果你细心一点，观察观察，想一想，这三种文明的桎梏，对今天的中国青年几乎都不太起作用。

“放荡不羁”四个字是不是可以为当代青年定性呢？

人们会说这一代的青年人没有使命感，没有责任感，没有起码的道德规范……

如果不把上述三种文明的价值观，作为千古不移的铁则，而是以国学的生命观来观察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放荡不羁”是对还是错呢？他们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史上，活得最“本色”的一代，但他们不会毁灭文明。人类历史上一切真美好的东西都已经沉淀到了他们的骨髓里。但是，他们的大脑中却没有什么成形的观念体系，意识更不会被这些观念体系所束缚。

不论世间的对错、是非、善恶、美丑，而是把这一切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我们又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国学不是束缚之学，不是规范之学，不是“道德”之学。国学，说到底是解放生命之学。

人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希望人们能这般的思考。

这叫什么？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性”是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明德”是什么？就是每个生命必备的“知”。它是“天命”赐予的。

任何生命之“知”，看似个体的、个别的、局部的、偏于一隅的，其实都是“天命”赋予的，宇宙整体赋予的。全“宇宙—生命”系统，即使只改变一丝因缘，也无法形成我们每个人活生生的“当下”的“知”，“这一个”特定的“知”。

“率性”者，生命之“知”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运动着，永不停歇、永无中断，这便是“道”的运动。不要离了我们每个生命当下的特定的“知”去找“道”。

“修道”者，人心合于天心，人心合于道心。每当一组形象展现在你的“知”中时，都要能知道这是“道”在教育我们什么。这样，你就要小心你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形形色色的观念是怎样阻隔、干扰、遮掩了你对“道”的教育的体认的。

所以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佛家把生命界的生命个体，即把没有成佛的一切生命，皆称为“诸遮类”，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现在，千万上亿的中国当代年轻人闯入了我们的“知”中，“道”要教育我们什么？简单的、现世的、人间的、习惯了的、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价值观，

不仅不能使我们正确理解“道”对我们的教育，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当代年轻人，反而可能是我们“修道”的障碍。

“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

“心”永远“空”不了，能知自己被什么东西障住了，挡住了，遮住了，那就是心空了。

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当代青年为什么如此开放

这个标题看起来简单，照理说也会是好懂的；尤其是年轻人，我说的就是你们自身，又有什么不好懂的呢？我是在赞扬你们啊！

赞扬什么？为什么要赞扬当代中国青年？居心何在？没有看见人们都对当代中国青年忧心忡忡吗？

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释迦牟尼佛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基督文化对这点说得不透，没像国学讲出了究竟。《圣经·新约》圣徒保罗的《罗马书》中，也明确批评人类，被"被造物"牵着鼻子走了，忘了造物。保罗说的造物，好似指的是他的"上帝"，但我以为说到底，还是每个生命都具备的那个"知"，以及形成这个"知"的全"宇宙—生命"系统。

"知"是生命之成为生命的根本。我们不去推理了。简单地说，每个生命的"知"看似是个人的，其实是"道"的，是生命整体的。

生命的整体就是一种无法命名的"能量"运动。这种能量只有通过显示为万相，才能表现自己无穷无尽的力量。万相又一定要被感知，才是有价值的。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能量本身就有感知能力。所以生命永远在自己证明着自己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在证"道"。

最有意思的是，在生命这一根本性的能量显万相、又知万相的过程中，任何"知"，都必须分裂为个别的、个体的，乃至个人的。这便导致了生命本体的固有的矛盾性了，即整体"知"的能量运动，和必须分裂为个体才可能形成的真正认知的二律背反。整体个体，永难分离，但又不能不互相背反矛盾。

生命的运动永远是在这种二律背反中运动着。

所以，生命的本来面貌应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佛家关于生命的这个提法，无疑是和当代自然科学的“能量守恒定律”暗合的。当代自然科学只是不知道，生命作为守恒的能量运动，是可以自己知自己的，自己证明自己的。

也可以说，凡生命可了知的一切运动，不管是什么运动，物质的非物质的、精神的非精神的、自然的人文的、一切一切，万相、万相、万相，无非是生命了知生命，生命证明生命价值的运动。

在这里，我们不去证明这种生命的能量运动是怎样变成“人”、变成“人类”的，只是要告诉大家，由于生命这种能量的运动，说到底是整体的，所以任何个体的、个别的、个人的认知的发展趋势，即生命的“矢量”，必须指向整体的“道”要证“道”。虽然这个过程永无完结，但必须向这个根本的运动方向发展。

是什么在妨碍着个体的、个别的、个人的认知，向整体的“道”要证“道”靠拢呢？

用老子的话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用释迦牟尼佛的话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

这是什么意思呢？人类局限于自己的视野，总是要对自己局部的、一隅的所见之相妄作判断。光有一个个的判断还不可怕，可怕的是还要形成一个个的所谓体系。不要小看了这种看似纯意识的活动。是认知，就是生命的能量运动。个体生命的这种能量运动，由于其片面性、一隅性，就会直接阻隔、迟滞、遮掩整体生命的能量运动的圆满显现。不圆满，成了有相世界的根本特征。久而久之，生命的整体认知运动便和生命个体的认知活动，大半背道而驰了。我们人类所说的灾难、痛苦也就产生了。

我们不知道生命运动的这种整体与个体的二律背反的能量运动，是何时到了现在这种状况的。我们只能从现有的可查的人类史中，看到现在的人类文明，事实上是在不断向整体回归，向“道”回归。也就是说，现在人类可查的全部历史，说明人类已经走出了自己最灾难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直至五千年前的历史中，人类中的佼佼者，已经透彻认识到了生命运动的全部特征。不然，不会出现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元年那样一个伟大的轴心文化时代，正是这个时代，产生了释迦牟尼佛、孔子、老子、摩西、耶稣诸圣贤。

《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这便是说，这些圣贤基本认识了生命的本来面目，虽各自的认知差别很大，但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又说“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呢？这便是说，这些圣贤的产生不是孤立的，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了回归自己生命的本来面目的时代。因为生命的认知运动本质上讲是整体的。只要有某些个别生命真正体认了生命的本来面目，那就意味着整个生命开始觉悟了，开始回归了，开始“复命归根”了。也就是说从公元前600年开始，人类已经开始了自己生命回归的伟大征程。

这种回归的第一步，就是人类走出鬼神崇拜，使人成为人。这就是我们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

对于这个人本主义文明的伟大时代，我曾经作过许多分析，这里不再重复。在此由数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中国人的人性，大致有这么四个优点，是有殊于世界各民族的。

第一，有宗教意识但其宗教活动基本是一种游戏。“敬鬼神而远之”。

第二，有民族意识但善于大包容。“四海之内皆兄弟”。

第三，有等级（包括阶级）意识但任何人也不迷信等级。崇尚“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第四，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精英意识。“君子以自强不息”。

想用比较形象的语言表达，中国汉唐时代人主要的风格特征应是：一诺千金，文质彬彬，誓作精英。

我说的这种中国人的古风，从《史记》到《汉书》、《唐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从汉、唐文学艺术作品中看得更清楚。北宋还有余韵，南宋以后就大大不一样了。

看来理学对国学的大肆道德化起了极糟糕的作用。

如果不存偏见，中国古代人性的上述特色在当代中国青年身上的显现是很明显的。更有意思的是，上述中国人性中的这些积极特点，在当代中国，不仅表现在男青年身上，而且更多的是表现在女青年身上。

今天的中国女青年比男青年似乎更潇洒，更有任侠精神。这就不能不感谢新中国一成立，共产党就大举推行的“妇女解放”运动了。

在整个人本主义文明的现代社会，影响人类积极走向未来新文明的意识障

碍，对于中国人来说，笼统地说，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以自耕农村社保守文化为基础的三纲五常观念；一个是以西方奴隶升华为自由民之后，对所谓民主、自由理念的执着；再就是被装扮为社会主义模式的俄罗斯农奴意识的残余。

这里不去详细分析人类这三种文化系统存在的来龙去脉了。这三种文化系统作为发展人本主义文明的三个分支，他们都为人本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文化体系，功劳卓著。但对于未来文明来讲，他们都将是障碍。比如“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系统，它是外求的，是让社会、政治、法律赐予人们民主、自由。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生命的“能知”与“被知”的关系。用保罗的话说，是被“被造物”左右了“造物”。这将大大不利于未来人类的“明明德”。民主、自由就在“己心”，何必外求？

正如我在第一篇中所讲的，这三种文化在中国当代青年人身上残存很少。这是为什么？

除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性在起作用之外，还应看到“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伟大的自我革命。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任务是粉碎以“三纲五常”为主轴的所谓传统文化。在抗日战争以前，这个斗争主要是在知识阶层中进行，虽有成效，但效果不明显，大半是新瓶装旧酒。这主要是因为“三纲五常”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自耕农村社保守文化没有被触动。那时，中国文化向何处转型，在中国人中是模糊的。向西方自由民主转型吗？那倒是有现成的成功模式。但中国文化转得过去吗？后果如何？进入二十一世纪再来观察，我们才知道，中华文化承担着更伟大的历史使命，不能简单转入一个看似成功的模式中。

抗日战争，由于日本鬼子对中国农村的摧残，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广大农民的抗战热情，狠狠打碎了自耕农田园文化的温柔之梦。中国农民开始和世界文明的大进步挂上了钩。在这里，必须提起共产党对广大农民的教育和启迪。应该说，这是在五千年中国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大觉醒。农民成了民族解放的主力军，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村社自治文化也就真正到了自己的末期。不用在思想意识上去粉碎“三纲五常”，这个文化自己也粉碎了。

但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期，救亡图存成为当时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中国文化如何转型，而又向何处去的课题，也便自然搁置了。

抗日战争之后，在中国存在了五千年的这种文化即将粉碎，中国文化到底

往哪里发展，又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最重大的课题。从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知识界的情况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钟情于西方自由、民主文化的。

自由、民主的确是美妙的、迷人的，如果不仔细辨析，是中国文化最光明的前途。国民革命的主要人物蒋介石欣然加入了基督教。不能将这看成是政治家个人的投机行为。这是那一代有见解的人物，自认不必多加思索的理想追求。

历史实在是个大玩家，稀里糊涂就让中国现代史上这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垮台了。我建议人们好好去研究一下解放战争史，其中，隐藏的生命"明明德"的天道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抗日刚结束后的那段日子，哪怕是神仙也看不出蒋介石会垮得那么快。

我不否定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的历史价值，但它也仅仅是历史上的价值。

说到人民公社、农业合作化，非议的人会很多。在这个过程中，自耕农文化原有的那点温情荡然无存。在广大的农村干部中，俄罗斯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几乎要让自耕农退回到农奴去。

谴责历史是简单的，也是容易的。这段历史几乎活生生割裂了自耕农和自己土地的血肉关系，中国的"三纲五常"在自耕农深层意识中的"根"也被彻底挖除了。到了现在，再想让中国人退回到三纲五常的血亲文明中，恐怕已经完完全全办不到了。

今天中国崛起的生力军就是这数亿农民工，他们虽然每年春节必须回到自己的故乡热土去团圆，但他们再也不会本能认为：土地呀，土地！你就是我的血和肉。对故乡的土地他们只剩下审美情结了。

还要再详说俄罗斯式所谓的社会主义意识在中国文化中的灭迹吗？一个改革开放，旧体制荡然无存。这个文化在中国本无根基。现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到这里，人们是否能明白，80后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他们是人类中，第一批站在生命观大转折的历史拐点上的一群中国人。所以一切人文学者都无法为他们归类。

年轻人，年轻的中国人！你承受得了这么沉重的历史重负吗？

西方有部小说的名字叫《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现在的中国青年正在承受"生命之轻"。什么观念的束缚都不在乎了，这生命不是太"轻"了吗？

我坚信你们承受得了。你的祖先们是承受过的，从轩辕到尧、舜、禹、汤、周

文、周武、孔子、老子，他们就非常成功地承受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大转折。他们的后人也一定可以承受这人类第二次大转折的伟大历史使命。

我只是劝当代年轻人，除了从国学经典中去吸收古圣贤的力量之外，还是要硬攻“量子力学”的。这是一门伟大的科学，那里面已经有些许“南无阿弥陀佛”的意识了。再就是绝不要拒绝马克思主义，细读《反杜林论》吧。

我对当代青年的忧虑

这天下事，本不该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任何事情都会有自己固有的轨迹，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忧虑是无用的。

如果再引申一步，正如老子所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天下事看起来纷纭复杂，灾重重，难重重，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归根复命"是铁定的，任何一个生命想不"归根复命"，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说起我们视野中的生命，如果说危险，三千年前的人类那才是真危险。那时的人类，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全是精神分裂状态，如果不是颠狂之人，便是呆傻之人。巫术横行，灾难遍野，人的生活不如动物。那时候的人，哪怕是"圣者"，也预料不到人类有今天这个样子的幸福。

应该说中国人是最幸运的，读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吗？依陶渊明的说法，那是一批躲避战乱的人，也就是说是个特例，但是若依《道德经》所说，这样的小国寡民悠然自得的生活，在古时的中国应该是很普遍的。

这只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乐园，本不足道。更重要的是，从现在可查的历史看，中国人是最早脱离巫术时代的人。上古的中国史，根本都找不到《圣经·旧约·出埃及记》所记载的那种，巫术时代的那么血腥的历史。从《论语》最后一章看，尧、舜、禹、汤都应该是大觉悟的人，不然此后至公元前五六百年间，中国历史上也出不了老子、孔子这样的真正勘破生命的大彻大悟的圣人。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佛学一到中国便生了根，并且成了中国文化血肉相连的一部分。佛学在大唐时的全盛，不去说了。即便是到了宋、明儒那里，表面上他们大肆辟佛，事实上不管是朱熹，还是王阳明，其思想的主轴，还是外儒内佛，或用李泽厚的话说是儒道互补。如果你仔细探讨一下，真正的道家的思想体

系，我指的是老庄的思想体系，和佛家相去几何？

大唐，大唐，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学全盛之期。

这以后的中国，说是衰败，不如说是人的觉悟更进一步提高了。在大唐及大唐以前，谈“心”说“性”，只是个别高级知识分子的事，到了宋、明，几乎成为知识分子中唯一流行的学问与风尚。

应该看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小农经济的保守性是不匹配的。后期的中国文化，虽表面上仍保留着自己的博大精深，但骨子里是被小农意识浸润了。这在朱熹的理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更应看到，不管中国文化如何的博大精深，广大的小农还是小农，小农并没有因为广大精英的觉悟而觉悟。

历史的顿挫没有让晚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姑且不说晚明文化会不会发展成今日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文化，人们可以把晚明社会和后来实现了工业革命的英国社会好好对比一下。中国人实质上已经跨越了启蒙主义的门槛，文艺复兴那一套更不在话下。

如果不以西方的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作为标准模式，晚明的中国文化如果走自己的路，不见得创造不出一个可以和现代西方文化相媲美，但又不是西方模式的新文明。

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其最根本的特点，不就是它的开放性吗？检阅一下整个明代社会，实在不缺少开放性。

清王朝的建立，实在是给中国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康、雍、乾在文治武功上也许有几分盛世的影子，但文化思想上，实在是把中国文化最保守最落后的东西固化了，标准化了，体制化了。

当时的满族自身是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想让康熙、雍正、乾隆真正吃透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基本是办不到的，所以文化专制主义的出现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更要命的是思想界，像顾炎武等一班人，把明王朝的灭亡，完全归罪于“心学”的传扬。这样一来，他们便和自己的民族敌人，在思想上拉上了手。这样，在思想上的大倒退，就势不可免了。清王朝更以科举立法的形式，把朱熹学说中最保守的一面固化了下来。

恰恰是满清的三百年，西方文化突飞猛进。到了咸丰以后，中国文化已经又

是一片巫术泛滥、降神遍野的可悲局面了。

中国文化虽博大精深，但从来没有好好清算过巫文化的残余。在中国历史上，一旦有风吹草动之时，巫文化的残余就会鼓噪流氓无产者兴风作浪。

巫文化的彻底清算，只能依赖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而清王朝，尤其是乾隆，把中国的工业，引到古玩玉器之类的雕虫小技之上了。中国手工业的发达，并没有引发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巫术化也就一直得不到彻底的清算。

我说这些陈年旧话，只是想告诉中国人，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一直是打头的。但是这个打头只停留在知识分子中，开悟只是个别上根利器之人的专利。这种文化看似进步，实际上是不牢靠的。

更重要的是，从宋至明，心性之学虽然十分普及，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几乎无人不谈“心”说“性”，但是，终是没有脱了小农意识狭窄的骨头。例如晚明时代，王阳明的弟子满天下，像王艮、罗心隐、李贽，都是有一定成就的人。就是进入清代，王船山的造诣，都不能说浅。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基础是小农，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生命观要以自然科学为动力，再向前发展一步。

这原因非常简单，不管如何说“心”说“性”，人们的眼光还是被农业文明局限了。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要把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作为“自己”的生命运动的载体加以考察。这些“谈心”、“说性”的人们，只知一味注重个人的开放、潇洒。

这便是我为什么在今天一再呼吁大家，在学习国学之时，要小心小农意识的陷阱，更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他的历史唯物的思想方法的原因。

我在前几篇文章中，一再赞扬当代年轻人，但我也为当代年轻人忧虑，大家不要成了晚明君子。从汤显祖到吴承恩，从李贽到八大山人，没有一个不是从悟透心性中获得了自在的。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看80后的年轻人，在潇洒上开放上不见得次于上述诸人，但从做人的成就上说，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苛责当代青年。他们和晚明青年没有可比性。但是，当代青年要接受他们的教训，明心悟性思维放开之时，不要忘了经世致用。经世致用之时，也不要忘了明心悟性放开思维。

晚明之人说“心”谈“性”，往往以为这一切只是个人修养。岂不知哪有孤立的个人修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乃至人类的命运，本身都是个人修养的

内容。“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孔子的《大学》、《中庸》开宗明义，都是从“心”“性”上说起的，但《大学》、《中庸》的后半部都落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也就是说修身不是空洞的个人修养。

一般人都以为老子是讲清静无为，其实老子从不把个人修养架空了说。他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复命归根。”

孔子、老子都善于从整个社会的变化中看人类“知”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个人”修养。

孔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修、齐、治、平呢？他的弟子在讲到修身之时，为什么要强调“孝悌”呢？把“孝悌”当做万古不变的铁则，是后人解儒的大错。但在孔子时代，强调“孝悌”却是完全正确的。不这样就不能稳定全人类以人为本的生命观，巫术图腾的原始文化的泛滥就不可能被制止。

其实，孔子、老子从心性入手讲修、齐、治、平时，内中已经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还更深刻。

后世提倡“心性”之学的人们，并没有真正把孔孟、老庄的东西学到手，空谈心性修养的多，胸怀天下者少。晚明诸君犯了这个毛病，自己还不知道。待明朝灭亡之后，又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彻底否定了“心性”学说，孤立地大讲“经世致用”。

中国文化，中国国学，在自己的后期转向庸俗化，就是没有真正掌握孔孟、老庄“用心”的“心包太虚”、“胸藏宇宙”的要诀。

依我看，今日的青年大有晚明之风，这绝对不是坏事。但是，若这种开放、这种潇洒，不是建立在对生命的大觉悟之上，不知是历史的进程使我们这一代青年享受了这种开放、享受了这种潇洒，那就会有亡国、亡族之虞。人们一定会知道《桃花扇》的故事。那里的男主角侯朝宗敢和歌妓李香君产生至死不渝的爱情，够潇洒的，够开放的。武则天敢与和尚恋爱，可谓惊世骇俗，侯朝宗的胆识也不比她差。西方文化中难有如此开放的典型。但是，就是这个侯方域，最后由于抵挡不了名利的诱惑，甘心做了满清的亡国奴。青年们一定要搞明白，天地宇宙为什么要令此时此刻的中国青年，如此这般的潇洒起来。

我们是开放的，我们是潇洒的。

没有宗教观念的束缚。

没有封建人伦观念的束缚。

没有虚伪民主自由观念的束缚。

没有人间等级观念的束缚。

我们现在的大自由、大自在是自觉的吗？是大觉悟的产物吗？

我忧虑。

莫负青春

实实在在地说，如果你真读懂了中国的国学经文，你不能不五体投地地佩服。他们都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人，但是他们把我们这些后来人的心说得透透的，使你不得不服。请让我抄一段《道德经》的经文：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不管别的专家是如何解释的，我只说我的理解，信不信由你。

“太上”，就是孔子的“明德”。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太上”不完全等于“明德”。最准确地讲，“太上”就是赐予我们每个生命“明德”的那个力量。这个力量是找不着的，只能是宇宙生命本体。这个本体也是找不着的。我们能找着的，能体会到的，就是我们自己须臾不可离的“明德”，也即我们生命之“知”，觉知，感知，悟知，了知，无非一“知”。这“知”就是太上给的，或者说它就是“太上”。

对于这个生命本体，真正明白的人，真正觉悟的人，对于它只有一个感受，即“太上”是存在的。它也只是存在，和自己这个人一样，本来也只是一个“存在”，没有什么奇特的，也没有什么不奇特的。有他有我，有我有他，我什么样他什么样，他什么样我什么样。

对于这种所谓的“太上”的存在，不惊、不怖、不奇、不悔、不弃。这就是觉悟者与“太上”的关系，这也是人与自己的生命本体最正常的关系。所以老子说“下知有之”，平淡得很，甚至平淡得有几分无聊。

“其次”，下文接着的这个“其次”二字太妙了。人们要好好体会。老子在下文中一连串的“其次”，妙之极。

“太上”本来是我，我本“太上”，我知道有它便行了。正如一台洗衣机，我知道我“功能”就是支持我的“电”在动，我所有的功能就是支持我的“电”的功能，这本来是一体的。没有电的洗衣机，是废物。不通过某一个具体的机器，我们也

不知有电还是无电。电、机本来一如。

人类，这个有灵魂、有认知的机器，没有这么老实，总爱胡思乱想地“疯狂”。当他发现自己的命运是被身后的“电”支配的以后，便“亲之誉之”。这在现实生活中便是那些敬神敬鬼、算命打卦的人们。“电”有什么可“敬”的呢？有什么可“誉”的呢？本来和你自己便是一体嘛。没你没他，没他没你；有你才有他，有他才有你。就这么一“敬”，一“誉”，一“亲”，你已经把自己的灵魂推到心外了，你已经不能做自己的主人公了。所以，较之那些以平常心对待“太上”的人，你属于“其次”。

“其次，畏之。”这说的是那些怕神、怕鬼、怕命、怕天的人。神是你，鬼是你，命是你，天是你，你怕什么？畏什么？不是莫名其妙嘛。

“其次，侮之。”这大概说的是那些所谓的不信鬼神者。他们大都是疯狂的洗衣机，他们根本不知，也不想知，自己的一切运动，都是“电”的功劳。没有“电”，洗衣机是一堆废铁。他们一天到晚张狂得不得了，了不得。谁给他讲起神、鬼、天、命，他总是骂骂咧咧。其实是，孙猴子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撒泡尿还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

“信不足。”事实上一切有理智的人都知道，生命不可能有肆意妄为的自由。每个个体生命的背后都有一种力量在催着你。稍有年纪的人都可以理解这一点。但这东西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说是神鬼左右，神鬼又是找不着的，无法印证的。你说是天命左右的，谁能说清天命是个什么玩意？

其实，“天命”确实是有的，“天命”却没有人类习惯了的价值观，是非、善恶、美丑、好坏，天命都不讲究这些，天命只是在任你是非、善恶、美丑、好坏中，让你“知天命”、“明明德”。正因为如此，人类就很难“明”了天命，“明”了“明德”。

所以，人类对于“太上”说“信”，又常“信不足”。

也有很多人干脆不相信。

“悠兮其贵言”一句，是最不好解的。

人类可以信命，信太上；也可以不信命，不信太上。

人类也可以相信，有人是可以悟透生命的，而真悟透生命的人，是有不可思议的超人力量的。

这虽不好理解，但人们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种大觉悟的人和你自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你就可能

完全不理解了。他觉悟就是你觉悟，他的力量不可思议，也就是你的力量不可思议，你理解得了吗？

这里，我们只是提示一下，下文我们会详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球，一群生命，只要其中一个生命真的悟透了生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地球，这群生命，都会大大受益。

我以为这便是“悠兮其贵言”的本意。

由于《道德经》本来是对话本，在成书时，尹喜删去了自己的语言，只留下了老子的语言。所以文中有不少上气不接下气的地方。这个地方孤立一句“悠兮其贵言”，可能也是如此。因为下文可以验证。

“功成事遂”四字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在一个群体中，真有一个生命悟透了生命，这个群体的生命活动，很容易“功成事遂”。这个群体可能大兴旺、大发达……

这个道理不去辩了，大家可参阅拙著《金刚经到底说什么》和《老子我说》，在那里对这个问题我有详尽的论述。

最妙的是最后一句，也是我这篇文章的主题。

许多人自己并没有觉悟，但他一定要享觉悟者之福。最有意思的是，人们享了这个福，还完全不能觉之。

“我要办的事办成了，这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事嘛！”

最典型的例子，大半的中国人都会孝顺自己的父母。除了极个别的逆子逆女之外，人们大半都是尊重、体贴、爱戴自己的父母的。即便是有个别的逆子逆女出现，也会受到全社会的一致谴责。在中国，再糊涂的人也不会说，不孝子孙是正确的。

对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被子女孝顺是“自然而然”的事。

“人之常情嘛！这用得着感谢什么人？感谢什么力量？”

真是这样吗？

中国社会的“孝”道可上溯到舜，这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我们不多论。在这里人们往往忘记禹的功劳，其实只有禹的功劳才是决定性的。

尧禅让位于舜，舜禅让位于禹，这是中国上古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尧、舜不是真正悟透生命的人，是不会把权位禅让给他人的。英人弗雷泽《金枝》中也讲到了欧洲上古时代祭司们是如何传位的。杀戮，杀戮，还是杀戮。当一个祭司

失去功能之后，便会另有人来杀死他取而代之，绝不会出现自动禅位的事。这便是国学中所谓“正”与“邪”的根本区别。事实上这也就是，在上古时代，在那个崇尚巫术功能的时代，一个悟透了生命的民族，和一个只知崇尚巫术功能的民族的根本区别。

我们以为尧、舜的禅让传位，应是悟透了生命本来面目之人本该做的，没有什么稀奇的。倒是禹的坏了“禅让”，把权位直接传位给儿子启，我们千万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禹这么做这应是有泼天的胆识的。

对于禹这样的人，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观念去理解他。他那个时代，不应该有我们现代人如此狭隘的自私的家庭观念。尧可以坚定地不把自己的权位传给儿子，禹不应该做不到，以至想不到。但是，禹就是要把权位传给儿子启！

其实，当人类初步走出巫术图腾文化之时，不要以为人们可以一步跨入无神论，更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以自然科学技术取代图腾神秘巫术的社会。

先利用人类肉体的血亲关系，使人们从外在神灵身上把目光引回，回到自身肉体，在那个时代应是恰到好处的当务之急。这也是那个时代，以政治伦理形式固化人类反巫术成果的唯一方法。

正是由于此，禹才会把位传给儿子启。从这以后，“家庭”、“家族”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轴，而不是如西方文化，到现在，“神庙”、“教堂”仍是西方文化的主轴。

到了周代，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家子，更是把一个“孝”字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成了治国的根本。

孔、孟对“孝悌”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这以后的中国王朝，无人不标榜以“孝”治天下。

天下的父母，当你享受你的子女的孝道之时，是否想过建立这种价值观的中国圣人的功劳呢？

这绝对不是“自然而然”的事。

仅从这一点，我便要提醒当代青年，你们现在的开放，你们现在的潇洒，比之哪一国的青年都开放、都潇洒。为什么？即便是欧美青年，也达不到你们现在这种无拘无束的潇洒，他们头脑中还有一个“上帝”在束缚着，你们却完全没有。你们这是在享谁的福？

是什么人的“悠兮贵言”，使你们今天可“功成事遂”？

是不是可以追踪到悟透了生命的中国古代国学大师们的“悠兮贵言”呢？

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却从未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这能不是廓宇廓宙的伟大吗？请你在人类历史上再找出还有哪个民族是如此的。

把国学庸俗为心理按摩，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现代宗教的存在完全是历史的不得已。在二、三千年前，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之外的文化，除了宗教之外，再无其他文化传播体系。如果你详读了《圣经·旧约·出埃及记》，就完全可以看出，摩西当时不建立自己的宗教，简直就无法把以色列人从多神崇拜中拉出来。摩西走上“出埃及”的路途，不知下了多大的功夫，才建立了十分严格的一神尊崇的宗教教规。以色列人走到半途，还是要搞多种偶像崇拜。当然，摩西这种做法比大禹直接建立祖宗神崇拜，要笨得太多了。

佛家产生在古印度的北边缘，释迦牟尼佛也是要借婆罗门的文化传媒体系，传自己的佛学佛法。佛学佛法一到中国，很快便出现了“教外别传”的大乘佛学，鬼神痕迹一扫而空。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于佛学佛法，本来和中国的国学就是一脉相通的。

如果人们详读《道德经》及其他国学著作，你会发现，它们讲的几乎是差不多的道理，中国国学几乎完全不需要宗教外衣。所以，中国人就没有宗教观念的束缚。当代青年更是如此。

年轻人，你不是在享受释迦、老子、孔子的福吗？

生命的本来面目对于古人来讲，确实不好懂。

释迦牟尼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古人只能凭想象来理解。也有人可以用“止观”之法来理解这段经文。但是那时的人，从事“止观”是好进不好出。现代人则完全进不去。想完全凭“止观”理解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只能是极个别的人可以做到的。

进入现代社会则不同了，只要人们熟悉“量子力学”，理解释迦牟尼佛这段教义就容易得多了。

本无物质，物质只是能量在某个特定引力场中的刹那聚合。我们人类眼、耳、鼻、舌、身、意，感知的这个“有为”世界，不是梦幻泡影又是什么？

物质的测定只能是相对的。“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原则。测不准，不就是恍兮惚兮的“如露亦如电”吗？

其他的如电影、电视、电脑，都在向人们展示，你掉在其中，掉到令你要死要活的电影、电视、电脑画面中，激动得不亦乐乎，其实，这都是电子数码的游戏。电子数码的运动，本来都是“粒”状的，但对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来讲，却又都是有情节、有感情、有趣味的“波状”的存在。这不也是“恍兮惚兮”的“如露亦如电”吗？

当然，我并不是说量子力学就是佛学、道学、儒学，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极为巨大的。但我们现代社会的人类，已经完全可以不依赖宗教文化符号，理解生命的真理了。

年轻人，当我为你理清了这条文化观念的线索之后，你能理解你的开放和潇洒是从哪里来的吗？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莫负青春”。

我还是想提醒年轻人，当你享受着中国文化的丰硕成果时，享受着“悠兮贵言”时，是否可以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思考一下，自己今天享受的这种自由的来龙去脉呢？

如果我说的自然科学的一些理论，不是胡说八道，你能理解国学与未来社会文化的关系吗？

从这里，你能理解你们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伟大历史使命吗？

我绝不会说，年轻人你该干什么，你应该怎么办。我永远当不了你们的导师，我想学你们，还学不了呢！但是，我只是想提醒年轻人，如果你理清了人类文化的这一发展线索，你的“青春”还能只是为了潇洒而潇洒，为了开放而开放吗？

民族需要你“仰望星空”

欧洲畅销的儿童读本《苏菲的世界》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苏菲随手把门带上后，便拆开了信封。里面只有一小张约莫跟信封一样大小的纸，上面写着：

你是谁？

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问候的话，也没有回信地址，只有这三个手写的字，后面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她跳起来，走进浴室，手里拿着那封奇怪的信。她站在镜子前面，凝视着自己眼睛，“我的名字叫莉莉。”她说。

镜中的女孩却连眼睛也不眨一下。不论苏菲做什么，她都依样画葫芦。苏菲飞快地做了一个动作，想使镜中的影像追赶不及，但那个女孩却和她一般的敏捷。

“你是谁？”苏菲问。

镜中人也不回答。有一刹那，她觉得迷惑，弄不清刚才问问题的到底是她，还是镜中的影像。

苏菲用食指点着镜中的鼻子，说：“你是我。”

对方依旧没有反应。于是她将句子颠倒过来，说：“我是你。”

当苏菲开始思考有关活着这件事时，她也开始意识到她不会永远活着。

她想：“我现在是活在这世上，但有一天我会死去。”

人死之后还会有生命吗？这个问题猫咪也不会去想。这倒是它的福气。

苏菲的祖母不久前才去世。有六个多月的时间，苏菲天天都想念她。生命为何要结束呢？这是多么不公平呀！

苏菲走在石子路上想着。她努力思考活着的意义。

《苏菲的世界》最后把这一切归结为人类的“好奇心”。以《苏菲的世界》的具体说法,“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只有一个条件:要有好奇心。”

也就是说,对“我”的探讨,对“宇宙”的探讨,对“生命”的探讨,只属于有好奇心的少数人,即他所谓的哲学家。

《苏菲的世界》对此有一段绝妙的表达:

他们喊:“各位先生女士们,我们正飘浮在太空中呢!”但下面的人可不管这位哲学家们在嚷些什么。

这些人只会说:“哇!真是一群捣蛋鬼!”然后又继续他们原先的谈话:请你把奶油递过来好吗?我们今天的股价涨了多少?番茄现在是什么价钱?你有没有听说黛安娜王妃又怀孕了?

温家宝总理在视察一所著名的大学时说,一个民族需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

温总理所谓的“仰望星空”的人,是否就是乔斯坦·贾德所谓的有“好奇心”的哲学家呢?

我以为应该包括这类人,但也不应只指这些人。我以为像斯蒂芬·霍金、丁肇中这样的科学家现在也可算入这一行列。

似乎进入现当代,人们对于“我是谁?”、“生命是什么?”、“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类问题,已经可以完全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回答了,而不是如原始民族一样停留在“神话”的想象中,也不必如古希腊人那样仅仅存在于所谓的“唯物主义”的推理中。

这样看来,西方文化对于“我是谁?”、“生命是什么?”、“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这些人类最基本的回答有三大类:

第一,神话想象。如北欧神话、古希腊神话。

第二,唯物主义的逻辑推理。例如古希腊小亚细亚的殖民地米雷特斯人泰利斯(Thales)认为“水”是万物之源。还有稍深刻一点的人叫克西曼德,他也是米雷特斯人,他认为我们的世界只是他所谓的“无限定者”(注:世界由无限定者元

素所构成)中的无数个生生灭灭的世界之一。第三位是安那西梅尼斯,他认为万物之源必定是"空气"或"气体。"

第三,现当代科学家如天体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等等的探索。如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应属于科学的哲学探索。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能评论西方文化的这三种探索路线。

我真正惊讶的是,西方人现在怎么热衷起这一问题了?!难道西方整体文化都开始"仰望星空"了吗?须知这本《苏菲的世界》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北欧国家发行了三百万册呀!

更应看到,乔斯坦·贾德这本书是为儿童写的。难道西方人整体都有了这种"仰望星空"的冲动吗?不然,这种意识为什么会在儿童中传播?

人们,你知道吗?舍去西方古代的神话传说不说,西方人是没有"仰望星空"的习惯的。西方哲学史上讲的古希腊人的哲学探索,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乃至启蒙主义的时代,才被一些好事者发掘出来的"古迹"。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在基督文化没有广泛传播之前,那里主要的文化,还是多神崇拜,巫师祭司遍布各地。在人们的普遍意识中,丝毫也没有"哲学"的痕迹。

古希腊哲学是后人捧上去的。真正的希腊哲学在当时只是个别平民(自由民)吃饱喝足之后的遐想,根本没有传播的可能。

正如唐朝皇帝要把自己的始祖追溯到太上老君李耳一样,欧洲的启蒙主义者为了给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张目,才拖出一系列古希腊的哲学尸体。在启蒙主义时代以前,整个西方是在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漫漫长夜中,人们哪有什么"好奇心"去关心哲学。

但是,今天,人家却是真正开始要"仰望星空"了!不然《苏菲的世界》这样的儿童读本不会如此畅销。

与这种情况完全相反的是中国文化。

中国上古传说反而是功利主义的多,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传说大半并不作生命的哲理探索,更多是宏扬一种精神。

可是,真正的中国上古文明,却要从《论语·尧曰》说开去。

关于《论语·尧曰》,朱熹《中庸章句·序》有明言:

盖自上古圣继天立权，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其中”者，尧之所授舜也。“人心危危，道心微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新儒家的牟宗三是这样说的：“此固为宋儒之所彰著，然其由隐变显，自孔孟而已然。”“孔子将此自然趋势所成之线索转为彰著之道统，显明之‘意义’，以为贯穿吾华族历史之观念形态。”

不管牟氏如何想把康德、黑格尔诸启蒙主义哲学塞进国学，他的这番议论无论如何是正确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自尧舜而“五四”，其对“生命”的“好奇心”，其“仰望星空”的基本特色，从来没有断过脉。

牟宗三引了朱熹的文字“人心危危，道心微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但他没有好好解释。中国人这四字诀，已经把西方人“我是谁？”“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三大课题全回答完了。只不过这个回答，完全不同于上述西方人的三种思路。

具体解释这四字诀，可查阅拙著《论语正裁》。

我的几本小书已经被许多人骂得狗血喷头了，这里不再重述。不是怕再挨骂，而是篇幅太小，完全展不开。

《论语正裁》中对四字诀的解释，已过去五六年了，我依然认为没有大错。

我这里真正诧异的是：用乔斯坦·贾德的话说，我们是有着充沛的“哲学的好奇心”的民族，我们有三四千年“仰望星空”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仰望星空”正是中国教育的主轴，也是中国政治的主轴、文化的主轴，同时也是一切民俗活动的主轴，为什么到了近现代，这个特点突然在民族文化中销声匿迹了，反而要国家领导人专门提倡呢？

“急功近利”，还是“急功近利”。教育如此，文化如此，经济如此……还有什么不是如此呢？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全社会的“急功近利”心理病态，温家宝总理才会语重心长地对北大的同学们说：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

我以为，现当代中国文化之所以会晚于西方文化，提出“仰望星空”的问题，

怕还是总体因缘未到。中国人落后了吗？我以为这其中恐怕另有重大玄机。

从《苏菲的世界》可以看出，其作者虽然提出了这个重大的课题，但其阐述本身却是缺少基本常识的。一句话，缺少现代意识。航天科学、信息科学、基因科学、量子力学理论，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乔斯坦·贾德并不了解，北欧原始神话，古希腊原始神话，并非真是什么“神话”。

乔斯坦·贾德在书中引证了一位公元前570年左右的哲学家赞诺芬尼司的观点：

“他指出，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这些天神，认为他们也是由父母所生，并像凡人一样有身体，穿衣服，也有语言。问题是，衣索比亚人认为天神是扁鼻子的黑人，史瑞思（巴尔干半岛东部的古国）人则认为神有金发蓝眼。假使牛、马、狮子会画图，一定也会把天神画成牛、马、狮子的模样。”

至今天为止，所有的人类文化学和哲学书籍都是这样批评上古神话的。但这种观点是十分幼稚的。

这太像现在欧洲人、美洲人大讲孟子的“心性”学说的情形了。他们根本不知孔孟之所指，就大评特讲。他们说的“心性”，不过全是今天心理学的概念，最多也就是今天哲学所指的“人性”的概念。（参看喜马拉雅学术文库，美国人安乐哲、江文思编的《孟子心性之学》。）

我们不知这些外国人到底是怎么了，是上了如今还生活在国外的一些华裔国学大师的当？还是自以为聪明的胡扯乱套？

我在《圣经东方解》中已经明确告诉大家，《圣经·创世纪》就不是什么神话，而是上古修行人穿越“五识阴魔”的一个过程。

《创世纪》描述的世界起源，是修行人在非常典型的“想阴区”中，错认自我为“无边身”的境界。北欧神话和古希腊神话，更是人们在五识阴魔中，等而下之的“色阴区”中的游戏。

这和《哈利·波特》之类的纯凭想象的神话、童话，根本不是一回事。

西方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错误，就是由于不知生命之“知”有多么复杂。总以为自己现有的这一套眼、耳、鼻、舌、身、意，是万古不移的标准的认知仪器，根本不需要怀疑。自己如此，别人也如此；古人如此，未来人也如此；欧洲人如此，非洲、亚洲人也如此。

生命之“知”有二百一十亿即由他种，人类这一套眼、耳、鼻、舌、身、意，只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以自己这一套为标准，来议论北欧上古人、希腊上古人的生命之“知”，能不闹笑话吗？

如果乔斯坦·贾德稍微了解一点这样一些常识，他就不会在书中对上古人的神话和哲学作如此这般的议论了：

> 在这段期间，希腊人在希腊本土与意大利南部、小亚细亚等希腊殖民地建立了许多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所有的劳力工作都由奴隶担任，因此市民有充分的闲暇，可以将所有时间都投注在政治与文化上。
>
> 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中，人的思考方式开始变得与以前大不相同。任何人都可以发言质疑社会的组成方式，也可以借助古代神话而提出一些哲学性的问题。
>
> 我们称这样的现象为“从神话的思考模式发展到经验与理性为基础的思考模式”。早期希腊哲学家的目标乃是为大自然的变化寻找自然的——而非超自然的——解释。

其实，问题的真相绝非如此。在这段时间，古希腊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思维变化，并不是由于什么城市的建立，奴隶担任了劳力，自由民有了闲暇精力，可以投注到政治文化上。

这是典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奴隶的存在，自由民的闲暇，在中国以外的地球上，包括欧洲是非常古老的事。不见得非要在城市建立之后，自由民才会投注于政治与文化。《圣经》的《出埃及记》中的埃及人照样拥有奴隶，照样闲暇多多，城市也已建立了，但却没有出现古希腊哲学那样的思维。

这是由于，进入最近的三五千年，人类的眼、耳、鼻、舌、身、意稳定了，幻想幻听只是个别人的病态现象了。像乔斯坦·贾德这样的人们，总是错以为上古人和自己的认知系统是完全一样的。自己的认知系统中没有“神话”的地位，神话只能是想象的产物，于是认定上古神话只是也只能是想象的产物，所以他会错误地认为古希腊人“唯物主义”的哲学推理，更合理更进步。

如果乔斯坦·贾德，真看懂了他的《圣经》，就不会大捧特捧古希腊哲人的幼稚言论了。

人们可以把古希腊哲人的观点和中国上古人“人心危危，道心微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字诀对比一下，就知道古希腊哲学完全是孩子的臆语。

至于说到斯蒂芬·霍金的科学探讨，我虽然不懂他高深的理论，但我猜测，他也只是在人类突破经典物理学后，对宇宙起源的一种粗浅的探讨。我不懂艰深的现代物理学，但我怀疑：最起码，斯蒂芬·霍金的全部理论基础，是否把人类眼、耳、鼻、舌、身、意六大器官的物理功能及其误差考虑进去了。人类这六大器管在客观认知中有什么局限性？这是非常重要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认知器官都没有弄清，怎么可以肯定客观认知对象有什么规律？更不用说议论什么“宇宙起源”、“时间起源”了。

西方文化再一次掀起“我是谁？”、“世界是从哪里来？”、“生命是什么？”的热潮，但又掉在自己的陈腐的认知系统中。他们是无论如何也难有正确的结论的。

这个提问的真正高潮，是要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国学推上去的。

不过，这要在中国人富起来之后。

我们又回到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了。

人类闲暇了，才能追问这个基本话题。中国人闲暇了，完全会认真体味生命的深层奥秘。这是由于航天科学、信息科学、基因科学，乃至量子力学的理论，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入人类的社会意识。一旦进入，就会和中国人古老的“仰望星空”意识碰撞出火花。那时，人们对这些问题回答才有可能超越二十一世纪以前的社会意识。

“人心危危，道心微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一个民族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

我们也觉得是时候了。中国人，你说是吗？

臆论“中国崛起”

中国确确实实崛起了，这已经成了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但是，为什么中国会在此时崛起？为什么不早一点，也不晚一点，恰恰是公元二十一世纪呢？

当然，中国的崛起首先应该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是这个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了，从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们又要问，在上世纪初，全世界虽然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全世界的知识阶层、劳动阶层没有不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为什么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马克思主义可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

苏联解体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了；中国却真真实实地崛起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强调，如果论起人类文明的遗产，我以为只有当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国学真的拉上了手，人类社会才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我是真真切切体会到，当自然科学将导致人类现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处于全面解体的时候，如果没有中国的国学，人类会陷入巨大的迷茫。但是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桥梁，现代人也很难真正接受中国的国学。

人们都熟知上世纪出现的“新儒家”，他们最大的失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抵抗。新儒家的价值观还是古希腊哲学的价值观，进一步说还是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时代的普世价值观。他们的思维方式，看似努力吸收了康德、黑格尔的东西，但是，只要你仔细看一看，便会发现，新儒家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在经典物理学范畴里的静态的二值逻辑推理。

我提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学拉上手，建立人类社会即将到来的新文明。这在社会上的遭遇，肯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姨姨姑姑拿脚踹，不会受多少欢迎的。

但是，我管不着这些。

没有中国国学，人类的未来文明完全可能陷入巨大的混乱。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接引，所谓宏扬国学，莫过是复古主义的幽灵作祟。现在有人不就在大肆鼓吹科学是错误的，只有《弟子规》是好东西吗？

我们人类一定要有建设人类新文明的自觉。

面对量子力学，新儒家该说什么？

面对全球网络化，新儒家该说什么？

面对克隆人，新儒家该说什么？

新儒家的思维，可以引领全球走向人类新的文明吗？

这不用我们评价，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一点新儒家的人都会摇头。首先，这个学说、这个文化就没有那份气魄。

国学要鼎新只有和马克思主义拉上手。

今天中国崛起的现实，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人们须知，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为了今天的崛起准备了三五千年！

人类现代文明的源头，大概有这样四大板块，从东向西，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

照理说，印度文明是非常伟大的。如果从公元前六七世纪一直顺势发展下来，今天未必不能主宰人类新的文明。谁知它突然断线了。现在他的文化还是多神的文化。这个文化当然无法引领人类走向未来。

古希伯来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碰撞产生的新教文明，虽然是硕果累累，引领世界迅速发展了三个世纪，但现在恐怕也进入了自己的衰落期了。不说政治，西方人亨廷顿关于今天的时代是文明冲突的时代的论断，似乎已被历史证明了，或曰正在证明。

我们以为人们更应关注，新教文明后期产生的现代派哲学和文学艺术。这股思潮今天虽然被西方繁荣的经济所掩盖，但仔细看这股思潮的悲观主义色彩，人们大概不难判断，“现代主义”所依存的这个文化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西方现代派主旨是“隔膜感”、“绝望感”、“失落感”。这三感都表现了西方人面对飞速发展的高科技对人本文明的动摇，产生了严重的悲剧心理。今天西方文化的文学、艺术、哲学主题，再也不是启蒙时代贝多芬式的悲怆了，而是马尔克思式的悲哀与无奈。

《百年孤独》的结尾，男主人公只能再回到自己的羊皮书中，去寻找古老的炼金术。

面对西方如此的文化思潮，人们要好好思索一下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今天的中国思潮。

我们浮躁，我们有浮躁的豪气；我们粗率，我们有粗率的豪情。我们不再被什么文化所规范，但我们并不彷徨。

人们，你摸到了中国必然崛起的脉搏吗？

现今的人类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有两块基石：第一块是，动物即人，人是高级动物，人应该把“自己的智慧”发展到极致。这是古希腊文化的传承。第二块是基督文化的传承，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生而自由。博爱、平等、自由是新教旗帜上最震动人类眼球的六个字，也是西方人所谓的普世价值观。

正是在这两块基石上建立起了人类这五百年的普世文明，并造就了两百多年的辉煌。整个东方民族的文化没有这两块基石，面对着新教文明的辉煌成就只能瞠目结舌。

我们不再提未来的高科技，将严重摧毁这种所谓的新教文明的普世价值，只说这两块基石自身的弱点。

如果“人”首先是动物，那“博爱”就只能是宗教观念，二者无论如何不能协调。

其实，基督文化的博爱观，和今天新教文明的博爱观相差太远了。基督文化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原罪”世界。耶稣基督是要把人类全部引入天堂，这才是耶稣基督的“博爱”的真正内容，耶稣基督认为人间社会是不可能有真“博爱”的。

《圣经·旧约》中，上帝看见人类操着共同的语言，和睦相处，努力劳作，以至可能要建起可上达天堂的建筑。他马上制止了人类的行为，并且发愿人类要操完全不同语言，事实上就是要使人类在人世间完全分裂，从而在人间受难、苦斗、纷争，以赎“原罪”。

《圣经·新约》中，耶稣基督更是公开声称他不是给人间带来和平的，就是要人人反目。

我不知亨廷顿关于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文明冲突、文化冲突的时代的观点是不是受了《圣经》的启发。

这个问题比亨廷顿和今天人类想象的复杂得多。这牵扯到基督文化最核心的秘密，我还是不说的好。不管怎么说，新教文明还是把人类从神本文明中彻底

拉了出来，功不可没，功不可没。

但是，人类的新文明如果仍然以这样两种文化观念为基石，那就太可怕了。

如果依这两种文化，人类不是动物，就是“原罪”罪犯，而高科技又专门给这些动物和罪犯插上了翅膀。神足通可以飞天，天耳通可以掠地。更可怕的是，每个个体都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把地球炸几个来回……

这个世界还能成为世界吗？

而中国的国学不是如此，不要说儒家本质上就是入世的文化。

佛、道两家根本就没有出世、入世的区别。

佛家的出世精神，只是希望众生掌握穿透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的智慧。今天许多佛教人士提倡厌世精神，是完全违背释迦老子“污泥中生莲花”的思想精神的。

净土学说决不许把五浊恶世和西方极乐打成两截。一闻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当即“往生”，心净佛土净，此处即是极乐。当然这是需要人们自己去艰苦体认的。

更重要的是，国学的生命观，坚决否定人首先只是动物，更不是简单地认定人是原罪罪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净土学说最基本的口号。每个生命都是佛，只是人们还没有自觉作佛的觉悟。一旦觉悟，哪怕是刹那觉悟，便与佛绝无二致了。

面对人类未来的高科技文明，人类如果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观念，没有以“觉悟”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未来将是可怕而恐怖的活地狱。

中国国学的这种观念，从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至今已有五千年了，这中间产生了多少圣人、高僧、高士？中国国学为人类的今天和未来文明作了五千年的准备啊！

所以，今天该是中国为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崛起的时代了。

再腹论“中国崛起”

年轻人，我真羡慕你们，你们今天享受的生活，实在是令我们在你们这个年龄时难以想象的。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考上初中的，父母为了奖励我，专门为我做了一条劳动布的新裤子。这对那时的我来说，可是天大的喜事。

我家是在我八岁时彻底走上“赤贫”的。当时父母失业，每月政府发八万元救济金。人民币旧币的八万元，就是今天的八元钱！我一家六口人，完全活不下去。大妹送给了一个湖南人，二妹送给一个武昌人。我是男孩子，舍不得送人，留种啊！自那以后，直至我考上初中，这是父母给我做的第一条崭新的裤子，而且是劳动布的，时髦啊！

那个时代，贪污一百万（一百元）就是一年徒刑；一个亿，就是今天的一万元，是要丢脑袋的。一般家庭，有七到八平米的出租房，一张床，两个箱子，三四口人就可以过生活了。桌椅已经是高级奢侈品了。我记得到五十年代中期，我家吃饭的桌子还是用砖头码起来的。什么大衣柜、小衣柜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哪个家庭有自行车，就如同今天哪家有豪华游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如今一般人家的生活，也比五十年代厅局级干部的生活好多了，更不用说一般白领和富豪的生活了。

中国确确实实是崛起了！只有短短五十年，半个世纪。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其崛起，看似偶然，实是必然。这个“必然”在哪里呢？我看是在她的“文化”上。

“明明德”是生命的终极关怀，也是生命的终极目的，我借恩格斯的话，把这称之为生命运动的“矢量”。一切生命概莫能外。不管生命整体这个“帝网珠”，其“标量”怎么折腾，都必须受控于“明明德”这个“矢量”。所以释迦牟尼佛会说：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

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被灭度者。”

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大愿，就是生命本体的终极之愿，也就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也就是生命运动的“矢量”。

为什么“实无众生被灭度者”呢？所谓“灭”就是灭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业力。生命达到了是个体也非个体，是整体也非整体的境界，这便达于真正的“明明德”了，笼罩生命运动的不再是“无明”了。但这并不神秘。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活的，只是由于人们自己不了解，总认为个体就是个体，我就是我……非也，你从来不是你，在老师面前你是学生，在父母面前你是儿子，在儿女面前你是父母……不认得这一切，也是“无明”。

“明明德”缘出的“行”，是什么“行”呢？人们可由此去推出整个生命的“十二缘”起，再看看这“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明明德”状态，我们自己的心理状况，对问题的看法、态度、倾向，能不能还是和原来一样的。

自轴心时代以来，我们人类是否已经“明明德”了呢？

这不是个“意识”问题。虽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生命行为还是表现为“无明”，但就生命的整体来讲，已经是“明明德”了。如果你不相信，便可以检阅一下人类这五千年的文明史。

东方的尧、舜、禹肯定是基本“明明德”了的。我前面几篇文章反复讲过，尤其是对国学“四字诀”的细讲，人们应该明白，我们的祖先绝对是早已进入了“明明德”的境界。

西方呢，那必以《圣经·旧约·创世纪》为例证。我在《圣经东方解》已详论了其“明明德”的程度。

到了轴心文化时，那就不说了，释迦牟尼、老子、孔子、摩西、耶稣……

这只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说的，如果是就人类全体的生命实践来说呢？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到了公元开始之时，几乎是彻底进入了“人本主义文明”，心外之神之鬼退到了历史舞台的幕后。人类社会的一切秩序，文化、政治、法律、伦理，乃至生活中的细微习惯，无不是围绕人的“肉身”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一种“明明德”，这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中国走上祖宗崇拜的道路，西方则进入一神尊崇的文化。

如果仔细分析，“神本”这东西在公元后的一千多年，并没有完全脱尽，西方便进入宗教绝对统治的一神尊崇的中世纪黑暗期。西方人把这一段中世纪黑暗

期，也称之为“神本主义”，这是不够确切的。中国早早就没有了奴隶制，更没有成型的宗教。中国社会的这一历史时期，应该说是人类社会最光明的一隅，其中儒、道两家功业至伟。但是，就是如此，在全民族范围内，尤其是在下层民众中，“巫风”的遗存仍然十分嚣张。所以，“皇帝”们总是想扮演“通天教主”的角色。

一种文化，一种生命观，要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太难了，真如毛泽东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中国的帝王文化是一个奇异的怪胎。帝王都想做“通天教主”，但由于儒、道、释文化的广泛传播，他们的如意算盘总是打不成。也就是说，他们想不“明明德”也不行。只要他们真以为自己是“通天教主”时，这个王朝就快要被更替了。一般的开国之君都懂这个道理，所以，李世民之类才会倾向于孟子的民本思想。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也是非常矛盾的，既服从帝王的淫威，又坚持自己的儒家人格。中国的士，一方面对帝王负责，另一方面又遵从释道儒的思想，希望作“佛”作“圣”。“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样，“敬天保民”也就被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天职了。这就使得中国儒士和西方的骑士、日本的武士有了本质的区别。

中国文化的进化史，就是一部儒士与帝王明争暗斗、此消彼长、互补平衡的“明明德”的历史。这个社会的基石，极广大的自耕农，也总是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他们的保守性的愚昧，使他们难以真正摆脱对“通天教主”似的帝王的崇拜；他们的独立性，对人格精神的追求，又使得他们总希望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敬天保民”的儒士。“学而优则仕”、“望子成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也是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其实，这也是“明明德”的一种体现。

这一切导致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封建史。

我过去由于从思想史的角度讲得多，往往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入宋明理学，这不是十分公正的。在公元十八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无疑比西方文化先进得多，但要完全从通天教主文明中脱胎出来，也是千难万难。朱熹再伟大，也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性，他也在尊崇“通天教主”与“以民为本”之间彷徨、徘徊……

我们能够想象，朱熹可以在量子力学层面思考生命吗？

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古文化中包含的“明明德”的成分，要大大丰富于古代的西方。

虽然我们不能说，儒道两家的文化比《圣经》基督文化高出了多少，但是有

一条是肯定的：中国文化是“明心见性”蔚然成风，这也是帝王们做不成“通天教主”的根本原因。西方则是“一神尊崇”的信仰蔚然成风。一个是理性的“明白”，一个是非理性的信仰崇拜。西方进入中世纪黑暗，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明明德”不只是个人意识中的事，而首先是生命实践的事。真正的“明明德”不见得是要有什么吓死人的理论，而是要善于从一点一滴的生活小事中看到“明明德”的运动。比如我们现代人看见一株树，无论如何不会认为它是什么“树神”的显相。这相对于神本文明中人来说，就是一种“明明德”。

只有当人们都不把“明明德”当一回事，而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又无处不自然而然地作出“明明德”的判断时，这才是生命整体“明明德”的进步。

正因为这样，人本文明的“明明德”要进入一个更高级更普及的阶段，就必须以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牵引人类。这就是自然科学、工业文明必然出现的内在动因。

相对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有着更强烈的功利主义特色。古希腊文化一下手，便把“人”定性为动物。对于动物来讲，肉体功利当然是第一位的。

为什么西方文化一直会有强烈的“海盗”特色？这也和西方文化对“人”的这种定位有关。

动物的“明德”只表现为对饥饱冷暖的条件反射上，不可能“明明德”。人类就不同，人类不但可以“明明德”，而且可以质疑肉体的饥饱冷暖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我在重庆缙云山，是亲眼见过两位台商在李一道长的指导下“避谷”二十一天的。我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决没有偷食的事。我并不看重这些，但由此我知道，动物的饥饱冷暖实际也是“无明”缘“行”，而缘出来的是一种心理错觉。同样是佛家说的“非因缘非自然的”的“妄想”。

我们不去评论“避谷”这件事，只是想告诉人们，想让一个可以成功“避谷”二十一天的民族文化，立即像海盗一样去争去抢，可能吗？那么，发展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的重担，只能由西方人打头炮了。

英国工业革命的真正生命奥秘是不是就在这里呢？古希腊文化终于畅行无阻了。其直接碰撞的对象便是基督文化。

正如我在《圣经东文解》中一再强调的，《圣经》基督文化本质上是无神的，由于过渡期的需要，不能不树立起“一神尊崇”的牌子。谁知这个“方便”出了大

问题，其教徒真的认假为真了。这就导致了欧洲中世纪的千年大暗夜。

但是，这个大暗夜，怎么说也比巫神统治好得多。

这时，又需要再把人类的“明明德”往前推进一步了，古希腊文化也便和基督文化拉上了手，这便是显赫一时的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时代。“动物需求”、“海盗本性”、基督文明，千奇百怪地组合成了一体。人类大放开了，抢、抢、抢，夺、夺、夺。抢夺别国、别民族叫侵略，叫殖民主义。抢夺大自然，叫科学技术、工业文明。两者相辅相成。人类这一次的“明明德”在一个没有任何文化的土地上，被推到极致，这便是在新大陆崛起的美利坚合众国。

但是，如果不进入二十一世纪，航天科学、信息科学、基因科学如果没有异军突起，就谁也无法判断，欧美的崛起是人类“明明德”非走不可的一个过程。昨天见首的“神龙”，到今天终于见“尾”了。

人类的这一波“明明德”，也和上一波的“明明德”一样，都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人间文化秩序。前一波的文化秩序体系，最典型的是中国的“三纲五常”文化体系。新一波文化秩序体系的核心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每一波“明明德”之后，一旦形成文化体系，人们便会称它为“普世价值”，这当然是个可笑的游戏。但是，不管是否正确，这两波“明明德”，都是和神本文明真正划清了界限的。尤其是后一波“明明德”，不但彻底否定了心外鬼神的存在，同时还指向了一个人类的崭新文明。

这个崭新文明，导致人类“明明德”产生质的飞跃。“明明德”真到了这个质的飞跃期，就不是欧美文化可以承受的了。强调肉身动物本性的文化，怎么可能真正达于“明明德”？怎么会了解这一切全是“至善”的功德呢？“道”的功德呢？虽然在他们的《圣经》中已经说得很透彻了，但他们迷雾障眼就是看不着，看见了也不能承认不敢承认。想让西方的教皇教士们承认《圣经》本质是“无神”的，这可能吗？

这个任务只能历史地落在中国国学、中国文化头上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中国人过了二百年“空乏其身”的日子，这“筋骨”也快累断了。这当然怪不得谁，谁让中国人“觉悟”得太早呢？早产儿总有先天不足。如果先天充足，也不会在三千年中，让一个又一个的“通天教主”兴风作浪。

历史又告诉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虽然有传统的国学作为根底，完全可以承担建设人类新文明的历史使命，把人类的“明明德”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但仍

然要有一个艰苦的“洗脑”过程。

这个过程如果明确算，应该是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始的。如果不明确算，应是从“九一八”便开始了。“九一八”以后的民族愤怒大爆发，看似是政治的、文化的、民族的，实际上是“明明德”的。人们，你能看透吗？

如果人们从“明明德”的高度看，从一九四九年建国起开始的土地改革、扫盲运动、妇女解放、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民主改革、公私合营、反右斗争、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乃至改革开放……哪一个不是中国人彻底“洗脑”的必经之路呢？不要总像一个怨妇一样，背身历史，哭哭泣泣，品头论足，艾艾怨怨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如果不是扫盲运动、义务教育、男女平等等等运动，今天的中国经济能有如此优质的人力资源吗？

如果不是五十年的这“运动”那“运动”，把一切可称为“文明准则”的东西打了个乱七八糟，中国人有几个敢“下海”的呢？

如果说美国的“崛起”，是新教文明在一个没有文化的新大陆上的“放肆”的话，中国的崛起则是在洗空了人本文明的各种所谓“准则”的空空如也的头脑中奋起的。今天的中国“无文化”，正是最大的“文化”。

我们以为历史的一切总是“恰如其分”、“恰如其分”，还是“恰如其分”！

正是这些千百年来的“恰如其分”，造就了中国今日的崛起。

关于舞蹈

舞蹈从根本上说，应该是“诗”的极致。“诗”，什么是诗？说到底是人类情绪的饱和点。人类的情绪高度饱和的一刹，应该是稍纵即逝无从把握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的本事，就是要把这种无从把握的东西，强有力地把握住，并且“放大”了给人看。最容易理解的是绘画和电影。

如果仔细品味过八大山人、石涛的画作，你会非常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他们笔下，花非真花，所以才可以用“墨”皴；山非真山，所以可以用“笔”写。山、水、花、鸟……都是他们刹那饱和情绪的对象化。“山”再不只是自然之“山”，而是吾人心中之“山”，却又似是自然之“山”，以求达于以“山”言心中之情。

在人类艺术中，把这种特点推到极致的是电影。电影的所谓蒙太奇语言，绝不是人类情感表达的简单影像化。蒙太奇的每个镜头，都应该有“画”的特点，也就是把那刹那的无从把握的情绪，瞬间强行把握住，并且严格放大，然后才可能组接为电影语句。光是镜头“美”、流畅，并不是好的电影艺术。

这些话不好懂，当你真的痛苦之时，高兴之时，突然想用自己熟知的舞蹈，把心中那点点“情绪”“跳”出来之时，你便明白，在这种饱和的情绪的鼓动下，你的四肢会流泪，流血，那时才是真舞蹈。

人类历史上的舞蹈，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巫术类，一类是我说的“诗化类”。第二种才是我们这个时代该有的舞蹈艺术。但是，由于人类在万千年的实践中，忘掉了自己的生命本来，形成了刚硬的逻辑思维，我说的第二类舞蹈，反而不如“巫术”类舞蹈传神了。

今天我们见到的许多所谓民间舞，不管是外国的、中国的，其源头都是巫术舞蹈。这些舞蹈，非其族类，难以传神。一旦传神，舞者已经不再是“自己”了。杨丽萍的舞，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一切巫术舞者想彻底进入“出神”状已是不可

能了。但，一旦其舞者醉入其形式之中，还是有如巫术舞蹈一样的某种神似的。一旦进入这个状态，舞者可以游离于人、鬼的边缘状态。有的也可以完全达到“鬼”、“神”似的“迷狂”。其实，巫术舞蹈也没有什么神奇的，也只是人类掉到某种情绪中，不可自拔的一种“迷狂”。

总而言之，一切艺术、巫术，说到底还是《毛诗序》说的：“诗言志。言之不足，咏之；咏之不足，歌之；歌之不足，手之足之，舞之蹈之。”

这种“舞之蹈之”归之于文字，便是文学；归之笔墨，就是绘画；归之于肢体，便是舞蹈。

所以舞蹈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随舞姿把“情绪”调动起来，而不是单纯讲动作、讲节奏、讲人物、讲情感，更不能讲什么哲理，那都是艺术创作的死路。找不准“情绪”，一切舞蹈只能是体操。第二点是新鲜“舞蹈语汇”的创造。任何“情绪”都具有“唯一性”，人和人同样的“情绪”，都不可能雷同。特殊的“舞蹈语汇”传达特定的“情绪”，不可替代。所以任何一个舞蹈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贯穿始终的“语汇”。这是舞蹈的命脉。现在舞台上出现的许多舞蹈、舞剧，之所以不成功，关键点之一是没有自己独特的“舞蹈语汇”。山西人的舞蹈之所以成功，像张继刚前期作品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改造了山西秧歌的基本语汇，形成了自己新的“语汇”。

如果一个编舞，永远是八大动作的组合，这个人只能是个“匠人”。甚至，连“匠人”都不够。

“美”这个词，是人类社会最难弄明白的一个词。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拼尽全力研究世界上的各种美学思想。克罗齐、罗丹、黑格尔、车尔尼斯拉夫斯基……最后是越研究越糊涂。没有办法，我又转入人类文化学的学习。可惜的是，人类文化学到目前为止，基本只是在材料的收集阶段。西方人关于原始人类意识的研究，是相当浅薄的，远不如西藏密宗的一些著作。西藏密宗收集的原始思维的资料，比西方人类文化学丰富得多。

走完这些路，再来学习以儒、道、释为核心的“国学”，我才发现上面那些所谓的理论，实在只能称之为“戏论”。

什么叫“美”、“审美”？我以为可以叫“情绪的共振”。

“情绪”这个词好理解。“生命”恰如大海，“感情”恰如洋流，如墨西哥暖流、日本海寒流，诸此此类。“情绪”呢？恰是大海上的波涛、波澜、涟漪……

波涛与波涛之间有一个“传导”，这种“传导”就是“共振”。

任何“情绪”都是“当下”的，稍纵即逝的。艺术家的本事在于，能不能抓住这些实际上抓不住的东西。

抓住了，这就是所谓的“灵感”。

凡是搞过艺术的人都知道，酝酿情绪是最重要的。“情绪”到不了，一切艺术创作必归失败，这是不用我讲的。

但是，成功的情绪酝酿，并不能保证艺术品绝对成功。

这就要赌艺术家的“心”到底有多大了，赌艺术家整体把握“情绪”的基本素质。这种素质往往在“诗”外，在舞蹈之外。因为任何“情绪”都是“心”的产物。“心”，谁也不知它多么博大，多么丰富。

“心”、“知”、“当下”，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的。但是又必然表现为孤立的、个体的。

在任何一个你自己的“当下”，你绝对不知“别人”在“想”什么？“观”什么？“见”什么？可是，从生命的本来说，所有“当下”，就是一个全体生命的“当下”，就是整体的“当下”。所以，“情绪”共振是可能的，也是一定的。

问题的关键是，你这个体的“心”、“知”到底有多大。

你理解你生命的“知”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吗？

你理解你生命的“知”包含什么样的文化积淀吗？

你理解你生命的“知”中包含了多少佛、菩萨、诸圣贤的觉悟吗？

现在许多学国学的人，学佛、学道、学儒的人们，相信“功夫”，以为那东西有多神奇的力量，但是，他们不相信“理解”的力量。

“理解”，我说的并不是“当下”之外之后的“妄想”，那种“理解”只是概念的推理，不是我说的“当下”的“明白”。

对的！“当下”之后的理解的确是妄想，但和“当下”的“知”同起同生同灭的理解就不是妄想了。

举例来说：你的名字叫陈涛，我叫你陈涛，和别人叫你陈涛，你的感受、理解不可能一样，这里包含的生命力量也是截然不同的。

更重要的是，我叫完，你听完，生命的一念已经“完成”。这个“完成”是靠什么力量完成的？全宇宙的力量。少了一线因缘，我就叫不着你。纵便叫了，你也未必可以听见。“诸法因缘生”，少一个因缘也不行，也形不成这一次的生命之

“行”。

既然这“当下”一念是全宇宙的因缘，它能不是全宇宙的力量吗？那么，它肯定是和全宇宙共振的。这样，审美就成了可能。

情绪的共振，生命本来原因就是如此。我“一念”之心动了，全宇宙心必有共振。

这个共振大与小，明确与不明确，则是完全要依赖你自己当下对自己当下之心的“理解”。

“妄想”也是可以训练成“直觉理性”的。

这里的关键是要“破相”理解，即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这问题本来简单，用理论语言一说便复杂了。没有办法，人类的语言就这么笨拙。

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你要把你的一切“情绪”，都看成是全部的所有生命“明明德”的某个过程。这个“情绪”真抓住了，“灵感”就自来了。

文学艺术，我寄希望世纪新人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一再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如此成功，不管从哪方面说，也要归功于自 1949 年以来打下的基础，尤其是在人的意识方面，几乎扫空了一切障碍。全国几乎成了一堆干柴，碰个火星就会立即化成燎原大火。

如果没有多半个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包括在农民解放运动中的无数错误，中国自耕农能成为改革开放的生力军吗？

如果不是从思想上否定了“官本位”，否定了俄式社会主义模式，今天的国有资本企业，很可能会重蹈国家资本主义的覆辙。在全世界，国家资本主义从无成功的先例，因为它是农耕文明的农奴制在工业文明中的翻版，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改革开放不是凭空而来的。从全中国人的意识讲，前二十七年我们做了哪些积累？当人们把这二十七年说清楚了，尤其是把这二十七年中，国人的意识变化说清楚了，“国学”在中国大发展中潜在的历史地位也就清楚了。

当然，就全国人民来说，政治上、理论上，清楚不清楚，问题不是很大，人们完全可以忘掉那二十几年，心情愉快地往前走就行了。

文学、艺术就不行了。文学家、艺术家一定要看透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才可能下得了笔，这可是含糊不得的。

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说，心中有半点芥蒂，笔下就是涩滞的。文学艺术作品完全是“假”的，但作家的“笔”不能有半点假，甚至也来不得半点含糊。

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出现了数不清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除了《黄河大合唱》，有哪一部能永恒放在文学艺术的殿堂里？

《黄河大合唱》说到底还是宣传性的作品，说不上是真正的文学、艺术的上等精品。

倒是到了新世纪，《亮剑》、《大宅门》、《历史的天空》才算是真的摸到了几分

历史的真脉，可惜这些作品又缺乏足够的涵盖力，充其量不过是生动的真正真实的历史故事罢了。

《红楼梦》是《诗经》以后中国文化的一个大总结。《红楼梦》至今呢？《阿Q正传》应该是一个成功的过渡。

前三百年，中国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鲁迅正生活在这个大弯的底部。他以自己的天才使中国文学不再落后于世界文学。

《阿Q正传》之后呢？我们总不能凭《亮剑》、《大宅门》，去和《百年孤独》比拼吧？

中国文学艺术是无法模仿西方的文学艺术的，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

第一，西方文学艺术已经有大转型的迹象。不要盯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那些东西大半没有超越十八、十九世纪文学艺术的架框。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二十世纪以前的世界文学艺术，不管如何伟大，都有严重的“贵族味”。不是贵族创作的，就是为贵族创作的，最少其行文风格都是有浓厚的贵族痕迹的。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概莫能外。当我们对他们爱不释手、啧啧赞赏之时，我们的屁股不由得已经坐到贵族的怀抱里了。对贵族的地位与文化垂涎三尺的可怜相，是这期文学艺术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文学、艺术，拼命想从贵族文化中挣脱出来，但谈何容易。事实证明，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也并没有真正割断自己的“贵族文化”脐带。

但是，市场选择了《哈利·波特》，它入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法眼，却以上亿册的销售，证明着西方文学艺术，开始从“贵族文化”中脱胎出来了。

中国的艺术家们有这份自觉吗？反而是80后90后的小作家有这份敏感。但是，非常可惜，这些孩子们底子太薄。

如果说失败，中国大陆这近百年来，最失败的是教育，台湾比我们强的也只是这一点点。真正毁孩子们的是，每个孩子都要经历从始至终的无尽无休的、功利主义的技能培训，这种教育和驯兽无异。教育的失败大大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也许正是由于教育的失败，让《哈利·波特》这样的好作品，没有在中国这块

土地上产生。

教育要负极大的责任。我们本来是“诗”的大国，近百年的教育却让我们这个民族，丧失了全部“诗情”。我们的教育太功利了。在今天孩子们的头脑中，除了功利，还是功利。

第二，文学艺术从来都不是为塑造人物而塑造人物的。解放以后，我们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太盲目了。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家、评论家，说起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时，不是孤立的个人，就是孤立的事件，再不然就是抽象的哲理。他们不知，一切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对某种特定“社会性情绪”的描绘和解剖，尤其是对“生命情绪”运动到一定时代的波涛涟漪的描绘与解剖。

正是由于此，我们对《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乃至《三国演义》的认识，总是停留在苏俄文艺理论的水平上。

所以，我们自己的创作很难有重大的突破。

苏俄一共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在他们历史上，就不可能出现《诗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其对艺术的把握，也不可能进入《诗经》、《红楼梦》这样的层次。正如我们在分析中国戏曲的美学特征时所讲述的，中国戏曲其外在的美学风貌，确实是落后的，但其内在的美学特征实在是最先进的最现代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完全不理解中国戏曲内在的美学特征，想创作出合乎现代文明的，又有中国气魄的文学艺术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西方文化把以肉体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文明推到了极致。进入二十一世纪，它的政治经济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衰落期，但文学艺术却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悲哀期。

西方现代派乃至后现代主义，最早是由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创造的。这批共产主义者不满于文学艺术的贵族化倾向，更不满于资本主义社会，于是，从形式到内容，他们创造了一大批所谓的西方现代派及后现代派作品。最早的如《鬼魂奏鸣曲》和果戈里的《死魂灵》有极大的类似之处，但形式上是大大革新了。最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派特质的是，美国大戏剧家奥尼尔的全部作品。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调节，白领阶层的出现，资产者与劳动者的对应中间，出现了一种磨合剂。再加上其民主政治体制的

完备与进步，文学艺术的矛头不再指向社会，而是走向更深层，开始开掘人类、人性的内在矛盾性，并且得出了极其悲观的结论，这就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三感”，对人类与人性的“绝望感”、“失落感”与“隔膜感”。

围绕这“三感”出现了一大批堪称成功的作品。这批作品不光出现在平面媒体，更创造了电影艺术的奇迹。检阅一下这几十年各种电影节得奖的作品，除了其对电影艺术表达方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之外，绝大部分是由于其深刻体现了这“三感”。

李安的《断臂山》之所以可以得奖，就是由于，他通过对同性恋的解剖，开掘出了人性中人的情感与人伦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最后只能说，面对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人类的前途是“绝望”的。与此同时，李安用丰满而优雅的东方韵律，表现了美国西部的牛仔生活，这也是一个重大突破。

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对西方人的所谓“三感”，这三位可能只闻其名，根本不可能有切肤的感受。他们对西方人的生活太陌生了，根本无法理解西方人的现代感情。

西方后现代的这“三感”，来源于基督文化对全人类的悲观情绪。依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任何人，只有当他有了厌世之情时，才有可能进入天堂。基督文化认为人世间只能是个“原罪”的悲惨世界、绝望世界。现代西方人可以把宗教活动当成儿戏，但无法逃脱基督文化这种深刻的悲剧意识。

再者，西方人已经充分享受了高科技带来的福利，但是，他们也隐隐觉察到，人类的高危机也同时出现了，《星球大战》正体现了这种不可名状的恐怖。

中国现代文化完全没有这样的文化意识尾巴。

中国文化从来都是乐感文化。即便是佛家的净土文化，对现实也不是悲观的。在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许多教内人士大讲厌世情绪，片面强调“出离感”，其实都是错误的。他们把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完全打成两截。净土宗是穿透三世看生命的。因此，这些强调厌世的教徒根本不相信一闻“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知其功德，当下就是“往生”。并不是说非“死”了之后，才能享受“极乐”。“往生”不是死，而是永生、恒生。

禅宗讲的完全是现世的开悟。

儒、道两家学说更无厌世的影子。

所以，要中国人、中国文化，对人间充满悲观情绪，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现在的中国人，刚开始享受高科技带来的福利，还不可能从中产生危机感。所以在中国人的当代意识中，是不可能产生西方现代派的“三感”的。

我记得八十年代，有些评论家曾经说过，中国产生不了现代派，只能产生“伪现代派”，也就是说中国作家只能是借着现代派的文学形式，对现社会发发牢骚。

随着中国的崛起，社会生活的好转与健全，这种“牢骚”也消解了。所以，在中国，伪现代派没有形成气候。

中国的许多文学艺术家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多么伟大的转型期。对于他们来说，对于这个时代的“情绪”，不要说有如周杰伦、韩寒那样的感性把握，就连最基本的理性认识也没有。

他们中许多人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的新文化正在自己古老的丰沃的土壤中萌芽。这个新文化将是人类未来新文化的基石。这种新文化不可能立即被西方文化广泛认同，所以，即便有具备此敏感的文学艺术家，可以创作出体现中国当代精神的作品，也不可能得到西方的承认。

为什么非要他们承认呢？

所以，他们完全理解不了周杰伦、韩寒们的时代意义。

更不用说，周杰伦、韩寒们还是那么稚嫩。

综上所述，我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新出生的新中国人身上。

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们也就明白了，现在在中国大地上相当普遍流行的少儿读经热，是多么伟大的事件。

这些经文一旦背熟，是会在这一代年轻人的头脑中发酵的。

这种“发酵”，可是和李白、武则天、白居易、苏轼时代大大不一样了。这一代年轻人，是生活在高科技的环境中，享受着高科技的一代。

现代物理学理论、现代生物学理论，都会是他们的常识。

宇宙天体的引力场运动、光的波粒二相性运动、测不准原理，能物互换原理……都会是他们的常识。

站在这样的现实人生，来理解“国学”的基本生命观，这些年轻人会具备什么样的生命意识？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想象的吗？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意识的总基调，肯定是中国传统的“乐感文化”，不会是基督文化的悲剧意识。

再过三十年，新中国新文化的巨匠，新屈原、新李白、新苏轼、新曹雪芹、新鲁迅，一定会领导世界文学艺术的新潮流。

给一个入职年轻人的信

你说你今天要来我家，向我求教。你能找我，就是我的缘。是缘就拒绝不了。是缘，就是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所谓的禅宗开悟，永远是在最最具体的“事”上，而不是空说悟了什么，更不是悟了一个“空”。我不知，我的这些话你理解吗？

“空”是可以找见的吗？凡认为真找见了什么，都不是“空”。什么也找不着，那就是真“禅”了吗？也不是。

因此，我一定恭候你的到来。不是说你可对我有什么教育的语言，能教给我什么，可以有利于我的“知识”、“智慧”，或其他某种功利，而是说，我们的见面，一定会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这就是说，只要我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只是把你和我的相见，当成“至善”、“道”、“佛”导引我的一次显相，我便应该老老实实借此修道。

这种“显相”永远是不可捉摸的。今天是你和我的因缘，明天可说不清还有什么因缘显相。这就是孔门所说的“率性之谓道”的“率性”。“率性”就是佛门说的“诸行无常”，你完全左右不了“它”。你的“当下”——“知”，可能会显什么相？但是，不管显什么相，都是“道”、“至善”、“佛”在显相。你绝对不要被任何一个具体的“相”所迷，也就是说不能用自己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去对这些“相”妄作判断。这是“修道之谓教”的第一要义。

自己当然要力争尽快能对这些“相”作出自己的判断，但越急越不可轻率。这是“修道”啊！每当一个判断在头脑中生出之时，立即要警惕，看看是被自己头脑中哪一种固有观念左右了。人们头脑曾经固有的一切观念全是“魔”。要摆脱它，太不容易了。

我一再说，“修道”最重要的是，敢于对自己的“判断”起疑，起疑，再起疑，就是怕人们掉到自己头脑的固有观念中而不可自拔。

孔子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说的这个道理；老子说的“神龙见

首不见尾”也是这个道理；释迦牟尼佛说的“知见无见，斯即涅槃”，还是这个道理。

学国学就是学的这种“用心”。

那么，如果你一直下不了判断怎么办？那不是永远犹豫不决吗？这事实上也是人类认知的又一大误区。任何一件具体事，其实都是“至善”、“佛”、“道”在显相。虽然来的时候非常突兀，也无规律可寻，但是，判断，它肯定是会自己“下”的。不过，“下”这个判断的，不是你自己主观的所谓“智慧”，而是事件的发展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自己会呈现出“真相”来，“判断”会自然显现出来。这也就是“神龙”显“尾”之时。“沉住气，不少打粮食！”这便是“良知”的显现，这就是“致良知”。这是不是很类似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只不过“实践”这个词有点含糊，不如“格物致知”的“致良知”更准确。这属于更深刻的哲学问题，这里不多说了。

这是一个非常磨练人的过程，如果你经常按我说的，在一件件具体事上“修道”、“练心”。日久天长，眼界逐渐开阔，你就会朦朦胧胧看见“至善”、“道”、“佛”，在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个企业，你这个家庭，你这个单位，是如何教化一切生命，并教化你个人的。有些“生死书”之类的作品写道，一个有信仰的人死后，会在一片黑暗中，发现极远处有一粒米似的白光点。只要把你的“知”，聚焦于此一点，注意力高度集中，白光点会不断扩大，会有各种神奇的现象在白光中显现，讲的是类似的道理。这个白光“扩大”是无尽的，最后你会觉得没有什么白光了。

这样，你便逐渐“近道”了，“近仁”了。再进一步，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这一切皆不可外求，也就是说切不可妄断为外人、外事、外界。无内无外，全在一“心”。

说到这里，文字虽然简单，但理解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这是由于你从来没有这么思维过，从来没有这么用过心，更没有因此尝到“致良知”的甜头。我讲的这种用心方法，又没有什么原则、公式、规律可依循，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不好理解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这和现代人习惯了的思维差得很远。尤其是对于一件事、一个人的最后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于人们熟知的见解。即便你

有意识强迫自己按“致良知”思维，你能不能认知是一个问题，认知了接受不接受得了，更是个大问题。

你有那么大的心量吗？

本来还想给你说几条我的教训，但现在把自己的心得，拉拉杂杂讲完，便觉得无话可说了。

国学本也无可告人说者。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讲的这种心态。一旦进入这种学习状态，稍有所得，必然喜悦异常，但永远无法向任何人讲清。所以，这个喜悦只能哑巴吃饺子，自己饱了自己知，无法对人说。

好了，不再说，对于榴莲没有亲口尝过的人，哪怕我口吐莲花，都无法令对方真正知道“榴莲”是什么滋味。

还是毛泽东说得好，要知梨子的滋味必须自己亲口尝一尝。

这有用吗？你慢慢体会吧！这可不是现代人“急功近利”的思维可以随便理解的。

你不是学过“系统论”吗？在一个大系统中，有一个要素变化了，整个系统就会变。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个大系统，你在某一件最最具体的事上，用心不被“命运”牵着鼻子走了，你的“命运“这个大系统能不变吗？这个“变”，你看不见，摸不着，但不能不变。这便是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改变命运绝对不是你们常规理解的，学习呀、奋斗呀、刻苦呀、虚心呀，更不是叩头、烧香、打坐之类，只要是有一丝功利主义的东西，就仍是被“命运”左右了。

所以《庄子》中有八个字是极重要的：“慎守汝心，其物自壮。”

说远了，也说深了。一旦你踏上“己心”与“道心”相合的道路，释、道、儒经文讲的那些道理，你会豁然通达的。

中国人必修国学

【第四编】国学与当代生活

佛经:一时一菩提一花一如来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歪说生命与科学

到现在，应该向年轻人系统介绍一下国学的生命观了。

一说到生命，就必须提到当代自然科学的生命观念。中国国学的生命观念与当代自然科学的生命观念差异是非常大的，二者谁正确谁错误，仁者自断。

我只是一个介绍者。

依照当今自然科学的观念，生命是这样来的：宇宙大爆炸，产生了宇宙星群。在太阳系中有一颗行星叫地球。地球有大气层，这便在地球上形成了可供生物生存的环境。于是，生物产生了。生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最后形成了我们这些高级生命——人类。

这是大家熟知的观念。那么，中国国学的生命观念是什么呢？

我无法像大学教授那样，向诸君细讲中国国学的基本生命观形成的来龙去脉，这是需要把孔孟、老庄，乃至最后传入中国的佛学的各家生命观细梳一遍的。

我只能把我所理解的说给大家听。也许我阐述的只是我的主观臆断，不见得全是圣人的真正观念，但自信误差不会十分大。

轴心文化对生命的聚焦，几乎是一致关注于一个“知”字，也就是各家典籍中所说的“心”或“性”。后人由于不熟悉古人这个“心”字的真正内涵外延，往往以现代人的习惯来理解古人。事实上这两种文化关于“心”的观念，差异极大。现代人所说的“心”，实际上只指人的“意识”。虽然“意识”这个概念也有丰富的内涵，但和古人所说的“心”，内涵外延差别非常大。古人所说的“心”，不仅包括了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全部功能，而且还包括它们的对象。不分认知的主体客体、精神物质，全部包容在某个具体的唯一的“知”的“当下”。

如果更细地说，古人之“心”甚至超越人类特有的眼、耳、鼻、舌、身、意，就如释迦牟尼佛说的：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

这一切全是“心”的存在形式。

“心”、“知”、“生”，在轴心文化原典著作中是完全同一的概念，叙述环境不同各有所用。

如果更进一步说，原典著作中的“明德”、“明”、“光明”，乃至“性”，这些概念，皆是统指一个“知”字的。

从中国的儒道释经典到西方的《圣经》新旧约，说到底，几乎全部是围绕这个最最基本的范畴说的。“心”、“知”、“生”、“明德”、“性”、“明”、“光明”、“灵”、“灵性”、“神”……

诸君读古人的书时，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不然你就不知道会岔到哪里去了。

古人对“生命”的定位，下手就和当代人不一样，探讨的角度也不一样。相比之下，古人对“生命”的这种认定，当然是要“科学”多了。我们现代人认定的“生命”反而是无法反证的。肉体是生命吗？死亡的肉体是不是生命？一个人死了，“眼”未必坏，但它不是生命；“舌”也未必坏，但也已经不是生命了。

只要这样一个简单的反诘，人们马上会看到，以古希腊文化为基石的，人类惯常了的生命观念，至少是粗糙的，不合理的。

而国学的、轴心时代原典作家对生命的基本观念，是无法推倒的，真正普世性的。“什么是生命？”国学的回答，就是你的“知”的“当下”。谁能对它反诘？

第一，“知”就是生命。无“知”无法说，也不能说是与不是生命，因为离“知”离“心”的任何探讨，只能是胡说八道，连梦话都不能算。

第二，这“知”，也不是想象的理论概念，而是我们每个生命自己可以活生生觉知到的自己当下的“知”。

这里我又要提醒诸君，对于国学，千万要脱离我们惯常的理论思维去思考，更不可以当一般的逻辑推理体系去琢磨理解。每碰到一个词，一个概念，一句经言，一个道理，你要立即甩开书本，马上联想到对自己的“当下”的活生生的生命体验、观照。在一定的条件下，有能力的朋友在思考自己的“知”时，还要有意识过滤掉眼、耳、鼻、舌、身、意六大器官。没有这六大器官，生命的“知”、“心”、“明德”是照常存在的。

这不能用逻辑推理说，只有当你有了脱离六大器官且还能“知”的经验时，不说你也明白了。

这神秘吗？说神秘也的确神秘，说不神秘，每个人的“梦”就是生动的例子。

“得意而忘相”是学国学的基本功。借一句外国哲学的术语，可称之为“反思”能力吧？

如果你初具了这种能力，我们就好对话了。

“知”、“心”、“明德”作为一种神奇的能量运动，肯定是“宇宙生命”系统本具的能力，绝对不可能是宇宙进化到一定阶段，生命产生之后，自我不断进化之后，才突兀地“横空出世”的。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用说这最能体现生命本体的“知”字了。正是这个“知”字，决定着生命的一切、一切。所以，它不可能是突兀而来的。“宇宙—生命”系统，即所谓的“道”，一定本具这种普世性的功能，或曰普世性的能量运动。没有“知”的能量运动，什么宇宙，什么生命，什么文化一概免谈。

依自然科学的最基本的原理，能量运动无所谓进化和退化，只是不断变化着自己的存在形式。如果能量在本质上根本就不具备“知”、“明”、“生”的可能性，这能量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我们都无法知道，甚至连“不知道”也不知道，连“我们”也没有。没有“知”，一切连“废话”都不是。

这样说来，人的肉体绝对不是生命的根本。因为就是依自然科学的理论，肉体的出现，对于宇宙来说，也是很晚很晚的事。自然科学告诉我们，肉体人的出现，大约只有三百万年的历史。而生命“知”呢？不知它的起始。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和“宇宙生命”系统同生同在的。谁能保证，没有肉体生命之前，“知”就不显现呢？谁能保证，除了肉体六大器官之外，“知”没有别的存在形式呢？

“知”是决定“宇宙生命”系统存在生灭的，“在”与“不在”的，最最根本的能量运动。它当然不会只是这三百万年间才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无根无由的，只属于肉体的“能力”。

所以，圣人们会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指的便是国学说的“生命”的根本“知”、“性”、“心”、“明德”、“明”、“灵”、“神”……

我们说生命之“知”、“心”、“明德”、“明”、“性”、“灵”、“神”……不能和人类的肉体划等号。除了上述理由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类的生命实践本身也告诉我们，二者无法划等号。

人类的生命常识，尤其是自然科学本身告诉我们，孤立的肉体，即便是活着的生命，也不是完成生命之“知”、“明德”、“明”、“灵”、“神”、“心”的充分条件。

眼睛离开太阳的光芒，形成什么样的“知”？

耳朵离开了空气的振动，形成什么样的“知”？……

更重要的是，依自然科学的基本常识，我们肉体六大器官的“知”，是在剧烈的旋转中展开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仍然是表面现象。如果没有整个宇宙星系的运动，我们肉体六大器官运动的现在样式，是无法存在的。即便是可以存在的，也未必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知”、“心”。全宇宙中错一丝因缘，我们眼前当下这最最具体的“知”，就会完全不一样。“红”也许成“黑”，“硬”可能是“软”，“大”可能是“小”。

这样说来，肉体的六大感知器官，明显不是“知”、“明”、“心”、“明德”、“灵”、“性”……的绝对可靠的主体。如果非认定它是可靠的主体，那就要先假设全宇宙所有的因缘条件都是永恒不变的。

对于任何有现代科学头脑的人来说，都知道这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样说来，我们人类不是要永远莫衷于“是”吗？

这里不谈儒家的“致良知”了。这是人心与道心相合，确保“知”、“心”、“明德”、“灵”、“神”的正确性验证的重要方法，也是最基础的方法。但是，这“致良知”是很难用文字表达透彻的。伟大之于释迦、老子、孔子，在他们的经典中，几乎是无处不在不厌其烦地讲这一点。但是，迄今为止，真弄明白的人并不多。许多人自许明白了，其实也还是糊里糊涂。我自己就是明显的例子。

儒家的《大学》前半截对“致良知”，讲得是再清楚不过了。但大多数人，即便会背诵者，倒背如流者，真解释起来也会满头雾水。

要真懂“致良知”，非有明眼人领路，自我刻苦实践不可。

我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致良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与套路，更无法提出几条可被世人随心掌握的绝对原则，“摸着石头过河”，倒也许是对“致良知”的最好注解。

在现代人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生命观来看，中国国学的生命观是神秘的不科学的。那国学又如何看待自然科学的作用呢？国学从来不否定自然科学在人类进步中的伟大作用。只是担心人类过于急迫的“急功近利”、“刀下见菜”，往往会把自然科学的进步变成灾难性的。

在国学看来，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致良知”的一种形式。只要不是只求“刀下见菜”、“急功近利”，自然科学的“致良知”作用也同样是伟大的，甚至超过传统的“致良知”。即使科学工作者完全不明白所谓“致良知”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工作也是“致良知”。

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生命的“知”的运动没有任何不对，问题是人类对自然科学的“知”，作了什么样的判断。如果总是迷醉于急功近利，并且由此把生命的定性局限在肉体功能上，其结局将是十分可怕的。

以国学的眼光看自然科学：

第一，它是生命被关闭在肉身的眼、耳、鼻、舌、身、意牢笼中的一种本能奋斗。这种奋斗证明生命从来不甘忍耐，即便是在这个绝对封闭的牢笼中，人类也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是，其“创造”是牢笼中的“创造”，其“成果”不管多么伟大，也只是牢笼中的成果。

第二，我们不贬低自然科学的伟大作用，但是这个作用不能估价过高，更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基本价值观、思维方式，来确立我们的生命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科学还没有走到自己的尽头；即便自然科学可以做到让人类全体迁居到火星、月球、天王星、冥王星……也仍然只是“神龙见首”，还不是论述“全龙”的时候。如果可以用“致良知”这个概念来表达自然科学的成功运作，生命的“致良知”对生命本体运动，永运是要保持“恍兮惚兮”的境界的，保有永远的“存疑”心态，这在自然科学是不可能的。

第三，不管自然科学多么伟大，成果如何丰盛，要和生命的“道”的全部能量相比还是微乎其微的。自然科学的成就，只能是生命的“夹缝求生”的拼搏。生命自身并不存在什么困境。任何一种“知”，哪怕只是“知”黑暗，“知”本身也无高无低，无增无减，无生无灭、无垢无净。用《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话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但是，生命的任何奋斗，如果不是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而“明明德”、“知常曰明”，即体悟生命的本来面目，任何“成就”也只是一场游戏，一场幻剧。如果从“游戏”变为灾难，那就划不来了。

第四，不管自然科学的成就是否真有什么造福人类的作用，它在生命“明明德”历程中的功德，都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自然科学刚刚闯入人类的生存状态时，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财富欲。正因为如此，自然科学作为生命的崭新征程，作为“为学日益”的一个过程，必须是由西方文化打头。这是由于西方文化在历

史上有将近几千年的“海盗文化”的历史，对于“功利”几乎发狂。自然科学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刀下见菜”特点的功利行为，所以西方文化最适合于此。但是，就在人类沉浸在自然科学的急功近利中的时候，生命却进入了一个自己的崭新境界，无神、无上帝、无仙、乃至无佛。自然科学的事实告诉人们，生命的“知”是主宰一切的。巫术图腾时代的“神灵”印迹终是一扫而空、寿终正寝了。现在就连基督文化一直强调的“--神尊崇”，也大半要退出生命的历史舞台了。

这是生命的伟大胜利，也是自然科学的伟大胜利。

但是，就在人类在自己的生命进程中取得辉煌进步的时候，人类的老毛病又复发了。沉迷在功利的成功“取”、“得”中，人类认为“国富民强”就是生命最成功的结局。拜物教、拜金主义泛滥成灾，最后竟然出现了“科学宗教”、“科学迷信”。

不管人类的肉体享受得到了如何的满足，人间世界多么绚烂夺目，生命仍然“天行健”，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仍然大踏步前行。这便是我一直反复呼吁的：航天科学、信息科学、基因科学正在强有力地挑战人类现有的生命观。

面对量子力学这样的理论发展，亚里士多德以肉体人为核心的生命观，不是显得十分幼稚吗？

人类进一步体认生命基本面目的时代快要到来了。

至此，我不知道是否说清了国学的生命观念。

当人类最后发现，生命不过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之时，你就真的和轴心文化的圣贤们握上手了。

我们只要时时“观自在”、“观心”、“明明德”，就会对国学的“生命观”做出自己的结论。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迷于教科书上的粗浅教训。

我还是要强调自然科学的每一所得，实质就是“致良知”。但是，人类太急功近利，当“神龙”刚一露“首”之时，便急于将其用于功利目的。这还不算，还要急于对生命下最后的结论。这便在“当下”就阻塞了人类通向真理的道路，并且也同时使得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显得万般坎坷。有的人可能为某一项成果贡献出宝贵的生物生命，全人类也可能被高科技所毁灭。

人类的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往往可能把自然科学的任何进步都变成更大灾难的前奏。

如果科学家、工程师，把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过程自觉当成生命的“致良

知”过程，也即生命大解脱中的一个必由过程，永远保持一种对自我生命运动“存疑”的态度，永远以生命的大解脱为终极目的，而不因一孔之见、一得之功沾沾自喜，更不把生命的一得之功、一孔之见推衍成什么思想体系、哲学体系、科学体系，那么，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便会大大提速，并且不易产生现在必定产生的负面作用。

任何眼前的“成就”，只是你大解脱的指路明灯，而不是终点站；不管是水平高得上了天的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都应对自我的生命作终极关怀。

终极也无终极，“当下”就是终极，就看你认得不认得。

举一个最浅近的例子，那便是基因学说发展的历史。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还记得，当年曾发生过一场苏联米丘林学派和遗传学的斗争，这次斗争是被提升到阶级斗争高度的。遗传学被打成反革命学说。这里面除了政治上的浅见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米丘林学说是见“实效”的。当时的遗传学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急功近利”成了衡量真理的标准。

今天的基因科学就是由遗传学发展而来的，但是人类现在的所谓文明正在阻挡这门科学的发展，因为它要冲击整个人本文明的基石——人类对自身肉体的崇拜。

到了这一步，“急功近利”就不是主宰一切的了。以肉体利益为核心而形成的所谓人类“文化观念”，成了人类对自我终极关怀的最大障碍。

基因科学将会对现有的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

不说家庭的解体，两性关系的解体，就是千百万人认可的《三字经》中的两句：“性相近，习相远”，从基因科学的角度该如何解释？

后天的学习，能改变先天基因的认定吗？

年轻的朋友，你们生活在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即将翻天覆地的时代。

但是，小心被一时一事的“功利”蒙住了眼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基因科学仍然不是终极真理，但从这里接近终极真理要容易得多。慧能和王阳明辈没有这种好福气呀！

电脑启示录

依我的眼光看，电脑的发展还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最后将是全球联网，无处不网，无事不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出了一批关于第三次浪潮的书籍。我以为这些书还不是十分到位。人脑与电脑联网不是不可能，人脑与人脑通过电脑联网也不是不可能，通过电脑放大人脑的下意识、潜意识也未必不可能。这样的话，电脑就有了佛家说的“他心通”的功能了。

佛家说每个生命都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除了宿命通是今天的人类不可能达到的之外，宗教家说的那些“神通”，在高科技的电脑时代，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变为事实的。

人们，当电脑、手机这些器具，不再是人的肉体以外的某种器具时，而成为人的肉体的一部分时，人脑电脑便联起手来左右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凡是线性逻辑可以推理的，电脑都可自行操作。我说，即便是非线性逻辑可以推理的，电脑也可以自行操作。

说得更确切一点，用国学的语言来表述，在一切有“相”的事物的领域，一切具有“相”的确定性的领域（包括模糊数学），电脑都可以自行操作。

我们不认为，电脑可以成为人脑的对手。人类被电脑机器人所控制，这个结果是不可能出现的。在这一点上请人们不要操心。

电脑来了，电脑咄咄逼人地向我们走来，它带来的何止是幸福，也会有悲伤。它带来的何止是利益，也会有灾难。它带来的何止是便利，也会有阻塞。

电脑时代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

还会如农耕时代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青斗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还会如工业时代一样？上班下班，集体套着集体，楼道接着楼道，烟囱迎朝

霞，高楼映夕日，车攘攘人熙熙……集聚，阻塞，越阻塞的地方越集聚。人哪，成了钢铁的奴隶，还要天天为钢铁唱赞歌。爹亲娘亲，不如货币亲。夫妻情母子情父子情，不如一起赚钱的“友情”。人和钱，钱和人，亲，永远不是一家人；恨，永远难离分。

人们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中挣扎着、拼搏着、仇杀着……谁争谁？谁拼谁？

哭了半天，不知道到底死的是谁？

这便是迄今为止的人类人本文明的现状。不相信吗？完全丢失了自我的人类，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你斗倒了谁？你打败了谁？你杀死了谁？你爱过谁？你恨过谁？

生命本来只有“自我”，根本没有什么“他者”。本来天上天下，惟“我”独尊。最后，你会发现，连“我”也是虚妄不实的，但还是要爱，要亲，要恨，要仇……

到了电脑时代，除了这肉体无法排除的住、吃、行之外，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一切行为，都要被“电脑”过滤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人们在今天还可以清楚地判断，电脑的世界，只是一个虚拟世界，下了网之后的人间才是真实的。假如肉体人脑神经和电脑以及电脑的万千服务器完全联网呢？虚拟的也是真实的，真实的也是虚拟的；网上的也是人间的，人间的也是网上的。

人们，你又该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仇？如何杀？

人们，电脑网络正引诱你一步步上钩哩！想赚钱吗？制造业有了电子计算机管理，效率立增，工艺更趋合理；零售业有了庞大的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网络，营销成本立降，零售渠道顺畅立显。电子计算机甚至可以为每次重大的军事战役，设计出全盘控制程序。如今打仗，打的是电脑控制的装备。有的政府的执政方针、政策、计划、安排也可以完全依电脑编出总程序来……

哎哟哟，电脑代替人脑的时代到来了吗？电脑指挥人脑的时代到来了吗？

不管如何说，电脑是咄咄逼人地走向人间社会了。轻视，忽视……由你吧，反正由电脑程序控制的沃尔玛、家乐福之类的超市，何止是日进斗金。它们是全球联网啊！“日进斗金”的成语，对它们已是小儿科了。

最有意思是“网迷”与“黑客”的出现。

“网迷”应该如何称呼？电脑精神分裂症，电脑型迷狂症、抑郁症？

“黑客“是什么？高科技恐怖，高级窃贼，文明小偷……不好，黑客未必偷盗，有的纯粹是想显示一下个人智慧，不见得可以得到实利。当然，如果是攻击政府、军方的网站，也可以称之为“高科技造反”、“高科技恐怖活动”。如果是攻击别国的政府、军方网站呢？是否可以叫“高科技爱国主义”？

是不是全地球人的全部一切一切都会是在电脑程序编程之中呢？

一笑，一笑……

我说这么多，只是想提醒人们思考一下，进入电脑时代，人类心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绝然肯定的，面对这一切，人类整体文化不变化就成怪事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至善”把电脑推入了我们的“知”中、“心”中、“明德”中，这是为什么？至善永远是“亲民”的，它把电脑推入我们的“明德”中，是想如何“更新”我们人类的“知”、“心”？为什么到了这个时代，我们人类的“明德”，需要如此这般的“更新”？

鄙人老董又把问题说悬了。

请一切仁者注意再注意，请严重关切这一点。这便是国学与世间思维的根本差异，也是国学与一切西方文化的最根本的差异。对于中国的国学来说，你眼前只要一起“相”，即“知”一发动，也即“心”一动，思路就和世间的西方的思路大大不一样。

世间的、西方的思路，完全从“我执”出发，对眼前的这一“知”，说是，说非，说对，说错，说美，说丑，说善，说恶……实际上是掉进了大脑中固有的观念而不自知。

一句话，如今世间人、西方人说这些话的目的，这么思考的目的，只是一个，即对“我”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效益？

孔子则完全不这样想，他要求人们每个眼前这一个“知”，是透过眼前这“知”、这“相”、这“心”，看“至善”是如何运动的，“至善”为什么这么运动。

我提醒一切学国学的人们，一切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们，一切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们，切切实实关注这一点。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止于至善”。这便是舜对禹传授的“人心危危，道心微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真谛所在。

但是，国学的思路和世间的思路、西方的思路，是不是对立的呢？完全不对立。如果想用一句准确的话来表达二者的关系，那就是“包容”二字。

人们常说中国国学是“和”的哲学，是追求终极“和谐”的哲学，这话是对的。原因是“止于至善”的国学是包容一切文化的。这种包容不是一般的融合，而是站在“至善”的立场，给对方以合理的合历史的地位。

国外新儒家的错误就在于，太想让国学融入西方的思想体系了。他们甚至说可以从生命本性中开出“民主”、“自由”、“人权”，他们不知生命本性是“内而无性，外而无物”。至于牟宗三套用佛家“取”这个范畴，把人间文明分成“有取”、“无取”，更是天大的笑话。“无取”只是愿力身的事，愿力身的一切都是“为而不恃”，所以其本质是“无取”。人间的有相世界中的生命个体，一切皆是“有取”的，包括审美活动。虽然审美是非功利的，但仍然是有取。人间生命可以统称“念力身”。一切念力身，动念就是“有取”，不可能有什么是“无取”的。

“有无双遣”是国学的基本特色，佛家十二因缘说的“取”是有自己特定的含意的，不能乱用。把个体生命的审美、哲学思考说成是什么“无取”，这就如有的文人，把“我执”理解为“自私”一样可笑。

正因为牟宗三诸人不从“止于至善”去体会生命，总想让西方文化当国学的外婆，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就大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牟宗三这个人甚至连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也是否定的。可惜的是，他的生命没有让他活到二十一世纪。如果他活到二十一世纪，面对“中国的崛起”，不知他又该如何说了。

不去苛求故人吧，只是现在不少人还不能从“牟氏迷雾”中跳出来，逼得我们不能不多说几句题外话。还是回到对电脑的议论吧。

电脑是什么？它是生命本来面目的模拟教材。

正如许多人崇拜“庙”一样，他们总想到“庙”里去求什么。我想告诉人们，“庙”也是梦幻泡影。现在一般比较正规的“庙”的建筑，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生命界运动的教学模型。如果人们不相信，你可以按顺时钟方向在“庙”里多转两圈。从大雄宝殿到地藏殿（道教的庙在东边是生辰殿，含意是一样的），再从地藏殿转到天王殿，从天王殿再回观音殿（道教的庙在西边是慈航殿，含意也是差不多的）。从观音殿再回大雄宝殿。不管大雄宝殿中是一身相还是三身相（道教是老子一气化三清的三清殿。含意仍然雷同），你都可以细细思维一番，生命就是如此轮转的呀！

电脑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的生命教学模型。

电脑首先是取消了个体的绝对独立性。人们一旦上了网，生活中所扮的各种角色全没有了。在虚拟的电子世界里，他不仅没有规定的角色，甚至连“我”都淹没了，连“人”都淹没了。但是，又不是真的没有“自我”了。

电脑中的这个“我”，才是真正的“我者非我非非我”。

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理解人们在网中发狂、网中发迷的根本原因了。

在电脑的网中，生命的那“真自我”好似突然实现了。主体，一切是“我者非我非非我”；客体，一切又是“相者非相非非相”。

一刹那间大解脱，虽然只是虚拟的解脱，毕竟是解脱。尤其是涉世不深，没有生活负担，又意志薄弱的年轻人，最容易成为“网狂”、“网迷”。这些人认为只有网中的“我”，才是最自由的“真我”。哈哈，上了大当了。

许多家长不能理解这一点，以自己的生命习惯，对年轻人的这种所谓病态的“网狂”、“网迷”大发其愁。

网上恶搞，网上游戏迷，网恋、网交、网醉……皆是由于人们不理解电脑的生命教学模型特征发生了作用。这种生存状况令人类毫无准备地回到了所谓的“真我”。人类与自己真正的生命本来面目，相隔太久太久。一旦，毫无准备突然回归，不能不迷，不能不狂。

对待这种现象一般纠正是无用的。因为，网上的这些现象，较之于我们人间的现象更“正常”。

要人们从“正常”的生命现象中，回到“不正常”的人间现象，当然是千难万难的事。

其实，在一个家庭里，一个学校里，即一个因缘圈里，只要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了，这只是“至善”教育人类的一个游戏，这个因缘圈中的“网迷”、“网狂”现象，是会逐渐消失的，如果你能真正透彻地向“网迷”、“网狂”，讲清“生命的本来面目”、“止于至善”的道理，详细说清电脑的虚拟教育作用，而不是把电脑视为仇敌，不是把“网迷”、“网狂”视为病态，年轻人中的网迷现象是会逐渐消失于无形的。

电脑给人们的第二个启示，便是生命的整体性原则。任何生命在地球上的所谓独立性都是虚假的。正如我一再说的，你的肉体形象，只是“宇宙—生命”系统中的一个“点缀”，不存在任何独立性。

上了网以后，你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你自己这个“点”只要动一动，整个系统都会“动”。我们人类的生命活动，一是完全依赖整个网络，二是我一动念，全网络系统马上会成为一个新的系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说“我”有用也不对，说“我”无用也不对。

至此，人们也就会明白我在《与企业家聊国学》中说的，要培养每个员工的“总裁意识”的道理。人们，面对电脑时，你不是绝对的“总裁”是什么？真是“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呀！这也就是“惟精惟一”呀。

人们，至此，你还不了解生命的真相吗？

电脑对人类的第三个启示是，正如释迦牟尼佛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诸相非相，为之见佛。”电脑中凡相皆“假”，惟电子的数码运动是“真”。在电脑屏幕上的图像千姿百态、绚烂无比，迷呀，狂呀，醉呀！实际是怎么回事？只不过是电路板上的电子数码运动而已矣。人们啊，你被自己的高科技骗了。人们，你也被人间这繁华似锦的假相骗了。

企业、事业、战争、机关、单位的网络化管理，正是利用了这种“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生命的二重性。

人类天天用电脑，一刻也离不开电脑，最后这电脑会令地球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又会渗透到人的每一个神经。如果到了一定的阶段，地球人的神经一旦与全部电脑联网……

请问人们，“你是谁？”、“你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这类的问题你会如何作答？还会如现在这样说“我是动物！我是高级动物！”吗？

闲话教育

世上的事情实在难有一个定评。

如果依国学对生命的观照，今天中国的教育实在是一无是处。

首先，今天的教育给儿童灌输的第一个理念就是："你"是动物。"你"，首先是动物，然后才是高级动物。

中国文化，中国的国学，绝对不会如此这般地为人类定性。

中国人的定性是："天之历数在尔躬。"这就是说，人，首先是天地之精灵的集中体现。即便是"人"身上的"病"，也是天地宇宙总体运行的结果。依《黄帝内经》，看病，事实上就是看"天"。

现在，中国的中医基本断灭，就是由于绝大多数学中医的人，不了解中医的这个秘密。对真正的中医来说，如果仅仅知道到"人"的肉身上找病，只能是个"笑话"。

正因为中国国学对"人"的定性，绝对不是依动物说事，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总是把"诗教"摆在第一位，而不是如现代教育，把"智教"放在第一位。这是由于，人不同于动物的首要特点之一便是，人有审美功能，而动物没有。而智慧这东西，本不是学来的，一切人的智慧本来平等，无所谓学习。三岁孩子的智慧并不弱于七十岁的博导，差别在于一个会表达，一个不会表达。

孔子教育学生的基础教材，首先便是《诗经》。

《诗经》者，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思无邪"三字，如果依物相定位，那便是洁白无比、温润无伦的"玉"了。中国文化，也可以定名为"玉文化"。玉，人心也。玉，通天之器也。玉，本色也，纯洁也。关键是"玉"通"天"。那么，在这个层次的人，人即天，天即人。这话是王阳明说的。不是我董某人故作惊人之语。

正是由于此，《红楼梦》的核心道具是"通灵宝玉"。解不透一个"通灵宝玉"，就不要谈读懂《红楼梦》。"玉"在"红尘"中的游历，就是红楼一梦。

如果说《诗经》是对“人而玉，玉而人”的感性定位的话，《尚书》就是对“人而玉，玉而人”的理性定位了。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有自己独特而完整的体系的。如果从究竟位说，也是人类最科学的教育体系。

但是，由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文明，这套教育越走越偏，越走越不像话，稍不注意，就会堕入“天人感应”的神学宿命论。一心想作“通天教主”的中国帝王正是抓住了这个可乘之机，构筑了一整套的帝王文化。历史上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人面对这套教育体系，不仅没有“悟”到“我本天”、“我本道”、“我本佛”，反而是走上了三条邪路：

一曰，神学宿命论；

二曰，神圣道德论；

三曰，神秘功能论。

具体的分析不去说了。自盛唐之后，准确地说是韩愈之流出世之后，中国古代的这一套教育体系，越来越僵化，教出来的大部分是“死人”。最多的、最高品位的，是教出了一批“闲人”。你去看看盛唐以后至清末的文人诗、文人画、文人戏剧乃至文人笔记小说，哪还有一点点中华文化固有的那博大精深、气度恢宏的味道？完完全全是农村小地主的情趣。现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还有大量的人把这些所谓文化遗产当成宝贝，实在是太可悲了。这些东西实在是中华文化的渣滓。我在前面讲了中国戏曲，其外在的美学风貌无疑是落后的腐朽的，但其骨子里的美学特征却又是最先进的。我国现存的文化遗产都有这种矛盾性。

孔夫子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教育体系，最后只能培育出一群又一群的“孔乙己”，这就使得“天意”、“道意”、“佛意”不能不矫枉过正了。

这才有了“五四”运动之后产生的，现在这一套矫枉过正的教育体系。没法子，人类趋向“明明德”，就是这么麻烦，非绕大弯子不可。

就中国古代的教育来说，可谓是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教育。仅孔门一家的教材，就可以令人直趋生命的本来。但是，欲速则不达，反而使得后世教育成了“死人教育”。孔子、老子一再强调“毋我”，对于俗人来讲“毋我”不就是死了吗？不管如何，儒、道两家的教育、教材，绝对不能说有什么错误，真正的麻烦是他们的教材后面，没有“横出三界”的“法”。结果是，让人们自己去走着、走着，便不知偏到哪里去了。

这样，借西方的教育体系来纠偏，就成了“五四”之后的必然，当时只有刘师培一帮遗老遗少，大肆攻击新的教育体系，但终是没有成气候。从那以后，这一套教育体系就在中国教育界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了。

正如我在许多文章中说到的那样，西方这一套教育体系与它在社会上的宗教教育是互补的。在人类社会里，除了中国文化之外，没有哪个民族没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孩子们一出生便开始接受宗教教育。

中国无宗教，或者说从没有别国那样的浓厚的宗教社会氛围，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中国文化中不存在宗教传统，也就是说，中国的现行教育只能一条腿蹦着走，这就必然导致盲目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的中国现行教育体系，只能取其一偏了。

我们没有宗教文化与之互补，对于“人”就只是动物教育，也就是“驯兽”。

麻烦终于出来了。西方这一套教育体系如果没有宗教文化作补充，就只能是纯粹的功利主义教育。一切为了适用，适用，最后还是适用，本质上就是“驯兽”。宗教教育再反动，也不会把人当“动物”。

这个教育体系，虽然不乏道德教育、品质教育、审美教育，但是，这些教育在这个体系中是无根的。好似人的道德、品质、审美，只是后天的一种提升，而不是人性本有的。动物怎有这些东西？这一类的教育，如果不联系生命的终极关怀，就只能是“伪道学”。

恕我刻薄，这种道德、品质、审美教育，就如同训练上台演出的动物对观众要有礼貌一样，除了简单的模仿之外，绝对无法深入人的心灵。

现在这种教育，说到底是以“功利”为终极目的的。道德、品质、审美教育，莫过是为现代人所谓的“人性”镶了一个花边。

如若不然，人们可以仔细品味一下，学校、教师、家长、学生，什么人真的把这些教育当成了教育的第一主题？最后较真劲的全是“功利”主义的教育内容。在教师、家长，乃至学生眼里，这些功利主义的东西才是需要孩子们较真功夫去学习的，其他的东西可学也可不学。

这便和孔子教育体系或一百八十度对立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校教育的功利主义越来越强烈，现在几乎渗透到了现代教育肌体的每个毛孔。

既然是功利主义的，就必须强调“可考核”的量化“标准”。教师的教学成果

要“量化”，学校的质量要“量化”，学生的成绩更需“量化”。分，分，分，学生的命根。“量化”，彻底把人类变成了动物，教育变成了“驯兽”。在现在的考试中，“电脑”也加入为“动物”评判的行列！！在现在的学校考试中，电脑判分的试题占了百分之八九十。据说，有许多从事教育的朋友还不甘心，最后，在他们心目中，道德、品质、审美教育，也是可以“量化”的。

这不是活见鬼吗？

不要谴责这个教育体系。在目前的中国，这个教育体系的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作用。

中国这一百年，是最不好定性的一百年。我们以为这一百年的中国，千头万绪，说到底是一件事，是为中华文化、中华国学，“旧貌换新颜”作好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思想准备的主旨是，让一切中国人从自耕农意识中蜕化出来，和新的人类文明接轨，丰富我们的文化，扩大我们的眼界，从而使国学真的成为“心包太虚，胸藏宇宙”的伟大生命实践。“宇宙”这个词，对于现代中国人再不是虚无缥缈的了。现行教育在这方面功不可没，它对中国人进行了一百年的“恶补”。

从物质方面说，如果不是现行的教育体系，时至今日，中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具备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力资源。改革开放，能如此的令中国突飞猛进，最最根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共产党的坚强统帅，二是中国具备世界上最优秀的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没有这两条，中国的崛起无从说起。

优秀的劳动力大军，正是现在这套教育的丰硕成果。

人类的教育，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

生命的本来，人类本具一切智慧，根本不存在学习不学习、教育不教育的问题，只是由于人类被闭锁在了这一套眼、耳、鼻、舌、身、意的牢笼中，牢笼中的生命互相交流，需要一个完整的，经诱发可意其相的符号体系，这个体系，在生命本来面目中是没有的，是非因缘、非自然的东西。人类要以“人”的形式活着，就非学习这一套东西不可。这套东西的通俗名字叫“知识”。实在说，这种教育本身就是赶着鸭子上架。

在这个牢笼中的生命，非要靠勤苦操劳来保证自己的肉体需要不可。这个“勤苦操劳”也不是生命本有的，也是自成体系的非因缘、非自然的东西。肉身人要活着非学会把握这个体系不可，不然人的肉身没法活。

如果用佛家的话说，这便是“业力”所牵。在这个“天下皆以美之谓美”的世界，如果你不学习这种“美”，你就无法与人类共同生存。一句话，从国学的本体说，人类非学“恶”不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者，斯恶已”。

虽然是如此，真正的教育，也不需要我们今天这么复杂，这么辛苦，这么千方百计。

真正的教育是要唤醒人类对生命本来面目的体悟。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类，一旦入了这个门，其学习将会是非常简单的事。也就是说，教育的真正目的，不是灌输多少功利主义的“知识”，而是一下手就要唤醒人对自己生命本来面目的体认和觉悟。哪怕是粗粗入门，其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智慧”会自然往外蹦。所以孔子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现在的教育体系的第三个毛病是不了解人的大脑是“活”的，不是电脑。“知识”是人与人的交流体系，不是创造体系。“知识”是生命走过的路，都是有迹可寻的，也是自成链条的推理体系。这个体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人”就很容易把握它。

举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就会说中国话，有人提个头，此后就自然会了。之所以要学语文，是为了形成“语言模块”。这种“模块”一旦注入人的头脑，一方面是使人和人的交流沟通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这“模块”可以在头脑中自由组合成“逻辑”的东西。现代人把这称之为“智慧”，其实它只是“重复”，不是“创造”。

数理化作为基本思维模块，就是那么多东西。它的基本元素一旦注入人类的大脑中，就如同各种花色的玻璃到了一个万花筒中，随着生命的运动，不停旋转，可令人眼花缭乱。

记得八十年代，钱学森先生曾提倡过“思维科学”。我粗粗阅读过这方面的文章，以为是十分有道理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门学科默默无闻了。

我倒是建议教育专家们，好好研究一下思维这门科学。

说心里话，如今中国的这一套教育体系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无奈，被这套体系框住的孩子们纯粹是在受罪。如果让我提什么好的办法，我也是瞎子害眼，没治，只是建议几点：

第一，一定要重视以《诗经》为核心的诗教，提高孩子们的审美品位，起码让孩子们能真正感受中国艺术所谓的“气韵”、“境界”这些东西。其实，一旦孩子们

进入了这种领域，其身上固有的动物性，定会得到大大的减弱，真人性会大大升华。

第二，数理化之类本没有那么神秘复杂，它们不过是一套完整的逻辑链条。我们的教材、教育不要把它打碎了，再化成铁水灌到孩子的头脑中。个别聪明的孩子，可以用自己的头脑，把教材和老师教育的东西，打碎了的东西，再组接好，虽然费了大劲，但终是有成效的。绝大多数人不具备这种再组合的能力。须知这套体系是人类花了数千年才贯穿起来的。我们怎么可以让一个小孩子，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把天大一堆乱七八糟的“零件”组装成可以自由运动的逻辑链呢？如果灌进去的不是拆散的零件呢？“那孩子不理解呀”！对，老师，他们今天不理解，不等于永远不理解呀！老师，不要忘记你教的是“活人”。你把数理化的逻辑链，先完整装进去，你看孩子们会不会用。有什么了不起呀！哪个生命不会旋转“万花筒”啊。

其实，老师们，孩子们的智慧和我们的智慧，和所谓大师的智慧，是平平等等的，只要我们的教材、教师不故作高深地为难他们，他们人人可成为“大家”。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牵扯到整个现行的教育理论。不是我这个门外汉可以置喙的。

我不过提示一下，莫怪，莫骂！

智慧辨

智慧，一个伪命题。

就是这个伪命题，在人世间太有诱惑力了。几乎是个理智健全的人，便希望自己是有智慧的，甚至希望自己的智慧是超乎常人的。

“创造”就是“智慧”的代名词。这是因为一切所谓的“创造”，都必须依赖“智慧”。所以，“创造”也是个伪命题。

正是由于此，我才会在《与企业家聊国学》一书中说，“知识产权”是个伪命题。

“放屁”算不算创造？是人都知道，“放屁”，文词叫“出虚恭”，完全不是什么“创造”。但是，就是如此，我也要告诉人们，对于宇航员来讲，“出虚恭”就是一个创造。在脱离了地球引力的失重条件下，人是放不出屁的。为了“放屁”，航天科学家必须“创造”。宇航服、宇航舱，必须模拟具有地球引力的环境。为了在宇宙空间可以放屁，宇航员必须接受特殊的训练。

这一切算不算“创造”？如果按今日世间的观念，这本身当然是一种伟大的科学技术创造。

可是，人们为什么不再进一步深究下去呢？为什么人类一脱离地球的生存环境，连“放屁”也自由不了呢？那么，“放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任何“放屁”都是一个“当下”，任何一个“当下”都是宇宙的全息，缺一丝一毫的因缘，改一丝一毫的因缘，都不再是这个“当下”。那么，“屁”也就不是人类肉身的专利了，而应该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全息。

上举“放屁”就是一个铁证，宇航员一脱离地球引力的“当下”，就放不出屁来。

什么是智慧？这就是真智慧。我们天天放屁，就是不知道：“知道自己正在放屁”，就是真智慧。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接，就这么“庸俗”。哈哈，人类少“智慧”

的原因，就是人类所谓的“智慧”被大大神秘化了。

真智慧和“创造”毫无关系，人类从来没有“创造”。凡“创造”就是“宇宙生命”系统本体的、整体的。既然是本体的、整体的，哪需要什么智慧？那怎么是属于某个人的智慧呢？

就这个问题，我要顺带回答一位友人的置疑。是否应该区分“整体”与“本体”这两个概念？这是万万分不得的，只要一分，真的便有了固定时空了，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本体”、“整体”、“当下”三个词，所指者一。

就像我这么精辨这些概念，也不是什么“智慧”。这是因为“宇宙—生命”系统本来如此。人家本来如此，你认不得是一种悲哀；如今认得了，还能算是你的“智慧”吗？

其实，人类现在关于“智慧”、“创造”的观念，实际所指就是“发现”。

“发现”，永远是“当下”的，简单的，直接的。婴儿脱离母体，从母亲的阴道里出来的第一声啼哭，就是“发现”的结果。

他“发现”，这子宫外面的环境太不舒服了。空气的震动刺得他细嫩的皮肤生疼、生疼，于是他嚎啕大哭了。哭，就是这个“知”的结果，这个“知”的“反应”。“知”、“发现”、“哭”反映，同时、同在、同行。就这么直接，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良知”。这便是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其实是“知行本一”。这个道理，王阳明在他的《传习录》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致良知”就是“好好色，恶恶臭”。

婴儿脱离母体的第一声啼哭，就是人类今日所谓“智慧”的结晶，就是最高智慧。

嗨！我又胡说了，智慧本来就没有，还有什么高低之说？但是，我也为难啦！我如果不加“最高”二字，人们不警觉啊！

请诸君看下一个例子，把这个例子和婴儿啼哭对比一下，你看婴儿因“发现”而啼哭，是不是最高“智慧”？甚至也可以说婴儿啼哭是最伟大的“创造”。

牛顿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了。这太直接了，太简单了。但是，从这里，他制定了经典物理学的“牛顿三定律”。

马克思看见“商品”中包含全社会的必需的劳动量。这对现代来人讲，也是非常简单、直接的。你任意拿了一瓶矿泉水，它不是全世界的产物吗？但是马克思从而创造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这些是不是伟大的“智慧”？是不是伟大的“创造”？

牛顿三定律开创了自然科学一个伟大的时代。

马克思的发现，掀起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一场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

宇航科学家为了宇航员可以“放屁”，而创造了失重条件下的模拟地球引力的环境。

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宣告了一个崭新生命个体来到了人间。

这四者有多少不同？这四者在我眼中是等值的。

人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智慧”、“创造”的本来面目。

仔细想一想，“智慧”是你个人的吗？“创造”是你个人的吗？你不过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生命本来面目的一个真实罢了。这种事情是天天、时时在每个生命身上正常发生的。

不，这对于弱智者、精神病患者就不存在。真的吗？他们就真的没有人类所认为的“智慧”吗？

他们就不能“创造”吗？

请人们去读一读《圣经·旧约》吧！

《圣经·旧约》就是“幻听”的结晶。“幻听”是不是一种精神分裂？完全相信“幻听”，是不是一种弱智？但是，就是这种“精神分裂”，这种“弱智”，其所创造的文化，至今还统治着人类近四十亿人口。

你能说《圣经·旧约》不是智慧吗？不是“创造”吗？

到底有没有“智慧”，到底有没有“创造”？

稍安勿躁，年轻人，请再看如下句子：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只要知道这个“止”字，心自然安了，“智慧”自然来了。

再听：“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佛家更简单：“南无阿弥陀佛。”

人类，当你把你的“心”简单下来时，“智慧”自会拥抱你。

更重要的是，每当智慧拥抱你的时候，你能不能还在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不是如此，你就会如现在的一般人类那样：

牛顿的三定律的出现，使得人类的绝大多数，立即陷在一个固定的时空铁笼子里思考、思辨、思维，发现了什么这个哲学、那个思想，实际是一堆垃圾。

马克思对商品本质的发现，导致许多人因此堕入了另一个陷阱。在他们眼中，人类永远只能是“经济动物”，一切人都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活着，利益分配而形成的“阶级”观念，是主宰一切的……

当人类解决了太空放屁的难题之后，大国开始了太空的争夺战，战火要从地球引入太空。如果任凭这群“空盗”对太空的控制，人类又会退回到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去。那时就是谁控制海洋，谁就是霸主。

难道现在要出现谁控制太空谁是霸主吗？

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这个智慧现象更可怕了。人类“我相”、“人相”就是从这第一声啼哭产生的。

人类，慎用你的“智慧”与“创造”吧。

这是生命的“陷阱”。

但是，是生命就不要怕陷阱，也不能怕陷阱。

要有胆识超越现行教育

我始终认为当代教育是个大问题，当代社会的一切问题，最少是绝大部分问题，是起自教育的。

外国的不去说了。人们称之为“恐怖分子”的那些人，他所受的教育肯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不然怎么也不会有自爆的勇气。

再说到国内，如今人们最恼火最头疼的是所谓的“腐败”问题。很多人把这个问题的根源安在政治体制上，我认为这是西医那种头疼医头、脚疼治脚的思维方式在作怪。如果人们深究一步，为什么我们的政治体制总是不尽合理呢？是执政党、领导人一家的问题吗？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教育”上。

我们今天的现行教育体制，一下手便把人定位为“动物”。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样的“动物教育”，这个人不管当了多高的官，不由得总是要从“动物”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当政理念。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社会的所有生命在意识深层，早已把自己当成了“动物”。你的政治体系如果不是对应“动物”的思路，所有的“政策”能够执行下去吗？

完全不对“症”嘛！

没有办法，现代教育一下手，就把人类引入了“动物”的怪圈。不管某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在这个庞大的“动物圈”中“奋斗”出个名堂来。

正因为人们总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具有独立个体特性的“动物”，“智慧”这个东西才会被人们认为是个人大脑的产物。而动物大脑的“推理”功能，则本是一个大魔鬼，人类今日所谓的“智慧”，也就只能是与这个魔鬼纠缠的产物。

既然，人类的教育已经先入为主地把人类定性为“动物”（虽美其名曰“高级动物”），人类还想用“教育”来弥补这漏洞，真是天大的笑话！

什么是好“动物”？规规矩矩，循规蹈矩，中规中矩。这就是现代教育教育人的根本目的。于是才会有《弟子规》这样的怪胎招摇过市。人们不觉其恶，反

以其“善”。

这也正中了老子所说的：“皆知善之谓善者，斯不善矣。”

正是针对教育的这种现状，我才大提“血色浪漫”的“奋斗”精神。

“血色”者，人的骨气、侠气。

“浪漫”者，独立自主的精神。

“奋斗”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动物教育”不管多么光彩逼人，其实都是要把人类社会建设成“猴类王国”、“狒狒王国”。

人毕竟不是动物，口中可以把《弟子规》之类背得滚瓜烂熟，在生活中，也能在人前装出个人模狗样来，但是，一背了人，偷鸡摸狗、男盗女娼，就是那些最能给“动物”提供快感的东西。

“腐败”是权利独占者的特权吗？如果人类意识深层没有偷鸡摸狗、男盗女娼的快感需求，这种权利者的特权，也未必必然导致“腐败”。反过来说，要“动物”不腐败，那可能吗？

为了防止“动物”腐败，动物园必须构筑层层藩篱，人间便要构筑层层法律、规则、道德。

没法子，没法子，积重难返，积重难返……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不生活在这个当代教育构筑起的“动物王国”中。

这时，人们就会热爱起“宗教教育”了。对于许多民族来讲，宗教教育是矫正社会风气的救命稻草。在今天的人类社会，现代教育唯一没有和宗教教育形成互补的，只有一个中国。

关于现代宗教的是非对错，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反复说过了，这里不重复。我不想否定谁，更不想绝对肯定某一个会道门。我只知道，中国没有西方人意识中的“宗教”理念；这人类社会中，唯独中国社会没有西方人所谓的“宗教”传统。

在这里，我最佩服的是孔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人类社会中最伟大、最独树一帜、绝不苟且的教育泰斗。他的教育体系，从不承认人是动物，一切教育内容是要把“人”提升到“君子”、“圣人”的高度。

孔子出在中国，中国的教育专家有几个真正研究过孔子的教育体系的？

是的，在人类社会中，“正确”的东西未必就没有波折。孔子教育体系，在再

传、三传之后，大半走偏，到了宋代就只剩下“礼教”了。这样的教育体系不中途夭折，当然是不可能的。

以现代教育模式为主轴的西方教育体系，为什么会大放光芒呢？这个教育体系在西方并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巨大的负面作用。

这就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了。西方推行这个教育体系时，一直是和宗教教育互补的。人们对自己到底是“动物”，还是上帝的玩偶，一直莫衷于是。在天堂与地狱的引诱下，其道德伦理，不至于一下子便堕落到动物层面。这也是一种以“妄”治“妄”吧！

在人类社会中最少宗教迷信的是中国文化。“不信邪！”往往是中国人的口头禅。这样，经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彻底向“动物”转移，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再者，从天地宇宙的“明明德”的运动来讲，人类一旦被锁死在眼前这一套眼、耳、鼻、舌、身、意的牢笼之后，必然要走向无限扩展延伸这一套认知功能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在人类被“动物”这个理念锁死之后，天地宇宙给人类开了一个“自然科学”的口子，这就是现代教育体制可以遍布全球的历史成因。

正如我在许多地方说到的那样，承担这个任务最合适的人类是西方人，而不是东方人。也就是说扩展延伸人类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自然科学进步，只能是西方人打头。“六根”，就是“六贼”。因为西方现有文化，如果没有基督文化的渗透，本来就是动物性的“贼”文化“海盗文化”。“六根”、“六贼”的游戏不值得人们太重视。这个观念对于古代广大的中国知识阶层来讲，早已是共识了。因为释迦、老子、孔子，以及他们的再传、三传，对这个问题早有定论。

到元末明初，朱元璋攻入元大都，首先毁掉的是元皇宫中的水晶滴漏，也就是中国人所制造的以水为动力的钟表。这说明中国人掌握机械运动的年代，比西方制出钟表的年代早得太多了。朱元璋毁掉它的主要理由便是，这东西只是“玩物”，不可因其而“丧志”。直到乾隆时代，对于西方科技，中国人仍然把他们当成可能“丧志”的“玩物”。

中国人所谓“玩物丧志”的“志”到底是什么呢？那便是中国国学所谓的“道”或曰“修道”。孔子就明确讲他的教育是要“志于道”的。什么是“道”？如何“修道”？经过千百年的变迁，其真实内容在中国虽不能说完全失传，起码是面目全非了。人们不用去考究今日图书市场上如汗牛充栋的国学书籍，就是翻阅一下，自秦汉至民国的历史，有几个是真悟了“道”的？除了王阳明，我实在再找不出几

个真正大师的名字了。当然佛教的、道教的出家人是个例外。可惜的是，他们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宗教人物，这便使他们与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进步之间，隔了个万丈深渊。个人开悟与社会进步两张皮，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痼疾。

就是这些人开悟之后，也没有真正体悟到，“开悟”这玩意，既然只能是针对“上根利器”之人的，那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众生如何办？是的，这就要靠“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的“无为法”。但是，“无为法”总是要靠“有为法”表现出来的呀！

千百年来，大批所谓开悟的中国人，没有几个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便使得阿弥陀佛不能不令西方人来纠东方人的偏了。

正是由于中国文明的这个歧路使中国大大落后了二百年。这二百年的痛苦也造就了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很难认识到，现行教育体制是大有偏差的。

当某一日，我们都感觉到这套教育体制非改不可之时，就是中华文化登上人类文化的领导地位的时候到了。

当然这不是又一个什么“教育革命”。国学与今天教育体制的关系，应该是指导与被指导，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现代教育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

我们一定要超越我们所受过的教育，不然的话，很难成才。

老师教会的东西，都不是“智慧”本身，充其量莫过是别人智慧的尸体。

“尸体”是客观存在，无对错可言，但是教科书上对这些前人“智慧”尸体的描绘是否正确，就大有可商榷之处的了。至于教材中以这些“尸体”为出发点，做出的种种推理、推导，那可要小心了，基本上全是陷阱。

年轻人，一旦掉到这些陷阱里而不知回头，那可是万劫不复的活地狱啊！

中国人的好学是今天世界上少有的，中国教育的“大运动量”也是今天世界少有的，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因此而成正比地崭露头角，原因正在这些教材、教育本身。

这个问题我不详加分析了。一个人如果先入为主，把自己定位为“动物”，其“智慧”自然而然会大大萎缩。而今天的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点正在这里，不管是哪一门功课，仔细下探其最根本的人性定位，都是“动物”。

经过了这种教育体制几十年的潜移默化，能不大大萎缩中国人的智慧，就

成怪事了。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会赞赏《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血色浪漫》、《奋斗》这三部并不怎么样的电视剧中的一大群年轻人了。首先是因为，这里面的年轻人或多或少，或自觉不自觉地对现行教育体制，完全是一种决裂式的反叛。一切从事教育的人们，都应该好好看看这三部电视，它是对你们的全部劳动的绝妙讽刺。你们能想到你们千方百计培养的孩子，为什么如此的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中国的青年没有这种“血色浪漫”的“奋斗精神”，那就无法自然而然地超越自己的“动物性”，也就无法超越这个教育体制。

陆涛如果为了满足自己动物性的要求，就会不爱夏琳，而会去爱米兰，一下子便是亿万富翁了。退一万步讲，他也可以再回到生父身边，继承生父的亿万家财。就凭这一点，陆涛就已超越了动物性。这种超越，正是一种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反叛”。陆涛、钟跃民绝不是现代意义或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更不是《弟子规》所要求的小绵羊、小奴隶。

钟跃民这个人物就更不要细说了。

就是高扬、李百灵这两个“坏人”，我看他们的“坏”，也是为了尽快使自己从“动物”的悲惨命运中跳出来。

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人。

我为什么对《弟子规》之类的所谓的启蒙教材深恶痛绝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教材，只能是使我们的年轻人都成为循规蹈矩的小绵羊、小奴隶。

今天的教育已经把我们的年轻人引导到了“动物”的境地，《弟子规》之类再打着国学的旗号，还要让我们的年轻人成为规规矩矩的小动物，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介绍国学的著作无不是希望用东方道德，来弥补西方文化的竞争性。这肯定是对国学的误释。

真正的国学肯定是鼓励人们“血色浪漫”、“奋斗”一生。

就说庄子吧，很多学庄子的人都以为，只有做一个闲云野鹤式的人，才是“庄味”十足矣了。其实大谬不然。请看庄子自己怎么说的：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

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这种“心灵的战斗”该是多么辛苦的“血色浪漫”的“奋斗”啊！

让我们从一切“人之所为”者中，“知天之所为”吧！能“知天”者，当然不是“动物”。

“国学”的核心正在这里！

求智慧，用减法

虽然除了“明明德”、“必成佛道”之外，人间无“智慧”可说，但是，饭还是要一口口地吃，路要一步步地走，就是坐飞机，也得是一公里一公里地飞。

从“无明”到“明明德”是需要有一个伟大的飞跃的。自有人类至“轴心时代”，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诸圣贤应世，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心境可知的人类及有关生命，早在那时已全体成佛了，想不成佛已经不行了。但是，每个生命自己成佛的路，还是得自己走的。问题的关键只是在，轴心时代以前的生命，不管你是如何高级，在没有听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之前，其明明德都不存在最后到位。只要一天没有最后到位，就还有进入黑洞的可能性、危险性。但是，一进入轴心时代，不管是什么低级的生命，都会在不断成佛的道路上步步前行，想后退也后退不了。虽然后退不了，但少一步少一个过程也不行。释迦牟尼佛对于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这样解释的：

其佛本愿力
闻名欲往生
皆悉到彼国
自致不退转

今天的人类及一切生命，都进入了“自致不退转”位了。

学佛、学道、学儒，把一切看“空”容易；把一切看成是“仁”的致用，“道”、“德”的体现，也不难；说众生必成佛道，也不难接受。

学国学真正难的，不是这些。了解上述基本观念，想通他，明白他，是绝大部分人可以做到的。甚至从理论上彻底弄明白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生命功效，也不是上天入地的难事。真正难的是，从人类生命运动中，尤其从个人命运中，

看到“仁”、“佛”、“道”的真实具体而细致的运动。“无欲以观其妙”，从“人心危危”中观到“道心微微”，说起容易，做到太难了。

这才是真“智慧”，佛学叫“般若”。

“明月帝下转身难”啊！

但是，不管人类在乎不在乎，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这种般若智慧，早早晚晚要进入你的大脑中。一辈子不行，再一辈子；三五辈子不行，十辈子、八辈子，非明白不可，直到成佛。

对这种般若智慧，早自觉了，早自觉追求了，早愉快，早快乐。

这便是现在人类“辛苦”的本来面目。

我喜欢年轻人，我喜欢以“血色浪漫”为特色而奋斗的年轻人，就是因为在人类今天的社会中，只有这些中国年轻人，可以尽快地、尽早地接受这种生命本来的、本有的般若智慧。

和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年轻人相比，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最少障碍。

哪一个中国年轻人会相信，真有什么神灵在背后主宰自己呢？自己应该为什么神灵去奋斗，去付出生命呢？没有对神灵的畏惧，也想不到要为某个神灵献身，这就是经共产党教育之后的中国年轻人的普遍观念。

当代中国年轻人为什么没有完全进入这种自觉呢？真正的障碍是近百年现行教育造成的迷障。

第一层迷障，人是一次性生存的“动物”，没有什么高尚的本性是应该追求的，“文化”、“文明”反而是身外之物。今朝有酒今朝醉，才是最合理、最合乎自己的“动物”本性的。

第二层迷障，对自己的民族的宝贵的关于“生命大学”的丰富遗产，无知且蔑视。这种无知而蔑视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现行教育从来不向年轻人说明，中国国学如何伟大，年轻人从不知国学为何物。更要命的是，多如牛毛的所谓的国学介绍著作，总是把国学歪曲为如下三种理论：

一、神学宿命论学说；

二、神圣道德伦理学说；

三、神秘功能学说。

但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据我观察，不管中国年轻人有多么迷茫，但几乎所有的中国年轻人，都对自己的古文化兴致勃勃，以致崇敬有加。任何封锁、歪

曲、软化，都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我寄望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已经衣食无忧的中国新青年，他们中未必不能出现庄子、孟子这样的人类精英。

我看，钟跃民身上就有几分庄子魂，陆涛身上就有几丝孟子的影子，宁伟、卓越，则有几丝聂政的棠棣之花影。

谁说他们中不会出现王阳明那样的，理论、实践皆是人中豪杰的大师级人物？王阳明一生连战连捷，两万人可以灭了宁王三十万人，并活捉宁王。

国学绝不是空论之学。

综上所述，我以为中国的年轻人，距离成为国学精英，莫过一层纸的阻隔。中国的当代青年眼前的迷雾，只不过是一些轻薄人物的自鸣得意的所谓“学术成果”、“宗教迷雾”。

中国当代青年一旦知道有一个“生命”的本来，一旦下决心去追求这个“本来”，那就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一是，有儒道释三家权威的经典作印证，这个文化在中国大弘数千年，早入了中国人的骨髓、血液。

二是，建国以来，共产党的教育对各种传统迷雾的扫除。

三是，今天的中国青年可以不再每时每刻为生存担忧了，可以有心思和空闲来追求生命本来了。

想求就可求。关键是要有一种超越动物功利的“血色浪漫”的“奋斗”精神。

这里有几个要点，供大家参考。

一、我们生命中的所有事物的后面，都有生命的本来面目在运动，这个运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们眼前的全部生命活动，都是这个“真自我”要完成佛道的运动。“他”本来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为“他”而活，“他”也就是为我们而运动的。

二、人类头脑、概念中的诸多分别，譬如国家、民族、行业、职业、个人、过去、现在、未来等等概念的区分，都不过显现了你这个特定生命明明德的因缘路径，并不是真有什么概念的间隔区分。一体，一体，还是一体。美洲的蝴蝶飞舞中，已经包含了我们中国年轻人必成圣人、必成佛道的要素。对于这么遥远的要素，我们可以暂时忽略不计。但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就不能充耳无闻了。比如说，有多少人能体会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没有什么不对的，而且这就

是每个中国年轻人，走向明明德的最最重要的条件。你理解得了吗？

三、智慧不在书本上，不在教材里。你喜欢什么书本，什么教材，什么行业，什么职业，只不过说明，那里有你的缘，有你必然成就的具体路径。记住，你不是什么科学家，只是由于你必将通过科学研究而“悟道”。你不是什么企业家，只是由于你要通过办企业和你的员工一起共成佛道。你不是扫地工，只是从这条街道上走过的一切生命，皆是你的因缘，你要祝愿他们早得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而肯定成佛。

四、对于自己每一个“当下”所从事的实践活动，都要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去看，正如庖丁：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对于接受者，也如文惠君所言：

“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一个庖丁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中国当代的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学者专家们呢？

五、也是最重要的，有了上述思想准备之后又要注意以下几点：

熟门楣、理路径，莫妄识、多戒慎，少肯定、多否定，人皆对、我皆错，耐得烦，智自明。

当代人类文明越来越繁杂，每个行业、每个门类，都积累了人类无数智慧，都不是如当年“庖丁解牛”那么简单了。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在学校学的所谓的一切知识，只不过是你接近智慧的门楣、路径，都不是什么真智慧，最多是别人智慧的尸体。学生在学校主要是熟悉自己赖以悟道的因缘的门楣路径，这些所谓的知识，进而也只是和人交流的符号话语，不要看得太重，更不能迷信那是什么智慧。

“莫妄识、多戒慎。”这在老子的《道德经》中，讲得最清楚：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老子以最生动的笔触，精细描绘了人们在自己的每个“当下”，捕捉“智慧”、“良知”的完整过程。

当你捕捉自体的“智慧”之时，先问问自己是否已经进入了老子描写的这种状态？如果有了基本的“形似”，那就距离“智慧”、“良知”不远了。

在这里一定要小心的是，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肉身的六大器官，它们可不是什么精密仪器，它们是蒙在我们生命之“知”上的“玄而又玄”的层层障碍。一不小心，你就会上了它们的大当，所以绝对不要轻易下“肯定”词，宁可“否定”。“否定”本身不是否定别人，而是否定自己的判断后面隐藏的多如牛毛的“观念”、“理论”。这就是对“六根”陷阱的拒绝。

注意，老子最后的几个疑问句，是对智慧良知将要到来时，人们心态的最生动的描绘：

“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这两个“徐”字说明，“智慧”不是我们大脑中自生的，是扑面而来的。这就要你面对复杂混浊的“当下”，有一种绝对的耐心——“静之徐清”。

看清了智慧，还不能轻易行动，要“安以久”，观着这“智慧”、“良知”，自己“徐徐”生起。

知行是绝对合一的，早一秒是谬，晚一秒亦是谬。

我们年轻的科学家、企业家、军事家、政治家……理解老子这种追求真智慧真良知的心态吗？

“耐得烦、智自明”。

记住，是“智自明”，你不能让它“明”。

那碰见急于处理的事呢？别急，只要你有个三五年的基本训练，真正获得过“智慧”、“良知”，到了情况紧急之时，往往是三五秒钟你就会有绝妙的决策。

但是，这个过程是没有止境的，“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这亦即庄子所谓：“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智）之盛也。”

一辈子都要保持这种“血色浪漫”的“奋斗”精神。

“血色”者，坚定不移也；“浪漫”者，自作主人公，不信什么河图洛书、规矩方圆。

“奋斗”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发展永远是硬道理！”

“宿命”与“素质教育”

从“素质教育”走来，便不能不说到“宿命”了。

我想说的是，国学是反“宿命论”的。

如果中国的国学是提倡“宿命论”的，孔子便不会建立自己的全部学说，佛、道两家的学说也会不攻自破了。

既然生命是有“宿命”的，还修什么？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

是的，一个生命能闻、能知、能嗅、能觉，这个特性是“天命”给的；闻什么，知什么，嗅什么，觉什么，也是“天命”早定好的。不然，儒家就不会使用“天命”这个概念了。

“天”者，无上无限，绝对统治也；“命”者，命定也，绝对命令也……

所以，“宿命”又是存在的。这是国学大大不同于当代唯物主义的地方。所谓的唯物主义者，完全不承认“宿命”的存在。但是，几乎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有“战胜”命运的豪言壮语。你们认为“宿命”本为子虚，你又“战胜”什么？

唯物主义者大半是可爱的，却也是可怜的。他们大半是一群不晓天日的孩子。对他们来讲，“太阳”如果不定位为“神”，就是一个大火炉，或者是自家屋里的暖气，非此即彼，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孔子说得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年而知天命……”

唯物主义者是十五岁以前的孩子，距离“知天命”还差三十五年哩！

在这种情况下，亚里士多德把这些“人”定性为“动物”，就不能算是荒谬了。当然，作为孩子的亚里士多德也是自说自话了。对于不晓天日的孩子，用“概念”为自己定性。他，他们只能如此这般给自己定性了。他除了“概念”思维以外，没有第二种思维方法。

我们反“宿命论”，但是我们承认“宿命”的存在。正因为“宿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反宿命”。如果你根本不承认“宿命”的存在，你还“战胜”什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既然我们反宿命，又承认“宿命”的存在，这“宿命”当然就是“素质”的决定者。如果说真有什么“素质教育”，那应该就是改变“宿命”的教育。

在青少年中，可以进行改变命运的“素质教育”吗？

我还是要背孔子语录：“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自己才是“十有五而志于学”！我们现在的学前班、幼儿园已经要进行“素质教育”了?!小学也要进行“素质教育”了?!十五岁，对于今日上学早的孩子来说，已经该是初中毕业，走出“义务教育”的日子了吧？他们应该是接受了十多年改变命运的“素质教育”了?!

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孩子，都有比孔夫子早慧得多的“智慧”了。

但是，孔子从小并没有人告诉他，你就是动物，你就是高级动物，你就是万物之灵的高级动物。我敢打保票，孔子时代的任何中国人，都不会首先承认自己是“畜牲”。

在中国文明中，“畜牲”这个词，是比骂人家“死人”还要恶毒的诅咒。“死人”还是“人”，“畜牲”已经不是“人”了。

我们一方面认为“人”首先是动物，几乎天天向孩子灌输这个唯物论、进化论的“真理”，同时又认为我们的孩子可以早于孔子而进行“素质教育”。这是个“矛盾”，还是个“笑话”？

进一步再说，孔子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个“志”字，是非常要命的地方。这个“志”字说明，改变“宿命”的“素质教育”，首先是要被教育者自己内心有改变“宿命”的自觉；或曰，有改变“宿命”的强烈愿望。所以，叫“有志于”。这个“有志于”的落脚处还在《论语》中即“志于道”。如果没有立志求“道”的强烈愿望，便谈不上“学”。一句话，“素质教育”是不能从外部输入的。不管你“输入”的东西多么文明多么高雅，都无法提高他的“素质”。因为，他内心没有那分需求，没有那分强烈希望提高“素质”的需求，也就是探索生命本来面貌的需求。

正因为如此，孔子对少年儿童的“素质教育”，首先是从“诗化教育”入手的。对于“诗化教育”是儒家蒙学的核心这个问题，我已在多篇文章中说到了，这里

不重复。为什么孔子儿童蒙学教育的核心是“诗化教育”呢？非常简单，因为“诗言志”。“诗”，就是要把自己内心强烈的“志”，转化成可以自我欣赏、自我表现的形式。“志于道”者必须知道自己心中有“志”。“志”是生命最高喜悦，不然等不到“十有五而志于学”。诗，可以使人体验到“抒志”、“明志”、“励志”的生命乐趣。这便是孔子说的诗的“兴”、“观”、“群”、“怨”四种功能。这样，随着年龄的推移，便可以出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状况了。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可以进入一个自我强烈需求进入“素质教育”的境界了。凡是成年后的年轻人，都有了强烈的提高素质的愿望，这到现在也是普遍现象。

至于真正的“素质教育”，那就必须是改变“宿命”的教育。因为孔子“志于道”的目的就是“止于至善”而终极超越宿命。但是，“教育”这个词，是无法与“素质”、“宿命”这两个范畴相匹配的。

“教育”只是一种引导，任何教育都不能代替人们自己“立志”。而“立志”，永远是和“超越宿命”相随相伴的。

没有自己的“立志”，“素质教育”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其实，人们没有搞清楚，在人类世界现今的文化中，惟有中国的国学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因为国学就是为人们提供改变“宿命”的学问、学说。不管是佛家、道家、儒家，其学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的“宿命”。

但是，国学的改变宿命，提高生命的素质，入手就不是从外部输入的，学国学的下手处便是引导人们为超越生命而“立志”。

只有对动物的“素质教育”，才可能是全部从外部输入的。狗熊的宿命不会跳舞，狗的宿命不会算算术。今天马戏团舞台上，狗熊会跳舞，狗会算算术，这能算是一种“素质”吗？外部输入的“素质”，只能是和自己的“志趣”毫无关系的模仿。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不光这个“志”字是重要的，这个“学”字更重要了。

今人所谓的“学”和孔子所谓的“学”，有天渊之别。今人所谓的“学”，不管学什么，哪怕学到了专家、学者、硕士、博士水平，也全是功利主义的，准确地说，全是为“急功近利”而学的“学”。

今日许多教育广告的口号大半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明白告诉儿童，你这一生就是要和别人搏斗、竞争吗？这样的“素质

教育”，不正是对动物的教育吗？不正是强化人的动物性的教育吗？

这一切哪是什么“素质教育”，分明是反“素质教育”的动物驯化教育，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强化兽性素质的教育。

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幼儿起就如此“立志”，这个社会能好得了吗？能“和谐”得了吗？

立了这样“志”的孩子，学的东西越多，兽性素质越强烈。

所以，孔子所谓“有志于学”的“学”，与今人所谓的功利主义的学知识、学技能、学心计的“学”，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在《论语正裁》一书中，第一章解“学而时习之”一句，就明确讲到，孔子所谓的“学”，首先是学习体认自己生命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学知识、学技能、学谋略、学心计，甚至不是学“道德”……所以，只有在这种“学”中，人们才可能产生“不亦说(悦)乎”的感觉。

一个生命要改变“宿命”，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改变宿命是非常容易的事，我们这个世界怕早就是极乐世界了，起码也应该是耶稣所谓的“天堂”了。

《庄子》在“黄帝见广成子”一篇中，早就明确说过，求能力、求能耐、求本事、求技能，是追求“物之残”，而不是追求“物之质”，不仅无用，反而有害。

我们现在说科学技术有害，是没有人会相信的，我们也不能这样简单粗糙地为科学技术定性。但是，同样是“术”，巫术的危害性是一切人都熟知的。

一切“术”，如果没有“道”的统帅，都会走邪，或者说其本质上就是邪术。

所以孔子会说：“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在哪里？就在你每分每秒的“率性”而“无常”闪动的“知”中、“念”中、“心”中、“当下”中。“人心危危”就是“道心微微”的具体运动。

“修道之谓教”。

什么叫“教育”？什么叫“修道”？就是看透自己每个“当下”之“知”的“无常”和“率性”。任何“当下”的所知、所闻、所嗅、所觉，都不只是你现在意识中所作出的判断，如什么所谓的好坏、是非、对错、美丑、善恶……而都是“道心微微”的运动。就这么一下子，只要你一起这个“志”，不管你看明白看不明白，你都已经超越自我“宿命”了。“人”、“生命”，只要有一念是自觉超越自我，这一“念”就是佛，就是圣。你的“宿命”不变也在变了，也要变。

这便是真正的素质教育的开端，是真正的改变宿命的“素质教育”的开端。

一个人不落于自己“当下”之“知”的是非、对错、善恶、美丑……这种“素质”能不是高尚的吗？

离开了国学，说什么“素质教育”啊！

但是，现在有人能觉察出中国现代教育缺少“素质教育”，这已经是伟大的先知先觉了。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讲的这种“学而时习之”的“素质教育”，只是起步。中国儒、道、释三家的全部学说，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儒家从这里发展到“致良知”。也就是说，你具备了这种“素质”之后，或曰，你立了这“志”之后，“良知”自然而然会来到你的面前。

道家更是如此。从《道德经》的前三十多章看，通篇是“致良知”的心态描绘。但是，老子最后的结论可不是一般的“致良知”，而是“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这就是说，人们，随你“率性”走吧，你想不达到“致良知”也不行。最后，你定会“知常曰明”的。

老子已经观到了生命的最后状态。不管今天的人世间如何千变万化，不管从表面现象讲，“道”损到什么样子，“道”都是“无不为”的。

佛家更妙。佛家知道，我心即众生心。不管众生心如何杂乱、率性、无常，我觉悟了，就是你觉悟了。就这一下子，全部时空没有了，“对待”没有了，过程没有了。但是，又有一个繁华似锦的人世间。这个人世间就是“莲花”诞生处。所以，闻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肯定成佛。时空又有了，过程又有了。

人的“素质”达到了这一步，还需要什么“教育”？这是让孩子们唱歌、跳舞、绘画、唱京剧……可以达到的吗？

但是，这就要看教育者自己的素质了。如果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具备了上述儒、道、释三家所要求的基本素质，或者哪怕一时还具备不了这种素质，但只要有一种“愿望”，即正在萌生一种“为学”之“志”，那么不管教给孩子们的是什么内容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素质教育”。

所以，“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教师的国学素质。

如果教师们都具备了一定的国学素质，我们的孩子想没有素质也不行。师生都是“克己复礼”，天下能不“归仁”吗？和谐社会指日可待。

超越宿命

就“素质教育”，我们已经提到了“宿命”这个命题。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国学对于“宿命”的基本观点是：承认“宿命”，而不惟“宿命”论，更强调最终目的是破“宿命”的大超越。

“宿命”是的确存在的，这是我们和所谓的唯物主义者的区别。唯物主义者是断然否定命运的存在的，上面几篇文章我们已经讲清了他们的错误。

国学认为，“宿命”不是人的、不是生命的，“宿命”是人人赖以存在于世间的肉身因缘。或者说，这个宿命只是人悟道、体道、修道的因缘路径。

既然宿命是生命人悟道、体道、修道的因缘路径线，那就无所谓好、坏、对、错，不管什么路径，也总是要过的、走的。实实在在地说，体道、悟道、修道的道路，没有一条是平坦的、笔直的。正因为不是坦途，人类对生命力的伟大，才会有真正深刻的体会。

所以，我们不要回避“宿命”，更不必埋怨“宿命”。

我之所以一再说十分欣赏《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血色浪漫》、《奋斗》中的年轻人，就在于他们都是敢于直面人生的人。

我对于“愤青”非常蔑视，这些人看似张开嘴头头是道，慷慨昂扬，悲怆激烈，其实都是懦夫。他们不知他们一切遭遇都是自己的“宿命”。他们骂天骂地，怨命怨人，总希望社会、人间永远把他们当老爷一样供起来，还要能对别人颐指气使，好像只有这样的社会对他们来说，才是民主的、自由的、人道的，否则就是黑暗、专制、不人道。

不要忘记，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不能自己作自己的主人，怨天尤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人类社会数百万年，如果真的曾经出现过每一个人都觉得“心情舒畅”的社会，那天地宇宙就不正常了。

矛盾、冲突、血污、痛苦、失落、绝望……正是这个人间世界的本质。人类也

只能在这样的“宿命”中踽踽前行。

没有挫折，没有绝望，没有痛苦，又有什么人去悟道，寻求解脱、寻求超越呢？

苦痛催着人类前行，这便是“血色浪漫”的“奋斗”。

想逃避吗？这只能证明你是个儒夫，并不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更可怕的是，你会更痛苦。

“宿命”确实是有的，但是，并不就是现在许多人凭“子平术”算出的那样。

我今年六十七岁了，也懂一点“子平术”，回忆这一生，我的命运，和“子平术”惊人地暗合。

但是，如果你因此而迷信“子平术”，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我是十八岁进监狱的。如果就这一点说，“子平术”确实是奇准的。但是，若依了“子平术”，六十年一个花甲子，与我的“四柱”完全一样的人，六十年前应是不乏其人，一百二十年前也应是不乏其人，二百四十年前也不会没有我这个“四柱”的人。

我们能是一样的“宿命”吗？

离开监狱三十四年了，脱离被管制的日子也有二十七年了。至今我对自己的监狱生活，仍然“情有独钟”。像我一再说过的那样，蹲监狱那段日子，应该是锤炼我这个孙悟空的八卦炉。如果没有太上老君八卦炉的锤炼，孙悟空绝对没有后来的那样神奇。我当然无法自比悟空，我是一根稻草，一堆狗屎，但这是进过八卦炉的稻草、狗屎。

我是在北京坐监狱的。六十年代北京监狱的现行反革命中队，哈哈，人才太多了，全是我的老师。估计今日北大、清华、哈佛、牛津的博士们，也没有我那时学习的优越条件。

在名校生活的博士、硕士们，你们能和无数的导师每日每时耳鬓厮磨吗？我不仅学了他们的“学问”，也学了他们的“为人”。

太多了，太丰富了，我不知在十八岁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中，有谁有我这样的“幸运”。

但是，如果搜索“子平术”这些“命书”，对于我的这段经历，只能冠以“刑伤”、“大凶”、“大灾”。

我说我是大福了。早我六十年、一百二十年、一百八十年、二百四十年的那

个“我”，能有如此的福报吗？

如果是前推六十年那个“我”，应是生存在慈禧当政的时代。像我这样的人进了“天牢”，又会是什么命运呢？

真正明白“宿命”，和“超越宿命”的关系，已是我离开监狱二十四年之后的1998年了。

我是1998年春天“还俗”的。为了生活计，脱掉僧装的我，只好重拾旧业，想靠写作谋生。在写作《金刚经到底说什么》一书时，只觉笔如生花，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我写作起来竟能如此的“行云流水”。

这才使我回忆起来，这是自己在近二十年监狱生活中打下的功底。那十多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我都是下过真功夫的；中医理论一学就是十年。如果不是监狱中打下的这分“童子功”，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三个月里，写完这本三十万字的著作。

感恩！感恩！感恩生命！感恩生活！感恩“宿命”！

其实，对于灾难“宿命”的这种感恩，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就是一种“觉悟”。

从这里我也体会到佛学所讲究的“觉悟”二字，这“觉悟”决不是空谈的，或者是真悟到了什么神奇的东西，而是在面对同一个“宿命”时，你是从什么角度去观察的。如果就事论事，灾难的宿命，就只是灾难；如果联系眼前的成功，你就马上明白，灾难的宿命，该是多么可贵啊！

我尝到了“超越生命”的甜头。从那以后，我在自己的每个“当下”，总是企图有“超越宿命”的觉悟。这便是孔子所谓的“志于道”的“志”吧？孔子“十五而有志于学”，我是五十四岁有志于学。

“超越生命”使我得大利的是，我的第三本书《老子我说》的写作过程。

说句老实话，在2000年以前，我对《老子》的了解，绝对不比当代任何一个大学生多。只是我的《金刚经到底说什么？》、《论语正裁》出版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朋友开玩笑说，你该解《老子》了，这样，三大家就让你解完了。并且不无戏谑地说，南老有本《老子他说》，你就来本《老子我说》吧。

玩笑开完就完了，我并没有太介意。2001年春天，我回到武汉，有一天突然接到好友画家李寿昆从重庆打来的长途，让我非去重庆不可，并且为我负担全部旅费。到了重庆的当天，就碰见了缙云山绍龙观方丈李一道长，闲话中提到写

《老子我说》的计划，立即得到李道长的热情支持，他要全程供养我写作这本书。

关于这次在缙云山绍龙观写作《老子我说》的过程，我已反复讲过，不仅全书的重点、第一章的断句，是李道长提示的；更重要的是，每写完一章，都要念给李道长听，二人最少有一宵的讨论，第二天再改稿。三个月时间，《老子我说》出炉了。

这能不让我感恩吗？感恩我的宿命，如果……如果……若是没有数不清的"如果……"我能写出《老子我说》吗？感恩啊！感恩啊！我只能感恩"佛"、"道"、"天命"！

在这个过程中，我时时觉得"道心微微"，每秒钟都在自己的"当下"闪动，须臾不离，下笔如有神助。

例如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我查阅了无数本书的解释都不满意，自己也苦于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大醉初醒，突然一念，啊！这样解释才合老子本意呀！诸位可查原书，我和任何人解的都不一样。

这是不是对"宿命"的超越呢？

年轻人，这是不是"超越宿命"之后的"良知"必致呢？

我无法向你细述在《老子我说》写作过程中，那犹如神助的妙笔生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本书不是我写的！""这本书真的不是我写的！"

"谁写的呢？"

不知道，不知道，但是《老子我说》写完了，出版了，如今已经发行了两万多册。骂的人不少，赞的也不少。

到了此时，我对外界对我的三本书的评价，已经完全不在乎了。因为三本书的写作过程使我清晰地认识到，这三本书并不真是我写的，只不过借了我的这支"秃笔"而已。

不知这种状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老子我说》写作之前，或是其中，或是以后。这状态令我真是天天生活于如此的状态：不知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恍兮惚兮……

从此，我便不多去思考什么问题了。管他哩！随着因缘走，随着妄念走。不怕灵机一动，只怕自作聪明……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的诸多语录，都在我的脑子里活了起来。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绝圣弃智……”

“吾之大患者，在吾有身……”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全活了，全活了……古人、圣人的语言，在我头脑中全活了，似乎都是自己的心声。

这一切太难与外人道了。有一段时间，我恰如那孙猴子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常常喜得抓耳挠腮似的……

国学太神奇了！

回绝了智慧，回绝了是非，回绝了得失……

此时，我更想起了释迦、老子一再说的，世间一切是非、善恶、对错、美丑……的所谓判断，什么也有，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我只是一个“南无”。那就是“一切皈命……”“一切依赖……”却不知是依赖谁，不知“皈命”谁……说是找不见、看不见、听不见，但又觉得无时无刻不和我在一起。

这位说不清的，就是我的“阿弥陀佛”了。

妙、妙、妙，我只能说一个“妙”字了。

说了这么多，诸位一定是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应该举例说明……但是，一说到具体事，便太繁杂，太繁杂……

只举一个例子吧：

我是2003年让正邦集团请来当食客养起来的。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偶然陪林印孙总裁扯扯闲。人家也忙，没工夫天天找我扯闲，我落得一个人清闲。

但是，我这人贱骨头，闲不住，不知该干什么好。

有一回林总让我陪他回上海见一位香港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见我是搞文化的，便给我大讲基督，最后还专门让我见了他的牧师。她说，这位牧师是目前上海滩上研究《圣经》最有心得的人。

我虽不是研究《圣经》的专家，《创世纪》总是读过的。我有几分怜悯这位老牧师了。我只能为这位牧师念佛了。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因为他反复给我讲

“神”是不能讨论的。基督文化就是“一神尊崇”的文化。既然“神”是不能讨论的，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事过境迁了。我很快便忘了与这群基督徒的因缘聚会。

不知是哪一日，我突然灵机一动，我为什么不能解《圣经》呢？

我记得在缙云山绍龙观，李道长对我说过，你能如此解《道德经》，解《圣经》没有任何问题，《圣经》比《道德经》浅多了。李道长母亲就是基督徒，他小时候常随母亲去教堂听牧师布道。

相对于我，李一道长就算是行家了。我动了解《圣经》的念头，便给他打电话，可我没有他的号码。真是神使鬼差，那天晚上他竟然打电话给我了。

我告诉他，我想解《圣经》。他说你的能力没有问题，只是外文关不好过。他告诉我，必得看古希伯来文原版和拉丁文原版，现在的中文译本不可能全是原意。我问他到哪里去找这方面的专家，他推荐我找丁光训。

事后证明，李一也是个“半吊子”。丁光训是名人，人大副委员长，基督教的大牧师。连中学生也知道，了解基督教应该找他。但是，丁光训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见的?！莫明其妙。

当时的我，完全没有这些判断，只知丁光训在南京，于是就给我在南京的朋友打电话。这个朋友在江苏省宗教局工作，她竟然一口答应，要带我去见丁光训。

我也没有多想。自从写完《老子我说》之后，我很少琢磨事，想事……不管什么事，糊里糊涂干，干到哪算哪……

干不成活该，干成了也无所谓……

正是这种心理，促使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就到了南京。谁知接我的两个朋友，当头就是一盆冷水……丁光训见不着。

第一，丁光训九十多了；第二，人家是国家领导人，不能随便见。省宗教局的那位朋友，是因工作之便，可以随便去丁家。我们这些闲人则没有这个方便。

我只是笑了笑，心中并没有什么失落。“最多是不写这本书了，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过是动了个念头，又没有什么损失。”动了念就有了这么多因缘，让因缘自己决定吧！我不知因缘要把我往哪牵，随着因缘走吧！

到了宾馆之后，为我安排宾馆的林先生问我，找丁光训想干什么。

我说明来意，他笑了。丁光训也不懂古希伯来文，林先生自己倒是可以帮我

打听一下。

南京有个金陵神学院，那里的牧师、教授全是《圣经》专家，也全爱网球。林先生则是南京著名的网球教练。他对金陵神学院太熟悉了。

他立即打电话给一位专门研究《圣经》英文版的张教授。

张教授明确告诉我们，我的要求太简单了，太好办了，和他一个办公室的许教授，就是《圣经》古希伯来文本的专家。

这位教授就是许鼎新先生，据说他现在已经移民以色列了。后来我才听人说，许教授是中国研究《圣经》古希伯来文版的大权威。

简单直说，就在许教授那里，我获得了我想获得的一切资料。

中午，大家高高兴兴去饭店吃饭，那位在省宗教局工作的朋友也来了。我在席前，给她开玩笑说，过几天你就会调去管基督教会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开玩笑。她是研究佛教的博士，一直管的是佛教事务，怎么也不会调去管基督教会。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我回到南昌不到一个月，这位在江苏省宗教局工作的朋友来电话，骂我是个乌鸦嘴，她真的调到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工作了。她让我马上再去南京，她可以打开基督教会的藏书库，任我找一切资料。

这个故事不需要再讲了吧？我获得了中国任何学者也难获得的基督教内部的一切资料，包括大量外文的资料。

更奇妙的是，2004 年的平安夜，我又参加了天主教的弥撒，而且是在北京一所极大的天主堂里。带我去的朋友，又送了我天主教所流通的中译本《圣经》。这个版本和基督教的《圣经》译本差异很大。

还需要说什么？朋友。

这一切奇也不奇？

《圣经东方解》是我董子竹写的吗？

以我的“八字”，以我的“宿命”，我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据我所知，基督文化在中国传了几百年，还没有一本中国人完完整整解释《圣经》的书，这个任务却在我这个“外人”的手中完成了。

我哪有这么好的“宿命”啊！我算老几呀？

像我这样“八字”的人，从古至今少说也有一二百万人吧？就是我们董家的历史上，也不会只我一个，有我现在这样的“八字”吧？

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无一人可能如“我”一样写出《圣经东方解》来。

“我”超越“宿命”了吗？

嗨！哪里有“我”哟！

自然科学，时代引擎

人类往往被眼前的万象所迷。许多有几分国学功底的人也常常会被眼前的假相迷了，但他们很快会跳出来。跳出来就愉快了。这便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的本意之一。人一旦从眼前“相”中跳出来，心情自然而然是愉悦的，即便是眼前的“相”给你的不是痛苦，而是愉快、兴奋……甚至狂热，你只要能跳出来，必定仍然是愉悦的，这是人类生命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们不能不佩服《论语》用词的精确，一个“说(悦)”字，实在是准确之极，生动之极。为什么准确呢？《大学》对此有交待：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因为“学而时习之”，就是首先要不被自己眼前的表象所迷，要跳得出，甩得脱。这就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根本智慧。这个智慧一旦显现，人心自然而然会“愉悦”。这种“愉悦”和我们生活中的高兴、喜悦、痛快，完全不一样，这种“学而时习之”的“悦愉”是绝对非功利的，并且是只属于“自我”的，任何别人无法分享的。

禅宗在说到“开悟”之时讲到，一旦真的“开悟”了，人会几天喜不够，动不动就想笑；也可能是，好几天眼泪横流不止，指的就是这种“愉悦”。

凡读过密宗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人，都知道“学道”、“修道”有两个要点是绝对不能漏过的，一个是大师说的“轻安”的感觉，一个就是这种“学而时习之”后的“愉悦”。

如今是末法时代，不开“智慧门”，只开“慈悲门”，绝大多数人类，不可能达到“轻安”的境界。但是，如果努力一下，这种“学而时习之”的“愉悦”，还是可以得到的。

这里的要点是，也是和“相法”时代禅宗的“开悟”不同的是，你必须先从“慈

悲门”入手。也就是要知道，闻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非成佛不可，信与不信，想与不想，都没有用，都无所谓。

从这个“慈悲门”进入之后，再追求离相、脱相、超相的“学而时习之”的“愉悦”，就会容易多了。

由于末法时代不开“智慧门”，只开“慈悲门”，今天的年轻人，真正体会、体认到万相的“毕竟空”，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很难体会到一切“明德”都是“止于至善”的。“至善”毕竟空，无形无相以至无质。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才提出了一个“生命观”问题。

从终极的意义上讲，“生命观”也是一个假命题。生命的本来面目中，不存在一个“生命观”问题。但是，在人类的进步过程中，这个问题显然是存在的。

像我们今天的所有人类，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肉身我”就是“人”，就是“我”。人类要想摆脱这个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类已经被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锁得死死的，不留半点缝隙了。这便是一种独特的“生命观”。

在这种情况下，让人类体认，世界万相毕竟空，只是“至善”、“上善”的刹那显化相、幻化相，实在是比登天还难的事，甚至比在神本文明中巫术大行其道的时代还要难。

正是由于此，这个时代不开“智慧门”，只开“慈悲门”。

但是，在这个时代，“至善”还是为人类的智慧撕开了一个口子，这便是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近三四百年自然科学的发展，似乎有一种人们无法抗拒的力量，拉扯着人类在智慧的道路上飞奔。

明白的人，糊涂了。糊涂的人，高兴了。自作聪明的人，今天摸住了大象的“尾巴”，说自然科学是一条柔软的鞭子，到了明天摸住大象的“腿”，又说自然科学就是擎天大柱。

最可笑的是，倒是许多自以为有国学功底的人，会认为自然科学表明人类进入魔境了。

你说不是吗？这三四百年，伴随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人类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血污战争，恰恰是这些战争传播着自然科学的神奇无敌。你能说自然科学不是“魔”吗？

葡萄牙、西班牙、大不列颠王国、荷兰王国、法兰西王国，及后起的沙皇俄

国，用自然科学这个魔棒，为他们配备的铁甲舰、毛瑟枪，打开了一片片安详和谐的土地，扰得人类痛苦不已，还不得不随着它前行。

最血腥的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一个中国就死了将近五千万人，等于明朝时中国的全国人口。

二次大战结束了六十多年，两个阵营的冷战对抗也结束了……

人类明白了什么？

假如人类真的明白了，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嚷嚷着，要抵制中国北京的奥运会了。

如果人类真明白了，也就不会有人再搞什么台独、疆独、藏独了。

如果人类真明白了，在中国国内就不会有人，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了。

如果人类真明白了，也不会有人天天穷兵黩武了。

如果人类真明白了，也就不会花上白花花的银子，让小孩子们去学什么才艺了。

如果人们真明白了……

面对丰富、复杂的“道心微微”的运动，我们每个个人该如何把握呢？

第一，认真观察自己心灵的微妙变化，尤其是心灵触动的第一感的变化。比如说，你对台湾文化传来的消息的第一感是什么？是振奋，是反感，是无奈，是无所谓，是毫无触动？不管是什么“感触”，都值得我们自己好好省视：“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触？”

这里要注意的是，先不管自己的“感触”对还是不对，只说“感触”是什么？“感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你一旦把这种“感触”抓住了，千万不要轻易放过，一定要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触”？我自己的“知”上蒙上了什么样的色彩，蒙上了多少层？这些层次的色彩，是如何影响我的判断的？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同名为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我这么说容易，真正“内省”起来实在是太难了。不要说“我相”、“人相”、“寿者相”、“众生相”的障碍，还有人类文化观念的层层障碍，现代文明观念的层层障碍……这“玄而又玄”，不知有多少层，怕是亿万层也不止。

但是，这不可怕。人心这东西是非常微妙的。大家不要被“玄而又玄”的无限遮蒙吓住了。每当这种时刻，你一旦自觉要审视自己的“感触”，你也就是自然而

然已经跳出了人类一般的是非判断，已经抓住了自己的某种“感触”，同时也就快要知道“至善”对此是如何判断的。此时，最要提防的是自己的所谓“智慧”又会偷偷冒出来，遮挡你刚打开的眼睛。孔子说的“正心”、“诚意”正是这个节骨眼上该认真守位的。进入这个状态后，你往往会出现自己拿不定主意的状况，心里如何也说不明白，搞不清楚该如何判断，这就是老子说的“恍兮惚兮”状态。这绝不是坏事，千万别急。如《大学》所说：

一旦你希望自己“止于至善”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一旦“心”安下来，好消息便快来了。“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注意，不是你自己的推理，不是你自己的智慧，不是你自己的聪明。你需要的只是耐烦的“等待”。到了一定的时候，“良知”自会蹦进你的“知”中，那往往就是对你心中的疑问最准确的判断了。惟有你自己知道，为什么它是绝对正确的。谁也代替不了你自己的感受。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也许不行。不要着急，“良知”自会追踪而来。

不要小看了这个过程，这是每个人改造命运、超越宿命的第一步。这一步迈不出去，今生今世也是命运的奴隶。

第二，是参照坐标。我前面已经说过，要今天的人，从“至善”的“毕竟空”高度观察现实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要提醒人们看一个历史事实：

不管是中国人，或者是外国人，在一两百年前，甚至几十年前，要不被鬼神思维束缚，几乎是不可能的。就以今日的台湾为例，中国传统的家底，铁板神数，紫微斗数，黄大仙、李大仙，每人都有一分市场。但就台湾的整体人心来讲，对鬼神的信仰，到底还是差得多。大陆就更不用说了。要大陆的年轻人真信有鬼有神，那真是天大的滑稽。

可以说，自伽利略、牛顿之后，人类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才真正是进入了人本主义生命观了。

不说民间，凡是公之于世的新闻、专著、论述、讲话，你仔细分析，其最根本的思维架框，都是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范围之内。首先承认有一个铁定的时空、铁定的物质化了的宇宙，不管什么思想体系，都要从这个基点推理出去，否则就无法合于逻辑。即便是诡辩论，谬论，胡说八道，满嘴放炮，其思维逻辑仍是被这个铁定的时空框架限死了的。

在这个时空框架中，在这个物质化了的宇宙中，没有明显的神、鬼踪迹，人们随意见到的全是人类劳动与智慧的成果。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进步。虽然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其实，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伟大。如果你不信，就去现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上的国家看一看，采访一下那里的原住民，看他们有没有我们这样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

这是什么力量造成的呢？

自然科学，以及由自然科学统帅的现代工业文明。应该说这二者是人类在现代社会“明明德”的强大引擎。

前工业时代彻底扫清了人类“明德”中的鬼、神残余。

“明明德”，追求“明心见性”是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无不以此为至高无上的追求，这是世界上任何文化中的精英分子无法比拟的。只是在西方文化进入耶稣时代，以其弟子保罗为首的一群所谓先知使徒，才曾经达到过类似的水平，但也只是“初入门”，远远无法和中国文化相比。

但是，在中国人心目中，彻底扫除鬼神遗迹却是上个世纪工业文明冲入中国之后的事，最彻底的是共产党当政之后，“鬼”、“神”这两个概念几乎成了过街老鼠。

今天中国人的智慧和心胸，总体来讲，当然不见得超越了自己的先人，但是，就超越“鬼”、“神”这一点讲，现在社会上任何一个女孩，也超过了武则天。

这便是自然科学、现代工业文明，铁扫帚般的伟大力量。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人类的自然科学这个引擎，仍然在不停歇地大步向前推进。这便是以爱因斯坦、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的兴起。二十世纪后半页直至本世纪，现代物理学已经不仅仅是存活在大师们头脑中、书本上的观念、论点了，它已经大批量工业化，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见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这些成果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操作中了。

比如网络化管理，已经是风靡全球了，如今的电子产品的硬件仍很笨拙，如果这些硬件都能纳米化，甚至基因化，那随之产生的网络软件呢？会出现什么变化？

古代巫术时代所追求的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诸多功能，在今天，已经以科学的形式成为“现实”了。这能不全面改变人类的文化心理、心境吗？

人类的思维，由于急功近利，即便在大得利之后，也很难因此对自己的肉身

产生怀疑。但是，自然科学的进步，绝对是强制性的。眼前自然科学的发展，肯定要打破人类下述三种固化了的思维：

第一，外在客观的物质世界的绝对性、永恒性；

第二，现有时空的绝对性、永恒性；

第三，人类以肉体为核心而形成的一系列道德伦理、思维逻辑，整个文化体系的绝对性、永恒性。

我不是自然科学的内行，在这方面的论述肯定是笨拙的。但是，在上述三个方面，人类固化了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肯定会被现代自然科学冲击得稀里哗啦。

人类现有的这一套看似无比坚固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的稀里哗啦，肯定会导致人类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发生剧烈的动荡。

这一切也许并不是十分遥远的事。

那么，人类现有的文化中，哪一种文化最能适应这一伟大的人类文明变革呢？

当然是中国的国学。因为不管是儒、道、释哪一家的学说，从根本上讲就是要人们超一切相、破一切相，最后，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超乎万相，而得乎寰中。”

“得意忘相。”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也就是说，只有中国国学有这个传统。

正如自然科学初兴起之时，西方人要到早已消失泯灭了的古希腊文化中去寻找思想的力量一样，今天自然科学进入了破一切相的新阶段，就必须要到中国的国学中来寻找思想的力量。

如果我们站在这个高度来观察世界文明的走向，你马上就会明白，哪个文化是有希望的？哪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很明显，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也可以说是很漂亮地完成了改造人类文明的一个阶段的任务。但是，要让这个文化率领人类进入新文明，恐怕就很吃力了，因为美国文化中几乎没有我们上述所说的新生命观的基本因子。

千万不要以为，在人类的上一个文化大变迁中，中国人落后了。那是迂腐之见。如果你仔细探讨一下就会知道，在人本文明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剔除鬼神观这个问题上，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中国彻底？中国一点也不落后。

其表现形式是，中国的社会文化，目前几乎处于一种大无序的状态，整个社会都很迷茫，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价值体系。但是，这绝对不是坏事。

许多人因此而认为，只有台湾还存有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请人们注意，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不仅台湾保存了，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各国都有保存。台湾文化没有什么独特的。

但是，这种所谓“保存”是有价值的吗？这种“保存”能为新时代的人类文明奠基吗？

看看台湾文化现有的气量，就可以说明一切问题。一直喋喋不休的所谓“台独”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一种小家子气的小地主意识在作怪吗？

如果说台湾文化真的保留了中国文化最可贵的东西，孔子当年就应该主张鲁国独立于周王朝，并且也不必去周游列国。

把现有台湾文化和孔子的气量稍加对比，便知以新儒家为核心的台湾文化，到底走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岔道。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比台湾强得太多了。

我们是不是扯得太远了呢？

不远。朋友，国学不是希望你成为一个所谓的谦谦君子，而是要你心包太虚、胸藏宇宙。台湾文化有这种气量吗？大陆人是肯定有的。

如果不信，就请去细读《庄子》和《孟子》，请考察一下庄孟的心胸。

庄孟只是谦谦君子吗？不，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形象、地位、利益，只知如何“心止至善”。

不间断的“学而时习之”，“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

自然科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物质界，我们这物质化的宇宙，莫过是能量运动达到一个相对平衡后暂时聚合的“幻化相”。

我们“人”的肉体是不是“幻化相”？

自然科学的引擎已经把人类推向了这个境界，你还能说“国学”没有现实价值吗？

除非你完全不懂国学为何物。

“无友不如己者”

这是《论语》的一句语录。这段语录的全文是：“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这段语录，我在拙著《论语正裁》中有详尽的解释。这本书已经出版八年了，至今我再反回头去阅读，自信仍无大错。

“无友不如己者”这一句，有另外一个版本作“毋友不如己者”。宋儒大概偏重于后一个版本，把此句解为：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宋儒在这里，把“友”字作动词解了。“毋”字，又有“不要”义。而另一个版本的“无”，则是作副词讲，是修饰限定名词“友”的。

这是从语义上说的。

解释古人经典，只纯粹在语言文字上纠缠，永远难以达成共识。

我以为解释古人经典，最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古人关于“生命”，即什么是“我”的基本观点。

不知诸君是否注意到了，我的国学散谈，大半不给年轻人处事为人的方式方法提供什么具体意见，这是我和于丹的最大不同点。

录一段于丹文字：

“我帮不了你太多，我只可以告诉你就常想那‘一二’吧，想一想那些快乐的事情，去放大快乐的光芒，抑制心底的不快，这也就是我作为一个朋友能够为你做的最好的事情了。”

据于丹介绍，她这段话是从台湾人林清玄那里引来的。

无独有偶，今天的台湾文化最招人疼的一面，正在林清玄这里。于丹之所以能大红大紫，其根本的原因也正在这里。

人类累了，人类疲惫不堪了，人类不堪重负了！怎么办？“去放大快乐的光芒，抑制心底的不快”吧！

说实在话，国学，儒、道、释三家学说，最容易如此这般的让人理解了。事实上，数千年来，如此这般理解国学的，大有人在。去读读那些如此造作的诗文，满篇潇洒、自在、悠闲……去欣赏一下那些如此造作的中国画，高山、流水、茅篷、草舍，但见“群鸥日日来”……

中国人最喜欢把自己的小农理想，加附于国学，并且还要认为这是“老庄遗风”。朱熹把小农的家庭伦理捧为“天理”，苏东坡便把陶渊明捧为诗仙了。

哀哉！中国的国学如果就是如此，那么中国人的最后归宿就必然是“阿Q”。

像阿Q一样拖着辫子到青山碧水中游游逛逛吧。

如果这种所谓的国学观是对的，孔子“无友不如己者”就要解释为，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因为那会使自己不愉快。

这样的文化竟然可以流传五千年而不衰，简直是老天瞎了眼。

不去谴责这种对中国国学的严重曲解了。

我奉劝读这些书的读者，试图在生活中用一用，看看林清玄、于丹们说的这种“心理按摩”有用无用。

诸位，他们的语言只能哄孩子。对于成年人来讲，只要稍微扪心自省一下，便知他们是在说瞎话，可能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如此这般地真实用过。

谁真能把“愉快的事”大放光芒？

谁真能把“不愉快的事”抵制门外？

对于这些人，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去过过1960年、1961年的日子。一个月18斤粮、二两油，没有肉，没有鱼，连酱油都要凭票……你怎么把“不愉快的事”抵制门外？

肚子扁扁，能抵制吗？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只能是台湾人的豪言壮语。

大陆人刚吃了三天饱饭，就学着台湾一些人，大讲他们所谓的“国学”，天大的笑话！

不要把小地主生活当成国学的最高人生理想吧！那是国学的庸俗化。

请听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说的：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命禹：

曰：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 ……

于丹、林清玄有如此心量吗？

尧、舜的东西才是中国国学的真谛。

至于说到佛学，只是提一下佛学中一个极重要的范畴地藏王菩萨，人们就全明白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的“国学”。

“心理按摩”不仅无用，反而害人。按着心理按摩的路数走下去，最后的结局就是阿Q。

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解释上述尧、舜国学基本生命观念的人，都说这不关小老百姓的事，是贤人、圣人的事，是皇帝的事。

这又是极大的曲解。众生平等、人人平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是国学的常识。人人都佛性具足，在圣不多，在凡不少，哪还有什么只归贤人、圣人，只归皇帝的观念？人人都是自己“心识”的皇帝，而且是绝对的皇帝。

请问，脱离了你的“当下”之“知”，这个世界有什么？

人们啊！国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更和一切“迷信”无关。只要人们稍稍冷静一点，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每个“念头”的运动，立即就明白国学到底是要讲什么的了。

释迦牟尼佛说：“狂心不歇，歇即菩提。”

我们每个人只要能稍稍歇一刻钟的“心”，真相立刻就摆在你的面前。

正是由于此，我从不劝人应该如何，如何……你的“心”歇不下来，我说什么也是废话。

有位朋友与我商榷道，如果如你董某人所说，一切皆是“道”的运动，人类对于“道”的运动，只有一“闻”，那不是说，人人可以随意去为非作歹吗？

哈哈，让我说什么好？

仔细想想，再仔细想想，冷静一秒钟就行。您老人家想做什么“为非作歹”的事呀？

为什么你就会想到要“为非作歹”呢？

你真的能够去“为非作歹”吗？人间最大的“为非作歹”就是把太阳搞灭了，您老人家办得到吗？

但是，想让婴儿不玩撒尿和泥的游戏，也是真不好办。他不“为非作歹”

行吗?

冷一冷,再把自己的心冷一冷。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智慧”,那东西就是最大的魔鬼。

好了,说了这么多的题外话,现在可以把问题收归本题了。

我希望明明白白告诉大家,国学的最核心的东西是“心内无性,心外无物”。

如果举一个例子来描绘国学对生命的看法,我想可以这样比喻:

四野,不,也没有四野。人是生活在一个六面都是充满裂隙的镜子的大空野里。你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看完了上面,再看下面;看完了前面,再看后面。你会百思不得其解:我四周怎么这么多的人啊!?

他们都是谁呀?

嗨!我笑他们。嗨!这群混蛋也敢笑我?

“去,去,去!”

嗨!你们这群混蛋也敢对“我”“去,去,去!”瞎了你们的狗眼?

我蹦得快,他们比我蹦得还快。这帮小子,是专门和我作对?

哈哈,对,就是那个小子,就是以他为首!上下左右前后的那些王八蛋,都是被“他”指挥的,要不然怎么会那样整齐地和我为仇作对呢?

追,追,追!

你追得越快,那些家伙跑得越快。而且是向四面八方跑去。但是,只要您老先生慢下来,那些家伙也会慢下来?!

那个家伙是谁呀?

月亮走我也走,月亮陪我到村口,村口一棵大柳树,不见妹妹在前头……

哈哈!

不管先生们信与不信,你自己的生命运动就是如此,就是如此……

既然生命的真相就是如此,人们,我该告诉你怎样做人呢?我只能说一句:

“狂心不歇,歇即菩提。”

你的“心”只要有一分钟、一秒钟真的冷静下来,你自会明白一切。如果你真有一秒钟“歇了”,你会发现围绕你的千军万马也立即“歇了”。到底谁在“动”?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啊!

但是,你的心就是一秒也停不下。怎么能静呢?上上网吧!面对千变万化的电脑,你会醒吗?

人间就是“网上”啊！

我已经反复说过，不要吹牛，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对电脑有整体的“知识产权”。如果这天地宇宙中本来没有电子运动，没有电，哪位冲天英雄可以发明电脑？

马克思最清楚，任何“商品”都是全社会劳动的结晶，任何“商品”的价值，就是其中所包含的全社会的必要劳动量。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智慧高过一切过往的学者。

天地宇宙为什么会令电脑产生？是为了方便你，更是希望你面对“自我”的虚拟相、虚幻相，彻底“觉悟”啊！

一切为何是这样？如果生命真是如我所说一样“神奇”，孔子的如下语录该如何理解？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重”庄重，自重。“威”，依明代藕益大师的解释，“戒慎恐惧”也。因为，你的心随时会被自己的幻化相所迷，一不小心就以为有数不清的外魔在戏弄你。所以，必须“戒慎恐惧”。“学则不固”，依孔子原意“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则是“不执着”、“不固执”之意，与时俱进。外在的一切本来是“幻”，你固执什么？必须随缘俱进。那么，“主忠信”，就不是对什么他人忠与不忠、信与不信的问题了，其实意就是“勿自欺”了。

这样说来，“无友不如己者”怎么也不是“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

因为心外本来无人，都是“你”自己。交谁呢？都是自己的虚拟相。这些虚拟相、幻化相，只是为了你老先生觉悟，觉悟，还是觉悟。不管这个相，是好、坏、高、低、美、丑、对、错……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老师、佛、菩萨、圣人……所以“无友不如己者”。

其实，心外也没有什么佛、菩萨、老师、圣人，就是要我对“我”觉悟，才会闪出一个“友”来。

天天时时令“我”觉悟，“我”就是不觉悟。嗨！“他”怎么办？只能是不厌其烦、不厌其烦地和“我”纠缠不休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我自己最近的一个实例。

我有一友，如果按今日人们习惯了的标准说，此人蛮横，刻薄，狂妄，专断……一天不骂人，一天难受。身边的人骂光了，训光了，连我也骂了。但是，由于某种

原因，我又不能立即离他而去。我真是有苦说不出。

一日，我实然灵机一动，我错了，我让他牵着我的鼻子走了，我上当了。我计较他这些干什么？

此人蛮横、刻薄、狂妄、专断……任何好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是骂人，训人，尖刻无比，辛辣无比……但是，他总是在就最具体的“事”发表意见啊！

就这个“事”来说，他的提法，他的观点，有道理吗？

荒唐，混乱……他的意见没什么道理，甚至不是正常人的逻辑。

我屏住呼吸，耐住性子。我告诉自己，不要用自己的大脑对对方的意见作判断，让实践去检验他的“点子”。

奇了，奇了，事情越办越好了。

并不是他的“点子”都是对的。凡是他不对的，全都无法成“事”，也就是说根本执行不下去，成不了实践。但是，还是有些“点子”，成了，成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月月过去，一年年过去了。

“事”成了，“事”成大了，效果非常好。

我回忆了一下，把他的蛮横、刻薄、狂妄……一切外部态度剔除……

这些东西，如过眼烟云，再也找不着了……

把他的馊点子也自然剔除了，因为那些“点子”并没有成为生命的事实。

这些点子也如过眼烟云，再也找不着了……

剩下的“点子”，一步步一点点缀成串啊！真是串串珍珠，钻石……

“事”大成了，“事”大大地成了……

朋友，我说的是真正的事实，只是无法告诉你明确的细节。

你明白什么是“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吗？

再体会一下！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孔子这番话，就是我说的。孔子这段话就是我这个故事的全部结论。

我如果埋怨朋友的蛮横、刻薄、狂妄，就是对我自己“无忠无信”。

因为我是要和他一起干事业的，我是忠于我的事业的。他的个性和我的事业有什么关系？我计较他的这些毛病，不就是对自己的事业不忠不信吗？

“无友不如己者”！

我和他是干具体事的，他的点子只是点子，还是要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来检验的。

他的某个点子，没有摸上对应的石头，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如果把把都能摸上石头，那还叫“摸”吗？“摸”就有摸得上、摸不上的区分。摸不上，我们就不朝那个方向走了。他也不是傻子，没有石头也要人硬往河水里淹？人能不淹死，就没有什么错，我埋怨人家干什么？打麻将也没有“把把和”的。

最重要的是看，最后神龙显尾之时的效果如何。

不是珍珠成串、宝石成串了吗？我能说“友人”不对吗？

人家能没有功劳吗？能说人家不如我吗？让我一个人去摸，就敢说比别人强吗？他的蛮横、狂妄、刻薄……有什么错？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老子说的：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无友不如己者”！为什么？“以此”。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这在国学中，是一个普遍认同的命题。儒学就不必说了，一个“孝”字，几乎被许多人当成了儒家学说的纲领。中国历朝历代的“通天教主”们，几乎都说自己是以“孝”治国。今天的台湾文化，自认为是完整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台湾“教育部”一个姓庄的小伙子大骂马英九死去的父亲，激起公愤，不得不鞠躬下台，由此可见这个“孝”字，在中国文化中是如何的深入人心。

佛家有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之说，四重恩是佛恩、众生恩、国土恩、父母恩，三途则是地狱、鬼、畜生。

佛家这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都是从人类的肉身因缘来说的。对于“人”来说，“人”之以上各“途”，皆可称“善途”。“人”之以下各“途”，皆可称为“恶途”。

这种区分的标准仍然在于一“知”。在“善途”的各种生命，不仅拥有“知”，即了知万物万相的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自省而“知知”，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恶途”，地狱、鬼、畜生则无这种可能。

人们或会问，你不是否定鬼神的存在的吗？是的，我说的是心外无鬼，心外无神。如果你认为在你的“知”之外，有鬼有神来支配你，那就是你“疑心生暗鬼”了。这种情况发生多了，你沉醉其中而不愿出，不得出，不能出，你也就真的成为“鬼”了。不过，你这个鬼对别人没有作用，你的心外仍然无鬼。如果在你的因缘中，还会碰上另一个疑心生暗鬼的人，你这个鬼和他那个鬼，有了鬼鬼因缘了，有时会你中有他，他中有你，那也不说明心外有鬼。仍然是，你还是你，他还是他……

哈哈……

这实在是不好说清。不过，也别急，总有一天你一切全会明白的。

《佛说无量寿经》的四十八大愿中，阿弥陀佛有一愿，一切和他结了缘，入了他的佛国的，必得“宿命通”。那时，你对这一切就全明白了。

我们现在是人，有具体的名字，有具体的民族，有具体的家庭，有具体的肉身……这一切都可统称“善途”。

注意，人类能进入“善途”，不能说全是自己修得好，关键是有“善缘”。

到了这个份上，就复杂了。这便是国学“一即多，多即一”的道理。佛家说：“佛入一切众生心。”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讲的“一心即无量心，无量心即一心”的道理。对于这些观念，后人妄生分别，与圣人无关。

既然“一心即无量心，无量心即一心”，对于从来没有修行、省悟过的众生来说，只要他有“善缘”，就可能进入“善途”。

因此，佛家希望一切进入“善途”的生命，都要上报四重恩。

佛恩：觉悟心，可以是一念、二念、多念，任何“念”中的一丝的自我觉悟，都可称为“佛恩”，即“至善”之恩，也是自我充分的肯定。

众生恩：无量心也。没有无量心就没有一心。“一心即无量心，无量心即一心。”佛觉悟了就是众生觉悟了。或曰：佛觉悟了，众生必觉悟。众生是佛觉悟的基础，众生是佛觉悟之缘分、条件。“因果互相酬”嘛！佛的本生故事讲，释迦牟尼游四门而见众生苦，从此立志修道，说的便是这个道理。进而言之，某个众生能入“善途”，皆是与佛、与圣有缘。反过来也就是说，是众生的缘分催促“佛”觉悟。所以，是人就要报众生恩，不然你到不了“善途”。

国土恩：这实指众生成为人以后的民族文化区分。这也是非常要紧的。说句笑话，诸位别介意。我小子这文章，在大陆会有不少赞成的，到海外华人中骂的就会不少。但对欧美人来讲就是“天书”。我还是个无名小辈，我的体悟还是初入门。如果是大师、学者、专家的煌煌大著，对于欧美人就是“大砖头”。除了摆在书橱做样子，没有其他什么作用。即便这位欧美人是专攻哲学的，也是废纸一堆。

让欧美人悟到“毕竟空”？那不是活见鬼！

这便是国土恩的作用了。我们要报中国这块土地的恩。

父母恩：便更直接了。没有父母恩，上述三恩就完全谈不上。不是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人世，什么佛恩、众生恩、国土恩，就全然是废话。所以，是人就必报父母恩。是父母的因缘，使我们进入了“善途”。此恩不报，天意难饶。

上面是从佛学的最粗浅知识说的。

如果说起儒家，关于“孝”字的观念，那就更丰富了。

请人们注意,《论语》看起来,莫过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集成。依我看这位集成编辑的水平实在太高了。

《论语·学而第一》实是一个总纲。

关于"学而时习之"为什么是总纲,我已多次说过,这里不重复了。

再看"学而"的第二段语录。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关于这句语录,我在拙著《论语正裁》中,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这是国学三大家的共同纲领。离了这个纲领,对国学经典所作的任何解释,都会是离题万里,或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有子这里说的"道"之"本",绝对不是"孝悌"。有子说得十分清楚。"孝悌"者,"人"之本与?既然是"人"之本,就不是"道"之本。并且,有子在说这句话时,使用的是疑问句。依古文的基本语法,"与"字代表疑问。

这里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大智慧。这个大智慧的突出代表人物是孟轲与荀况。

至今为止,我们的学界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孔子、老子与孟、荀之间的承续与发展的关系。本人早有这方面的想法,但由于功力不够,再加上我以为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国学与当代社会的对接问题,所以没有力量在这方面下功夫。

孔子的再传弟子孟、荀的功劳在于:在他们那里,"孝悌"可以是"人之本",也可以不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人之本";换一个条件,就未必是。"国学"一进入到"用",就要寻找到国学与当时社会如何对接的具体操作手段。这便是孟、荀学说的全部内容。我们这些后人,为什么不能寻找到国学与当代社会的对接呢?这正是我今天想致力的。

是的,自清末以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太虚法师、章太炎、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都在致力于这个工作。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对于相对论、量子力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都缺少了解,反而是过分拘泥于西方文化前半期的成就,似乎那时的西方思想就代表了真理,尤其是牟宗三,几乎想用西方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全面改造国学。

如果不是共产党在大陆的全面胜利,牟宗三所谓的新儒家哲学就有可能成为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体系,那我们这个民族就危险了。

好了，我们又把问题扯远了。其实也不远，等诸君看到后文就明白了。

以“孝”为核心，建立自己的价值伦理体系，在中国最少应是起自尧的时代。我们不知尧、舜、禹的传说，是否后人伪造。但是，从《论语》中留下的断章残片看，从尧、舜、禹传说的内容看，我以为是具备一定的真实性的。

尧，实在是一位伟大的圣贤。他一方面拒绝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另外却又选择了一位“至孝”的舜，做自己的继承人。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以血亲伦理为核心，建立新时代的人类文化价值体系，在尧时代的中国，已经是一种普遍诉求了。

这是中国文化大大超越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人们读过英人弗雷泽的《金枝》和《荷马史诗》，便应该知道，在比尧、舜、禹晚得多的欧洲文明中，其文化体系还是以祭司、巫神为核心的。“神庙”是人们最崇敬的文化殿堂，“家庭”、“家族”这些最基本的人本主义观念，根本没有成形。

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彻底脱离神本主义生命观，是很晚很晚的事。西方以“家庭”、“家族”为人本文明生命观时代的社会基本细胞，已经是耶稣时代以后的事了。

中西双方最少是隔了两千年。

舜是以“至孝”闻名的。他对于自己糊涂透顶的父亲，几乎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但是，他治国并不软弱。舜为什么会对自己的父亲如此逆来顺受呢？后人总是希望把舜放进道德殿堂来供奉，我以为这便严重落于皮毛之见了。舜如此作为，一定有他深刻的思考，只是我们这些后人已经无法了知罢了。

如果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深刻的思考，他不会传位给禹。如果他拘泥一个“孝”的观念，就应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舜传位给禹，仅仅是由于他治水有功吗？仅仅是由于他“三过其门而不入”吗？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我要提醒大家：“三过其门而不入”，当然是一种公而忘私的道德风范，舜因此就会传位于禹吗？舜会是如此浅薄吗？须知，中国文化的“家天下”特色，禹是始作俑者。是他，禹，第一个把政权交给自己儿子的。其子启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超人的作为与道德。

这里面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类文化变迁呢？这里包含了“道心微微”的一个什么样的意图呢？

非常简单，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从此，以人伦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生命观，就是如此这般地取代了以巫神为核心的神本主义生命观。人本主义生命观已经在政体上确立了下来。

如果人们对这一点没有明确的认识，就无法解释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五千年不间断的自成体系的文明。

不如此，人类很难从巫神崇拜、神人崇拜中走出来呀！如果你还看不出禹的伟大，就请对比一下《圣经·旧约·出埃及记》，那里的以色列人太难摆脱神本文明的纠缠了。摩西解决的办法就笨多了，他模仿原始宗教模式，建立了一神尊崇的宗教犹太教，这给人类留下的后患至今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正如今天，航天、信息、基因三大科技的突飞猛进，意味着人类要从人本文明生命观，向前再走出一步了。我们应如何应对？我们有尧、舜、禹的大智慧吗？

我们能像尧、舜、禹的后人孟子、荀子一样，提出一整套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政治、文化体系吗？

这样的“国学”，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学。

正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儒家这样一个伟大的学派，这才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这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父慈子孝”。

我们今天的人应该能够明白人类“明明德”运动，与当时“父慈子孝”的文化的关系了。

舍本求末，把“父慈子孝”当成中国国学的绝对核心是错的。这个错误导致了宋以后中国文化的大衰败。但是，如果因此而一味强调空洞的“明明德”，所有人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人伦责任，那就真的是让许多儒家大佬说对了，我们的国学便成了忘祖背恩的邪说歪理了。

进入新时代，传统的“父慈子孝”的僵化传统被打破了，这个功劳首先应该记在时代进步的账上。

但是打破了这些错误的东西之后，又应该建立什么新的东西？语焉未详，还是语焉未详！这便是当前中国文化的基本困境。这个问题怕是一方面要“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也要看人们对国学真正的精髓尊重到什么地步、了解到什么地步。

这个问题不明确解决，中华文化的大复兴就没有方向了。

正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现在不少年轻人在对待父母的态度上，出

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观念。

今天的年轻人，由于生活在一个享受高科技的时代，生活在一个中国经济大发展、资讯大发展的时代，其思维当然是和人类未来文明相吻合的。这不是错误。这个我在前面已说得十分清楚了。但是年轻人要是因为这个而蔑视父母，那就不是什么现代意识了。

如果一方面嫌父母落后，另一方面又不愿自己奋斗，一味只知向家长索取，这个年轻人就必被社会所淘汰。不是说所有一切年轻人，都会是新时代的“先知先觉”。

我在前面也已经说得十分清楚，新时代文明的最根本特色就是：“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主人公。”所以，我特别佩服《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奋斗》中的那些年轻人，特别佩服他们自做主人公的精神。他们没有一个是躺在父母怀里的寄生虫。不管是从经济上向父母索取所谓的金钱，还是在政治上向社会索取所谓的民主、自由，都不是新时代青年应有的风范。

这个问题不用多说了。据我观察，今天的年轻人一心向父母索取金钱的，一心向社会索取所谓自由、民主的，是极少数，更多的是由于自己有了新的观念而看不惯父母，从而与父母分庭抗礼，与社会分庭抗礼。

这与其说是一种幼稚，还不如说是又让“外境”牵着鼻子走了，做了“外境”的奴隶。

当代青年，尤其是中国青年，不能光是享受时代给予的富裕，而是要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进入新时代。

新的价值观是什么？

那就是要把释迦牟尼佛普度众生、慈悲众生的理念，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理念，贯穿到自己的生活中。

对一切众生、一切百姓都应该是如此，对自己的父母又应该如何呢？这还需要我们再说吗？

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革命。我们一再说新的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从自己“人心危危”中去发现“道心”的“微微”。

当我们和父母打交道时，也同样要如“无友不如己者”一样，“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

这个问题不好用道理讲，我举我家的例子。

我对于儿子是否结婚、是否生子早就无所谓了，后来我的儿子恋爱了，我也不管。但是，他的岳父母却是对他们非管不可。对于他岳父母的许多强硬的要求，我和我儿子都没有反感。这是由于我们认为，他岳父不管如何强硬，其诉求是非常明确的：他的女儿与我儿子结合后，会不会生孩子？能不能生孩子？从我了解的情况看，我儿子和他的妻子都没有生孩子的愿望，起码不是很强烈。这可能在当代许多青年人中，都是差不多的观念。即便有的青年想生孩子，也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

怎么看我亲家这种坚决的要求呢？不能妄作判断。谁知道生下来的孩子，是个什么人？如果是个坏孩子，那就是我儿子与他的妻子，必须还这份“债”，不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谁能保证未来这个孩子，不会对人类进入新的文明起到极重要的作用呢？

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善于跳出当下的判断，使自己站高一点，看远一点。不管什么人，只要对方强烈要求你按他的愿望去做，其中必有天地之大因缘。你的最近的缘分父母的要求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对你没有私心。

在“无友不如己者”一文中，我已经反复讲到了新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不看重对方的人品、方式、态度，而是看他对最具体事情的“当下”的主要诉求。

对于对方的主要诉求，也不要轻易作判断，要有耐心等待生命的实践去检验这些诉求。

更重要的还不在于对方这个诉求本身是否合理。即便对方的诉求被生命实践证明是不对的，是不可操作的，我们也要看到，在对方的这个诉求的检验过程中，生命是如何提示我们自己体认自己生命的本来面目的。一句话，“自省”、“内省”是国学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的“核心”。

对“朋友”尚且应该如此，对父母当然就更应该如此了。所以我们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这是不是太空洞了呢？

年轻人，少安毋躁。如果你形成了这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之后，“无友不如己者”、“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些国学最基本观念，会常和你做伴的，“心想事成”四个字也就会永远跟随你的。

这也就是说，新时代的中国年轻人还是应遵守传统的“孝”道，但是，和老年

人、古代人讲说“孝”道的具体内容、思想方法是大不一样的，不是把它简单作为一种伦理诉求，而应该是自己“明明德”的诉求。

超越痛苦，“智慧”自然来

前面我已经依照《大学》所讲的，也是依照《道德经》所讲的，对“致良知”的最简单模式做了介绍。

今天的人类习惯于人们给他一组概念、几个公式，然后他自己去推理，并且认为这便是“智慧”。

这对于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是可以的。但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只是路径、门径，不是“智慧”，也不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今日学校教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只不过是每个人为了适应这个“文明”，让你将来好与世人交流对话的路径。要真的希望在自然科学中有所创造，显示出某种“智慧”，还是要回到国学提示的“致良知”路上来。

自然科学一旦进入“创造”阶段，其思维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学界对此一直语焉未详。八十年代，钱学森先生主张展开“思维科学”的研究，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成果。如今的人们多迷于发财，对这样的冷学问未必感兴趣。如果不是心理咨询的市场化，中国人有几个热衷于心理学的？

我曾对许多搞教育的人说，现在的自然科学教学，不要像填鸭一样。基本的逻辑推理能力是每个大脑都具备的，你把一个逻辑模块装进孩子的大脑，只要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不短不缺，孩子的大脑会自行让这个逻辑链条活起来的。这是电脑都可以做到的事，人脑能不如电脑吗？

正因为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学习不需要智慧，十岁开始，有一年的时间，把中小学数理化公式、公理、定义、定理一古脑儿背会，不求理解，再花上两年的时间，稍加讲解，主要是习题练习，情况会大不一样。

我是有现实经验才这么说的。人们可以实验。

人类的真智慧，永远是在痛苦而艰难的生命实践中“观”到的。注意，我说的是“观”到，不是“获得”。一旦真以为自己获得了什么“智慧”，就肯定是谬误了。

国学永远充满了自信地引导着中国文化、中国人大踏步向前迈进着，一步都没有错过，一刻也没有错过。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切，历史正在证明这一切，历史还将永远证明这一切。看不懂，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

中国人数百年的血与泪，每个中国人身上数不清的恩恩怨怨，痛苦曲折，都是中国国学在前进道路上必走的一步。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如果说你看透了，真的看明白了，今天的中国，今日的国学，不在教授的课堂上，不在专家的书本上，而在千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实践中。

"南无阿弥陀佛"！

千百万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南无"二字之中，"一切皈命"、"一切依赖于"……

我以为，在人类社会，有两条线路从很早的时候便开始并行不悖地向前走着，今天已经到了该是大融合的前夜了。

一条是《圣经》的道路。这条道路永远离不开一个"打"字，一个"斗"字。从《圣经·旧约·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历史开始，《圣经》文化系统哪一天离开了这个"打"、这个"斗"字呢？天天"斗"倒是不至于，周周"打"是肯定的。

今天的学者，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学者，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印度洋到大西洋这个地区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拼杀史呢？

一花开五叶，叶叶必然相碰不说，每个叶子内部也是要"打"、要"斗"的。不打不进步、不打不明白吗？不见得。越打越明白吗？不明白就再打。

人们如果想了解这其中的秘密，就去熟读《圣经》全书吧！这部巨著会毫不含糊地告诉你，西方文化为什么斗个没完没了的全部秘密。西方文化和自己斗，也和全世界斗，不斗不痛快。

太平洋这边的文化，全在中国的"国学"中。日本人也许承认，韩国人则认为他们是中国国学的发源地。这也无所谓，谁搞懂也算。国学本来无门无派，后来的分野，只是后人的妄加分别罢了。

我以为太平洋这边的文化，集中在一个"悟"字，不悟也得悟，不想悟就打得你悟。打得你还不悟，就穷得你悟，饿得你悟。

说句老实话，中国社会数千年，中国农村、中国自耕农，这一汪沉静的水，是

任何人都搅动不起来的。历代历朝的改朝换代与他们无关，天下大乱与他们无关，他们也从来不曾体会过奴隶制下的生活，自己也不会乱。

即便有巨大的战乱，迫使他们背井离乡，也莫过是南迁、南迁……再找另一个世外桃源。一旦找到了，人们便与陶渊明、孟浩然一样，同样的“把酒话桑麻”，同样“采菊东篱下”。

据我的家谱记载，我们姓董的一族，是黄帝时代的河北正定人，本姓为豢龙氏，后被黄帝赐姓为“董”，从此姓董了。我猜，我的祖先就是黄帝时代祭司之类的人物。在中国，这种人是不被重视的，永远成不了埃及式的“法老”，最多只有被赐当官的分。我的祖籍河北正定蒿城县，这应该是距离黄帝都城涿鹿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我们董家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四千年。直到元顺帝时代，我的先祖董吉甫，在元顺帝朝廷做工部员外郎，大概是一个局、处级的小官，因语言冲撞了皇帝，被贬到湖北孝感。

我以为，这和大量汉族人南迁的历史是一致的。如今的客家人不都是中原人吗？

被贬到、被赶到南方鱼米之乡，日子更好过了，该更进一步乐哉乐哉了！“青斗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二两酒，一尾鱼，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愁什么？还“悟”什么？从元顺帝到解放时，又是八百多年，我们董家就在这一带平平静静地繁衍生息。再加上朱熹的“三纲五常”深入到了每个人的骨髓。于是，中国人就更“平静”了。

在这样的生活之中，还讲什么出离感、超越感的“悟”呢？不是活见鬼吗？

这样的生活非大大搅动不可。

在这样的历史大变迁中，要把沉静了五千多年的日子搅动起来，没有点痛苦行吗？不发生一点死人翻船的事行吗？

中国人太有韧性精神了。我曾去过许多客家人生活的地区。我一到那里就好似又回家了。客家的饭菜太对我的口味了。

这些客家人流落于赣、粤、闽、台，最少一两千年了，如今仍然坚持着古老的中原习俗。太可怕了。

外敌的入侵搅动不了。

土地改革也搅动不了。

农业合作化、公社化半搅动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对于农村人几乎没有什么触动。进入城市的人是都被搅起来了，但是他们的革命，并无新意，还和农民造反是一样的。

改革开放看来是一次最大的搅动。

可是，我到温州一看，我们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意识形态竟然还是小农的。他们那里如星辰一样多的企业，莫过还是“自耕农的现代版”。

看来，中国固有文化没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想令中国人真的去“明明德”、大觉悟，真是比登天还难。

但是，从整个人类的前途看，那个以“打”与“斗”为核心的《圣经》文化，大半是快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中国的国学如果不迅速发展，取代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所谓现代文明，人类社会就真可能有灭顶之灾了。人类是必须要大觉悟的，不觉悟也不行。“道”、“佛”、“天”非逼你觉悟不可，不管人类是否准备好了，都得大踏步往前走。

一旦克隆人普遍存在了，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克隆人是会彻底动摇《圣经》文化的。

克隆人更会看轻中国的“血亲伦理”传统文明。

如果人类社会这两个平衡器都没有作用了，人类还是一味地追求动物性功利，这个社会会怎么样？

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真是得飞奔前进了。

你看，今天的中国，想不飞都不行了。

但是，中国的腾飞，绝对不是美国文化的翻版，这是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明白的。

现如今的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尤其是陈水扁与达赖之流，都在帮助中国人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呢！

中国人不能走回头路，也走不了回头路。

中国人也不能走奴隶制的路。

中国人也不能如日本人一样，搞一个东西文化大杂烩。

我说的这些，都不是什么理论推导，你在日常生活中，细细体会去吧，这个大趋势几乎无处不在。

告诉人们，这便是跳出“自我”以后才会有的“智慧”。如果你一味纠缠在“自我”的是非得失中，是看不到这一切的。

你看，人类的“明明德”不一直是一个整体吗？

一体多元，多元一体。

下台了一个穿红的，必走上个戴绿的。不管红绿，人类总得一体向“明明德”进发。

现在许多学者断定未来的人类文明应该是多元文化共存。是啊！花样越多，越繁荣越好。生命只能越来越繁荣。

但是，人的智慧要发现这中间暗藏的那个“一体”。这个“一体”的前进永远是整体的，不可抗拒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这“天行健”中，你不自觉、不自强，等待你的只能是痛苦、痛苦，还是痛苦。人们，到生命的实践中去“觉悟”吧！

庄子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什么是“人”？什么是“我”？你在生命实践中自己下结论吧！别相信任何人为你定下的概念、理论、标准……也不要畏怯痛苦。痛苦过后是智慧。

关于国学童蒙教育的讲话

自从国学热开始以后，童蒙教育已经在全国引起了重视。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大家想象一下，现在全国差不多有五百万儿童在开始读经，估计还不止这个数字。如果全国有一千万儿童已经开始读经，那么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这一千万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中国文化的教育不同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就其现有的教育体制来讲，它的特点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叫做“猪吃食”，吃一点长一点肉，不吃就马上瘦下来。吃饱了、吃足了就该宰了。这是猪吃食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童蒙教育是“牛吃草”的教育，你看到现在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但是这个“草”他已经吃进去了，一旦吃进去就会跟着他一辈子，影响他一辈子的人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我们这个教育一直开展下去，每年不要多，就二百万儿童，十年就是两千万，他是几何级数增长的。即便是突然中间三年五年读经教育不搞了，热过去了，也是可能的。但是，这一两千万人将来在中国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思议的。大家想一想，中国的革命领导人，像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这些伟人，他们这一代人早年都是熟背过经书的，这些人对孔孟之道、老庄之道都很熟。我知道我父亲就熟背《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我到五十岁才知道，我父亲对《心经》熟得很。他说这些东西他们小时候全背，像《论语》、《孟子》，背得滚瓜烂熟，非常的熟。这些东西跟着他们一辈子。这种童蒙教育，我把他叫做“发酵”，一旦发酵不得了，这个精神力量，那就不是几颗原子弹可以比得了的。所以，今天的童蒙读经教育非常的重要。

谁敢保证今天的读经儿童，三十、四十年之后，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呢？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我们中华民族，那么我们这个文化会向哪里发展呢？所以童蒙教育工作是千秋伟业。从现在我们观察的情况看，读经很可能成为全国性少年儿童一个长期的活动。你看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前半部分全是读经，说明

中央对读经是完全认可的。你再看在奥运圣火风波中，支持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是什么人？全部是华人，而且是华人中的年轻人。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抵抗了一切西方反动势力和达赖集团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

在这些年，我们在整个国际市场上、国际论坛上差不多要失去话语权。是我们的华人，是我们华人中的年轻人，现在还在游行、现在还在示威，坚决保卫我们国家民族的话语权。估计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爱国主义将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调。国学的命运呢？在未来，国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管你弘扬不弘扬，它的历史趋势都将是占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要引导中国人民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必须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而爱国主义绝对不是一个空泛的东西，它是以一定的文化思想作为基础的。我们说台湾人、香港人甚至包括国外的华人，一提起孔孟之道，大家都感觉到是亲密的一家人，对不对？

再一个原因，我们目前整个中国国内的文化处于一种“空洞”状态。我们找不到现在中国的文化到底应该是什么东西。你看现在在中国流行的文化，西方的自由民主，苏联的那一套，原来的三纲五常，中国的年轻人他相信哪一个文化？他哪一个也不相信。正是由于整个文化的“空洞化”，就必然导致人们在意识形态上走向哪里的问题。爱国主义高潮已经掀起，北京奥运会就已经是一次爱国主义的大洗礼了。这个爱国主义的热情将来会不会一直延续下去？那就要看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石“国学”是否广泛宏扬。我们这么说，“国学”的命运就不是谁能否定得了的。你否不了，谁也否不了！这是第一点。正因为国学的地位谁也否定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正确的国学的蒙学教育就非常重要了。

最重要的还在于，少儿读经可以为儿童们培养自己民族的生命观，新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打好几辈子的基础。

西方文化的生命观是：人是动物，人是高级动物。迄今为止我们这个世界文明的全部内容，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文学艺术，这个定义是深入人心且霸占一切的。一句话，现世界的全部文化都是这个基本定义推理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不堪入目，乱七八糟，一次小小的地震都会令人类心惊肉跳。

中国国学永远不承认这个定义，更不可能完全认同建立在这种虚妄推理上的全部人文理论。孔子对“人”的定义是：“人者，仁也。”这就是说，人就是天地宇

宙。释迦牟尼更是明确指出“人”与“畜生”完全不是一个“道”。更重要的在于，国学的文化体系永远不建立在推理上。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就是说“人”到底是什么？这不是什么定义、推理可以包含的。只有靠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实践中去体认，去实践，去得出自己的结论。国学反对用一个定义封死人对自己生命的体验。这样，少儿读经就太重要了，这关乎孩子一生该如何认识自己“为何是人”。

什么是中国的国学？我们不做学究式的定义，我希望大家观察一下中国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种国学，一种是从孔、孟、老、庄一直到盛唐时期，始终在弘扬着的国学。这个国学他有很丰富的特点，总体来讲那就是：人是“天”，人是“仁”，人是“道”，人是“佛”。文质彬彬，一诺千金，誓做精英。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你去看一下唐人、汉人的那种豪迈，那种任侠精神，那种慷慨激昂的精神，那种大包容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孔子的国学里面来的。为什么孔子是包容天下的？他说了，“修身、齐家、治国”，最后的目的是“平天下”，就是使“天下”“平”。这是孔子的人生理想。他绝对不是为一家之私，一己之私，一国之私，一个民族之私。孔子的思想主要就是“天下为公”的思想。发展到王阳明时期，要求人们胸怀宇宙，心包太虚，这是中国国学的核心思想，我即天，天即我。大家还记得《论语》第二十章“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也是同一个思想。是不是这样？西方人说人是动物，人是高级动物。中国人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天的运行就在我身上，反过来说就是“我就是天，天就是我”。这就是中国人对“人”的基本定性。

孔子对人的最高定位是什么呢？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就是说，人是可以达于至善的。而孟子就更进一步地引申孔子所说的达于至善，他提出“仁”有“四端”，也就是说，每个人起心动念，皆有向善之心，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这里不做学术上的详细解说，那是学问家的事情。人有向善之心，说明人有“止于至善”的特点。请问在座的诸位：动物能够止于至善吗？动物有向善之心吗？动物没有。动物知道自己就是“天”吗？不知道。所以“人”不是动物。这一二百年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把自己的祖宗卖掉了。为什么？我们学习西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承认自己是动物。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不是自己骂自己的问题，你想想，如果一个人首先承认自己是动物，再怎么教化，他也是动物。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很多社会道德成为这个样子？就是一百多年来我们

一再告诉我们的孩子，你首先是动物，你是高级动物。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实质上是驯兽教育。

什么是中国文化？准确来讲，中国文化是在明代以前。子路、子贡是不是豪侠之士？再看《史记》里头记载的人物，《史记》里头最赞扬的，是像项羽这样的豪侠之士吧？像汉武帝手下的卫青、霍去病，霍去病是不是任侠之人士？像“荆轲刺秦”当中的荆轲，是不是也是侠客？整个故事就是歌颂了一种侠义精神。你不要把荆轲解释为抗日英雄，其实荆轲不见得就是燕国人，但就是为燕太子丹一句话，“抛头颅，撒热血我干了”！这在中国古代是很普遍、很普遍的。如果你们还不信，你就看一下李白的诗，杜甫的诗，岑参的诗，是不是这风格啊？你再看看武则天，武则天是你们说的《弟子规》教育出的人物吗？武则天当了皇帝还跟和尚谈恋爱，《弟子规》可以规得住她吗？规不住。汉武帝你能规得住吗？你总不能说这些人就全是坏蛋吧？更不能说这些人和中华民族没有关系吧？……李白、杜甫的豪迈精神什么地方合乎《弟子规》？屈原什么地方合乎《弟子规》？苏东坡什么地方合于《弟子规》！就是曹雪芹也不合于《弟子规》！曹雪芹是贵族出身，一天到晚醉醺醺，没有钱的时候借钱也要喝酒。你再看一下魏晋的竹林七贤，及稽康、陶渊明诸人……你给我举一个在唐以前有《弟子规》作风的人，我就服了你了，一个都没有。

我不知道《弟子规》是从哪里蹦出来的，他和中国文化有关系没有关系。司马迁合不合《弟子规》？不合。如果按《弟子规》来说，周文王、周武王都是坏蛋，有弒君之罪嘛。因为商纣王是他们的皇帝，他们是诸侯，最后诸侯把皇帝宰了，这合乎《弟子规》吗？不合乎《弟子规》啊。从我们能够找到的世间人，我们现在可以数到的我们的祖宗，谁都不合《弟子规》。那让我们学什么呢？我们是向周文王学习，向周武王学习，向孔子学习。孔子也不合《弟子规》啊。大家知道孔子怎么生的吗？那就是说孔子也不合乎《弟子规》。孔子的爸爸本身就不合乎《弟子规》。对不对？所以我说《弟子规》我看不懂。我学问太浅。我反正在中国找不出有几个民族的精英是合于《弟子规》的。唐太宗也不合乎《弟子规》，为什么呢？他把哥哥弟弟都杀了。如果唐太宗不合乎《弟子规》，谁合乎？刘邦、项羽、张良、陈平也不合，没有合《弟子规》的人。这就说明《弟子规》是伪文化、伪国学。

《弟子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弟子规》产生在清代康熙年间，是一个永远都考不上举人的穷秀才，闲得没事，在自己家里写的一个东

西。现在却让我们当经典一样地读，太可怕了。我们且不说他的内容，他的文字和《三字经》就没有办法比，拙劣到了极点，全部是语病。《弟子规》的语病我可以挑出二百个。

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背诵的东西全部是语病！可怕不可怕？我们怎么可以选有语病的作品做范文呢？而且还要作为经典让人背诵，这不是害人吗？不是我贬低它。我仔细看了，都是病句。至于理论上、概念上的混乱就更厉害，盗用概念，偷换概念，无处不是。

中华文化到了康熙以后，有一个巨大的变革，如果大家不信可以观察历史。在清朝，除了经典的绝世大作《红楼梦》以外，你们可以举任何一部作品，和明代的比较一下，没有一部超过明代的。《金瓶梅》、《牡丹亭》、《三国》、《水浒》、《西游记》……对不对？这些作品都可以说是明代的旷世杰作。清朝除了《红楼梦》还有什么？《桃花扇》是清初的人写的，孔尚任接受的是明代的教育。为什么到了清代中国的文化凋敝到如此的地步？有两个原因，一是满清是一个部落民族，他到了内地来了，是有软硬两手的。因为清朝的统治者不懂中国的文化，他就照搬了一些中华文化的皮毛，然后作为治国大方针。比如说，当时的科举定下来，只能按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作为标准答案，任何其他的不能搞。我们说朱熹老先生在中国国学上有硕大的功劳，但是他没有老、庄、孔、孟博大的精神。他生存的时代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开始急速下滑的时代，他是一个北宋到南宋的人，这也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大幅度衰落的时代。面对这种情况，他就没有了当年孔、孟、老、庄博大豪放的精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孟精神，你在朱熹身上找不到了。诸位读经要看经文当中反映出来的圣贤心态。那种豪放、博大、包容、胸怀天下、心包太虚的精神，到了朱熹这里荡然无存了。虽然说做学问，朱老先生没得说，但是他自己已经没有那种气魄了。所以，他的“朱注”是有很多问题的，这些问题表明是他骨子里面的问题。但是到了清代独尊他一家。

再一个就是清代的残酷的文字狱。

清朝的文字狱绝对厉害，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中国的国学在这个时代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这个时期还有一股思潮，就是所谓的顾炎武、黄遵宪思潮，这是明末清初来总结明朝灭亡教训的一批人。明朝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大师叫做王阳明，也是

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王阳明当时的学说在晚明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明朝后来亡了，这就是你们在《桃花扇》里看到的，《桃花扇》里面的人物吴次尾、侯朝宗，包括李香君，男的女的身上都有王阳明的精神，如果你看《桃花扇》，看不懂这一点，就白费了。他们都有王阳明的精神，是很值得歌颂的一批人。但是，当时人顾炎武在总结的时候，说明朝之亡是亡于“心学”。一天到晚谈心说性，没有用在治国上，所以不要再搞“心学”了。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使得中国的国学在康、雍、乾时代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今天曲阜师院、曲阜大学，包括全中国大学教授所说的国学，实际上是清朝的国学，主要是考据之学，和王阳明时期的国学、朱熹时代的国学，乃至中国古代的国学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清朝已经不准人有自由的思想了，也不准你有创造力了。怎么办？就钻到古书堆里面去考证，以为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国学了。王阳明一直就在讲“心”，用心，这个传统在整个清代就没有了。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为了符合于一个非常落后民族的马背王朝的皇帝，出笼了这么一本《弟子规》。

如果《弟子规》说的内容很重要，那么就应该是由孔子来写。孔子没有写，在他的《论语》当中也没有说类似《弟子规》的话，风马牛不相及。曾子应该写，曾子也没有写。孟子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写这些东西。董仲舒照理说应该写，董仲舒也没有写这些东西。儒学集大成者是朱熹，他也没有想过要写这些东西。为什么偏偏在康熙时期，一个连举人都考不上的秀才，让他来写呢？这种人能够制作经典吗？能够制作范文吗？

有人要从古书堆里把这些东西翻出来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有两种中国文化，一种典型代表是康、雍、乾的中国文化，最后把中国人就调教成了走一走，摇三摇，每个人后面拖着尾巴的孔乙己。能让中国人再回到那种文化去吗？如果中国人再回到那种文化去，八国联军又该来了，日本人又该来了，现在八国联军只能在他们国家砸我们的奥运圣火，绝对不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动我们一根毫毛。把《弟子规》当经典传诵，不管是古往今来从哪里讲，都没有道理。

我们认为按照孔老夫子自己的指示，他的教书是教《诗》、《书》、《易》、《礼》、《春秋》，他的童蒙教育就是提倡从《诗经》入手。“小子莫若学诗”，这是孔夫子明确的教训。我们不遵孔子的教训，那叫什么“国学”？所以蒙学到底应该学什么？我觉得首先应遵从孔子的教育体系，“小子莫若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明显是关于蒙学

的基本内容。为什么孔子要提倡这种教育？这里头的道理非常深刻。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教育家。我观察了人类社会三千年的历史，基督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我认为唯一可以称为教育泰斗的人是孔子。他的全面发展、全面教育的教育体系，奠定了全部人类最先进的教育思想。

我们中国教育目前所有的问题，概括起来讲就是由于违背了孔子的教育体系。孔子的教育体系像六艺，还是很全面的，不像人们讲的，是什么封建教育。

他的教育中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最终指归，以“诗教”为基础，以“六艺”为全面发展，以天地人系统思考的《易经》和《春秋》作为章目，纲举目张。这是非常完整的教育体系。今天我们的教育所要求的合理的东西，在孔子那里全部具备。有人说那时候没有数理化，《周易》也是一种数理化呀！六艺更不用说了，连驾车都在教育里面。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教育，在孔子那里都有。但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有两点是现代教育所没有的，那就是蒙学教育必须从诗教入手。为什么他编《诗经》？目的是什么？就是编了一部儿童教材。《诗经》就是当时的童蒙教材。是他亲自编写的。

中国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在原始社会里面“王”等于“巫”，现在所说的气功大师在原始社会往往是“王”、“巫”。这个在埃及、在欧洲、在拉丁美洲、在印度都是一致的。在印度就是婆罗门，在埃及就是法老，在别的国家法老就是巫神和王，全是政教合一的。但只有中国社会早早就政教分离了。在什么时候呢？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如果说按传说记载，从黄帝时代就已经分开了。而在西方的国家政教合一真正的分开，到现在才二百年、一百年，也就是说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中国五千年前政教就分开了。分开了以后，中国的“巫”就降为三种人，一种就是像跳“二人转”的，成了宫廷里面专门演艺的一种人。再有一种变成了“史”，像司马迁家庭就是世袭太史令家庭，世代都是记载历史、观察星象、编历书的人。在新疆还出土了一个汉帛，上面写了几个字，据说是司马迁写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除了这两种人以外，第三种人就是儒士。这是专门给某一家庭某一贵族主持仪式的人，就像我们今天的司仪。就是说“巫”被分裂为史、优、士。在孔子的时代，“儒”是一门职业，专门有很多人搞培训班，孔子的教育就是一个大培训班。所以在孔子的教育当中什么都可以少，《礼记》不能少，《礼记》就是儒士在外头吃饭的饭碗。儒什么都可以不学，要学《礼》。叫儒士也叫相士，咱们现在的相士是算卦的，那个时候相士就是给人家祭天、祭

祖，做司仪的人，就像现在的婚庆公司的主持人一样。当时的诸侯、小相乃至家庭都要用这种人，孔子就是专门教他的，他做的是这么一个大培训学校，孔子弟子三千，三千人要学习礼仪，把“礼”作为饭碗教育的传承。

在这里，孔子有一个不同于所有的儒士教育的一个地方。儒士当时的功能就是帮助主人与“天”沟通，等于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利未人”，专门主管祭祀的一种人。但是儒士又不同于巫师，关键在孔子提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观点，那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怎么样与天地沟通，一定要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同时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国人所谓的“道”学，把“道”放在第一位。这一点，是孔子不同于当时所有的儒家培训的根本点。所以孔子才会在当时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成为一个最伟大同时也是当时名望最大的教育家。像这样的培训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很多的，但是以“道”贯穿其间的，只有孔子一人。主要不是培训的技巧，而是让人“体认生命”。孔子不同于千古以来所有的教育家的根本点，孔子之所以伟大，可以作为圣人，也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的教育越来越变成技能化的教育，彻底地违背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有一个纲，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他说得很清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他的教育就是“修道”，而不是学一点技艺与本事。就是做到每个人要明白“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个是他的教育核心，绝对不只是培养一点技艺、可以赚一点钱、可以养家糊口。这个是孔子教育思想不同于世界各国的。比如说柏拉图也是教育家，亚里士多德也是教育家、思想家，但是他们都和孔子没有办法比，为什么？他们没有抓到纲，天人沟通这个纲。更不要说孔子还有《诗》、《书》、《易》、《礼》、《春秋》，还有六艺，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完美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到今天看来都是最伟大的，任何教育体系和这个教育体系都没有办法比。他第一是反迷信的反宗教的，同时又是兼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他培养的人都是高尚的人、勇敢的人、豪放的人、任侠的人，可以顶天立地的人。这样一个教育体系，我们不能庸俗他。

我觉得，今天中国要想兴盛，真正完成复兴中华的任务，就应该首先恢复孔子的教育体系，就是以“道”为纲，纲举目张，全面铺开，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教育体系。他的童蒙教育就是以《诗经》的“诗教”入手的。《诗经》大部分是当时的“儿歌”。他为什么把儿歌编进去？《论语》当中有大量谈到这种基础教育的语言。

孔子对“诗教”的基本内容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今天不是要照搬孔子的，但是孔子的教育体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魂，这一点我们希望引起重视。为什么今天要提诗教呢？这里有几个原因。

一、诗教首先是一种高雅的“思无邪”的情感教育。

一个人没有道德，不是告诉他“什么是道德”，他就可以做到有道德的。当一个人没有高雅的情操的时候，你教给他道德也无用。如果纯是教给他道德，等于教给规矩，那是驯兽也可以办到的。你家养了一个宠物，你也可以告诉他一些动作，动物也可以做到，这就是《弟子规》的教育。孔子不这样，孔子是先提高作为人的情操。怎么提高？最好的办法就是“诗教”。为什么？“诗教”里面有一个动物做不到的东西，就是审美，光念诗不是诗教，一定要引导孩子们在“诗教”中学会“审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这里，如果你以文解义就错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谁思无邪？儿童思无邪。念这首诗同时让儿童展开儿童想象力。这两只斑鸠他们俩也会结婚？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敲打啊？这就是小孩子们常说常想的“过家家”。在晴朗的水岸天空中“过家家”，这该多么美好啊！你想想以这种情操，以这样一种童心，以这样一种“本色”读《诗经》，小孩可以读得早恋吗？即便早恋了，也是纯洁的。小孩过家家，回来家里，家长打两巴掌，不是小孩的错误，是你大人的心不干净。这个就是孔子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谁思无邪？孔子思无邪。孔子在编《诗经》的时候，也具有一种天真烂漫的、纯洁的童心。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就是两个小孩子，你给我一个木桃，我给你琼瑶。从金钱角度说，木桃跟琼瑶是不能对比的。小孩子不管这个，你给我一块糖，我给你一块金子。这是什么？这是“童心”。大人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了。幼儿教育就是不能泯灭“童心”的，泯灭童心就是最大的犯罪。如果说我们中国人永远保持一分“童心”，不要说是他爸爸有病他会亲自在床前伺候，在大街上看到老人病了他也会救助，是不是这样？今天在国外，起来保卫中华民族荣誉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起来？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是不是有中华民族固有的“童心”？一个人，他的是非观，在孩提时代是最准确的。孔子要求我们永远要具备“童心”。如果人与人之间老是算计那就不是“童心”。你是高人，我尊重你，你是领导，我要讨好你……这就是《弟子规》教的主要内容啊。我告诉

你，这一套完全是日本人的教育，现在有人想借《弟子规》搬到中国来。

二、熟读《诗经》的人有一种丰富的形象思维的能力。

这个在学国学当中是必不可少的，学国学如果没有形象思维的能力，永远在门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当你没有形象思维能力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止于至善”的。为什么孔子要把“诗教”放在第一位？没有诗教领先，你的国学经典背得再多都白背，因为国学经文不是概念的堆砌，而是经典作家对自己用心的描绘，你从概念里面出不来，就不能以心换心加以体会。这个跟学数理化不一样。在现代文明中，原则、规律、公式，你可以到处乱套，套到哪里都是 1+1=2。其实，这套逻辑只有在字面上，存活在字面逻辑里面才有 1+1=2，现实生活中没有 1+1=2。如果学国学没有一种形象思维能力，国学就永远学不进去。没有形象思维能力的人，国学永远是天书，怎样都弄不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明德”是什么，明德本身的特点是止于至善，我们的什么东西是“至善”？“行善积德”是不是“至善”？如果是的话，我问你，基督教的行善积德，跟共产党的行善积德，一样不一样？中国文化交给你的东西全部是不容思考，不容思辨，不容添一点加一点，绝对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这个是中国国学的核心，是绝对的。这种“绝对”的，还必须回到人的自身去。这就必须有形象思维能力。没有形象思维能力，你回不去。你就是读到博士了，也是在老师教的概念里面来回翻跟头，没有办法回到你自身的生命运动中去理解国学。大家知道“明明德”，“明德”说是“至善”。为什么？就是说显示我们活着唯一的特点，是我们生存的感知、悟知、绝知的能力。这个是绝对的，没有它什么都没有。没有它，我们说文化、说世界、说宇宙什么的都是废话，所以是“至善”。你看我们的老夫子的用字，一个字也不能含糊，但是，你要回到形象思维当中才可以理解。

三、中国有一个伟大的泰斗叫钱学森，他不光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理论家。中央领导人专门去拜访他时，他说，要想发展中国教育一定要“科学加艺术”，培养年轻人一定是“科学加艺术”。这个话是一位老科学家语重心长的教诲。他自己是中国两弹一星之父，两弹一星全部是在他指挥下搞出来的，他可以得一百回诺贝尔奖。当年，美国政府说，钱学森一个人回去等于给中国共产党增加了五个师。他是周恩来总理几次谈判才要回来的。钱学森太伟大了，他老人家说：中国的年轻人要有前途，要培养人才，必须是“科学加艺

术”。科学研究当中如果没有艺术才能，没有形象思维的能力，是不可能有发明创造的。举个例子：苹果掉到地上多么简单，但是有形象思维能力的人，有想象力的人，牛顿，从这里能得出牛顿三定律，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全部理论。没有形象思维能力的人，对苹果落地没有感觉的人，没有情趣的人，对于世界永远是麻木的。能创造什么？什么也不行！

“诗教”对于人将来的创造力发展那是不得了的。诸位记住，任何一个杰出科学家，他必定有丰富的想象力。比如说飞机是根据鸟想象出来的，鱼雷是根据鲸鱼想象出来的，当你没有充分的想象力、艺术思维能力的时候，你想成为大科学家根本不可能！我们国家目前整个工业已经在大转型，是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创新产业变化。什么叫做创新产业？完全靠艺术思维、形象思维。所以，首先教小孩，就要从《诗经》入手。刚才我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不是有一种想象力？以文解字就完了。

孔子时代的人的纯真、本色、童心，我们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一百年来我们的教育就是教给大家怎么抢市场，战胜别人。西方文化的本质是掠夺性的。一个是掠夺殖民地，再一个是掠夺大自然。掠夺殖民地，叫殖民地政策，帝国主义政策。掠夺大自然就是自然科学。都说西方有民主有自由，请记住这个民主、自由是要成本的。在美国每个月每人的收入不能低于1600美元，这才买来了美国的民主。全世界在给美国和欧洲的民主买单，欧洲和美国才有民主。中东、非洲的石油，南美洲的矿产，现在还包括各种粮食。我们中国现在也在给美国人打工……欧洲的文明本质是掠夺的文明，他的教育就是掠夺的教育，甭管是学哪一科，最后都是混饭吃，没有“志于道”的教育。生命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是学本事去抢、去拼、去夺。要好好遵守法律、遵守规矩，为什么？因为是团队掠夺，所以他们自己内部有规矩，有法律，对外绝对不讲理。除了遵守规矩以外，就像马戏团的动物一样想办法学会掠夺。但是，中国教育如果也这样模仿，你夺得过人家吗？你什么都不要动，你一动美国人就赚钱，欧洲人就赚钱，我们汽车在大街上一跑，德国、日本人就把钱赚走了。正是由于在我们这赚了钱，他们才可以奢谈民主、自由、人权。

另外，他们的教育是双轨制的。他们基督教每个礼拜要搞忏悔的，宗教教育和学校里面的教育是配合的。我们没有宗教教育，我们到了礼拜天孩子想怎么玩怎么玩。我们家长不会经常带着孩子到教堂走走，现在上庙里的孩子很少，家

长害怕自己的孩子搞迷信。西方人不管，西方人从小就带着孩子上教堂。西方人的教育和我们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一个教育体制，结果不一样。留给我们孩子的全是如何“掠夺”。如今我们又掠夺不过人家，只好接受人家的奴役。这就是目前教育的根本弊病。此不改，难强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恢复孔夫子所建立的整个教育体系。我也希望教育界的人士，能够致力于详细地研究孔子的教育体制。他是从诗教入手，诗教第一可以提高人的情操，第二可以提高人的创造力，第三可以提高人对自我的内省力。我认为人类的文化，现在是往外掠夺的文化，下一个文化要转变为“内省”的文化，这主要靠人的想象力和内思维的能力。

人类文明正在转型，中国国学文化的特点就是“内省“的文化，不主张掠夺，对外没有掠夺的欲望。大家记住，中华民族是这样一个民族，五千年一直在挨打。但是，每挨打一次就扩大一次，每挨打一次就更兴盛一次。为什么？谁来占领中国谁就要准备灭亡、被融合。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本身博大精深。你打我我就跑，跑完了以后，你完了我没有完，中华民族是不是这样起来的？最后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系，空前团结的一个大体制。全世界有十四五亿人的大体系，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精华人物都在中华文化大圈子里面。中华文化现在达到的高度，西方人要赶上都是枉费心机。

我们比美国人落后了很多？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好好学习，还没有成长起来，就这个文明水平我们也比美国人、欧洲人高得多的多。你的眼光不要只盯住经济，否则就没有办法比了。从整体人类的文明水平来讲，中国人不知道现在要比外国人高多少！今天的大陆人有没有像西方人那样，那么迷信于某一个神，某一个宗教的？我们不是不信教，我们是把信教作为一种文化活动，而不是像西方人那么迷信。我们也算卦，我们也算命，我们也是作为一种游戏，所有的华人都这样。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村有很多巫婆神汉，找他们也是可能的，但是绝对相信他们的有几人？信也不信，中国人就是这样，绝不完全相信鬼神，对鬼神似有似无。在西方，他绝对认为上帝是存在的。现在的美国特别的迷信，美国现在到处都是“先知”，三五岁的孩子说的话跟神说的话一样，大家给他钱，顶礼献花。灵魂学现在在美国不得了，在欧洲不得了，到处搞灵魂学，其实那是什么？那是最末等的巫术，到处都是。中国的大气功师他们玩的什么游戏，杯子盖他让你看着吃了，在中国没有人崇拜这个东西，知识分子一看就知道是

巫术。这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个传统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谁能撼得动？在外国不行，他们真信鬼神。

你说你们谁愿意让你的孩子学巫术变成小神婆神汉？我哪怕让我的儿子扫地，也不会让他变成神婆神汉。我们的文明水平是不是比他们高得多？今后的世界和民族的竞争就是文化的竞争，没有钱可以赚钱，没有文化可就麻烦了。你的文化落后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中国的文化不是从宗教迷信入手。宗教迷信为什么有感染力，因为宗教迷信也是一种艺术活动。嗡……到了那个气氛下，谁都觉得庄重，为什么？那是演戏呢！明白了吧，你没有搞懂，我当过和尚的，这种戏我经常演的。我穿过红袈裟的，知道里面的秘密。这不是佛教的正宗。正宗佛教认理、认法、不认形式。

所有的宗教仪式，都是一种人文的艺术扮演，陶冶人的心灵。所有的巫术，就是要把人引入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引你上钩，啊呀，好舒服，好舒服，你就该拿钱啦！最后把你勾到爪哇国去了。你以为是什么？所有的心灵感应、巫术感应，以及宗教感应，全是骗人的！一切宗教仪式，一切一切都是要通过艺术的感染力，让你进入陶醉状态。但是，孔子不这么做，他不搞这些，直截了当进入“诗化”教育，即是让每个人自己当艺术家，不受别人的欺骗。明白了吗？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我们能不为这样伟大的先进的高层次的文明鼓掌吗？

诸位去研究研究基督教，研究研究世界所有的宗教，谁能够甩掉自己宗教神秘的皮，单纯地、彻底地、明白地、高雅地搞“诗化”教育？没有，只有中国。“诗教”就是把每个人培养成艺术家。中国文化人基本都会写诗，西方文人则不可能。你说孔子伟大不伟大？从“诗教”入手，《诗》、《书》、《易》、《礼》、《春秋》。孩提时代先从“诗教”入手，如果没有“诗教”，任何文化都不构成文化。包括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也有艺术教育，在他那里就是唱诗班，还是宗教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他们的诗教教育的一种。你看奥林匹克点圣火多么庄重，那个神女拿着圣火，就是给你一种庄重感。孔子是大师，他体验到了，他知道，他能够想象到人应该怎么教育，他从“诗教”入手。但是他不是培养人的虔诚心，而是培养创造心，也就是形象思维力。西方文化培养人的虔诚心，中国文化培养人的童心、创造心。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虔诚心里面，包含着迷信，童心可不包含迷信。小孩天真无邪，小孩说真话的。你再弄得花里胡哨，他也不认为神秘。现在我们好多人带着我们的小孩去庙里磕头，很多孩子都不磕头，这是游戏，都是些木头

嘛！给这些木头磕头干什么啊！三维动画比这个搞得漂亮多了。所以这就是孔子的伟大，他的教育体制的基石就是从“诗化”教育开始培养人的“童心”、“创造心”。

我真的希望我们现在搞教育研究的同志们能听听我这一番良言相劝，再别害我们的小孩了。

为什么诗化教育要从《诗经》入手呢？《诗经》与唐诗和宋词不一样的。《诗经》和《汉魏乐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纯”，特别纯！但是到了唐诗宋词，到了陶渊明那里，那个“纯”差多了，少了《诗经》那种天真无邪的味道了。“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这是汉乐府，你看多么的简单，多么的直白，“纯”啦！知道吧，只要你稍微懂一点古文，那就是大白话。后来不同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雕饰了。“青青园中葵”就是一个园中的葵花，青青的，“朝露待日晞”，带着露水在早上的阳光中。你说哪一个意境好，当然是“青青园中葵”好啊！为什么让大家学《诗经》呢？就是《诗经》当中所出现的景象都是最纯朴、最纯粹、可以洗涤人灵魄的一种东西。唐诗宋词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到了后来，童心越来越少了。比如说，昨天有人朗诵了一首诗：“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里面有很多的牢骚啊，有很多埋怨啊，有很多嫉愤啊！你牢骚谁啊？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思维“外求”了。是不是这道理啊？但是你看《诗经》里头，比方说，像“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那就是“思无邪”。在研究整个《诗经》的时候，要有一个纲领，那就是三个字“思无邪”。你如果不能理解他的“思无邪”，《诗经》里面的所有的篇章就理解不了。“江仲子兮，无踰我墙兮。”你看这个故事非常简单。“江家老二，别翻我家的墙”！小姑娘她在搞恋爱，那个小男孩要爬墙，你别爬我们家墙嘛，我爸爸知道了怎么办嘛？很天真、很浪漫、很无邪。后来就不同了，人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外求”了，弄得我们自己也搞不清自己了！孔子要我们用《诗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因为孔子是非常纯真的，是非常本色的，是非常童心的，也要让孩子保持天真、烂漫、本色、童稚，使人们的心灵无形之中得到一种净化，不是后来人弄的那种机巧权诈。

《弟子规》就是给儿童一个外在的《弟子规》，然后心里头动点小心眼。它不是把人的心灵弄得越来越纯净，而是越来越虚伪。《论语》说“子路无宿诺”，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答应你的事，今天晚上肯定要给你干好。中国古人就是这样一种胸怀。“大雪满弓刀，单于夜遁逃。”这才是中国人的气魄，大无畏，奋勇，智慧，重

承诺。你看霍去病，我们中国人要培养的是霍去病，不是孔乙己。

接下来是“诗教”怎么开展的问题。

“诗教”不同于现行教育体制的教学方法，准确来讲，比较类似于今天提出来的素质教育。什么叫做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说到底就是一句话，通过形象思维提高人的情操和创造力，这不是干点手工活、画画、唱唱京剧可以做到的。那不能全叫做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一定是培养孩子的形象思维的能力，从而达到提高人的情操的目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教育全部是功利主义的教育，功利主义的教育只适合于野兽。

你听过大型交响乐吗？交响乐全是和声，我比你高几度，我比你低几度，然后构成一个大型的交响。这才是中国人主张的“礼”，所以“礼之用，和为贵”。这个“和”不是“同”啊，“和”是有变化的，是求大同存小异的，这是孔子“礼”的特点。“和”是什么？“和”就是承认“不同”，和谐社会不是大家变成统一社会，“和”就是强调对于“不同”的认同，无论如何“不同”我都认同你，这就是“和”的特点，这也是“礼”的特点，不光是表面的“礼节”，但是这种“礼”要表现为“礼节”。当我已经认同了“不同”的时候，我怎么会对人家不客气呢，我怎么会对人家无“礼”呢？孔子对颜回讲的“四勿”的核心正在这里。你看这个“礼”字被《弟子规》之流解成什么东西啊？那简直就是一切求同，完全不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他为什么说“克己复礼”，就是“完成自我”，“复归和谐”，这才叫克己复礼，所以“天下平”。天下本来就是五颜六色，这五颜六色运动才像大型交响乐一样，本来和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每一个生命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生命的活力，但是又让他存在不和谐，这才是“和谐”的本意，“礼”的本意。“本来和谐”，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国学命题。

诗化教育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什么叫做“克己复礼”？首先，我们的老师教学生简单认字，把字认准了，句子读通，大致的意思讲明白：“关关雎鸠”就是两只呱呱叫的小鸟在天上飞。说明白了吗？讲到这就完啦，千万不要再往下讲。再往下讲就违背了“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什么？如果你再往下讲就等于把小孩的创造性、理解力、情操感、想象力全部抹煞了。有人说，董老师，我们教这些孩子经文，他们不懂怎么办？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懂？你钻到他心里去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老师最大的麻烦，就是抹煞了学生的创造力。你记住，我们今天教的是文化知识，本身不是创造力。文化知识是什么呢？小

孩没有来到过人间，他和你没有统一的文化符号，没有共同的交流符号。我们教给小孩的是，我们和他有一个共同的交流符号。这个东西不是智慧，不是创造力。等于我们学英语，是为了和英国人好交流，本身没有智慧，学英文就是很简单地背单词、背句子。你讲的什么我听懂了，我讲的什么你听懂了。我们老师教诵经一定只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你把你的文化符号和他沟通，让他认知你的文化符号，而不是说你能教给孩子智慧。智慧是教不了的，只有在他有创造力的时候，才会爆发出智慧的光芒，教学是教不出智慧的。我们学国学，国学也没有给予具体的智慧，他只是提示你，你看我（孔子）是怎样找到智慧的。你读《论语》一定要变成这么一种心态，看孔子自己是怎样找到智慧的？但是，你不能重复他，他不给你公式的。这是学国学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现在的教育混乱得很，以为我教了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什么什么，这个就是智慧，你们就可以拿出来用。我们把这一套推而广之，以为人类的教育就是这样。不是的，这只是在自然科学很狭小的范围适用。即便是这样，自然科学也不是从这里来的，刚才已经讲到科学和艺术不结合是没有智慧的。所以“诗化”教育当中，老师教学生唯一教的就是这么一点点。

其他的怎么办？

一定要提倡老师向学生学习，大人向孩子学习。为什么呢？由于《诗经》的本质是纯、是玉、是童心、是本色，这个东西大人没有啊，我们身上这种童心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个社会让我们焦虑，天天用心计，没有害人心还有防人意。小孩非常的天真、非常的纯真、非常的本色，他像玉一样的干净。怎么办？我们教给他交流符号以后，接下来该你向孩子学习，这是诗化教育的“纲”。这个“纲领”如果错了，你教《诗经》和背其他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是教的木头人，没有用的，达不到诗化教育的目的。

当你把文字符号弄完了之后，一定要让孩子们自己朗诵。在朗读的时候，不要追求整齐划一，课堂秩序越乱越好。就是说一定要告诉他，你不能学别人，你要自己自由创造。你想怎么念怎么念。别人念的不好听，你念的好听就算。一定要鼓励孩子们自己的创造。老师干什么呢？观察。观察就是学习，看诗化教育在孩子们的童心中是如何显露的。这个地方就赌了老师的真本事了。能够从乱七八糟的孩子朗读中发现最有特色的，最具备童心的，这就是你该学习的。但是就是这，还不要规范，还要鼓励竞争。他认为他念得好，教师要提示他：还有没有比

你念得更好的？但是，要特别小心你的导向问题。我们现在的老师的最大特点是爱批评，那不是教育，是驯兽。人的教育不能这样，事事“批评”是教师的无能，你分辨不了孩子杂乱无章的朗诵中的闪光点在什么地方。老师退居二线让学生唱主角，这个是真教育。教育中经常出现凡是调皮的孩子，反而学得好一些。规矩的孩子越来越规矩并不好，这不利于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他们的胆识。你鼓励他们的创造性，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才会出现霍去病，才会出现李白。

当你领着孩子念到一定的时候，给孩子们一个节奏，让孩子们在这个节奏中自由发挥，随便唱。你把它放在周杰伦的歌声里面也可以，放进王菲的歌声里也行，随便哪个都行。你不要管他唱的什么腔调，节奏对就行。唱完了以后不要管，怎么办？这个唱那个唱，一定要熟。中国的戏曲就是给你一个节奏让你自由唱，充分展开你的创造力。

中国文化不管哪一方面都特别注重培养人的创造性。大家看到戏曲《宋世杰》，马连良与周信芳的宋世杰，两个人唱出来，完全没有一样的地方。中国戏曲给了演员一个广阔的创造天地，我们给孩子们也是这样。给你一个节奏，让你随便创造。不要怕孩子幼稚。你记住，他套别人的腔调他肯定要改，没有全部照搬的。表扬什么呢？表扬他“改”的那一点。“改”就是创造。然后怎么办？比赛，老师不打分，一个班级二十个孩子，十九个评委，一个孩子表演。他们肯定是很公平的很自我的。你给别人打分，别人也给你打分。不要以为浪费时间，这个时候是在从头到尾彻底强调儿童自身的主体性，让他当家做主。最后老师连评都可以不评。教师要充分地调动儿童创造的积极性和主体性。至于想象力不用管，给他节奏，给他文字，孩子能唱出来，他肯定有想象力。这就是调动审美想象力。

诗化教育的核心是老师向学生学习，同时又把学生的创造性、主体性、想象力充分调动起来。过上一段时间，孩子会离不开你这里的，因为你把他当成小主人小专家来看了。到别的幼儿园，那里感觉到压抑，你这是放松的。你这种教育是对整个社会负责任，对整个中华民族负责的。

最后我捎带着讲一下《弟子规》。《弟子规》首先就文字粗糙，不堪为小孩阅读的典范。你把《弟子规》和《三字经》对比一下，大不一样。《弟子规》和《三字经》是不能比的，《三字经》有一条，基本没有语病：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我们接下来看《弟子规》,“人问谁,对以名,吾与我,不分明。”这个是不是病句?什么叫“不分明”?不能说“你是谁”:“我是我”。这叫“不分明”?他的表达是有问题的,这叫语病。吾与我“不分明”,说的什么意思?吾就是我,我就是吾,怎么叫“不分明”?这个“不分明”与“人”和“谁”之间,怎么个关系?语言上没有逻辑,像这种语言在汉语里面叫做语病,《弟子规》这样的语病比比皆是。

“闻过怒,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到底应该“闻过怒”呢还是不该“闻过怒”呢?“闻过怒”对不对?“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到底要表达什么?“闻过怒”对吗?也没有说对,也没有说不对。闻誉乐你也没有说清,下面接着说“损友来,益友却”互相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可以这么解释,也可以那么解释。语言的准确性是第一位的。这种语言怎么能作为典范教给孩子们?你自己就没有交代明白。“闻过怒,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文字太拗口了,可能我的水平太低,我理解不了。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太别扭了,是“人话”吗!

“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什么叫“归于无”啊?实际上我知道他的意思,改了过错就等于没有犯错,怎么是“归于无”,怎么讲呢?中国话能这么讲吗?讲不通啊,语病太重了。“增一辜”,简直是鬼话。

再一条就是,《弟子规》束缚个性、埋没人的创造力。“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不管闲事,把我们中国的人都变成这样的人行吗?背后好说人长短是不好,但也不能教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吧!这不是毒草是什么?怎么能这样去教人?西藏那边搞动乱,不关你的事,你就不关心了?

“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什么叫做“唯德学,唯才艺”,这话通吗?为什么要跟人比这个长短?为什么?让我感觉就是莫名其妙。

“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这是什么文字,文字不好不说,还要强调不要揭别人的短,这就是“老好人”。如果大家都成为了“老好人”,这个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就是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在《论语》当中是有批判的,《论语》当中把这个叫做典型的“乡愿”,孔子一辈子都在骂“乡愿”,《弟子规》就是要把中国人变成“乡愿”。最后就是谁也不管谁,我们的民族还有前途吗?到底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变成什么人?

“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这句话流露出来的就是贵族意识。在老

百姓那里没有“仁”？你看圣人是如何教我们的，“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是佛，就看你看懂看不懂。《弟子规》这是宣扬的贵族意识，高人一等嘛。如果真正仁慈的人，人家不会“自威”的。难道你学仁的目的，就是让人家怕自己吗？你这是什么“仁慈”？你这是狗屁。凭什么让别人怕你？这纯粹就是作秀，真“仁者”绝对是平等待人。

“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什么是“亲仁”你懂吗？亲近仁慈的人吗?！废话，仁慈的人谁都愿意亲近，这样的“近仁”，哪个不愿近仁？但那是“讨好”。“仁”在孔子那里，不仅仅是那个人仁慈的“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是说天下的人应该服从一个仁慈的人？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个意思，孔子还叫先师吗？还叫大成至圣先师吗？孔子评论他的弟子，都是说“近乎仁”，包括颜回都是“近乎仁”。“仁”在他那里是“道”的代名词，“道”转化为人间事就变成“仁”。只有“道”是“大仁”，最大的“仁”是“道”本身，“道”容忍一切不仁的人存在，这和他的“礼之用，和为贵”是一样的。再不好你有存在的价值，再好也有你存在的价值，谁批准你存在的？“道”。“道”让你存在的，所以“道”是最大的“仁”。“亲仁”怎么是亲近仁慈的人呢？如果这个“仁”不是单指仁慈的人，就不要和“小人”对称了。《弟子规》从理论上就没有搞懂国学，整个就是泯杀童心，把儿童变成了虚伪的伪君子。对虚伪道德的强调，《弟子规》里面很多，几乎处处都是这样。

《弟子规》本身就是想把中国人变成奴才，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所以《弟子规》教育出来的人，在某一方面显示了教育者的弱智，教育者的简单，教育者的无能，就是把人，把我们的孩子管住、再管住。除了管没有启发，没有创造，没有进取。所以他叫《弟子规》，弟子就应该规规矩矩，我们对待孩子怎么能这样泯灭他的天性呢？

“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这是什么文字？狗屁不通嘛！“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什么叫做“信”？什么叫“信皆要”？心信？眼信、口信？是这个意思吗？口怎么信？眼怎么信？“方读此，勿慕彼，此未终，彼勿起。”这是没有读过书的人才会有的胡说八道，意思是让人光把一本书读到底，其间不要再读别的书。我告诉大家，这绝对是一种很错误的读书方法。列宁曾经说，他读书是床头上摆十几本书，这本书看着，看着，不懂，不懂，放在一边，反过头来，从那本看。来回反复很快就可以懂很多意思。我告诉你这个是秘诀。你要不相信

你就这么看书，再难懂的书都可以懂，要锲而不舍，也要不断的转移，转移完毕了再回来，就懂了。这是为什么？就是打断你的执着。你转移一下，你的智慧就可以来了，这也是类似“致良知”的根本做法。《弟子规》没有“致良知”的经验，竟然写国学的蒙学入门书，怪哉！国学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致良知”，《弟子规》连读书都用道德要求，这怎么能行？

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说实在的，这都是没有读过书，没有做过学问的人，才会写出这些不通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整个《弟子规》里面还有很多。“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照这么说就麻烦了，世界上就没有可读的书了。孔子就是那两本书，其他书呢？大家焚书坑儒算了。我们这个时代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除了圣人的书，别人的不读行吗？我们不读黑格尔的书，我们不读马克思的书，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国学伟大？这不就是让人闭目塞听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在儿童教育上，我们要为我们祖国、为我们民族的发展和未来负责。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上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一个是利用国学的精髓往前走，二是打着国学的旗号让民族倒退。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我们绝对不允许通过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一百多年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进步，让他们假借弘扬国学毁于一旦。通过他们那样的教育，说好了顶多就是把现代大陆人变成台湾人，虽然台湾的文化有很多的优点，但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创造性的气魄，“岛民气质”严重。

我们说未来中国文化肯定引领人类文化。我们看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第一个火炬在雅典，第二个火炬在中国。前一个文化是以古希腊文化为基础，我们今天学的所有的文化都是以古希腊文化为基础的，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全部基础都在古希腊文化里面，但是这个火炬要从古希腊传递到中国来。这里面有天意在。一句话，人类文明的圣火，要从古希腊文化传递到中国来，由中国在世界文明中打头。《弟子规》能教出这样的人吗？